

5567
482
2

勞文著
黃卓譯

社會科學與實踐

中華書局印行

卷頭語

國際主義的意義很廣；牠也許是一種理想，一種政策，也許是一種方法。不管牠是理想也好，政策也好，方法也好，牠的主要特徵約有下面三種。第一、促進國際間之共同利益；第二、促進各民族間的政治和經濟上的互助；第三、在反對戰爭與衝突的旗幟之下，促進國際間的親善與合作。

在過去的百年中，我們發現過五種國際主義，即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商業的國際主義，社會改良派的國際主義，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共同的思想，和理論在全世界的各種民族間造出一種共同的文化。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合法的手續——如強制仲裁與國際仲裁法庭之類——來促進世界和平。商業的國際主義，其唯一主張便是自由貿易，牠認為自由貿易這種原理能够在「共同利益與最高繁榮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國際關係。社會改良派的國際主義，主張用國際合作來改良民衆的社會狀況，否則國際和平決不可能。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主張用急進的手段，將社會改造一過，俾能實現一種和平的、自由的與平等的國際社會組織。

西曆一八三〇年以後，上面這五種國際主義都有過具體的表示，產生過各種國際組織。現存各種文化，和學術方面的國際團體，可以代表人道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各國的和平運動——如海牙和平會，戰前的海牙國際法庭，以及戰後的國際聯盟——可以代表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運動。

商業或經濟的國際主義，其發展遠不及其他國際主義的順利，沒有什麼具體的成績。

社會改良派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運動，其發展頗足驚人。這兩派國際主義已經產生偉大的思想系統、各種政治和經濟組織與許多的羣衆運動，而且這些運動在國際關係上，曾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前三種國際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其份子非常複雜，各種各類的人都有。但是社會改良派與社會革命派的國際主義運動則不然，牠們裏面的重要人物，始終都是勞動階級或與勞動階級有關係的人物。因為智識階級的宣傳，勞動者對於國際主義發生了相當的興趣，所以這兩種運動的成績有一部份可以歸功於智識階級。除了智識階級以外，勞動階級可以算是這兩種國際主義運動中的功臣，因為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國際主義——改良派與革命派都包括在內——是勞動階級本身的一種產物。勞動者最初的組織便是各地的勞動團體，由各地的勞動團體，不久便產生全國的勞動團體，後來因為一國的勞動團體與另一國的勞動團體發生關係，所以慢慢的產生了國際的勞動組織，結果形成了今日的所謂國際勞動運動。

國際勞動運動的發展，其中有六種重要的原素。第一是團體的殖民運動。第二是世界市場的競爭。第三是各國勞動界的互助精神，彼此在經濟鬥爭中實行互助的原理。第四是各弱小民族對待各大強國的獨立運動。第五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六便是勞動階級解放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勞動界因爲受了這些東西的影響，於是將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方法，同時也將牠當作一種政策。勞動者把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方法，這就是說：各國有組織的勞動者可以用國際勞動界的聯合行動來滿足他們的要求。應用國際主義，勞動者可以增加他們的工會的勢力；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確定世界競爭的權術；可以增加他們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更可以在國內促進社會改造的程序。勞動者把國際主義當作一種政策，這就是說：他們認爲國際主義是從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中產生出來的一種社會理想，勞動者的責任就是把這種理想實現出來。

勞動者不獨把國際政策和方法視爲有利於勞動階級本身的東西，並且認爲他們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方法和政策，目的在促進人類全體的幸福。在實事上，國際勞動運動的出發點，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講。第一個出發點是：勞動階級是一種顯明的、獨立的、經濟和社會集團，他們決不能把國際問題交與現存國家，讓牠們用官僚式的外交手段來解決這些問題。第二個出發點是：勞動階級既然是一種集團，他們對於人類的進步負有重要的責任，勞動階級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新的文化實現之時。站在這兩種出發點上，他們認爲他們不獨應當在國內獲得一種重要地位，並且還要在國際上佔得同樣的重要地位；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他們必需有他們的國際組織。

勞動階級的國際主義所樹立的種種目標，在世界各民族的生活方面，直接間接都有很大的影響。

個國家裏而發生勞資爭議的事件，如果勞動者採用國際行動，那麼，他們便可以隨時破壞國內的勞資勢力平衡，增加勞動者的勢力。國際的工會行動也可以產生或延長罷工事件，因為牠可以給與罷工的工人以種種援助。如果沒有國際勞動政策，那麼，各國的經濟關係當然只能由各國的狀況來規定；可是勞動階級有了國際政策後，各國的經濟關係，必定要受這種政策的箝制和影響。國際主義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有時也許與各國的法律發生衝突。不獨如此，國際主義最後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牠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採取一種反抗的態度，在我們對於現代制度的未來不能預定以前，誰也不能輕視牠這種反抗的態度。

由此觀之，我們對於勞動階級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不能不作一種精細的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大約有下面幾種。世界勞動組合的概念是如何發生的？這種概念產生過什麼運動、什麼組織、什麼制度？牠們對於現代社會發生過什麼影響？勞動階級在實現他們的國際理想的進程中，有些什麼成績？國際勞動運動對於世界有什麼關係好或壞？從一種遠大的社會觀察點上看來，我們對於國際勞動運動到底有一種怎樣的認識？

本書所要討論的，便是這些問題。第一卷研究百年來的國際勞動組織的歷史。第二卷研究現存各種國際勞動組織，對於牠們的政策、方法以及未來的希望，加以分析和探討。本書的內容，對於事實固屬注重，而尤注意於各種事實的解釋與國際主義的未來的觀察與批判。

國際勞動運動史目錄

卷頭語

第一部 國際主義的傳說 (Fradition) (一八三〇—一八八〇年)……………一

第一章 國際主義的醞釀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一

第一節 國際主義思想的發端……………一

第二節 羅夫特與布郎克……………六

第三節 熱烈的時代 (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八

第四節 從德利思坦到馬克思……………一一

第二章 第一國際 (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一七

第一節 法國的傳說與英國的實在論……………一七

第二節 英法工人的聯絡……………二〇

目錄

第三節 第一國際的誕生	二二
第四節 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	二六
第五節 第一國際的發展時代	二九
第六節 馬克思的勝利	三四
第七節 第一國際的衰頹及其解散	三五
第八節 謠言與事實	四一
第二部 和平與進步 (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	四三
第三章 第二國際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四三
第一節 可能主義者與不可能主義者	四四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分離	四八
第三節 社會主義者的糾紛	五二
第一段 改良與革命	五三
A 米勒蘭與約爾	五五
B 考次基與柏恩思坦	五六

第二段	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	五七
第三段	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工團主義與職工組合主義	六〇
第四節	無產階級的議會	六一
第一段	原則與組織	六一
第二段	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及其領袖	六二
第三段	國際社會主義部	六四
第五節	第二國際內部的調和與衝突	六四
第一段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六五
第二段	戰爭與和平	六六
第三段	妥協的方法	六八
第六節	第二國際破裂的象徵	六九
第四章	國際勞動書記部	七三
第一節	勞動書記部	七三
第二節	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	七五

第一段	法國的失敗與德國的成功	七五
第二段	五花八門的職工組合主義	七七
第三段	統計與罷工津貼	八〇
第四段	『國際信箱』	八三
第五段	德國領袖	八八
第三節	其他國際組織	八九
第一段	國際勞動事務所	九〇
第二段	基督教職工國際	九〇
第五章	歐美勞動界的關係	九三
第一節	歐美勞動關係的發生	九三
第二節	甘波思與第二國際的關係	九四
第三節	通信與捐款	九六
第四節	態度的改變	九八
第五節	美國的活動	一〇二

第六章	國際勞動運動的失敗	一〇七
第一節	社會主義者的失節	一〇九
第二節	失節的責任問題	一一二
第二部	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一九二四年)	一一九
第七章	第二國際的醞釀(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一一九
第一節	右派中央派與左派	一二〇
第二節	基莫華德會議	一二三
第三節	斯塔克虹會議	一二六
第四節	布爾雪維克的興起	一三〇
第五節	柏恩會議	一三三
第六節	「實行」的國際	一三五
第八章	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一四一
第一節	友誼關係	一四二
第二節	關係的破裂	一四四

第三節	里次會議與柏恩會議	一四七
第四節	歐美勞動界的關係	一五〇
第五節	柏恩會議與凡爾賽和會	一五三
第六節	新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一五五
第九章	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	一六一
第一節	戰後的騷動	一六一
第一段	勞動界的活動	一六二
第二段	主要的潮流	一六三
第三段	改造歟？革命歟？	一六四
第二節	「阿姆斯特登」的領袖資格	一六五
第一段	一九一九年的華盛頓會議	一六六
第二段	匈牙利「杯葛」	一六七
第三段	波蘭的封鎖	一六九
第三節	第二國際的復活	一七一

第四節	布爾雪維主義的時代	一七二
第五節	潮流的轉向	一七八
第十章	勞動運動的退却與勞動界的紊亂(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	一八一
第一節	第二半國際	一八二
第二節	勞動界的攻守策略	一八四
第一段	俄國的新經濟政策	一八四
第二段	「三月事變」與「黑色星期五」	一八五
第三段	到民間去	一八七
第四段	赤色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一八八
第五段	阿姆斯特登國際與賠款問題	一九〇
第三節	統一戰線	一九二
第一段	柏林會議	一九三
第二段	共產黨的派別	一九七
第三段	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一九九

第四段	阿姆斯特登國際與俄國職工組合	二〇一
第四節	第二次的革命運動	二〇二
第一段	魯爾問題	二〇二
第二段	巴爾幹半島的革命	二〇五
第三段	漢堡暴動與「十月之退却」	二〇六
第十一章	華盛頓會議阿姆斯特登國際與莫斯科哥國際之關係 (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	二〇九
第一節	美國勞動界的疑慮	二一〇
第二節	急進主義	二一一
第三節	蒙德利爾會議	二一五
第四節	歐美勞動界關係的破裂	二一八
第五節	和解的希望	二二四
第十二章	全美勞動運動(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二二九
第一節	全美勞動界結合的準備	二二九

第一段	古巴與包托利哥的勞動運動	二二九
第二段	墨西哥的勞動運動	二三一
第三段	南美的勞動運動	二三三
第四段	美國勞動運動與美國資本家	二三四
第二節	內戰與歐戰	二三五
第一段	卡蘭加與墨西哥世界勞工會	二三五
第二段	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	二三七
第三節	全美勞動聯合會的基礎	二三九
第一段	勒爾多會議	二四〇
第二段	勞動界的騷動	二四三
第三段	政治問題與移民問題	二四五
第四段	帝國主義與職工組合	二四六
第四節	甘波斯的最後行動	二四八
第一段	勞動界的門羅主義	二四八

第二段 美墨勞動聯盟

二五〇

第四部 勞動運動的穩定及其改組(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二五三

第十三章 過渡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二五三

第一節 英國勞動領袖的左傾

二五五

第二節 共產主義者的準備與布爾雪維化

二五七

第三節 英俄委員會

二六〇

第四節 時局的變化

二六一

第五節 國際勞動界的統一運動

二六六

第六節 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罷工

二六八

第七節 失敗的代價

二七五

第十四章 國際勞動界的內部衝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

二七九

第一節 杜羅斯基齊羅維夫與斯塔林布哈林之爭

二七九

第一段 第一次衝突

二七九

(1) 反對團的成立

二七九

(2) 新經濟政策.....	二八一
(3) 社會主義歟？資本主義歟？.....	二八五
(4) 反對團的失敗.....	二八八
第二段 一九二七年的主要衝突.....	二九〇
(1) 中國革命與英俄關係.....	二九〇
(2) 哥斯勃蘭與反對團的政策.....	二九四
(3) 反對團的二次失敗.....	二九六
第二節 各國勞動界的衝突.....	二九八
第一段 職工國際.....	二九八
第二段 巴黎會議的糾紛.....	三〇〇
第三段 英德領袖的衝突.....	三〇一
第三節 美國勞動界的變化.....	三〇三
第四節 全美勞動聯合會的恐慌.....	三〇六
第十五章 一九二八年的國際勞動運動.....	三一三

第五部 國際勞動運動的現狀

第十六章 職工國際的現狀

第一節 職工國際的思想與政策

第二節 職工國際的方法

第三節 職工國際的組織

第四節 職工國際的困難

第五節 職工國際的領袖

第六節 職工國際的未來

第十七章 社會主義國際

第一節 社會主義國際的進步主義

第二節 奧國派的馬克思主義

第三節 現時的社會主義

第四節 社會主義國際與國際聯盟

第五節 社會主義國際的組織

三一九

三一九

三二四

三二六

三二八

三三一

三三五

三三八

三四一

三四二

三四八

三五二

三五五

三五七

第六節	社會主義國際最近的趨勢	三五九
第七節	社會主義國際與職工國際的合作	三六二
第八節	社會主義青年國際	三六三
第十八章	國際勞動書記部	三六七
第一節	國際書記部的組織	三六七
第二節	國際書記部的管理	三七四
第三節	國際書記部的理論	三七六
第四節	國際書記部的方法	三七九
第一段	會員轉會的方法	三八〇
第二段	團體契約	三八二
第三段	攻守同盟	三八四
第五節	國際書記部的種類	三八六
第六節	國際書記部的發展問題	三八七
第一段	範圍的擴大	三八七

第二段	領袖人選與工作方法	三八九
第三段	國際書記部與各國總工會之爭	三九〇
第十九章	日內瓦國際勞動組織	三九三
第一節	國際勞動組織的構造	三九三
第一段	國際勞動大會	三九四
第二段	國際勞動局	三九七
第三段	管理部	三九九
第四段	國際勞動組織與國際聯盟的關係	四〇〇
第二節	國際勞動組織的工作	四〇二
第三節	職工國際的態度	四〇四
第二十章	共產主義的勃興	四一一
第一節	馬克思與列寧	四一一
第二節	共產主義學說	四一二
第三節	無產階級專政	四一四

第四節	帝國主義的分析	四一八
第五節	世界革命時代	四二二
第六節	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四二四
第二十一章 第三國際		
第一節	共產主義政治	四二七
第一段	細胞組織與集權主義	四二八
第二段	執行委員會與常務委員會	四二九
第三段	第三國際的支部	四三二
第四段	黨紀與財政	四三四
第二節	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主義	四三八
第一段	赤色職工國際的組織	四三九
第二段	鬥爭的策略	四四一
第三段	細胞組織與重複工會	四四三
第四段	赤色職工國際的勢力	四四四

第三節 第三國際的附屬機關	四四五
第一段 國際農民聯合會與國際婦女部	四四五
第二段 共產主義青年國際	四四七
第三段 國際工人救濟會與國際赤色救濟會	四四九
第四節 第三國際的內部問題	四五二
第一段 共產黨的責任	四五二
第二段 共產黨的策略	四五二
第三段 黨權的集中	四五四
第四段 黨內的衝突	四五七
第五段 第三國際的未來	四五八
第二十二章 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	四六三
第一節 工團主義的學說	四六五
第一段 獨占與統治	四六六
第二段 自由與平等	四六七

第三段	區域主義與聯邦主義	四六九
第四段	全世界同盟罷工	四六九
第五段	六小時工作制	四七〇
第二節	直接行動	四七一
第三節	國際工人聯合會	四七三
第二十三章	基督教國際職工組合運動	四八一
第一節	基督教職工國際的原則	四八二
第一段	人類的命運	四八三
第二段	個人主義的失敗	四八三
第三段	社會主義的錯誤	四八四
第四段	基督教的人類社會觀	四八四
第五段	職業階級國家與教會	四八六
第二節	資本與勞力	四八八
第三節	基督教職工組合主義	四九一

第四節 基督教職工組合的國際地位	四九四
第二十四章 國際勞動運動的未來	五〇一

國際勞動運動史

第一部 國際主義的傳說 (Preamble) (一八三〇——一八八〇年)

第一章 國際主義的醞釀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

第一節 國際主義思想的發端

西曆一八三〇年與一八四〇年之間，西歐與美洲各國的勞動階級中產生了一種很空虛的概念，認為各國的勞動階級有一種共同的利害關係。當五十年前法國和美國發生政治革命，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時候，歐美的社會中已經有了各種思想的醞釀，到了十九世紀，這些思想都已成熟，成了當時主要的思潮；勞動階級中所發生的這種共同利害關係的概念，也就是當時的主要思潮中的一種。

這些思潮中，有一種是由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的政治局勢中直接產生出來的。當時的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已經變成一種黑暗外交的總機關。奧相梅特涅克 (Metternich) 對於勒布爾斯 (Naples) 排特蒙特 (Piedmont) 德國與西班牙的內政的干涉，把國際的保守主義顯明的表示出來，因此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也實行聯合，形成同一戰線。一八二二年與一八三〇年之間，意大利、



西班牙與法國的卡本勒利黨 (Carbonari) 的祕密會社，彼此都有相當的聯絡。當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一年法國與比利時的革命發生時，英國的政治急進主義者，時時開會，並且實行募捐來援助法比兩國的革命黨人。當時法、比、德、意與波蘭的革命運動雖然沒有什麼有意識的聯絡，可是這種差不多散佈全歐的革命潮流却可證明各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都是站在同一目標上面的。

一八三〇年以後，意大利、波蘭與德國的國家主義者便承繼了卡本勒利黨的革命精神。意大利的墨基尼 (Mazzini) 開始從事政治運動的時候，本是卡本勒利黨的黨員；一八三一年，他脫離該黨，另外組織一個意大利青年黨，後來又組織一個歐洲青年黨，後者曾經一度的引起一般人之注意。在墨基尼的思想中，「國家」與「國際」似乎有一種模糊的聯帶關係。他與他的忠實信徒所進行的民族運動，都帶着一些國際主義的色彩，對於各國的政治與文化方面的價值都很重視，並且主張用共同的國際行動來完成各民族的自由運動。

與這些思潮同時發生的，有一種所謂社會大同主義；在一八三〇年與一八三二年間，一般人都稱牠為社會主義，與這種主義發生關係的人，當時有英國的歐文 (Robert Owen)、哈基根 (Thomas Hodgskin)、格雷 (John Gray) 與湯姆森 (William Thompson) 以及法國的聖西門 (St. Simon)、傅立葉 (Fourier)、布茲 (Buche)、雷柔 (Pierre Leroux) 等輩。他們的出發點與主張雖然各不相同，可是他們對於十八世

紀中葉在西歐與美洲開始發生的那種新工業制度，却是一致的採取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這種新的工業制度，漫無計畫，過於虐待工人，過於重視金錢，完全是一種競爭的個人主義；他們所想像的新制度，雖然形式各不相同，然而都主張把社會建設在「協力」與「經濟合作」的基礎上。他們在思想與行動兩方面，都拋棄了政治的界限，民族的差別，只想用「人道」二字來改良社會組織。

一八二五年與一八三二年之間，初期的現代工會已經開始產生出來，發起這些工會組織的那般熟練工人，思想中已經有了一點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最發達的，首推英、美、法三國的勞動者，而尤以英國勞動者為最盛；他們已經知道他們不僅是紡織工人、成衣匠、木匠或礦工，並且也是全世界各國的勞動階級中的一份子，資本與法律的勢力愈大，他們的生活便愈痛苦。

這些思想與潮流匯聚的結果，就是勞動者的國際主義的誕生。他的第一次的表演，便是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紐約的自由探討報（Free Enquirer）上所登載的一篇論文。論文的著者即著名的萊特女士（Frances Wright）。萊特在美國時，曾經親眼看見美國沿海各都市的機械工人，與其他熟練工人，首創世界最初的中央工會與勞工政黨，而且知道他們的目的在獲得一點閑暇的時間，受點教育，俾能提高勞動階級的地位，根據正義的原則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實現真正的獨立與平等。她由美國回到歐洲，又親眼看見法國的革命運動。因為受了這些刺激，所以她在論文中便說道：「現在這種鬭爭與歷史上已往

的其他鬭爭有所不同，這種鬭爭是一種顯明的和公開的階級的鬭爭，而且這種鬭爭是一種普遍的鬭爭……各處的被壓迫的羣衆都在一條戰線上向着壓迫者進攻。」（註一）

（註一）參看 *Commons, John 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Vol. 6, P. 178*

一八三一年八月十七日，英國勞動階級聯合會對愛爾蘭人民發出的宣言，也有同樣的表示。這個聯合會的性質非常複雜，牠是一種社會主義職工組合主義以及哥柏特（William Cobbet）的政治急進主義的混合物。哥柏特是當時英國特出的人物，他對於一般漸漸擴充勢力的資本家們非常憎惡。（註二）該會的宣言中說道『我們希望在最近的未來，各國的被壓迫的民衆在情感和行動上都會聯合起來一致為全體人類的利益而奮鬥。』（註三）

（註二）見 *G. D. H. Cole, The Life of William Cobbet*

（註三）見 *Shadwell, Arthu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Part I, P. 134*

三年以後，法國也有同樣的表示。一八二五年與一八二六年的恐慌時代中，法國已經發生一種勞動運動；到了一八三四年，這種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現代勞動運動，在法、英、美三國已經達到牠的頂點；直到一八三七年纔平息下去。這次勞動運動的結果，在美國便產生了一個全國職業組合，在英國便產生了當時著名的全國職業組合聯合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該會的目的，在把一切的

工業與資本都交給勞動者，因此，英國的工人很樂於加入，不到半年，會員增加到五十萬；法國工人沒有成立什麼工會，只是暗中組織了一些秘密的革命團體，以及社會主義團體。當時巴黎的秘密團體的信條，是「無產階級的最後解放。」（註四）同時一般勞動者也在這些團體裏面認識了意大利的卡本勸利黨與墨基尼派的革命理論。蘭特的工人，受了這些思想的薰陶與英國的全國職業組合聯合會的引誘，於是在一八三四年六月的時候，寫了一封信寄與倫敦的工人；這封信裏面有下面這幾句話：「兄弟們與朋友們！我們兩國的工人，雖然屬於兩個不同的國家，還是應當永久聯合起來，不獨如此，我們必須將倫敦、巴黎、曼基斯特、里昂、利物浦、蘭特、波多、阿波托、里斯本、克迪、巴斯羅納、杜林，以及全世界各大工業中心的勞動者一齊聯合起來。」（註五）

（註四）這是白波夫在他的平等宣言中所表示的意見。白波夫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說道：「法國革命只是第一次的革命，將來還有一次更偉大的革命，那纔是最後的一次革命。」一八三〇年以後，巴郎諾迪（Buona Rotta）把這種思想傳佈到法國的秘密團體中來，巴氏是意大利一個資格很老的叛黨，在一七九六年時曾經參加過白波夫的逆謀；後來還將該次叛逆的經過，作了一篇詳細的記載。白氏的著作平等革命史（L'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後來被一般自命為白波夫主義者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奉為經典，他們說：十九世紀的使命便是使勞動階級獲得解放。

（註五）見 Postgate, R. W.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P. 13.

第二節 羅夫特與布郎克

第一次的國際勞動運動發生在兩年以後。比利時有一個工人名克峙 (Jacob Kats) 者，因召集會議，討論勞動階級中之不平事件，致被政府監禁。這樣事件發生後，英國倫敦工人聯合會對比利時的勞動階級發出宣言，對於此事提出抗議。(註六) 比利時勞動階級接到這次宣言以後，隨即答覆，在覆書裏簽名的有布魯捨爾根迪和里基等處的勞工委員會。法國的急進派的機關報曾經把他們兩方面的信札刊登出來並且附以評論。

(註六) 倫敦工人聯合會成立於一八三六年六月，後來成了英國民權主義運動 (Chartist Movement) 的中心。

致比利時工人書的撰述者，即羅夫特 (William Lovett)，他是倫敦工人聯合會的主要創辦人，也是該會的秘書，我們也許可以說他是近代第一個有國際眼光的工人。羅夫特受了當時各種思想的薰陶，所以養成了這種遠大的眼光。他本是一個小小的木工，曾經參加取消「反組合法律」 (Anti Combinations Law) 的運動，所以對於勞動組合主義發生很大的信仰。他在倫敦的社會中，可以算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與急進主義者，他認為普及選舉與政治組織是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兩個先決條件。他對於歐文的學說非常信仰，相信將來必有「一個新的道德社會與一個合作的經濟制度。」從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三年，他是英國勞動階級聯合會的會員，一八三四年，他又加入了英國的職工組合聯合會，他認為勞動者如

果要獲得自由，他們必須從勞動階級裏面培養一些領袖出來。他本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工人，現在居然獲得相當的學識，他看見他的同伴們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而且當時英國又還沒有實行強迫教育，所以對於民衆教育發生很大的興趣，希望將來英國的工人都能脫離這種「智識的黑暗」狀況。(註七)他在倫敦的勞動階級中，是一個很活動的人物，結識了意大利、德國、法國、波蘭以及其他各國的政治犯，所以對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大勢，也有一點小小的知識。

(註七) 參看 *The Life and Struggles of William Lovell in His Pursuit of Bread, Knowledge, and Freedom*, Edit. of 1920, Vol. I, P. 27

羅氏的『國際通信』曾經得到各地各團體的回書，他爲答覆這些回書起見，在一八三八年時發表一篇致歐洲勞動階級書；他在書中建議組織一個國際勞動組織。他說道：『生產的同志們！我們的壓迫者已經在同一戰線上聯合起來，我們爲什麼不聯合起來，共同反對不合正義的戰爭，殘酷的專制政體，與勞動階級的痛苦和壓迫呢？』(註八)

(註八) 前書一五四—一六二頁。

當羅夫特的思想在英國發達時，各國的勞動者已經在法國的祕密團體中開始聯絡。這種祕密團體在巴黎不斷的產生，最初成立的，有人類平等社 (*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 一八三四年該社瓦

解，繼起者爲家庭會社 (*Société des Familles*)，家庭會社停辦於一八三六年，隨着又出現了一個時代會社 (*Société des Saisons*)。這些會社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布郎克 (*Auguste Blanque*)。一八三〇年革命發生時，他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活，那時他在巴黎研究法律，自經那次以後，畢生的能力都用在政治運動方面。布氏是白波夫的信徒，深信人們可以用革命與革命獨裁政府來完成社會改革。當時有些住在巴黎的德國工人組織了一個正義聯合會 (*Federation of the Just*) (註九) 該會也是『*Société des Saisons*』的一個團體會員。

由此觀之，一八四〇年前，英法二國已經有了一些社會主義者、民權主義者、歐文主義者、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的小團體，他們的主要目的便是『國際聯合與勞動階級的解放』。一八三九年時，他們想在倫敦舉行一度會議，目的在實現他們的主張。不幸『人民的憲章』 (*Peoples' Charter*) 與同盟罷工事件發生後，羅夫特與其他的民權主義者被政府緝拿，同時布郎克的陰謀又在巴黎失敗 (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因此，他們所計劃的會議未能舉行。

(註九) 德國的成衣匠，著名的共產主義者衛特林 (*Wilhelm Weitling*) 即正義聯合會會員之一。

第三節 熱烈的時代 (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

一八四〇年以後，智識階級與社會中其他階級的人對於國際主義也發生了興趣，這是一八四〇年

到一八五〇年，這十年中一種特殊的現象。自從一八三七年的恐慌發生後，不久他便瀰佈全歐，其中雖然曾經消滅過幾次，可是直到一八五〇年纔完全停止，所以當時歐洲各國人的腦經中差不多都充滿了這次大恐慌的印象。許多有思想的男女們，都認為那種新的工業制度，一方面使社會上發生貧富之懸殊，而他方面又時時刻刻發生經濟恐慌，這種制度必定不能續維持下去；因此當時便有許多社會改革家與慈善家們想出各種計畫，方法來改革社會，拯救人類。（註一〇）

（註一〇）當時歐洲的著名人物差不多都是社會改革家。從一八四〇年起，到一八五〇年止，這十年中的思想系統非常複雜，所以後來的人或稱他為「多言時代」或稱他為「多辯時代」，也有人稱他為「熱烈時代」，我們同時也要知道：這個十年，在政治與社會方面也是一個重要時代。

這種慈善衝動的第一次的結果，便是歐文的學說之復活；一八一八年時，歐文曾經表示過這種意見，他說：我們如果要澈底的改進一國勞動者的狀況，那麼，各國的政府必須實行一種國際合作才行。一八三九年時，菲樂米（Villermé）出版一本關於法國的紡織工業的狀況的書，他在這本書中極力的主張這種辦法，因此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一八四〇年後，格蘭特——亞爾色斯的一個紡織家——也發表過這種主張，主張實行國際勞動立法。

此時國際間的情形非常緊張，一八四〇年的近東問題，一八四四年的英法糾紛，與一八四六年英美

二國間發生的倭利根問題，使國際間的和平運動在歷史上第一次的誕生出來。在一八四〇年以前，美國的和平會曾經鼓吹一種國際會議，目的在樹立一個國際法庭。一八四〇年，納德 (William Ladd) 的國際會議的小冊子出版以後，和平運動又獲得一些進展；其結果，國際間的和平主義者，一八四三年時在倫敦開了第一次國際和平會議，到會者有三百個代表。

與這種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即當時的商業國際主義，此種主義完全以自由貿易的學說為基礎，主張最力的便是科柏敦 (Richard Cobden)。一般信仰科氏的人，稱他為『第一個國際人物』。同時那毀謗他的人，便說他是一個『相信棉業千歲的行商』 (An Inspired Begman who believed in a Cotton Millennium)。科氏的思想受棉業的影響最大，因為工業革命後，第一種最發達的工業便是棉業；他認為鐵路一天一天的增加，交通一天一天的便利，機械工業一天一天的擴張到新的國家裏去，國外貿易一天一天的發展，國際間的經濟關係一天一天的密切，國際間的共同利益必會一天一天增多，所以自由貿易是國際和平第一個重要的原則。

他在他寫給一般和平主義者的信裏面說道：『如果世界各國還是繼續的保持着現時這種孤立的制度，無論和平團體的呼聲怎樣高，和平總是無望的。我們如果不採用自由貿易，那麼，殖民地制度以及該制度所給與民衆的不良的印象，永遠不會消滅的。然而我們都知道：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的戰爭，其發生的

主要原因就是歐洲的殖民地制度。』一八四六年時，科氏又說道：『我認爲自由貿易與人類道德的關係等於地心吸力與宇宙的關係一樣的密切，換言之，自由貿易的原則必定能成道德之中心，可以統治人類社會——把全世界的人類聯合起來，消除種族、法律以及文字上的一切惡感，實現一永久和平的社會。』

在這種國際主義的思想和運動的環境中，一般主張建立國際勞動組織來解放勞動階級的人們，自然有互相接近的趨勢。因爲交通一天便利一天，所以他們的關係也就愈來愈密切了。倫敦與巴黎成了一般社會主義者、歐文主義者、民權主義者、合作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革命家（註一一）以及國家主義者的活動的中心；他們會議在這裏，計畫也在這裏。尤其是在巴黎，當時的著名的偉大思想家時常都在這裏聚集。這種大同與革命的空氣中，充滿了東歐、中歐與南歐的政治犯的希望與夢想。一八四四年，俄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Michel Bakunin）被德國驅逐出境，於是也逃到巴黎，他描寫巴黎當時的情形，說道：『我們深信現存的文明，不久就要滅亡，……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在巴黎的街道上逗留兩個月，就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註一二）

（註一一）關於這些社會思想家的的計畫，請參看 Laidler, Henry W.,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927

（註一二）參看 Compté-Morel, Encyclopedie Socialiste Syndicale et Cooperative

第四節 從德利思坦到馬克思

從一八四三年起，一般智識階級的份子與勞動者的思想，以及他們在國際勞動組織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好的進步。一八四三年，法國出版了一部小冊子名勞動組合，作者在書中，把他所主張的國際勞動組織的計畫，第一次的發表出來。作者德利思坦（Delisle）受了英國的民權運動的影響，認為法國的勞動者應當步伍一七八九年與一八三〇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後塵，不分性別，不分宗教，不分國界，成一個階級，聯絡起來，努力於政治權與經濟權的獲得。她說道：「勞動者的組合應當在英國、德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主要都市中設立一種通信委員會。」該書前後出版三次，銷路在兩萬本以上。

同時，倫敦的勞動教育會——又名共產主義教育團（註一三）——已經開始與馬克思及恩格爾（註一四）接洽，目的在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同盟，當時馬恩二氏都在巴黎。但是，馬克思與恩格爾都不贊成此舉。後來到了一八四五年，倫敦的共產主義教育團又與馬克思作第二次的接洽，那時馬克思正在布魯捨爾，還有一些德國的信徒們跟隨着。

（註一三）共產主義教育團的發起人都是正義聯合會中的總幹事員；自從布郎克在巴黎失敗以後，他們便逃亡倫敦，團員中有些是從斯丹地勒維亞（Stanhilley）荷蘭與匈牙利逃來的政治犯。

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中的事件發生後，巴黎、倫敦與布魯捨爾的國際主義者的聯合運動，更形熱烈了。一八四六年三月三日，倫敦的民權主義者召集了一個公民大會，反對美英戰爭的發動，同時還寫了

一封信給與美國的工人，要求後者採取一致行動。(註一四)五月間，他們又在倫敦召集第二次大會，對於克勒科 (Craon) 的波蘭人民的暴動，給以援助，反對俄國政府的干涉和壓迫。同年七月，馬克思與恩格爾——以布魯捨爾的德國民主共產主義者的名義——與英國民權主義領袖孔羅 (Fergus O'Connell) 實行聯絡。是年年底，他們組織了一個中歐委員會，並且在倫敦與巴黎分設了兩個通信委員會。

(註一四) Schiller, Hermann, Die Anfänge der neuesten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S. 42

因為中歐委員會沒有履行牠的職務，所以一八四七年時，一般國際主義者又在倫敦召集一次會議，目的在另外組織一個效力較大的機關。到會的僅僅只有廿幾個德國代表，結果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同盟 (Communist League)，想要推翻資產階級。同年十一月，他們又召集一次會議，到會者又只有幾個由巴黎、倫敦和布魯捨爾逃來的德國政治犯。不過這次會議却很重要，因為馬克思與恩格爾親身出席，發表他們的宣言——即次年發表的著名的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共產黨宣言只是四十頁一個小冊子，牠的著者馬克思與恩格爾，都是卅歲以下的青年。(註一五)然而牠的內容，却是當時各派思想的一個總結合，可以算為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英國經濟學家的觀念、民權主義者的政治理論、布郎克主義的革命策略與黑格爾 (Hegel) 的辯證法的結晶體。宣言中包括的思想，大都是十年來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家們所主張的共同理論。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的信仰，認為資本主義的發達，使勞動者的痛苦一天

一天的增加；工業的集中，使中產階級漸漸消滅，其結果，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互相對峙漸漸的發生衝突。同時資本主義的經濟時時使社會中發生定期的恐慌，最後必使社會發生最大的紊亂，這種紊亂就是社會改造的開端。馬克思與恩格爾在這種學說方面的供獻，即在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現象的解釋的一點上，他們把上面那些現象，或趨勢，都視爲是階級鬭爭的一些表示；這種鬭爭的前進力，是從生產方法的改變中得來，而階級鬭爭的最後的社會結果，便是私產制度的廢除與共產社會的設立；如果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那麼，我們必須使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奪取政權，然後用政權來完成社會改造的步驟。

（註一五）共產黨宣言本是馬克思與恩格爾二人的共同產物，不過最後是由馬克思一人修改的罷了。

馬克思與恩格爾認爲勞動階級的鬭爭，在本質上，是一種國際的鬭爭。自從自由貿易發達，世界市場產生，工業狀況與社會狀況漸趨一致以後，民族的差別已經漸漸消滅。尤其是工人，自從近代工業制度發生以後，他們已經「非民族化」，已經沒有什麼祖國了。同時，各國的勞動運動在形式上似乎是以國家爲單位，可是我們要知道所謂「以國家爲單位」，意義就是說，一國的勞動者必須對付他們的資本家。復次，一國的勞動階級既然必須獲得政權，那麼，牠也必須成爲一個「國家的階級」，這就是說，牠必須抬高牠的地位，使自己能代表那個國家。在這種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混和意見之中，馬克思與恩格爾聲明如

果要使共產主義的革命成功，至少也要把各文明國家內的勞動者聯絡起來，採取一致行動纔行；所以他們在宣言中大聲疾呼的說：「各地的勞動者，聯絡起來吧！」

共產黨宣言與當時的職工組合沒有多大的關係。自從第一次職工組合運動在一八三七年經濟恐慌時消滅後，後來西方各國新產生的職工組合比較從前要平和得多，牠們與當時的社會運動差不多沒有什麼關係。那幾年中的重要勞動運動，都集中於政治的、教育的、合作的與革命的組織方面，這種運動中的主要人物是一般熟練工人以及幾個中產階級的智識階級的團體，他們想聯合起來，改組全世界的整個的社會生活。

當時的組織中，最重要者便是英國的民權主義者的機關。因為馬克思與恩格爾希望德國將要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成爲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導火線，所以他們很想把英國的民權主義者大陸派的民主主義者與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同盟聯合起來，造成一種偉大的勢力。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他們在倫敦的「一八三〇年波蘭革命紀念大會」中，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會場中通過一條同情於波蘭的議決案以後，主席便把「馬克思博士」介紹會衆，說他是布魯捨爾民主社的副社長。馬克思在他的德文演說詞中，曾經攻擊「自由貿易主義者的片面的博愛主義」，主張召集一個「勞動會議」來實現全世界的自由。

根據當時決定，這次勞動會議本是定一八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召集的。不料倫敦會議閉幕後，不久便發生了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在第一次勞動會議的預定的開會期以前，革命的潮流已經滿佈中歐與南歐，並且還激起了英國的民主主義運動，西至美國，東至帝俄，都受了牠的影響，發生過幾次小小的騷動。一八四七年，全世界發生恐慌，一八四八年，全世界都發生革命，這便是證明國際間的聯絡已經是一天比一天的密切起來了。但是世事變遷太快，而民主主義與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力量太小，無論他們如何努力，成績却是很少，不過國際主義運動已經誕生罷了。

第二章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第一節 法國的傳說與英國的實在論

當革命的思潮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間退縮時，一般人對於十年來的「飢饉」與「暴動」還存着一種深刻的印象。因為美國的加利佛利亞省與澳洲發現了金礦，米西比河的西岸又開闢了新土地，再加上鋼鐵工業的重大的變遷以及農業方法的改良，於是在歐洲產生了一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不獨個人發展的機會很多，而且一般民衆狀況的改良也是容易的事。經濟的發展，美洲與澳洲的大規模殖民運動，人口的鬆動，食物價格的低降以及勞動法律的頒佈，使近代工業主義的毒害大大減少，這樣一來，歐洲西部的熟練工人獲得了不少的利益。

經濟上的發展，引起了智識界的一般的反應。一八四〇到一八五〇年，是一個熱烈的革命的時代；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都完全相反，這個十年，是一種「政治的寂靜」時代；牠的特徵便是一種「實行」與「實在」的精神。人們的腦中已經沒有「社會問題」這四個字，他們主要興趣已經轉移到「國家的發展」與「國際競爭」上面去了。德法二國在革命時代中所產生的勞動組織，此時有的自動的消滅，有的被政府解散了。英國的民權主義運動已經冰消瓦解，人們的記憶中已經沒有這種東西了。一八五二年，

共產主義同盟解散；一八四八年時，那些參加革命的重要人物，都脫離了政治生活，退隱林下了。

勞動階級方面，也發生同樣的反動，他們此刻的工作，在組織「柔順而規矩的工會」，俾能在這種興旺的時代中，獲得較好的報酬。德國與法國的工人，因為政府的反動與法律的約束，不能有所活動，只得改變方針，努力於勞工教育與互助事業之發展。不過英國和美國的工人，在這個時代中，却組織了一些近代的大規模的職工組合。尤其是在英國，這種新的發展非常重要。(註一) 這幾年中，英國不獨產生了各城各區的職業團體，工人們並且還組織了一些全國職工總會，如工程師聯合會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 木工總會 (Society of Carpenters) 與鐵工總會 (Society of Iron-founders) 之類；牠們的會費很高，同時又採取失業旅行、疾病與他種恤金制度，辦事人對於會務，非常認真，而且事權又很集中，所以後來不獨英國的工會以牠們為模範，就是其他各國的工會也是一樣。

(註一) 英國工人在一八四九年與一八五五年間所組織的職工組合，已在一八五七年的經濟恐慌中瓦解，後來一八五九年與一八六〇年時所產生的工會，當南北戰爭發生的第一年中便無形消滅了。

在這個時代中，英國的職工組合裏面的領袖們，對於國際勞動組織開始發生興趣。他們之所以發生這種興趣，是因為一八五〇年後，每年都有大批工人從德、法、比等國到倫敦來作工，這樣一來，英國的勞動界的領袖便想組織一個國際勞動機關，以資限制，不過這種運動，一直等到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

的恐慌發生後，纔有點頭緒。此次恐慌的結果之一種便是建築工業之衰落。不久，倫敦的建築工人便實行罷工，對於工資之減少與工作時間之延長表示反對。雇主方面為對付罷工起見，也實行歇業，並且設法從歐洲大陸上招募新工人來代替罷工工人。於是，倫敦的職工組合組織一個倫敦職工組合聯合會，該會成立於一八六〇年的夏季，目的在促進他們的共同利益。當時聯合會中的領袖們——如亞布勒加斯（Applegarth）、克烈梅爾（W. R. Cremer）、荷威爾（George Howell）、與俄捷（George Odger）輩——從這種經驗便得到一種教訓：為維持英國工人的利益起見，他們必須與大陸上的工人實行聯絡。在這種領袖中，尤其以俄捷一人的主張為最力。一八六一年三月，倫敦的建築工人第二次罷工後，他們對於這種主張的信仰便更堅固了。

當英國的勞動領袖們正想要聯絡大陸上的勞動階級的時候，大陸上的勞動界對於國際關係，也發生了興趣。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的經濟恐慌發生以後，拿破崙三世的專制政策也稍稍的放鬆了一些。一八五九年，意大利為恢復自由對奧大利宣戰以後，國際上發生重要的變遷，結果使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七〇年變成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自由主義極發達的時代。一八五九年與一八六一年間，意大利的國會第一次在杜林（Turin）開會；俄國政府廢除了農奴制度，進到一個大改革的時代；美國發生了國內戰爭；德意志人民重行提出了自由改革的要求。在這種國際狀況之下，歐洲大陸的勞動界與英國勞動界

實行聯絡，根據一八四八年的傳說，恢復了從前的國際勞動組織的運動。

第二節 英法工人的聯絡

英國勞動界與大陸上的勞動界的聯絡，最初只是一種偶然的事。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倫敦職工組合聯合會接到拿波斯（Naples）的總工會來書，要求英國勞動界援助意大利的統一運動與勞動組織運動。結果，倫敦職工組合聯合會把英國的職工組合的狀況作了一種報告寄到歐洲各國去。

一八六二年夏季，三百多個法國工人，還有十二個德國工人，到倫敦來參加國際展覽會。他們在倫敦時，由倫敦的職工組合的會員擔任招待，並且還會見他們本國的政治犯。他們在集會中似乎曾經討論過國際勞動組織的問題。

美國內戰發生，工業受了很大的影響，英國和法國的紡織工業中有許多工人發生失業問題，當時倫敦與巴黎的勞工委員會對於這些失業工人，曾經聯合起來，給以援助。一八六三年春季，英美間發生誤會，英國的工人聯絡布萊特君（John Bright）奔走呼號，防止戰爭之發生；此種行動，使工人們對於各國間之經濟與政治相互關係，獲得進一步的了解。

一八六三年，波蘭叛變的結果，英法兩國的勞動領袖間的接洽更形密切。倫敦與巴黎的工人組織了各種委員會來援助波蘭的叛黨。是年七月廿二日，他們在倫敦召集一個國際會議，在會場中，俄捷與克勒

梅爾代表英國工人，多倫 (Henri Tolain) 柏樂孔 (Perrichon) 與林梅新 (Linhosin) 代表巴黎的工人，要求恢復波蘭的獨立。第二天，倫敦職工組合聯合會的領袖們召集了一個祕密會議，與法國工人討論國際勞動組織的問題。會議的結果決定由英國的勞動領袖們預備一篇宣言，寄與法國的勞動界。

四個月後，英國工人致法國工人書始由俄捷擬就，寄往法國。書中的主要之點，便在說明「國際勞動行動」之必要。原文中有一段說道：「我們都知道：我們每次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或增加勞動代價來改進我們的生活時，我們的雇主總是恫嚇我們，要從法國、德國、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招募新工人來代替我們工作，並且這般新工人的工資還要比我們原有的工資低些、少些；關於這一點我們覺得非常抱歉，因為在過去的時間，真有這種事情發生；同時我們也知道：歐洲大陸的工人，應我們的雇主之請求，跑到這裏來工作，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意來搶奪我們的職業，這只是因為我們各國的勞動階級中間缺乏一種相當的、有系統的聯絡。我們的目的就是把代價最低的工人所得的工資抬高起來，使他們所得的工資與代價最高的工人所得的工資不要相差太遠，免得我們的雇主在我們中間挑撥離間，最後使我們墮入一種最壞的環境裏面，被他們利用。」(註二)

(註二) 此段原文引自 Eisenow, D.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P. 149, 這封信的原文本是英文，後來由柏思

利教授 (Boesler) 譯成法文。

法國工人接到這封信，一年後纔給英國工人以答覆。他們的覆書擬就後，仍然由一八六三年七月間在英國開會的那三個工人代表，親自送到倫敦。

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英國工人爲歡迎法國代表起見，在聖瑪丁堂開了一個會議。開會時，英國的工會領袖還請了一些逗留在倫敦的各國逃亡者來參加，目的要使此次會議變成一種國際性質的會議。參加此次會議者，有麥基尼的意大利籍的信徒，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布郎克主義者，波蘭的革命黨人以及從前共產主義同盟的老會員，馬克思也在其內，因爲他當時正在倫敦的英國博物館中研究學術。此外，還有幾個歐文主義者與民權主義者到會者非常踴躍，主席爲柏恩利君，柏恩利是一個實驗哲學家，當時英國勞動組織中有許多顧問都是實驗哲學家，柏氏便是其中之一。

開會時，俄捷首先便宣讀英國工人致法國工人書。隨後由多倫宣讀法國工人的覆函，覆函中的主要之點就是：「資本已經在龐大的經濟與工業組合中集中起來，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纔能自救。」宣讀的結果，會衆通過一條議案，贊成法國工人的提議，設立一個國際勞動組織；中央委員設在倫敦，歐洲各國都設立分會。當時他們便選舉一個臨時委員會，負責起草該會的組織法，擬定一種計畫書；委員會中有二十一個英國人，十個德國人，九個法國人，六個意大利人，兩個波蘭人，兩個瑞士人。

第三節 第一國際的誕生

臨時委員會的成分非常複雜，他們的派別不同，計畫各異。一八六四年十月十一日，麥基尼的秘書莫爾甫 (Major L. WOLFE) 向常務委員會提出勒布爾斯工人聯合會的會章，主張國際工人聯合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註三) 仿照這種組織。無奈馬克思極力反對，因為如果照勒布爾斯這種組織法組織第一國際，那麼，第一國際簡直成了一種祕密的團體了。後來馬克思自己提出一種計畫，經是年十一月八日的常務委員會通過。此種計畫，在形式上是一種告工人階級書，後來成了第一國際的『開幕辭』。

(註三) 常務委員會將國際勞動組織取名為『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

馬克思預備『開幕辭』的時候，他知道他的責任是為第一國際擬定一種妥協的政策，俾使各種意見不同的工人都能聯合攏來。在當時那種勞動社會中，勞動組織——即職工組合——僅僅在英國可以算是重要的東西。英國的職工組合中的重要份子都是一些所謂熟練工人，因此當時的工會管理有『熟練工人的貴族政治』之稱 (Aristocracy of Skilled Workmen)；並且他們中間的領袖們大都只注重實際，注重結果，而不太注意理論與學說，在思想上，他們大都信仰當時最流行的經濟的個人主義與政治的自由主義。法國的勞動組織發達較遲，當時僅僅把巴黎奢侈品工業中的工人在開始組織工會。他們雖然要求組織權與罷工權，可是他們對於英國式的職工組合主義却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們一心一志的辦理

信用合作社與生產合作社，在這方面，他們大部份是受了布郎克與蒲魯東 (Proudhon) 的影響。在德國方面，拿塞爾 (Nassau) 剛剛組織了一個「勞工總會」，該會的主要目的是普及選舉與生產合作。此外歐洲其他國家的工人，僅僅有一些小規模的團體。美國當時雖然有一些鋼鐵工人、建築工人與其他熟練工人所組織的工會，可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只在保護工人，使工人不受金融膨脹、工業主義與移民運動的損害而已。其餘各國的工會大都還在一種孤立的狀態中，沒有共同利益的意識，連本國勞動階級的共同利益，都還沒有認識清楚，國際觀念當然是談不到。

當時國際勞動界的狀況既然如此，要想擬訂一種政策，使各國的勞動界都能承認，這當然不是一種容易的事，所以馬克思預備那篇開幕辭的時候，把共產黨宣言中的論調完全拋棄不用。他對於他所用的辭句，自己僅僅覺得好笑。(註四) 凡是沾有社會化與共產主義色彩的辭句，一律不用，俾使全體的工人個個都能與他表示同情。

(註四) 馬克思在他寫給恩格斯的信裏面說道：「我在序言中不得已用了兩句話，一句是關於「權利」和「義務」的，一句是關於「真理、正義與道德」的，不過措辭很好，不致於有什麼妨礙就是。」

這樣一來，那篇「開幕辭」的口氣格外的來得和平而且適中。他引述了許多的統計表來證明一八四五年與一八六四年間工商業的偉大的發展，可是「這種財富與勢力之增加僅僅是限於資產階級方

而。」復次，這篇開幕辭還說道：凡是公正無私的人都知道：機器的改良，科學的應用，轉運事業的進步，新市場的開闢以及自由貿易等等，都不能剷除生產階級——即勞動階級——的痛苦。

這篇開幕辭前後似乎有一點矛盾的地方，因為馬克思又說：一八四七年，英國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度，其結果，不獨是英國工人的心理、道德與智識方面的狀況大大進步，並且在「原則上」也是一種勝利。開幕辭中同時又說到生產合作的種種實驗，認為這是工人方面的一種勝利，因為生產合作的成功足以證明：「資本家所鄙視的人們」——即工人——不一定要雇主的援助，自己也能够生產。同時他又說：工人的合作事業決不能遏止資本家的獨占與特權。工人們必須利用國家來促進他們的利益，所以奪取政權是「勞動階級第一要務」。

工人的勢力，就在他們人數很多。可是人數多不一定可以得到勝利，他們必須有聯絡，有知識纔行。除非每個國家裏面的工人都團結起來，各國的工人都密切的聯絡起來，他們的運動決不能成功。復次，國際工人應當聯絡起來採取一致行動，這裏面還有一個原因。政府在民族偏見與政治陰謀方面所運用的外交政策，已經給工人們一種教訓：工人應當熟習國際政治的奧秘，監視他們本國政府的外交行動，並且有必要時，還得用全力來抵抗牠們，破壞牠們。開幕辭的最後的結論便是：「各國的工人們聯合起來。」

第一國際的序言與章程，也是馬克思擬就的。章程中首先說明：第一國際是全世界勞動階級的聯絡

與合作的中樞目的在完成他們的共同目標，即互助、進步與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各國的地方工會以及總工會都可以加入，加入後便是第一國際的『分會』(Section)。各分會的組織方法完全由自己決定，每年選派一個代表出席第一國際年會，再由年會中產生一個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職務有下列數種：報告各國勞動市場的狀況；研究勞動狀況；喚起各國勞動者對於同一問題之注意；搜集統計材料；出版刊物；促進各國國內勞動組織間之聯絡；援助會員在國外尋覓工作；以及執行一切與上列各項有關係之必要職務。複次，該會為開消本身的一切用度計，有徵收會費之權利。

第四節 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

自從第一國際成立後，常務委員會兩年來的工作便是籌備第一屆國際勞動大會。第一國際的總會設在倫敦的勞動階級區域中一間小小的房子裏面，常務會議便在這裏舉行。常務委員會們的意見分歧，他們不獨在政治、經濟與宗教問題上意見不能一致；並且在他們親手組織的第一國際的目的方面也沒有一致的見解。英籍的委員想把第一國際當作一種工具，將英國式的職工組合推廣到歐洲大陸上去；意大利的墨基尼認為第一國際是一種新式秘密會社的萌芽，正可藉此促進歐洲的共和主義；法國的布郎克主義者要把牠當做一種陰謀叛亂的機關；同時馬克思以及他的信徒們又把牠當做各國勞動階級大結合的第一個步驟，目的在徹底改造現在社會，實現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

常務委員會效倣英國勞動界的先例，時常採用『通信』辦法來發表第一國際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該會寫了一封信給林肯總統，因為當時林肯第二次榮膺總統，藉此慶賀美國人民，同時進一步的表示滿意，因為林肯是『勞動階級的哲嗣』，曾經在內戰中領導美國人民，開闢社會改造與勞動解放的一個新時代。這封信發出以後，駐英美國大使亞頓姆斯（G. B. Acheson）便回覆了一封很客氣的信。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常務委員會又寫了一封書把美國新任總統約翰生（Johnson），對於林肯之被刺，表示憤慨。同年九月間，常務委員會又寫了一封信給美國人民，慶賀內亂告終，恢復統一。

一八六六年，英國發生改良選舉運動，工人參加者也很踴躍，於是常務委員會為援助工人起見，與倫敦職工組合聯合會實行合作。不過牠的主要工作還是籌備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這次會議舉行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九月八日，地點在日內瓦。當時法國、比利時、瑞士與德國，都有第一國際的分會，分會會員大多是熟練工人與智識階級的份子。會員最多者便是英國，英國分會中總計有十七個職工組合，二萬五千會員。不過分會與職工組合都沒有按時繳納會費；一八六五到一八六六年這一年中，第一國際的總收入只有二百八十五元之譜。此次在日內瓦會議時，到會代表共六十人，其中多數是瑞士的代表。

日內瓦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總共有十二個。這些問題是：第一國際的組織與目的；職工組合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女工與童工問題、工作時間之限制；合作主義與職工組合、勞資關係、國外競爭、稅租、國際組織、帝俄勢力之推翻與波蘭之獨立、常備軍問題、宗教思想與一種友誼會之設立。

討論這些問題時，代表們的意見極不一致。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英國的工人是一種政治與經濟的自由主義者。瑞士的工人領袖是一個新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者，即古烈利博士（Dr. Collery）。比利時的代表是柯林主義者（Collins），他們所信仰的便是柯林斯（Collins）。柯氏的思想是一種無神論與精神主義的混合物；同時在社會方面又主張土地公有與資本私有。德國代表為數不多，他們都是馬克思的信徒；馬氏當時雖然沒有到會，却寄來一個詳細的報告，專供德國代表們的參考。

與上述那些代表的思想相反的，便是法國工人代表，他們相信蒲魯東主義，或互助主義，認為社會正義的原素只是互助或義務的交換一點。他們主張勞動者的生產物應當歸勞動者所有，勞動者拿了自己的生產物可與同等勞力的生產物互相交換。他們反對國家干涉人類關係，反對罷工，並且反對職工組合。主張勞動者組織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信用合作與相互保險來解放自己。他們對於『人民銀行』抱着很大的希望，主張一種國際信用的機關。

因為意見如此分歧，所以日內瓦會議的工作非常煩瑣。但是他們對於馬克思擬訂的章程還是給以承認，並且通過了一些議案，其中最要者有最高限度的八小時工作，女工與童工的國際保護立法，以及婦

女夜工之廢除等項(註五)

(註五) 因為法人格爾德(De Grand)以及瑞士與比利時各人民的努力宣傳，勞動狀況的國際管理運動，在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六六年間獲得了相當的進展。

第五節 第一國際的發展時代

一八六七年，第一國際獲得第一次的機會，援助英法二國的工人。那年的春季與夏季，巴黎的黃銅業工人因為組織工會，引起了雇主的歇業；同時倫敦的成衣業工人又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而實行罷工。此事發生後，第一國際的常務委員會從英國的職工組合方面募集了一千多金鎊的捐款，援助法國銅工。結果後者的罷工畢竟勝利。在倫敦成衣工人的罷工方面，常務委員會也從歐洲大陸的勞動界中募集一點捐款來援助他們，不過第一國際此次的主要工作，只是預防雇主招募歐洲工人來破壞成衣工人的罷工。

此次活動的結果，第一國際的會員便增加了一些。那年英國的職工組合在西菲爾德(Sheffield)舉行職工組合會議，主張英國全國的職工組合一致加入第一國際，結果有二十個組合實行加入。法國新成立的工會也實行加入。比利時與瑞士的會員也增加了一些。當時美國「鑄鐵工人組合」的領袖西爾菲斯(William H. Sylvis)——著名勞動領袖之一——與「機械工人和鐵工協會」的領袖耶色勃(W. Jessup)二人曾經在「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會議的議場中，主張美國的工會正式加入第一國際。西

爾菲斯認為，如果歐洲的賤價勞工這樣無限制的跑到美國的勞動市場中來，美國工人的工作條件決無提高之希望。一八六四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條件，允許雇主們在一定的合同之下輸入勞工，並且允許雇主們從工資中扣除輸入的勞工的旅費；西氏對於這條條件極不滿意。他認為如果美國工會加入第一國際，必定可以設法限制勞工之移殖。他的提議，結果被會衆否決，當時僅僅通過一個議案，表示對於美國的工會的同情，並且允許『在反對政治與社會的不合正義的運動中，與歐洲的勞工組織實行合作。』

第一國際的會員雖然逐漸增多，可是牠的財政狀況却沒有什麼進展。從一八六六年九月到一八六七年九月，牠的收入只有二百三十多元；在這二百三十多元中，英國會費佔六十八元，法國一百二十五元，瑞士三十八元。總會的房租不能按期繳付，同時會中的祕書的薪水——由日內瓦會議決定，每年二百五十元——也發生問題。當時常務委員們曾經一度向委員們自己募捐，可是九個月中僅僅募得十二元，因此募捐的事也就停止了。

經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七年，這三年中，英國的職工組合會員，雖然沒有每次按時到會，可是他們是委員會中最有勢力的份子。俄捷是委員會中的委員長，從一八六四年起，直到一八六七年止，三年來的三位祕書都是英國人，即克勒梅爾（W. R. Cremer）、蕭（R. Shaw）與福克思（Peter Fox）。第一國際的幾次通信，雖然都是馬克思擬訂的，可是內容都是與英國工會的方法和理想相吻合。

但是在各次的國際勞動大會中，實力最大的却是法國會員。不獨一八六六年的日內瓦會議如此，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到九月八日的盧撒恩會議（Congress of Lausanne）也是一樣，法國工人在會場中提出大規模的報告，主持會中言論，並且還使他們反對罷工，主張合作社與人民銀行的建議獲得通過。

盧撒恩會議以後，第一國際的活動便減少了一些。英國工會沒有從前那樣熱心了；同時法國巴黎的分會又因法庭的壓迫而停辦了。但是一八六八年的夏季，牠又大大的活動起來。從一八六八年直到一八七〇年，會員逐漸增加，分會逐漸擴充到新的國家裏去。一八六八年的工業進步引起各國的工人罷工，罷工的結果，各處的工會都有增加，第一國際因此得了不少的好處。法國這時，罷工的事件非常衆多，工會組織的發達非常迅速，而且都加入第一國際。一八六九年時，第一國際的法國會員已經有了二十萬之譜。一八六八年，比利時發生多次罷工，罷工者大半是礦工與紡織工人，政府還槍殺一些罷工工人，其結果，他們組織了一個職工組合聯合會，設立了六十個分會，成了第一國際的最有勢力的分會之一。同年，瑞士日內瓦建築工業的工人發生罷工，經第一國際給與以經濟的援助之後，他們對於職工組合主義與第一國際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註六）

（註六）第一國際給與此兩國罷工工人的款項是由紐約的社會黨在美國捐來的。

意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三國，因為紊亂的政治狀況與經濟的痛苦，引起許多職工組合以及工人的

革命團體。他們三國的勞動運動，當時都在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 (M. Bakunin) 的指導之下。(註七) 最初巴古寧自己組織了一個國際的機關，取名社會民主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 Democrats)；後來在一八六九年七月，該會的各處分會都加入了第一國際。自從加入以後，分會的會員增加很快，尤以西班牙分會為最發達。

(註七) 巴古寧自從出了柏特羅巴羅菲斯克 (Berio-Paolovsk) 的監獄，逃出西伯利亞以後，便聚合了一些青年的革命黨人，組織一些秘密的會社。一八六四年，他在意大利組織一個國際兄弟會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宣傳唯物論，民衆革命與社會改造，主張把新的社會設立在聯邦主義與自由地區的基礎上面。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八年，他曾努力於和平運動。後來因為一八六八年柏恩 (Bern) 的和平會 (League of Peace) 拒絕採用他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於是他與該會脫離關係，自己組織一個「社會民主國際聯盟」，主張無神論，承繼權的廢除，生產與分配工具的共有以及國家的消滅等政策。

德國的工會，於一八六九年的愛森拉克 (Eisenach) 會議時，在培培爾 (August Bebel) 與李卜克內 (Wilhelm Liebknecht) 指導之下，加入了第一國際。一八六九年，美國的全國總工會在菲勒德爾菲亞 (Philadelphia) 開會時，決定派一個代表去參加第一國際的柏色爾 (Baal) 大會；次年的全國總工會會議不獨聲明：「他信仰第一國際的主張」並且聲明「他不久便可以加入第一國際」。

當時加入第一國際的，不僅有各國的勞工組織；並且美國、英國、丹麥、荷蘭、奧大利與匈牙利各國年來

所產生的一些勞動階級與智識階級的混合團體，也加入了第一國際；一八七一年時，英國的混合團體中向第一國際繳納會費者總共有八千人；荷蘭的中央委員會有二千會員在柯本海根，他們都是第一國際的會員；同時在一八七一年年終，美國有二十七個第一國際的分會，會員中包括美國、德國、法國、愛爾蘭、捷克（ON&E）等國移居到美國來的工人，其中有幾千個會員，每年都繳納會費。（註八）

（註八）一八七一年，第一國際的美國總分會匯給倫敦的常務委員會的會費，總共有五百元美金；同時又寄了一千七百份郎到內瓦去援助巴黎公社的會員。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〇年是第一國際的最發達的時代。雖然如此，可是牠這幾年來的財政狀況還是非常的窮迫，因為牠的會員大都是一種流動體，有時加入，有時退出，按期繳納會費的非常之少。不獨常務委員會的辦公處的房租不能按時繳納，連會中那位秘書每週四元的薪俸也無法籌措。財政狀況固然不好，然而第一國際在精神上却有很大的勢力，這一方面是因為牠的領袖辦事非常努力，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歐美各國的勞動階級已經注意勞動組織，所以牠的聲望也大大的抬高起來。復次，常務委員會為增進第一國際的聲望起見，實行與各國分會的秘書以及勞動領袖們，按期通訊，並且對於國際狀況時常作種種報告，如果那裏有罷工事件發生，牠便向各國的分會募集捐款來援助罷工工人；這樣一來，第一國際的地位便一天高似一天了。

第六節 馬克思的勝利

第一國際一方面發展牠的勢力，同時牠的會員們的思想也在發生很大的變遷。第三次國際勞動大會，一八六八年九月五日到九月十一日在布魯塞爾舉行時，法國的『互助主義者』已經在『集產主義者』面前打了敗仗。大會中以三十票對四票通過了國有土地的議案。同時大會又接受德國代表之請求，鼓勵各國的工人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該書出版於一八六七年，會中的主要人物都把馬克思視爲『第一個以科學方法分析資本的經濟學家』。此次會議，在大體上說來，精神很好，尤其是牠反對戰爭的精神，令人佩服；當時戰雲滿佈歐洲，比利時代表柏布（D. Paire）向大會提議：如果歐洲不幸發生戰爭，那時歐洲的工人應當同盟罷工，斷絕軍隊的食物供給，然後繼之以社會革命。大會雖然沒有完全接受柏布的提議，可是勸告工人，如果戰事發生，他們必須一致『停止工作』。

一八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第四次國際勞動會議在柏色爾開會；馬克思在這次會議中獲得一種更大的勝利。馬氏本身雖然沒有到會，可是常務委員會的代表，以及德、比二國的代表，都是完全代表他的意見。互助主義的思想，當時已經失去了牠的勢力，大會中二十六個法國代表都已變成所謂『集產主義者』了。會議中通過運輸工具公有的議案，主張擴大各國職工組合與國際職工組合，因爲職工組合不獨是反對雇主、保護工人的必要工具，而且也是『未來社會的細胞』。這種關於職工組合的議決案之所

以能獲通過，同時也是巴古寧的影響的結果，巴氏也是大會中代表之一。（註六）

（註九）

柏也爾會議舉行時，美國全國總工會派了一個代表甘墨昂（A. C. Cameron）出席討論「國際移民局」的問題。據甘

氏自己的報告，他此次出席，代表八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開會時，他對於各項討論，都沒有參加；移民局的議案，也沒有什麼結果。

馬克思在各大會中獲得勝利之後，便成了第一國際的常務委員會中的主要人物。雖然英國的職工組合會員仍佔委員會中的多數，可是他們對於會務已經沒有好大的興趣了。同時馬克思的工作已經完畢，資本論已於一八六七年出版，並且他的健康與經濟狀況也在漸漸恢復，所以能夠全心全力的努力於第一國際的工作。一八七〇年，他發現恩格爾對於第一國際與他是一樣的熱心，並且辭掉了曼傑斯特的職務，遷居倫敦，與他同在一塊兒工作了。

第七節 第一國際的衰頹及其解散

馬克思的勝利只是暫時的。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〇年，第一國際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組織；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二年，他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戰爭發生時，他便開始衰頹。接踵而至者有一八七一年三月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巴黎公社並不是第一國際的工作，不過第一國際的法國分會會員自始至終都是公社中的重要份子。第一國際對於巴黎公社的目的與方法，都表示同情。馬克思因常務委員會的請求，曾經擬就一篇通信題名為法國的內亂，他在信裏面大大的稱贊巴黎公社，認為

牠是第一次的勞工革命，此次革命證明工人們本身『有社會創造的能力。』這篇通信擬成後，常務委員會便把牠當作第一國際一種正式的文件發表出來，其結果，英國的職工組合便完全脫離了第一國際。當時常務委員中的英國委員，除了一個委員以外，全體辭去了委員會的職務。同時大陸方面的情形，也不順利，法國政府因為禁止公社運動，把國內的勞工組織都封閉了，這樣一來，其他各國的工會也受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國家的政府都藉口禁止公社運動，對於工人組織實行壓迫，並且禁止國際勞工結合。(註一〇)

不獨當時的外界的情形不利於第一國際，而且第一國際內部，因為馬克思與巴古寧的性情不合，也發生很大的糾紛。馬克思非常好學，智識淵博，作事很有系統；他是一個由邏輯程序而產生的革命家；他雖然富於社會情感，可是他認為革命是一種有秩序的運動，由人類統治的運動。巴古寧則不然，他是一個舉止輕浮的叛逆者，富於情感的衝動，思想與著作都沒有一定的方法，平生最長於言論，意見時常改變，無論何時都可以進行革命，對於革命的方法與同謀者的人選不大十分注意，認為『惡劣情感的表現』是一種好的東西，破壞較之建設更為重要，他說：『破壞的精神便是創造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正如馬克思所說：『他是一個無定狀的大破壞家。』兩人的性情既然如此的不同，當然不能在同時領導同一機關。

(註一〇) 一八七二年，法國政府頒佈一條法律，凡加入第一國際者一律以犯罪論。同年，匈牙利國務大臣布爾德(Burd) 獲得

三百萬格爾登的巨款專作制止『第一國際在歐洲的危險的發展』之用。是年九月，俾士麥、布新德與斯蒂柏(Stieglitz) 三人開

過一次秘密會議，討論抵抗第一國際的方法；一八七二年春季，西班牙政府請求歐洲各國政府一致壓迫第一國際。

馬克思與巴古寧的衝突不僅是因為二者性格不同而發生，這裏面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第一國際內部的份子本來就非常複雜，當局者根本就不能調和他們。其中最大的問題便是思想的衝突，兩種社會革命的概念的衝突，這兩種概念都由過去的半世紀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裏面進化出來的。第一種是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的概念，他認完成社會革命的方法是由無產階級的政黨首先奪取政權，然後用這種政權來實行經濟生活的社會化。巴古寧認爲這是一種『專制的共產主義』，一種『德意志猶太式的社會主義』，『使人民變成奴隸的主義』。據巴古寧的意見，如果我們要實現自由與平等，我們必須用一種革命來消滅私產，不獨消滅私產，還要消滅國家，然後把社會變爲一種自由合作的會社，伸縮自如的制度。這兩種不同的概念，便是第一國際內部的主要問題，會員的思想受他們的刺激，情感受他們的裁制。

除了思想上的差別以外，會員中還有其他意見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點便是中央與地方權利之衝突。各國的總分會以及地方分會與第一國際的常務委員會，二者意見漸漸不相融洽。復次，一般職工組合的主要興趣是在經濟問題，而一般智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混合團體，却又比較的注重政治問題。不獨如此，各國的勞動運動，各有各的經濟和政治的背境，所以有時各國的工人的興趣從國際問題轉向到各國本身的問題方面去了。

人與人的衝突，再加上這些思想與意見的根本衝突，所以內部的問題非常複雜。巴古寧一派的人，說馬克思與恩格爾的方法過於專制，違背了國際勞動會議的教訓，曲解了第一國際的性質，採用議會政治，不能代表各國勞動運動的時代潮流。他們要求取消常務委員會，改正第一國際的目的，使第一國際成爲一種反政治的革命組織，採取一種集產主義與聯邦主義的政策。馬克思也一樣的反對巴古寧派的人，說他們是一些陰謀家，在第一國際裏面組織他們的秘密團體，想用種種詭計來奪取第一國際。他要求第一國際將巴古寧與他的重要的信徒一齊開除。因此兩派的衝突堅持不下，互相攻擊的文章也越來越激烈了。

一八七二年九月第一國際在海牙舉行會議時，兩派的衝突已經達到頂點。馬克思親身出席這次的會議（註一）此時的馬克思在第一國際裏面已經顯然的失去了他的勢力。他的力量最大的地方是德國，可是此時的德國已經不在第一國際範圍之內。其他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些小小的團體，而且他們的勢力不在勞動運動之內。就是在常務委員會裏面，這時也只有少數幾個委員是他的朋友。（註二）在比利時、法國、瑞士、西班牙與意大利等國，第一國際在勞動運動方面雖然還存一點勢力，可是這幾國的勞動運動，都在巴古寧這派的統治之下。雖然如此，在會議中的五十六個代表裏面，馬克思還是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會議的結果，巴古寧與他的許多朋友都被開除。大會當場通過了擁護政治行動的議案。復次，爲

根本防止巴古寧主義者與布郎克主義者的侵略起見，大會決定將第一國際總會遷往紐約；這條議案付表決時，贊成者三十一票，反對者十四票，中立者十一票。（註一三〇）

（註一二）在第一國際的各屆國際勞動大會中，馬克思僅僅出席這一次。

（註一三）馬克思開罪了英國的勞動領袖，因為他說英國的勞動領袖被德斯越利（Disraeli）與格勞斯敦（Gladstone）所收買了。其他各國的委員們，又因為恩格爾的冷酷與審慎的方法，對於馬恩二人都不滿意。

（註一四）此時第一國際已經欠了常務委員們一百二十五元的債務。

是年九月，巴古寧主義者另外在聖易麥（St. Imier）開了一個會議，宣言他們決定繼續維持他們自己的國際勞動組織。

第一國際的常務委員會遷往紐約以後，差不多是沒有存在了。新的常務委員產生以後，梭捷（Erich Drieh Sorge）當選為秘書，不過此時的委員會已經不能與歐洲勞動界繼續聯絡。委員們的時間大部份都消磨在內部的衝突與零碎的爭執方面。其他各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會的情形也是一樣；一八七三年五月，恩格爾在他的報告中說道：我們的同志們都睡死了。同時巴古寧主義者的分會於一八七二到一八七三年在瑞士、比利時、意大利與西班牙復遭一度打擊之後，簡直就變成一些小規模的團體了。馬克思主義者與巴古寧主義者，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發生激烈的衝突。一八七六年，常務委員會在菲勒德爾菲

亞開會時，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會正式取消了第一國際。巴古寧主義者的分會，一八七八年在菲爾菲斯（Verfere）開了一次最後會議以後，也消滅了。可是實際上還是有幾個馬派與巴派的分會直到一八八〇年時還是依然存在。

一般人大都以爲第一國際之消滅是馬克思與巴古寧衝突的結果。殊不知這種衝突只是第一國際消滅的一種現象。第一國際第一次的打擊，便是英國職工組合會員的脫離，他們因爲發現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的趨向以後，就不願意與他合作。同時，普法戰爭開端以後，德國的人民產生一種堅強的國家觀念，不久法國發生了巴黎公社事件，德國政府也感覺得革命的危險，這樣一來，德法兩國的第一國際的分會都不能存在。巴黎公社被政府取消後，一般革命黨人都灰心喪膽，知道社會主義的理想不是一時便能成功的。事（註一四）同時一八七三到一八七九年的長期的工業衰敗，又給與西歐各國的職工組織以很大的打擊。

（註一四）第一國際分裂以後，巴古寧對於民衆的「革命本能」感覺失望，同時身體也一天一天的衰敗，一八七六年便與世長辭了。馬克思同時在心身兩方面也感受很大的痛苦，死於一八八三年。

在大體上說來，第一國際的生命與一八五〇到一八七五年間的主要潮流互相脗合。一八五九年與一八七〇年間，自由貿易運動發生，第一國際在這個時代中也極興旺，而且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生活各方

而都有產生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的趨勢，所以第一國際之產生自係意中事。（按自由貿易學說係科柏敦所提倡，一八三六年以後，彼即努力於此種學說之鼓吹。）同時他方面，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間歐洲的民族主義大興，第一國際便在此十年中歸於消滅。意大利與德意志的統一，克利米戰（Crimean War）後俄國的改革，南北戰爭後的北美合衆國的團結，巴爾幹半島新國家的成立以及日本的現代化等事，都是民族主義的表現，而這種民族主義對於勞動運動的形式及方法，都有一種密切的關係或影響。

第八節 謠言與事實

第一國際消滅以後，有人說牠從前有大宗的財產，並且有許多的信徒，無論何時都可以倡導革命，發生騷動。一八七〇後，謠言四散，因此有些國家的政府當局便利用這種謠言，藉此壓迫各種各類的勞動組織。第一國際的仇敵以及牠的一般沒有判斷力的朋友們，都以爲牠真是一個强有力的組織，然而事實決不是如此。第一國際不過是國際勞動組織的一種萌芽，牠的常務委員會雖然富有將才，可是手下沒有兵士。牠在生時還有許多目的都沒有達到，如出版物，搜集勞動統計，報告各國勞工狀況，促進工資運動中的國際援助等等事件，都沒有實行。

然而第一國際在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方面却是一種重大的事件。因爲第一國際的媒介，各國的勞動領袖彼此得第一次接觸的機會。因爲第一國際的介紹，後來各國的勞動界獲得了許多的新的思想，提

出了各種要求，例如勞動統計局、八小時工作制、國際勞動立法、國際職工組合的需要、勞工管理與同盟罷工種種概念，都是從第一國際得來的。歐洲有許多國家的職工組合是第一國際的宣傳的結果。復次，第一國際又把近代各種社會主義的學說，整理得清清楚楚，並且還創立了一些新的學說，如共產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這些學說對於後來的勞動運動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最後，第一國際還把『國際主義』這個新的名詞介紹到字典裏而來，而且影響所及，產生了一個國際革命的戰鬪歌，名『國際歌』(L'Internationale)。(註145)

(註145) 國際歌發生於法國，法人波迪爾 (Eugene Pottier) 在巴黎公社的印象之下，編成了這個國際歌。他出版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後，到了一八八六年時他便成了一種樂歌。至於那個把他排成樂歌，誰也不知道得十分清楚。因為這一點，法國北部尼爾 (Lille) 城市中的德吉特亞多夫 (Adolph Degaer) 與德吉特皮爾 (Pierre Degaer) 兄弟二人還發生了爭執，二人都是自己排的。

由此看來，第一國際在後來的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中之所以能够佔領一種重要的地位，只是一種當然之事。第一國際消滅以後，各種運動都把牠當作一種偉大的模範和傳說，牠們在思想與行動上都想以第一國際為根據。

第二部 和平與進步（一八八〇——一九一四年）

第二章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一國際的時代是一種經濟和政治改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一般人的共同意見，都以爲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的歐洲是一種很新的歐洲，英國便是一個例證，此後歐洲各國不會再發生什麼改變了。（註一）不到十年的光景，一般人纔發現歐洲各國又發生了新的改變，新陳代謝的現象：從前是自由貿易，現在是保護貿易；從前是小規模個人企業，現在是大規模工業組合；從前是商業大同主義，現在是重商主義的國家主義；從前是放任政策，現在是政府管理；從前是自由主義，現在是集產主義。二十世紀開始時，人們都知道這些新的制度是一個新世界的基礎；再過十多年，歐戰發生的時候，人們把這種新世界的組織的模型看得清清楚楚了。

（註一）參看 Glapham, J. 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在一八八〇年以後的三十五年中，國際間雖然有許多衝突的地方，然而在大體上這還是一種和平與進步的時代。新興國家的工業發展，未開化區域的瓜分，尤其是非洲的瓜分，列強勢力範圍的宰割，弱小民族的政治野心，以及外交緊急時期，戰爭與革命時期中時常發生的一般的民主主義運動，都是這個時

代中的重要衝突。不過這些衝突始終沒有改變該時代的主要狀態，世界還是和平地進步着。

在國際勞動關係史上，這個三十多年，也是一個發育與進步的時代。勞動者爲自己組織了各種的國際勞動團體，牠們不是少數幾個領袖組織的機關，而是各國的巨大的政治與工業團體的結合。此時的國際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變成一種民衆的運動。

當時發生的國際團體，有第二國際 (Second International) 國際勞動書記部 (International Labour Secretariat)，國際職業書記部 (International Trade Secretariat)，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bour Legislation) 與基督教勞動組合國際書記部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Christian Labour Unions)。這些國際團中，最重要者便是第二國際。從個人會員與國家會員的數目方面、政策方面、領袖者的人格方面，以及牠本身在國際間的地位上說來，第二國際總算是當時的重要組織；牠的歷史乃是該時代中國際勞動關係史的主要的資料。

第一節 可能主義者與不可能主義者

第二國際發生於一八八九年的巴黎會議。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這十年中，各國的社會主義黨與職工組合漸漸發達，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祕密的。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雖然在俾思麥的反社會主義法律 (註二) 之下深受壓迫，可是不獨黨員漸逐增加，而且團結也一天一天的堅固。法國也是一樣，格德 (Julies

(Guesde) 雖然因參加巴黎公社致被監禁，可是不久便遇了大赦；一八七九年時，他在新起的職工組合運動中，獲得了領袖的資格，一八八〇年後，自己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黨。與格德主義者競爭的，有四個其他的社會主義團體，即可能主義者 (Possibilists)，亞勒門主義者 (Allmanists)，布郎克主義者 (Branquist) 與獨立主義者 (Independents)，牠們在職工組合與民選方面的勢力，都在擴充之中。一八八〇年，英國的社會民主聯合會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成立，發起者為希德門 (H. M. Hyndman) 摩利思 (William Morris) 柏恩思 (John Burns) 與曼多馬 (Thomas Mann) 目的在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一八八三年，衛布 (Sidney Webb) 蕭伯納 (Bernard Shaw) 與威爾思 (H. G. Wells) 等又組織了著名的費邊社 (Fabian Society)。一方面受了這兩個團體的影響，一方面受了當時那種不安定的經濟狀況的刺激，英國的勞動界中便產生了一班新的領袖，他們出來以後，便認定原有的職工組合只是一些『埋葬與棺材的團體』。此後的職工組合必須與社會主義聯合起來。第二國際成立的那一年，即一八八九年，有幾個新勞動領袖——如柏恩思、曼多馬與迪勒特 (Ben Phillips) 之輩——實行引導倫敦的碼頭工人罷工，此次罷工不獨是『不熟練工人』參加勞資爭鬪的第一次，而且也是所謂『新組合主義』 (New Unionism) 的開始，即社會主義的組合主義的第一個步驟。

(註二) 這條法律頒布於一八七八年。

同時，歐洲其他各國以及美洲合衆國的社會主義，也在醞釀之中。一八八四年，丹麥的社會主義者第一次在議會中佔得兩席。一八八五年，瑞典的社會主義者布蘭廷（Branting）創辦了兩種社會主義刊物；一八八七年，他又和一般同志們組織了瑞典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比利時勞動黨（Belgium Labour Party）成立於一八八五年；一八八八年奧大利的社會主義者舉行第一次會議；同年，瑞士的社會主義者組織了瑞士社會主義黨（Swiss Socialist Party）。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早就在組織之中，不過直到一八九二年纔正式成立。此時俄國與芬蘭的社會主義者，已經在開始組織秘密的社會主義黨。美國社會主義者一八七七年時所組織的社會主義勞動黨（Socialist Labour Party）已經在參加政治運動。

各國的社會主義黨，雖然目的相同，可是在各方面，意見都不一致。德國、奧國與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者；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有些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法國的格德主義者、英國的社會民主聯合會，與美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皆是。他們中間有些領袖們曾經與馬克思接近過，所以把他的思想傳佈到一八八〇年後的社會運動中來了。可是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者、法國的可能主義者，還有其他各國各種社會主義團體却不然，他們的哲學決不是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得來的。他們中間最重要的分別，就在方法和策略方面。馬克思主義者，照例希望不久的未來會發生一種『社會革命』（註三）所以事先要

使勞動者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準備起來；他們固然也參加議會政治，可是議會政治——在他們眼光中——只是一種宣傳與煽惑的方法，並非有了這種方法，本來的革命便可以不必了。費邊社會主義者，可能主義者以及其他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則不然，他們的主要興趣在勞動者生活的漸次改良，所以盡力的在國家與地方的立法機關裏，謀取政治的勢力。

（註三）一八八七年，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希德門曾經預言十九世紀告終以前，必會發生一次國際的社會革命。

社會主義者不獨彼此意見不和，並且同時還要受外界的攻擊。攻擊他們的人，為首便是無政府主義者。自從第一國際的巴古寧派的分會瓦解以後，一般信仰巴古寧主義的人又獲得了一批新的領袖，著名者有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勒克納 (Elie Reclus)、馬勒特達 (Enrico Malatesta) 與莫斯特 (John Most) 等，他們把蒲魯東、馬克思、巴古寧三人的學說聯合起來，稱牠為共產無政府主義。一八八一年，他們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國際勞動民衆聯合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 又名『黑色國際』 (Black International)。黑色國際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與美國很有勢力，牠在美國勞動運動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一八八六到一八八七年，芝加哥 (Chicago) 的『乾草市場的悲劇』 (Hay-Market Tragedy) 便是黑色國際的成績。黑色國際的信徒，認為『社會革命』不久就會發生，所以極力的排斥議會行動與和平手段，主張『勞動者與革命家』採用『武裝抵抗』與『實際宣傳』兩種方法來打倒資

本主義。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受共產無政府主義者的攻擊，同時在他方面又受所謂「純粹與簡單的」職工組合主義者的排斥。英國職工組合的領袖，新成立的美國勞動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簡稱 A. F. of L.）的領袖以及法國的穩健派的職工組合的領袖，對於社會主義與革命主義非常反對，認為職工組合主義是改善勞工生活的唯一方法。

第二節 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分離

各派的社會主義者，在國際組織的發起方面，也有很激烈的競爭。第一次想組織這種機關的人，是巴黎的一班折中派的社會主義者，即當時所謂「可能主義者」。他們因為獲得了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議會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mmittee）的贊助，一八八三年十月與一八八六年八月在巴黎開了兩次會議，不過參加的人數很少，不能算是重要的會議。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議會委員會又在倫敦召集一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決定於一八八九年在巴黎舉行一個國際大會，並邀請各國派遣代表按時出席。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者也發出請柬，要求所有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團體派代表到巴黎開一個國際大會。

一八八九年七月，這兩個對峙的國際大會同在巴黎舉行。這次會議的時間定得很好，恰恰是法國大

革命的百年紀念。此時法國政府正在巴黎舉行萬國展覽會，慶賀工業與民主主義的進步，所以世界各國都有代表到巴黎開會，統計當時的巴黎的國際大會，一共有六十九個之多。兩個對峙的國際勞動與社會主義者大會都很熱鬧。德國社會主義者召集法國格德主義者組織的國際大會，在柏特勒路舉行，到會代表共三百九十一人，參加者共二十國，美國也在內；英國職工組合主義者與法國可能主義者召集的會議，則在蘭克利路舉行。

當時有人想把這兩個會議合併起來，可是沒有辦到。後來有一個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追述當時兩個會議的情形，他說道：「兩個互相對峙的會議者在巴黎同時舉行，一個是『可能主義者』的會議，一個是『不可能主義者』的會議，無政府主義者則同時出席兩個會議，任何方面也不袒護社會主義者的團結力的缺乏，已經在這次會議中完全暴露出來，結果引起冷酷的社會的譏笑。」（註四）

（註四）參看 Hyman, H. M., *The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P. 397.

這兩個會議有一種共同特徵，牠們把當代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中心人物都聯合起來，所謂中心人物便是英國的哈迪（Keir Hardie）、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培培爾、伯恩斯坦（Bernstein）、富爾馬（Vollmar）與哲迪根（Zetkin）、法國的格德、那法格（Lafargue）、衛倫特（Vaillant）與郎格特（Longuet）、比利時的安西爾（Anseele）與樊德非爾德（Vandervelde）、意大利的柯斯達（Andreas Costa）與西

布林尼 (Opriani)、奧國的亞德拉 (Victor Adler)、荷蘭的紐溫惠 (Domela Nieuwenhuis)、西班牙的愛格利西亞 (Pablo Iglesias) 以及俄國的布勒漢羅夫 (George Plehanov)。大會對於歐美的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發展作了種種的報告，使會衆了解一八七八年以後各種活潑的、互相衝突的運動，以及建設一個統一的國際組織的志願。

格德主義者所召集的會議可以算是第二國際的第一次大會，會議中所討論的一切問題，最重要者便是國際勞動立法。這個問題此時已經成了一個實際政治的問題，因為不久以前，瑞士的聯邦政府曾經邀請歐洲各國政府在柏恩舉行一個國際會議，討論勞動狀況的國際管理的問題。當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大會時，曾經有一班人反對國際勞動立法，說牠不合社會主義的原理；可是德國的社會主義却不承認這種論調，爭論的結果，德國社會主義者得了勝利，擬定了一種國際勞動法的計畫，並且要各國的織工組合與社會主義黨對於瑞士政府的行動與以援助。

此次會議又通過了一條議案，援助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八小時工作運動。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巴黎的兩個國際會議都沒有參加，不過牠除電賀以外，還要求大會注意牠的運動，因為美國的工人從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便要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度了。大會接受法國職工組合主義者那芬 (Lafette) 的建議，承認了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意見，決定在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舉行一種國際示威運動，擁護八小時工作

制度爲國際社會主義勞動節建立了一個基礎。(註五)

(註五) 一八九一年的布魯捨爾會議與一八九三年的裴立克 (Scheidt) 會議對於勞動節性質之規定較此次更爲具體。

第二國際的巴黎會議，對於當時社會主義的混亂狀態已經開始實行整理。布魯捨爾會議與裴立克會議時，這種整理工作仍在進行之中。一八九一年與一八九三年之間，許多法國與荷蘭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同盟罷工發生熱烈的信仰，都把牠當作引導社會革命與防止戰爭的一種方法。(註六)。不過第二國際在德國社會主義者指導之下，將一切帶有無政府主義或巴古寧主義色彩的思想一概肅清了。

(註六) 法國的白里安 (Bertrand) 便是最初主張同盟罷工者之一。

社會主義者的界限，直到一八九六年倫敦會議時纔劃分清楚。此次會議，空氣非常緊張，多次會議都沒有秩序。會議時有些人提議請求大會容忍一些，要會衆存一種寬大的合作精神，可是這種請求畢竟沒有發生效力。這時各國主張政治行動的社會主義者都已認識清楚，覺得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反議會行動主義者之間決沒有共同利益之可言。他們對於法國與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怖主義的行爲(註七)非常憤慨，對於政治行動的好處已經深信無疑，再也不願討論這個問題了。他們認爲各國的社會主義黨中，已經有了一致的同意，足夠形成一種國際組織的基礎，並且自信他們已有相當的勢力，足以操縱各國的職工組合。因此，他們便毅然決然的把無政府主義者與反議會行動主義者驅出會議，並且擬

定幾條規則：此後的每屆會議，只有政治的社會主義與職工組合有資格參加。

(註七) 一八九〇年與一八九六年間，許多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造成多次的暴動與恐怖。暴動和恐怖中之最大者，在一八九二年

的勃法古 (Barbaco) 事件；一八九三年的倫敦特事件；以及一八九四年卡羅特 (Carrot) 總統的暗殺案。

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離後，於是極力的團結內部的勢力，並且指派了一個委員會，籌備一個永久的組織。(註八)

(註八) 直到此時為止，第二國際每屆大會開會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其他一切的佈置，都是由會議所在國的社會主義黨完全負責。

一八九一年的會議，係比利時社會主義者負責；一八九三年的會議，係瑞士的社會主義黨負責；一八九六年的會議，係英國社會主

義黨負責。會議的用費，其來源非常簡單，各國代表的費用由各國自己負責，會中的公共費用則由各人自由捐助而來。在這種經濟

狀況之下，會中對於速寫員與翻譯員的薪俸，當然不能負擔，所以這一類的職務，均由代表們自身負責。因此每屆會議的經費都很

支細，管理上也不見佳。

第三節 社會主義者的糾紛

倫敦會議以後，社會主義內部發生了一些新的衝突，所以社會主義者在實行倫敦會議的議決案——

——即社會主義者的界限之劃分——以前，必須形成一種妥協，使內部的意見趨於一致。在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六年這十年中，從前那些學理與策略上的差別又復活起來，不過在形式上改變了一些。各國如此，

國際方面也是如此。

第一段 改良與革命

使社會主義發生爭執的，有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個是改良與革命的問題；第二個比較特殊一點，即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組合的關係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這幾年來社會主義的進步非常迅速。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一八九〇年前後，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大都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如此的發達，大都是由於恩格爾的偉大的工作所致。而同時一般青年作家——如格德、那法格、希德門、里昂（Daniel de Leon）考次基（Karl Kautsky）、布勒漢羅夫、杜勒迪（Philips Tusch）等——也有偉大的勞績，他們的作品使馬克思主義民衆化、普遍化。這班青年作家中最重要者便是考次基。在社會主義學理的研究上，他是當時第一個領袖。（註九）一八九一年，他爲德國社會民主黨（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擬訂一種政綱，即著名的愛佛特政綱（Erfurt Program）。該政綱發表之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以牠爲模範。考次基在愛佛特政綱及其注解裏面，對於馬克思的資本集中，無產階級痛苦之增加，中產階級之消滅，社會革命之不可避免以及無產階級組織政黨奪取政權之需要等等學說，解釋極其詳盡，因此，在歐戰前二十年中，一般人都把牠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一般看待。

（註九）考次基的父親是捷克人，母親是德國人，祖先原籍是斯拉夫與意大利，而他自己又是奧國的公民，所以他說自己是一個

『國際』的縮影。

甚至這班馬克思的信徒們，也發現許多國家的情形，與馬克思當初在英國——「世界工廠」——著作時所描寫的情形不相符合。此時僅僅歐洲的德國與北美合衆國的工業化正在迅速的進行。斯甘第勒維亞（Scandinavia）、瑞士、奧大利與匈牙利簡直還沒有大規模的工業。俄國的工業主義僅僅剛建立了一點基礎。意大利與巴爾幹半島的工業還是舊式工業。許多國家的民衆運動之集中於政治制度的改良，努力於封建制度與寡頭政治的不平等之取消。所以當時社會主義者的第一任務，便是使政府機關民主主義化；實行成人選舉，要求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爲國會議員請求報酬與建立自由的、公共的社會教育。除了這些政治的改革以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還須援助勞動者改良工作與生活狀況，要求保工法、社會保險以及賦稅與關稅之改革等事。爲應付這種環境起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愛佛特政綱裏而增添了一個「目前的要求」表，他們認爲這些要求在資本主義之下便可以得到滿足，可是這種滿足並不能減少社會革命的需要與可能性。因此各國的社會主義黨，都以該綱領爲他們的模範。

這樣一來，社會主義者裏而便發生了一個雙層的衝突。在一方面，當時的革命家們對於議會行動開始存一種恐怖心理，他們恐怕這種行動會把社會主義者的戰關性完全消滅，因爲如果社會主義者，只設法增加票數，他們也許會把整個的社會革命的觀念拋到九天雲外。同時在他方面，一般的穩健份子——

或『機會主義者』看見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這十年中勞動者的生活程度已經提高，於是乎對於『未來的革命』開始發生疑惑，因此勸告社會主義者的拋棄他們革命的傳統思想，將力量集中在社會改革方面，希望當時的社會可以慢慢的進化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徘徊於二者之間，對於兩方都不滿意，他們認為社會改革已經增加了勞動者的勢力，同時各國社會主義黨又在迅速的發達，只要他們在議會中形成了多數派，他們便可以獲得政權，然後把經濟與政治生活改造一過，設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因為後者不主張用奪取政權的手段來完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過渡時代。他們也反對革命主義者，因為後者不贊成議會行動，不願意等到社會主義者形成議會中的多數派以後再來改造社會。(註一〇)。

(註一〇) 一九〇五年考次基寫了一本書，名曰權力之路 (The Road to Power)，他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對於社會革命，作一種具體的描寫。此書有各國文字的譯本，一般人都認為他是關於社會主義者的預言方面的第一本書。

(A) 米勒蘭與約爾

這種衝突之發生，始於歐洲兩個社會主義的先進國家，即德、法二國。法國社會主義者內部發生衝突，由衝突而變成政治問題，這完全是米勒蘭 (Alexandre Millerand) 入閣的結果。米勒蘭是獨立社會主義黨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 的黨員，一八八九年華德魯梭 (Waldock Rousseau) 組閣時，他以個

人資格加入內閣，充當工業部長。此時德利發思事件 (Dreyfus Affair) 非常緊張，法蘭西共和國已經發生危險，米勒蘭之所以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目的便在援助法國民主政治。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中也有一些贊助米氏這種行動的，為首者是約爾 (Jean Jaurès)。不過格德與衛倫特這派的人却非常反對，認為米氏之入閣，違背了階級鬥爭的原則。

(B) 考次基與柏恩思坦

德國社會主義者內部衝突之發生不是由於某種單獨的事件，而是由於柏恩思坦的著作而起。一八九九年，柏氏的社會主義之研究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出版後，曾經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柏氏在這本書中，主張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資本集中、勞動階級的痛苦的增加，及唯物史觀等學說修改一過，同時對於最後的社會革命，故意的把他當作一種不大重要的東西，主張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的政黨形成政治的聯盟，促進民主主義與社會改革的發展。此書出版以後，一般重視社會改革、輕視社會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在行動上便獲得了一種學理上的根據。據當時那種情形看來，好像德國的社會主義黨也要像法國的社會主義黨一樣的分崩離析。不料一九〇三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開會時，培培爾與考次基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居然維持了黨的統一，把柏恩思坦派的修正主義者 (Revisionists) 打敗，並且通過一條議案，責難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行為。(註一一)

(註一) 該議案原文謂大會對於修正派的行動異常反對，因為他們拋棄了階級鬥爭的策略，實行與現存社會成立妥協。不黨對於社會主義者參加現存政府一事，不負責任，並極力反對修正派排擠階級仇隙的舉動，誓以全力為進行階級鬥爭以期促進勞動者之利益。

從一八九九年起到一九〇四年止，米勒蘭與柏恩思坦事件，已經漸漸由國內問題一變而為國際問題。凡是有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的國家，內部都發生了馬克思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之爭，革命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之爭。在法國，有約爾與格德之爭；意大利有菲利 (Enrico Ferri) 與杜勒迪之爭；俄國有多數派的烈寧與少數派的馬多夫 (Martov) 及布勒漢羅夫 (Bekhanov) 等之爭。(註二) 德國有考次基與柏恩思坦及富爾馬等之爭；英國有希德門、社會民主聯合會與麥唐納 (Mac Donald)、亨德森 (Henderson) 等獨立勞動黨員之爭；美國有社會主義勞動黨的里昂與社會主義黨的希爾克特 (Hillquit) 之爭，以及各國各派社會主義者之爭。

(註二) 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多數派與少數派，這種分裂也是當時那種潮流的結果。

第二段 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

革命與改良是當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便是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組合的關係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彼此有密切的關係。最初在一八七五年與一八八五年間所發生的那些社會主義黨，早已經承認了

職工組合是社會運動中的要素。所以當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總是盡力幫助勞動者組織地方工會和國家工會，並且在各國的工會間，訂立了一些國際的條約。一八九六年時，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便有了共同的態度。他們認為職工組合是改良勞動者的狀況的必要的工具，罷工與「杯葛」政策是改良工作條件的合宜的手段，不過罷工與「杯葛」不可濫用，勞動者必須有了相當組織纔能採用這兩種鬭爭的方法。社會主義者在國內鼓勵勞動者組織全國的統一機關，在國際上鼓吹國際工會的合作。他們同時認為職工組合行動比起政治行動來，前者是一種次要的行動，因此勸導勞動者，要他們服從政治社會主義運動的指揮。

社會主義者這樣努力於工會之統治，有時成功，有時失敗。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瑞士、荷蘭、丹麥、瑞典、挪威、比利時與意大利的社會主義政黨，這幾年來比較職工組合發展得快些，他們的政治權與經濟權的爭鬭非常得法，所以能够代表勞動階級。當時雖然經過幾次小小的爭鬭，可是各國的職工組合畢竟承認了他們的領袖資格，服從他們的政治指揮。這樣一來，牠們兩方面便實行分工合作：職工組合專管各種恤金、工資交涉、團體契約等事，其餘如衝鋒陷陣的工作，全由社會主義政黨負責。

但是英國、美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在工會的統治上，却沒有這樣的順利。一八九三年，英國的「新組合主義者」在哈迪（Keir Hardie）的指導之下，組織了一個獨立勞動黨，可是該黨的進步非常遲慢。

雖然英國的職工組合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時候，就已採用獨立的政治行動，可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態度，並沒有十分改變。

美國社會主義者與勞動者的關係較英國更壞。一八九七年以後，美國勞動聯合會發展很快，該會在勞動運動方面採取一種「非政治」政策，同時牠裏面的領袖們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因為不滿意該會的政策，另外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職工同盟 (Socialist Trade and Labour Alliance) 來與牠奮鬥。這樣一來，社會主義勞動黨內部便發生分裂，其中有一部份黨員在一九〇一年另行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黨，援助勞動聯合會，希望把牠克服過來。還沒有好久，內部又有分裂發生，社會主義黨中一部份黨員又與社會主義勞動黨以及西部幾個工會的首領聯合起來，在一九〇四年時組織一個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 I. W. W.) 專與勞動聯合會作對。由此觀之，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不獨沒有達到統治職工組合的目的，並且本身還要受雙重的壓迫。

社會主義者與工會間意見最深的，以法國為第一。當法國社會主義者分裂成許多互相攻擊的小團體時，職工組合方面已經發生一種反應，反對社會主義的政治。此時，一般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實際的宣傳」已經發生厭倦之心，因此乘機利用這個機會。後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他們成羣結隊的侵入職工組合，組織一個反政治的「勞動大同盟」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認為工業組織的勢

力遠過於政黨的勢力。一九〇四年，他們與一個智識階級的團體聯合起來，主張所謂「革命的工團主義」(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一方面反對社會主義，一方面反對職工組合主義。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他們認為議會行動有礙階級鬭爭的學理，同時排斥馬克思的奪取政權的主張，恢復巴古寧的學說，認為勞動者如果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必須將國家與私有財產一同消滅。他們反對職工組合主義，因為他們不贊成重收會費、各種恤金、和平工資交涉與團體契約等事。他們主張工業中的階級鬭爭，應當用直接行動——包括怠工——來實現目前的改革，用同盟罷工來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革命。

第三段 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工團主義與職工組合主義

由此看來，我們便知道：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四年間，歐美的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已經分裂成爲四種主要學派，即馬克思主義、修正派社會主義、工團主義與職工組合主義。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狀況之下，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社會運動。在德國、奧大利、匈牙利、斯甘第勒維亞、比利時、荷蘭、瑞士，與其他的幾個國家，主要的社會運動是德奧派的社會運動。他們的健強的、統一的社會主義政黨都已獲得職工組合的擁戴，在目的與方法上都以馬克思主義爲依歸，不過在相當範圍之內，有時採用修正派的思想與行動。法國的社會主義有寬大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趨向，他一方面與其他的民主主義的政黨作政治上之周旋，同時又與工團主義者成立妥協。歐洲東部，尤其是俄國的社會主義，大都近於陰謀派的性質，社會主義

與勞動機關都在秘密的工作，目的在推翻俄國皇室，建立民主政治，將土地給與農民，爲勞動者改革社會。英國社會運動的特徵，便是健強獨立的織工組合，他們自由的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政治的勞動黨，其中只有少數黨員信仰社會主義。美國的社會運動與歐洲的社會運動又是不同，社會主義的勢力遠不及織工組合的勢力，工人們沒有階級意識，只有工資意識，反對社會主義，排斥政治行動。其他少數國家，如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在社會運動方面沒有一定的特徵，德、奧派與法國派同時進行。

第四節 無產階級的議會

第一段 原則與組織

社會主義者小心周旋的結果，經過一九〇〇年巴黎會議與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敦（Amsterdam）會議之後，形成了一個永久的機關。巴黎會議制定了一種規則，限制參加社會主義大會的資格。根據這種規則，凡是參加大會的人，必須信仰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所謂基本原理，包括生產工具的社會化，勞動者的國際組織與國際行動，以及無產階級政黨之組織與政權之奪取等項。此外一般沒有直接加入政治運動的織工組合，也有參加大會的資格，不過牠們『必須以階級鬭爭爲基礎，』同時也要承認『立法與議會主義的政治行動的需要。』

一九〇〇年以前的會議，從來沒有一定的名稱，從此以後社會主義者決定這種會議取名爲國際社

會主義會議。他們組織了一個永久的國際社會主義部，每年的預算定為一萬佛郎，部中聘請了一位駐會的秘書。該部的組織非常簡單，每次會議時，各國代表團中各選兩個代表，每年開會四次。在休會期中，部務則由比利時勞動黨負責，總會設在布魯塞爾。秘書的職務為召集國際會議，編輯大會議決案，發表並分布大會報告，搜集各種消息，以及報告現時社會問題。

一九〇〇年巴黎會議時，代表們都認為這是一八八九年以來的一種很大的進步。他們最後便覺得第二國際已經正式成立，可以承繼第一國際未竟之業了。國際社會主義部，是一九〇〇年會議的結果，該次會議的議決案中，對於這種感想，有一種顯明的表示，大會對全世界各國聲明：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是「勞動階級的議會」，牠的一切議決案是「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的指南針」。

阿姆斯特敦會議時，第二國際在德、奧派的指導之下，更進一步的將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統一起來。一九〇三年的選舉期中，德國社會主義者獲得了三百萬票，因此他們非常得意，要求大會採用「德烈斯敦議決案」(Dresden Resolutions)把牠當作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經過約爾與培培爾的一種國際爭議與四小時的熱烈而興奮的抗辯之後，大會接受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要求，採用了德烈斯敦議決案。同時大會對於工團主義者的職工組合與同盟罷工等等意見，則完全拒絕。

第二段 國際社會主義會議及其領袖

從安姆斯特敦會議起，第二國際的聲望與勢力可謂達到了最盛時期。此次會議，不獨規模很大，而且組織也很完善，各國新聞界對他都很注意。參加會議的代表，共有四百四十四人，在規模上，在團結上，牠都可以算是空前的一種社會運動。日本社會主義者參加國際社會主義會議，這是第一次。荷蘭的社會主義者科凡（Van Kool）慶賀這次會議時，曾經把一八七二年與一九〇四年的兩次會議作一種對比，一八七二年第一國際在海牙舉行會議時，代表不到百人，議場只是一個小小的咖啡店，該次會議以後，第一國際便消滅了。三十年來的光景，幾個各國的逃亡者居然造成了一種世界運動。

一九〇四年以後，第二國際成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智識領袖，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一件事實。一九〇五年，牠統一了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將各種小團體聯合起來，組織了法國社會主義統一黨（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France）。一九〇七年，他舉行斯杜格（Stuttgart）會議；一九一〇年舉行柯本海根會議。斯杜格會議中，參加者共二十六國，代表有八百八十六人；柯本海根會議中，參加者二十三國，代表有八百九十六人；兩次會議的男女代表中，有許多都是各國政治與社會方面而有聲勢、有名望的人。他們中間有演說家、著作家、編輯者、國會議員、職工組合領袖、教員與官吏各種人物；這便足以證明：國際社會主義一物已經深深的侵入了世界各文明國家的中等階級與勞動階級的腦中。他們因為有讀書和旅行等等機會，所以容易有國際的眼光，獲得一些國際主義的知識，把他們自己當作一種新世界文化中的份子。質言之，當

時各國間已經產生了一種「國際心」(International mind)，他們便是「國際心」的最好的代表，努力創造一種偉大的國際主義，改造各民族與各國家的關係。

第三段 國際社會主義部

國際社會主義部的聲勢雖然比較差一點，可是牠的規模也在漸漸的擴大。一九〇〇年巴黎會議所訂的條例規定第二國際為各國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組合的一種聯合會。該部的執行委員的權力很小，而且有一定限制。除了執行委員會之外，還有一個部務會議，這個會議裏面的委員少則五十，多則七十。當時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為樊德爾菲德，秘書為赫思曼思(Camille Huysmans)；該部的職員，在樊、赫二人指導之下，辦事非常認真，對於國際上一切運動，應付漸漸敏捷，所以部務日見發展。因為牠時時對外界發出種種請求書、通電、通訊一類文件，同時又常常召集會議，所以聲勢漸漸擴大起來，各國的社會主義界，凡有關於共同政策一類的問題發生時，總是由牠辦理，因此牠在國際上漸漸造成一種思想的習慣，使第二國際能夠實行牠固有的主張，在世界勞動與社會運動中，指導並裁判各種關於國際經濟與社會政策方面的問題。

第五節 第二國際內部的調和與衝突

第二國際這幾年來雖然十分發達，可是內部的統一始終沒有完成。不獨馬克思主義者、修正派社會

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的衝突繼續存在，並且內部還產生了幾個新的學派，如基爾特社會主義（Gild Socialism），與產業社會主義（Industrial Socialism）之類。（註111）除了這些理論與方法上的衝突以外，會員中因為民族利害關係之不同，又產生了政治上的衝突。一九〇四年以後，歐洲的弱小民族，對於列強漸漸有點不大滿意，同時移民與殖民運動漸漸擴大。在此種狀況之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便發生衝突，產生許多具體的問題，如民族自決、移民問題、殖民地的民權問題等等都是第二國際內部發生衝突的原因。

（註111）參看 Laidler, H. W., op. cit.

第一段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第二國際當時也會設法來調解這種民族權力與國際思想的衝突。牠承認了各民族的自決權，並且歡迎波蘭、芬蘭與猶太等弱小民族加入這個國際組織。不過社會主義者同時也贊助各大強國，所以他們在弱小民族與列強間之衝突方面，總不能採取一種公正的態度。第二國際既不能對付這個問題，於是俄國與奧國統治下的弱小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與勞動團體，便感受了很大的痛苦。

在經濟問題方面也是一樣，第二國際對於移民、殖民等問題，也是採取一種騎牆的態度。牠一方面調解移殖者與被移殖者間的衝突，同時又默認「外來」與「土著」、「野蠻」與「開化」間的差別，以及

列強的掠奪主義的殖民政策。

第二段 戰爭與和平

使第二國際內部發生根本衝突的，便是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這個根本問題。一八八九年以來，第二國際的各屆國際大會都討論過軍國主義，與預防戰爭的問題，而且討論的態度一次較一次的激烈。一九〇〇年，第二國際正式成立，牠對於戰爭的態度已經有顯明的表示：戰爭發生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作祟；一切的戰爭對於勞動者都是有害；如果要廢除戰爭，我們便不能不廢除資本主義，建立合作的共和國；但是各國政府如果能够用國民軍來代替常備軍，限制軍備，公佈條約，實行國際爭議的裁判，宣戰問題由人民全體票決，那麼，戰爭的危險也可以減到最低程度。所以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應當促進上述這些運動，反對政府的特殊的侵略行爲，否認戰事債款，出兵用費，繼續爲社會主義工作，以期獲得最後之勝利。

這種態度有兩個缺點。在這種態度之下，社會主義者並不一定反對自衛的戰爭。可是侵略戰爭與自衛戰爭的分別很不容易決定，第二國際當時却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第二，牠所擬的預防戰爭的方法未常不好，不過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沒有佔多數的議席以前，一樣也辦不到。

還有一種預防戰爭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必要議會中的多數就能做到的，只要工人中少數人有決心，便可辦到，那就是同盟罷工。一八九一年以後，無政府主義者、武裝和平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累次的要求

第二國際採用這種手段，不過他們的要求始終沒有發生效力。一九〇四年後，國際情形日趨緊張，同時一九〇五年俄國及其他各國的同盟罷工又獲得了很好的結果，所以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英、法二國的社會主義者——本身也漸漸對於這種手段發生信仰了。

因此，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舉行斯杜格會議時，主要的問題便是同盟罷工。然而討論的結果，社會主義者對於同盟罷工的固有態度，還是沒有改變。開會時會衆與樊德爾菲德表示同情，認為「國家與個人一樣，如果有人攻擊牠，侵略牠，牠爲維持牠的獨立起見，有抵抗之權力。」李卜克內西提議，要求大會採取較爲有力的手段來反對德國的軍國主義，可是這種提議並沒有發生效力。法國著名的反愛國主義者赫爾夫（Gustave Hervé）的激烈的言論，不獨沒有發生效力，反而激動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愛國熱忱，聲明如果他國攻擊德國，他們必定擁護他們的祖國。這樣一來，一切主張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來反對戰爭的建議，都被大會否決。大會反對同盟罷工的理由有下列數種：社會主義者如果採取這種手段，結果必受政府的干涉與壓迫；大會對於這種手段不能一致的通過，各國社會主義政黨也不能一致的採用這種手段；如果大會的勢力足以造成一次同盟罷工，那麼，同盟罷工已經不需要了，因爲那時牠的勢力必定可以把資本主義根本取消。

社會主義者經過二十年的討論，獲得下面這個決議案：「如果有發生戰爭的危險，那麼，各國的勞動

階級與他們的議會代表，在國際社會主義部的援助之下，應當用全力以各種適當的方法來防止戰爭的發生，所謂適當方法，其性質並無一定的限制，不過應當根據當時的政治情形與階級鬭爭的程度來決定罷了。如果戰爭不幸而發生時，他們必須合作，使牠早日結束，同時也要利用戰時之經濟與政治恐慌來喚醒民衆，促進資本主義社會之滅亡。『議決案中本來沒有最後這一段，後來因爲列寧（Nicholas Lenin）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力爭，纔把牠增添進去。』

這種議決案，在第二國際的比較急進的份子的眼光中，雖然是一種勝利，可是一般人都覺得牠有點空泛。因此，在一九一〇年的柯本海根會議中，哈迪、約爾與衛倫特，又作進一步的表示，至少又提議把同盟罷工當作抵抗戰爭的一種方法，至於各國社會主義政黨是否採用這種手段，完全憑各該黨自由決定。大會畢竟將這種建議暫時保留，交與國際社會主義部負責討論，所以當時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

第三段 妥協的方法

由此觀之，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這個時代中，第二國際雖然發達很快，然而牠還是一種鬆散的結合，內部的各團體、各黨派仍然在繼續衝突之中。牠之所以能夠統一各國國內的運動與國際運動，唯一的方法便是妥協。牠每次舉行國際大會時，主席團在國際社會主義部指導之下，先將當時的主要問題的各種草案收集起來，由各國主要的領袖們組成的委員會首先討論，然後將委員會討論的結果交與大會

表決，照例通過，從未發生任何障礙。這種辦法固然可以免去大會中許多糾紛，不過同時也是一種弱點。如果會衆對於某項議案意見不致一致，有不能通過的危險，那麼，主席便將牠暫時保留再作進一步的調查。投票的方法以國家爲單位，根據各國代表團在各該國實力之大小，決定該代表團票數之多寡。大會本身並沒有絲毫實力，如果秩序方面發生問題，大會也無法解決。

第六節 第二國際破裂的象徵

一九一〇年科本海根會議以後，第二國際內部的衝突已經暴露出來。當時國際上的形勢非常緊張，大有急轉直下之勢。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三年這十年之中，各國的商業與國際貿易都有驚人的發展，除了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受了一次很大的打擊之外，從未受過其他損失（註一四）同時一九一〇年與一九一三年之間，世界各大強國的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也在發展，所以社會情形極不穩固。各國的社會運動，其形式雖有不同，然而一切的運動都是以勞動團體爲中樞。英國社會運動的中心，是礦工、鐵道工人與碼頭工人，年來的大規模罷工都在他們指導之下。美國則有羅威爾（Lowell）與帕特森（Paterson）的紡織工人以及柯羅勒多（Colorado）的礦工。俄國有機器工人與利納（Lena）的金礦工人。法國有建築工人與鐵道工人。墨西哥的工人，與智識階級已經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戴亞思（Dias）的專政。此外如土耳其、近東以及中國的智識階級，也在進行救國運動，努力於共和政體之設立。

(註一五) 參看 *Business Animals*, by W. L. Thorp, New York 1926.

當時各國的社會運動雖然是分途進行，可是牠們同時也是一種統一的運動。在經濟方面說來，這種偉大的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生產力一方面發達，勞動者並沒有獲得相當的利益。一八九〇年以後，各工業國的工資雖然提高一些，然而物價也跟着提高，所以工業的發達，並沒有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在政治方面說來，奧大利、俄羅斯、拉丁亞美利加、近東與遠東各國的工業主義之發展，引起了民主主義的進步；各國的社會運動便是民主主義進步的結果。在國際方面說來，工業主義的發展，把列強的勢力重行分配一過，因此發生了這種偉大的社會運動。從社會方面說來，這種運動只是各國的民衆運動，此時的民衆已經有了一種意識，知道他們本身在社會中的重要和勢力，所以聯合起來，作一種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運動。

此時各重要國家的政府，為應付這種嚴重的社會運動起見，頒布了各種工業政策與社會政策。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三年，英國、法國、美國、奧國、俄國與日本的勞動立法與社會保險都很發達，形成社會史上之新紀元。各國的雇主階級與中產階級都大倡其社會改革的理論，使各階級能够妥協，國內團結能更堅固。喬治路易 (Lloyd George) 與亞斯克思 (Asquith) 的新自由主義，羅思佛 (Roosevelt) 的進步主義與威爾遜的新自由主義，威廉二世的君主社會主義以及俄國斯托利賓 (Stolypin) 的新改良主義等

等，都是當時那種改革主義趨勢的表現。不過各國的民衆同時又有一種反抗改革主義的運動，他們對於階級戰爭與社會戰爭的哲學，發生了一種新的信仰。

自從這種新的運動發生以後，第三國際的統一工作，與抵抗工團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較前更加困難，不獨如此，牠同時還增加了一種反對戰爭的新工作，反對戰爭不是議案所能解決的，牠必須用實際上的行動來反對纔行。一九一〇年以後，戰爭空氣滿佈全球，國際恐慌不斷的繼續發生。一九一一年的阿格德（Aegidii）事件，意大利與土耳其的崔波利（Tripoli）戰爭，以及一九一二年的巴爾幹戰爭（註一五）對於第二國際是一種重要的測驗，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怎樣，此時當然可以測驗出來。

（註一五）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部曾經在柏色爾召集一個緊急會議，要求巴爾幹半島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根據斯杜格會議的議案設法停止戰爭，不過這種要求沒有發生效力。

第四章 國際勞動書記部

歐戰前二十年中，與第二國際同時發生的，還有一些比較穩健的國際組織，牠們的目的便是職工組合的國際合作。牠們定名為國際勞動書記部 (International Trade Secretariats) 此外還有一個各國勞動總會國際書記部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National Trade Union Centers)。第二國際當時的聲勢很大，所以一般人對於牠們大都不大注意，可是在歐戰以前，牠們却是一種重要的機關，因為牠們是一種重要運動的發端，後來便漸漸的重要起來了。

第一節 勞動書記部

一八七〇年與一八九〇年之間，歐洲的工人早就想要聯合各國同一職業或同一工業中的工人組織一種國際的聯合會。不過真正的國際勞動書記部還是發始於一八八九年與一八九〇年之間。一八八九年七月，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美國、英國、比利時以及其他六個國家的印刷工人，共同派了十七個代表，在巴黎舉行第一次國際印刷工人會議；次年五月，英國、法國、德國與奧國的礦工總會共同派了一百〇二個代表，組織國際礦工聯合會 (International Miners Federation)，這便是國際職工結合的發端。

一八九〇年後，勞動書記部之成立，除受印刷工人與礦工的影響以外，還受了其他許多的刺激，如各

國職工組合之發達，大規模罷工運動之進行以及第二國際的國際大會等等，都是促進勞動書記部的實現的一些原因。第二國際的關係尤其重要，當時各國的勞動領袖，既沒有旅行的習慣，又沒有接洽的機會，自從第二國際成立以後，他們不獨獲得了接洽的機會，並且還有了會議的地方。從各國勞動領袖各次會議的記錄中，我們就知道他們當時的聯絡非常遲慢，對於各自的活動，彼此也沒有多大的了解，並且彼此向來便缺少接洽的機會，因此互相猜忌，組織一個國際團體，真不知經過多少困難。所以一八九三年的立克會議與一八九六年的倫敦會議，對於他們是一種很大的幫助，因為在兩次會議中，社會主義者看見到會的工人很多，便乘機鼓勵他們組織國際團體。(註一)一九〇〇年時，勞動書記部已有十七個之多，不過牠們的會員僅限於歐洲少數幾個國家的工人，組織也很簡陋。

(註一) 這幾次會議期中，有時也有英國社會主義者到會參加，並且還帶有美國的社會主義與半社會主義工會的證明書。

從一九〇〇年起，直到歐戰發生止，國際勞動書記部繼續的增多，並且範圍擴充，把工業全部都包括進去了。其中有些書記部，如礦工書記部、印刷工人書記部、石版工人書記部、運輸工人書記部與木業工人書記部等，彼此都有一定的聯絡。有二十四個書記部的總會都在德國，會址附設在各業總工會裏面；礦工書記部與紡織工人書記部的總會設在英國；商店雇員書記部的總會在荷蘭；石工書記部總會在瑞士。書記部的職員大都是由總會所在國的同業總工會的職員兼任，沒有事的時候，就為書記部服務。

書記部的主要任務是報告各國職工狀況，通知本業的罷工事件，募集捐款，援助大規模的罷工，防止某一國的工人破壞他國的罷工，在工會比較不發達的地方促進職工組合。此外也有幾個書記部附設有職業介紹機關，幫助牠的會員在外國尋覓工作。在大體上說來，書記部的工作範圍比較窄狹，成績也很平常。

第二節 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

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的範圍比較大一點。(註二)顧名思義，我們就知道牠是各國總工會的一種聯合，目的在解決一切共同的問題。一八九〇年與一九〇〇年之間，各國工會的統一運動，進行非常迅速。雖然第二國際自命為國際勞動運動的代表，然而各國總工會的領袖們，還是要想組織一個勞動者的國際機關。第二國際的勢力完全在社會主義者的掌握中，當時英國與法國的勞動領袖已經有些不滿意；同時德國及其他大陸國家的勞動領袖，自己雖然是良好的忠實的社會主義者，可是也覺得第二國際本身的工作很多，時間有限，對於當時勞動界新發生的一些國際問題，實在是無暇顧及。

(註二) 所謂各國總工會是指各國的職工組合的中央組織而言，例如英國勞動聯合會或英國的職工組合大會。

第一段 法國的失敗與德國的成功

第一次想要組織職工國際的，便是法國的職工組合主義者。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七到十八日，他們

在巴黎召集一個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到會者只有英國和意大利的幾個代表，開會時，他們對於國際勞動書記部的設立，曾經一度討論。但是他們的行動沒有獲得外界的贊助，所以沒有結果。

大約在同一時候，丹麥職工組合聯合會的會長堅葆（J. Teegen）曾經與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的秘書米契爾（Laseo Mitchell）德國職工組合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勒金（Carl Legien）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斯甘第勒維亞的勞動大會已定於一九〇一年開幕，因此堅葆提議歐洲各國總工會屆時各自派遣代表參加。其結果，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德國、比利時、法國與英國的職工組合的職員，在柯本海根開了一次會議。此次會議，在勒金的指導之下，對於此後舉行職工組合大會的問題，曾作一度非正式的討論。勒金以及會中其他多數的代表，都認為第二國際是討論重要勞動問題的一種適當的機關，可以不必另外組織國際職工組合大會。不過他們主張各國總工會的秘書可以舉行一種定期的會議。

根據此次的議決案，一九〇二年，挪威、丹麥、瑞典、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瑞士與西班牙等十一國的總工會的秘書，在斯杜格開了一次會議。大會追認了前次柯本海根會議的議決案，指定在下次會議以前，由德國總工會代理國際職工組合的一切任務。勒金提議本年的組織經費由德國擔任，大會當然給與通過。

第三次會議，一九〇三年在杜柏林（Dublin）舉行，此次會議的結果，組織了一個永久的機關。這個機關定名為「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每兩年開會一次。該部一切費用，均由會費項下開支，會費規定為五十芬林（Penning），每千個會員每年納費一角二分。大會並指定勒金為國際秘書。

第二段 五花八門的職工組合主義

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八年，國際書記部的主要問題就是：牠本身能不能把各國各種不同的職工組合主義設法聯合起來。柯本海根會議時，牠已經發現了三種互相衝突的職工組合主義。第一類是德奧派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職工組合主義，這派職工組合的特徵是中央集權，注重紀律，財政充足，恤金優厚，團體契約非常和平，與社會主義政黨有密切的聯絡。第二類的職工組合以英國多數的職工組合與美國的職工組合為代表；牠們在統治上主張地方分權，在組織範圍上大都以職業而不以工業為單位，只有工資意識而無階級意識，主要的興趣只在團體契約一點，雖然不一定反對社會主義，至少是不信仰社會主義。第三類的職工組合完全與這兩種相反，牠們是法國式的工團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在目的上，牠們是革命的；在方法上，牠們是富於戰鬥精神的。（註三）

（註三）參看本書第三章。

這三派的衝突暴發於一九〇四年，因為此時法國勞動大同盟對書記部提出要求，要把反軍國主義

與同盟罷工的問題列入下次會議議案之內。勞動大同盟與書記部秘書勒金通過幾次信以後，後者就把這種建議案轉寄到各國總工會去，結果遭了否認。這樣一來，一九〇五年國際書記部在阿姆斯特敦舉行大會時，法國代表沒有參加。同時美國勞動聯合會也沒派代表出席。該聯合會的會長甘波思（Samuel Gompers）所提出的理由是：這種會議是職員會議，並非代表會議；聯合會的職員很多，費用過鉅。他還建議以後的會議日期如果能從二月改到九月，那麼，聯合會派到英國去參加職工組合大會的友誼代表，或許可以順便參加書記部的國際大會，因為用這種辦法，金錢與時間都很合算。

國際書記部得了這種經驗，於是在安姆斯特敦會議中將牠的目的與方法作一種更具體的說明。大會決定將一切關於各國勞動運動的策略與趨勢方面的理論問題置之不理，把牠們劃分到「方法」的範圍以外去。此後的國際書記部，只辦理各國職工組合的聯絡問題，搜羅職工組合統計，在工業衝突中，促進互相援助以及其他一切直接關於勞動階級的職工組織方面的問題。為滿足美國勞動聯合會的要求起見，大會決定未來的會議只由各國總工會的秘書或代表參加，代表由總工會直轄的工會選舉也行，指派也行，人數以二人為限。

國際書記部一九〇七年在克利斯新利亞會議時，法國的工會又沒有參加，原因還是與前次一樣。雖然會期已改至九月，美國代表仍然沒有到會。此次會議的情形既與前次相同，所以大會又將安姆斯特敦

議決的幾條原則重行解釋一過，並且還進一步對於法國工團主義者的反社會主義的策略，加以警告，同時也承認了第二國際。所以安姆斯特敦與克利斯新利亞兩次會議，已經顯明的表示：國際書記部已經被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主義者所操縱了。

一九〇八年時，法、美兩國的勞動界對於國際書記部的態度已經改變。因此，書記部於一九〇九年在巴黎舉行第六屆會議時，參加者較前踴躍，這次會議可以算是書記部成立後的一大進步。可是牠的會員們對於目的與方法的爭論，仍是方興未艾。不過爭論的性質改變了一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面。法國的代表要求每屆國際職工組合大會應當討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與職工組合問題。同時，美國代表便批評『書記部』這個名稱不好，據美國工人看來，牠簡直是毫無意義，要求大會將『國際書記部』改組為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一九〇九年的巴黎會議，一九一一年的布達帕斯 (Budapest) 會議與一九一二年的裴立克會議，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討論這兩個問題。討論的結果，法國代表的建議，被大會否決，因為各國多數的代表要把社會主義政黨與職工組合的界限劃分得清清楚楚。代表們對於美國的建議比較注意一些。他們在布達帕斯會議時，指定一個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後來一九一三年的裴立克會議便將國際書記部改名為『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名稱雖然改變了，可是內容並沒有改變。牠與從前的書記部一樣，並沒有正式的憲法，牠平日的一切行動，完全由臨時通過的議決案來統治。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三年，書記部在組織方面只有一條章程，那便是：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總工會加入國際書記部，各國的工運的傾向與策略，完全由各國工會本身自由決定。

第三段 統計與罷工津貼

書記部內部雖然時有衝突發生，可是牠的進步却是很好。一九〇一年時，牠只有八個國家會員，一九一三年時便有十九個國家會員了。一九〇四年，牠的會員總數爲二、一六八、〇〇〇；一九〇九年，增至四、二四二、〇〇〇；一九一三年時再增至七、三九四、〇〇〇。英國、德國、奧國、瑞典、挪威、丹麥、意大利、荷蘭、法國與美國都有一些固定的會員，按期繳納會費。會員的會費也增加過幾次：一九〇五年時，每千個會員每年的會費至少爲一角二分，至多二角五分；一九〇七年漲至三角七分；一九一三年時每千個會員每年納費一元。因此，國際書記部的預算也就大大擴充。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的預算大約爲美金二百六十元；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爲二百七十元；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爲五百三十元；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爲二千一百元；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三年爲一千七百二十元。一九〇九年，書記部僅僅有一個幫辦祕書；一九一四年時，部內的雇員已增至十二人，四個英國人，四個法籍瑞士人，一個美國人，一個丹麥人，兩個德國人。

國際書記部主要的職務就是探聽與報告消息。部中的秘書勒金，是當時著名的『德國勞動運動的統計家』。他與各國總工會以及各處的國際勞動書記部聯合，努力於新聞編輯之改良，銷行之擴充及其應用。他編輯各種新聞報告的方法，完全採用德國式。從這種報告發行的第一年起，即一九〇三年，每年的報告都是印成一種書本的樣式，取名為『職工組合運動國際報告』。各國文字的版本都有，英文本、德文本以及法文本。這種報告書，內容包括各國職工組合會員數目，財政的來源及其開支，參加勞資爭議的人數，罷工的勝利、失敗及其解決方面的統計，勞動立法的記載，國際會議的經過，以及各國職工組合的通訊處。每年的報告對於德國的工運，記載極為詳細，至於他國的工運消息，有時記載得很詳細，有時很簡單，有時很正確，有時又不大正確。一九〇九年，書記部接受荷蘭總工會的建議，決定用三國文字，出版一種新聞月刊。可是該刊的創刊號直到一九一三年一月纔出版。

除了新聞的傳達以外，書記部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罷工津貼。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三年間，該部募集的捐款，總計七十萬元。其中的大部份——六四三、〇〇〇元——都是在一九〇九年募來的；此次募捐的目的在援助因歇業以致釀成罷工的瑞典工人（註四）。在一九一一年的布達帕斯會議中，克羅斯總工會（Crosdon National Center）建議籌劃一種國際罷工基金，可是一般人都不贊成，因為『當時的國際關係既不十分明瞭，也沒有十分發達。』不過大會對於國際津貼，制定了幾條具體的法規，決定一切的

捐款完全由國際書記部經手募集。在這種捐助方面，最慷慨的，是德國與斯甘第勒維亞各國的工人，最吝嗇的是英、美、法三國的工人。

(註四) 此種捐款的用途，其分配略如下述：一九一一年津貼挪威被辭工八、八九五元；同年津貼英國罷工的碼頭工二四、一三七元；一九一二年津貼賽塞比 (Serbia)與保加利亞 (Bulgaria)工人救濟金七、〇八〇元；一九一三年津貼比利時同罷工工人二、五二五元；同年津貼荷蘭工廠罷工工人一、八九九元；又津貼意大利職工組合二、〇六一元。

關於罷工援助方面，國際書記部還有一種工作，那就是防止其他工人破壞罷工。第一國際時代，英國的工人，往往要防備大陸各國的沒有組織的工人破壞他們的罷工，此時的情形恰恰相反，當時英國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流動性的沒有固定職業的工人，大陸各國的雇主，時常利用他們來破壞罷工，所以德國以及其他大陸國的工人，時時要防備他們。當時的國際書記部，自己也覺得力量太小，不足以防備這種罷工的破壞者，所以他在一九〇七年舉行克利斯新利亞會議時，經過一度嚴重的辯論之後，決定通知各國國會中的勞動者的代表，要他們在法律上盡力設法在罷工與工業衰頹時期中禁止外國工人之入境。

除了上面這些問題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國際勞動問題；國際書記部對於這些問題雖然不大十分注意，有時也順便的討論牠們。一九〇七年，他在克利斯新利亞舉行會議時，對於柏恩會議的禁用工業毒品與限制夜工和家庭工作的議決案，曾經一度討論，並且想要喚起一種國際運動來擁護牠們。此次會議

也討論過各國工會會員的轉會的問題。大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會衆對於英國都很不滿意，因為英國的職工組合，向來就不收納外來工人的；如果外國的工會會員到英國去，英國的工會總是他當作無組織的工人看待。這種待遇與大陸各國完全相反；大陸各國的工會會員，可以隨時轉入他國的工會，並且沒有轉會金的手續。此次會議，本想指令各國總工會收納外國同一性質的工會會員，但是因為會議本身沒有勢力，所以結果只能作一種表示，表示大會對於此種辦法極端贊成而已。大會雖然有這種表示，英國的工會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的態度，收納外國工人。後來開會的時候，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會長阿柏登報告時，只說英國工會對於這個問題，一時不能解決，請求大會將牠交與各國工會由他們直接辦理。

第四段 『國際信箱』

總之，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國際書記部一天一天發達起來。最初牠只是幾個職員的會議，後來擴充成了代表大會，並且還建立了一個永久的機關，用了許多專門的雇員。最後牠改名為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表示牠的組織的基礎已經擴大。牠搜集了勞動史中第一次的國際職工組合的統計，使各大國的勞動領袖彼此間獲得進一步的認識。在歐戰發生的前一年，牠已經漸漸與阿根廷（Argentina）南美與澳洲的勞動界發生關係。同年，牠又和世界各地的勞動書記部作第一步的接洽，想與他們發生正式的關係。（註五）

(註五) 亞立克會議時，勒金函請各勞動書記部的秘書到會，把他們當作一種來賓看待。大會閉幕後，勒金又替他們組織一個勞動書記部職員聯席會議，同時國際書記部的代表也以來賓的資格參加。勒金決定將來開會時，照是採用這種方法。

這一切的工作慢慢的無聲無氣的進行着，人們對他也沒有抱什麼很大的希望。一般對於國際主義抱有遠大的見解的人，看見牠對於一切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都置之不理，認為牠只是一個「國際信箱」而已。

第一表——一九一一年世界勞動書記部的會員人數及其收入(註甲)

勞動書記部名稱	會員數目	收入總數(每年)
國際礦工書記部	未詳	未詳
國際木工書記部	三二〇、六六〇	九二〇元
國際建築工人書記部	四一八、五九〇	二、三七五元
國際漆工書記部	未詳	未詳
國際石工書記部	四五、〇〇〇	五六九元
國際五金工人書記部	九七〇、四二〇	未詳
國際紡織工人書記部	未詳	未詳

國際製帽工人書記部	三〇、二〇〇	一、一五五元
國際皮毛業工人書記部	六、四〇〇	二、一六六元
國際皮工、鞋工書記部	六四、四〇〇	六〇八元
國際製鞍工人書記部	一八、五六七	五七元
國際成衣工人書記部	一〇一、五〇〇	四七四元
國際麵包工人書記部	六三、一八七	二、七一三元
國際製酒工人書記部	一一八、六八一	未詳
國際煙草工人書記部	五〇、一二五	二、五八二元
國際印刷工人書記部	一三四、七〇〇	二四、三〇八元
國際石印工人書記部	三四、二六〇	一、九五六元
國際釘書工人書記部	四六、五八八	一八四元
國際理髮工人書記部	四、一〇〇	一二五元
國際旅館工人書記部	二八、一二九	一二四元
國際玻璃業工人書記部	四二、四五〇	未詳

國際磁業工人書記部

三六、〇五〇

一、五五九元

國際工廠工人書記部

二二七、〇五二

四五四元

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

八二一、八一六

未詳

國際市政工人書記部

六四、七八六

三七七元

國際雇員書記部

未詳

未詳

國際鑽石工人書記部

未詳

未詳

(註甲) 這兩個表是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歷年的報告中抄來的，表中收入以美金一元為單位。

第二表 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會員一覽表

主要國家會員

(註乙)

會員人數(一九二一—三三年)

(一九〇八—一九年)

(一九〇四—五年)

總工會數目

一九

一八

一五

會員總數

七、三九四、四六一

四、二四二、〇〇〇

二、一六八、八九八

德國

二、五三〇、〇〇〇

一、八三一、〇〇〇

八八七、六〇〇

美國

一、九四三、〇〇〇

未詳

未詳

英國(註丙)

九〇〇、〇〇〇

六九五、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奧國	四二八,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	二〇四,〇〇〇
法國	三八七,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二七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未詳
瑞典	八五,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
挪威	六一,〇〇〇	四六,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丹麥	一五〇,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
比利時	一一六,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荷蘭	六一,五〇〇	三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匈牙利	九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瑞士	六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一〇〇,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	七九,〇〇〇

(註乙) 此表中的會員數目，是當時國際書記部用來計算會費的一種標準。同時我們應當知道：各國還有其他的一些工會不在國際書記部範圍之內。

(註丙) 加入書記部的英國總工會，只有職工組合聯合會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至於英國工會的最高機關

『職工組合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此時還沒有加入前者成立於一八八九年，目的只在罷工的互助一點；後者是真正的總工會，目的在社會與經濟社會之改革。

第五段 德國領袖

一九一四年前，國際書記部以及其他一切的勞動書記部顯然都在德國領袖統治之下。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德國的職工組合，在國際職工組合主義的促進方面，費力最大，同時對於牠的希望也最大。當時德國的工業化，進行非常迅速，各國的工人都跑到德國去做工。斯廿第勒維亞、法國、意大利、瑞士、奧大利與荷蘭的工匠，每年到德國去學習手藝，尋覓短期工作的很多，同時南歐與東歐也有許多的非熟練工人與無組織的工人不斷的移居到德國來。德國的職工組合對於這種入境的工人，採用種種應付方針，如果入境的工人在他們本國已經入了工會，那麼，德國職工組合便設法交換會員，讓他們加入職工組合；如果入境工人是沒有組織的，那麼，德國職工組合便盡力促進他們的組織，所謂促進組織，並不一定要用什麼合法的手續，不過是派遣一些組織家帶款到外國去實行組織罷了。但是這種非正式的辦法有時不大方便；或者有時也辦不到，因此德國的勞動領袖，只好盡力創造一個國際勞動機關來辦理這個事件。德國發起國際勞動機關，中歐與斯廿第勒維亞各國均表贊同，因為牠們本國的職工組合的能力有限，所以深深感覺國際援助的需要。

但是英國職工組合當時對於大陸方面的事情沒有什麼興趣。當時英國的工人出外旅行的時候很少，縱然有出國的工人，他們大都是到海外去的，同時外國工人在英國工業中又沒有佔什麼重要位置，而且此時的英國工人對於英國貨物的國際競爭，也還沒有絲毫的意識。因此，英國的職工組合聯合會對於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並不十分熱心，同時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裏面的英國會員對於部務也不大注意。所以德國工人總認為英國職工組合是國際聯合方面的一種阻礙，並且時常批評他們，說他們太不活潑，太孤僻，總是不願意無條件的收納外國工人，不大履行國際上的義務，同時對於國際救濟金也不盡力捐助。

英國既然不管，所以當時國際書記部的會員中與德國爭奪領袖資格的，只有法國的勞動大同盟與美國的勞動聯合會。但是法國的工團主義只是法國的政治與工業狀況的特殊產物，組織非常懦弱，主張也很特別，對於社會主義過於仇視，要想操縱歐洲的勞動運動，大非易事。(註六)美國的職工組合要想推翻德國的領袖資格，取而自代，也是不可能的事，理由在下一章說明。

(註六) 法國的職工組合主義者常發牢騷，說德國的勞動領袖「把他們當作小孩子看待」，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裏面有時也有這種不滿意的表示。

第三節 其他國際組織

第一段 國際勞動事務所

我在前面曾經提過：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與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發生過幾次關係。國際勞動立法的發起人是格蘭德 (J. Green)，他發起這種運動，目的在用國際條約來管理各國的勞動狀況，因此一九〇〇年時，便有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之組織。(註七) 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決不是一種勞動組織，牠的國家分會與地方分會裏的會員，包括社會中各階級的份子。牠在柏色爾設立了一個國際勞動事務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一個半官式的機關，一部份的經費，是由各國政府津貼。(註八) 不過有些國家分會，在工作方面，與各國工會，有點聯絡。(註九) 一九一四年以前，各種初期的國際勞動立法，如柏恩會議禁用工業毒品的議決案，以及法意德與其他各國間的特殊勞動條約等等，因為國際勞動事務所的介紹，與國際職工組合主義發生了相當的關係。

(註七) 參看本書第二章與第三章。

(註八) 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九年，美國政府每年津貼該事務所美金二百元；一九一〇年美國政府的津貼增至一千元。

(註九) 美國勞動立法聯合會成立於一九〇六年，他是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會員之一，在工作上，牠與美國的工會很有聯絡。

第二段 基督教職工國際

歐戰剛要發生的時候，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似乎受了一次意外的攻擊，攻擊牠的人，便是一般新

興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基督教職工組合發端於一八九一年，教皇尼歐十三世 (Leo XIII) 所頒布的『新事物』教令 (Do. Rerum Novarum) 是牠們發生的重要原因，不過前此似乎已經有過一些萌芽。一八九一年後，德國、奧國、比利時、荷蘭、瑞士與意大利都組織了許多的基督教職工組合。一九〇〇年，荷蘭、比利時與德國的許多紡織工人，在額納夏波 (Aix-la-Chapelle) 開過一度會議，議決在工作方面彼此互助。同時還有各國的幾種職工——如鞋工與木工——的基督教職工組合，議定互相參加彼此的大會，不過他們沒有正式的國際結合。

一九〇八年，經過四年的籌備之後，各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在裴立克舉行一次國際大會，組織了一個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書記部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德國、意大利、瑞士、瑞典、俄國、奧國、荷蘭與比利時各國，其中以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為最發達。會議時，會員資格的限制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論，荷蘭天主教的神父們主張這個國際書記部，只收天主教職工組合，可是多數的會眾不表贊同，結果決定凡是基督教的職工組合都可加入，無宗教派別之分。大會當場指定德國代表斯特基瓦德 (A. Stegerwald) 為國際秘書，總會設在柯崙 (Cologne)，每個團體會員選出一個代表，組織一個委員會。

歐戰以前，該國際書記部號稱有會員五四二、二一三人，全數三分之二是德國會員，其餘的會員散

佈在奧國、比利時、荷蘭、瑞士與意大利等國。牠名爲國際組織，可是實際上什麼都沒有，因此，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對牠一點都沒有注意。

第五章 歐美勞動界的關係

歐戰前美國參加國際勞動運動的經過，我在前幾章中已經略為提及。爲了解戰後的國際勞動運動起見，我們似乎不能不把美國與歐洲的勞動關係作一種比較詳細的研究。

第一節 歐美勞動關係的發生

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前身爲職業勞動聯合會 (Federation of Organised Trades and Labour)，後者成立於一八八一年，牠誕生時，便承繼了從前的全國勞動組合 (National Labour Union) 的國際關係的傳說。(註一) 所以牠成立後，便立刻參加國際勞動運動。牠在一八八一年開幕典禮中，由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秘書波得赫斯特 (Henry Broadhurst) 的介紹，曾經與該會交換祝辭。一八八三年，巴黎市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美國來遊歷，於是美國職業勞動聯合會乘機與法國職工組合實行聯絡，並且與法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合會 (Socialist Workmen's League) 通信接洽，討論在巴黎舉行勞工國際展覽會的問題，同時提議組織一個「世界聯合會」。

一八八六年美國勞動聯合會正式成立時，美國勞動界已經與歐洲有了相當的聯絡，因爲美國勞動聯合會當時很想與歐洲的職工組合聯合起來，所以後者一八八九年在巴黎舉行國際大會時，便邀請美

國派代表出席。(註二) 我在前而已經說過：美國聯合會雖然很窮，不能派遣代表赴會，可是牠給與歐洲工運的間接影響却是不小，國際勞動節的產生，便是這種間接影響的一個結果。(註三)

(註一) 參看本書第二章。

(註二) 參看本書第三章。

(註三) 美國勞動聯合會不久便放棄了五月節的觀念，努力於九月勞動節的設立。

第二節 甘波思與第二國際的關係

甘波思受了歐洲各屆國際大會的刺激，提出一種計劃，定於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召集一個職工組合國際大會，與所謂『世界市』(World Fair)同時舉行。一八八九年勞動聯合會開會時，大會承認了他的建議，他於是邀請全世界有組織的工資勞動者赴會，並且要求他們不要在同年舉行其他的國際勞動大會。一八九〇年，他要求勞動聯合會為促進該種計畫起見，派遣一個代表參加布魯捨爾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不過聯合會沒有接受他的要求。聯合會次年舉行會議時，對於甘氏的意見較為熱心，決定派代表到法國、英國與德國去宣傳這種計畫。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多半是因為沒有錢的原故，代表始終沒有出發；牠雖然寄出許多的請柬，可是只有英國織工組合大會答應參加，因此，一八九二年時，聯合會便把這種計畫取消了。

據甘波思說，歐洲各國之所以謝絕美國的請柬，有三種原因，第一是道路太遠；第二是沒有人去宣傳；第三是因為受了美國社會主義勞動黨的壞影響。一八九〇年，紐約中央勞動聯合會（New York Central Labour Federation）請求加入聯合會，聯合會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該會會員有一部份是社會主義勞動黨的黨員，因此，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便聯合起來，反對勞動聯合會。甘波思為免除誤會起見，曾經將此事的內容報告恩格爾與梭捷二人，不過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始終還是同情於美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一八九一年，布魯捨爾的國際社會主義會議，拒絕了美國的請柬，聲明不能參加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會議；甘波思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會；一八九〇年，美國勞動聯合會開除一個會員，名山利爾，此次代表美國社會主義者參加布魯捨爾會議的便是這個人，大約他恨了聯合會，在大會中實行挑撥，因此大會發生誤會，拒絕了聯合會的請求。

因為這一點小事，從此，美國勞動聯合會以及甘波思本人，對於第二國際，便有了一種仇視之心。從此時起，甘波思把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運動二者的範圍劃分得清清楚楚，很想建立一種純粹的職工組合的國際組織，這種組織雖然不一定要反對第二國際，可是決不加入第二國際。（註四）

（註四）甘波思本來就仇視第二國際中的領袖們，不料他的國外的通信員又從中挑撥，因此他對於那般領袖們便更加仇視了。第

二國際的布爾捨爾會議閉幕以後，甘氏接得赫易（Victor de la Haye）一封報告書，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大會中的多數的代

表們都是經濟的與哲學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只顧空談一般抽象的社會學說與政治問題，對於社會改良以及勞工狀況的改進，毫不注意。

甘波思進行他的計畫時，把英國職工組合的名家也勉強拉進去了。一八九四年，美國勞動聯合會發起與英國職工組合大會交換『友誼的代表』。是年聯合會開會時，英國勞動領袖柏恩思親自參加；次年英國職工組合大會開幕時，甘波思與墨克格爾又代表美國出席。（註五）一八九六年，美國的『友誼代表』又參加英國職工組合大會，並且在會議中提議舉行一種真正的職工組合大會，希望英國做發起人。但是此種建議沒有獲得大會的同意，便無形消滅了。

（註五）這一年，甘波思在選舉中失敗，沒有獲得勞動聯合會會長的位置。因此，他擴大了他的歐遊計畫，不做遊歷倫敦、曼徹斯特與利物浦，並且還到了杜柏林、巴黎、漢堡與阿姆斯特敦。聯合會僅備津貼他二百二十五元。

第三節 通信與捐款

甘波思雖然受了許多打擊，可是對於國際職工組合的問題，還是非常的熱心，盡力在歐美的勞動組織間，形成一種正式聯絡與相互了解。（註六）當時歐洲與美洲的交通很不便利，我們只看幾件小小的事情便能明白。一八九三年，曼湯（Tom Mann）寫信問甘波思，問他原籍是不是美國人。一八九四年，他又寫信去調查，看看美國勞動聯合會是否在援助鐵道工人的罷工。總而言之，從外國人寫信給甘波思的一些

信裏面，我們就曉得當時各國的勞動界，對於美國勞動運動的狀況，真是一點都不知道，甚至於連美國有多少職工組合，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憲法與章程以及勞資爭鬥中的主要事件都不知道。當時出版的勞動刊物很少，交換也不很多，甘波思對於外國的勞動消息，完全要靠普通的報紙以及各處寄給他的一點印刷品來供給，他所依賴的主要出版物就是勒金所編輯的『通信報』（Correspondenz-Blatt）一種。

（註六）一八九六到一八九七年，甘波思曾經參加國際海員工會與碼頭人工會的組織運動，這種運動的發起人為曼湯與迪勃特。

爲補足這種消息的來源之不足起見，甘波思又和各國重要的勞動領袖實行一種大規模的密切的通信。一八九四年，他刊行一種雜誌，取名爲美國聯合主義者（American Federationist）成了歐美勞動關係的正式的媒介物。自從那年以後，英美兩國的勞動會議實行交換『友誼的代表』，因此兩國間的相互了解日見進步。

在這幾年中，美國對於國際勞動運動的經濟援助，至少有兩次表示。第一次在一八九一年，這年德國的印刷工人爲要求九小時工作制度實行罷工，美國勞動聯合會除本身接濟五百元外，還在國內募集了幾千元援助德國工人。第二次在一八九七年，那年英國工程業的雇主實行大規模的歇業，美國勞動聯合會又募集了大宗款項，去援助英國工人。甘波思本來不想援助英國工人，因爲當時美國的工業正在衰頹

時期，加以同年國內的礦業工人發生罷工，美國工會已經弄得精疲力竭，同時英國的工程師聯合會（*Associ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又要在美國設立分會，因而引起美國機器工人組合的不滿，所以他對於這次的援助，非常躊躇。不料是年聯合會舉行大會的時候，會衆居然通過了這樣一條議案：『全世界決沒有一個人能否認此事之重要，我們對於英國工程師聯合會的厄運，決不能坐視不救，爲表示同情起見，我們請求大會指令主席即時向各分會爲英國工程師實行募捐，本聯合會首先捐助五百元，以示提倡。』這次募捐的結果，總計募得一一、一四、四元。

第四節 態度的改變

從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八年，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國際關係非常熱心，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三年牠的態度與前完全相反，對於國際事件毫不過問。這幾年來，勞動聯合會發達很快，牠部下的一些工會時時有罷工事件發生，因此牠的內部問題，已經把牠弄得精疲力竭。不獨如此，年來第二國際在國際勞動運動上已經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勞動聯合會既不願加入，又沒有能力與牠對抗，只好把國際問題置之不理。

一九〇四年以後，勞動聯合會與歐洲的勞動運動又發生了比較密切的關係。這裏面有三種原因：第一、近年以來，每年有許多的外國的勞工移居美國，而且他們的數目年年增加，勞動聯合會能力太小，無法

制止；第二，此時歐洲已經產生了一些純粹的職工組合國際，美國工人都樂於加入；第三，和平運動散佈全球，美國勞動界對於這種運動很有興趣。甘波思酷好和平，因此把和平運動列入勞動聯合會的程序之內。一八九九年，美西戰爭的結果，甘波思在他的季終報告中，把國際和平當作「勞動組織的使命」。一九〇〇年，他在大會的報告中說道：「世界的和平，漸漸的依賴勞動組織了。」同時在一九〇四年大會中，他又說道：「我的目的就是在世界勞動界中盡力的提倡友愛的精神與概念。」他曾經代表美國勞動聯合會演說，對於海牙法庭之組織，以及美國與其他各國間的仲裁條件，都極端的表示贊同。

一八八九年後，甘波思便想組織一個國際勞動聯合會，在他的腦經中，國際和平與國際勞動組織二者，有密切的關係。一九〇七年勞動聯合會舉行大會時，他說海牙會議沒有一點成績，我們維持世界和平，與其依靠國際法庭，倒還不如依賴國際勞動組織，因為前者只是一種空的組織，毫無一點實力，用國際勞動組織來實現和平，不獨和平可以早日實現，並且還可以支持很久。他又說道：「我們切不要忘記，最後的研究的結果，我們認為各國的民衆的力量，很足以防止國際戰爭，如果有人要破壞世界和平，各國的民衆立刻可以起來打倒他。」他這種意見當時已由大會贊成。

勞動聯合會因爲受了甘波思這種影響，從一九〇四年起，對於國際勞動運動，更覺有興趣了。他爲促進美國與國際勞動運動的關係起見，開始就與各國的勞動界交換工會證。聯合會在一九〇五年舉行大

會時，甘波思非常高興的表示：美國的工會正在無條件的收納外國工人，同時外來的工人都說：他們應當使這種辦法變成一種普遍的的辦法，因為這種事情『最容易促進世界工人的團結。』因此，大會指令執行委員會立刻與國內外各處工會接洽，要牠們採用這種辦法。雖然勞動聯合會因為組織上的缺點不能強迫部下各種工會採用這種辦法，然而牠自始至終都在勸勉牠們，要牠們採取一種自由與友愛的政策。

除了會證的交換以外，勞動聯合會，為促進國際勞動關係起見，又使美國的職工組合與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密切的聯絡起來。甘波思甚至於把自己的辦公室當作聯合會的一種介紹機關，使美國的工會會員能夠參加各業書記部國際大會。這種辦法雖然沒有十分成功，可是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九年之間，美國的礦工、鐵工、漆工、鞋工、石印工人、麵包工人以及釀酒工人的工會，都加入了各該業的國際勞動書記部。

這個時代中，勞動聯合會在國際運動方面進行的重要工作，第一是加入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第二是設法組織國際勞動聯合會。一九〇五年與一九〇八年之間，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曾經多次的邀請美國工人參加國際大會（註七）。最後甘波思便回了勒金一封信，說勞動聯合會的丹尼佛大會已經派定他參加未來的大會。國際書記部為便利美國代表起見，將一九一〇年的大會提早在一九〇九年舉行，並且同時把開會地點由維也納改到巴黎。

(註七) 參照本書第四章。

甘波思此次參加巴黎大會，有兩種目的。當時歐洲方面——尤以社會主義者為最甚——對於美國勞動運動的印象很壞，甘波思想乘此機會去解釋這種誤會。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寫信給勒金時，他說：『美國的勞動運動完全是美國社會情形的一種特殊產物，如果我有機會對歐洲的勞動界把美國的勞動運動加以說明，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此外，他對於國際勞動聯合會也很熱心提倡，不過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該會以後，還是要保留自由行動的權利。

一九〇九年六月九日，勞動聯合會大會接受了甘氏的主張，並且執行委員會還通過一條議案，預備提出巴黎大會，要求各國總工會共同組織一個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巴黎會議對待甘波思的態度，並不完全是友誼的態度。甘氏演說時，聲明他此次到會，並不是以代表的資格參加，他只是一個旁觀者；如果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國際書記部以後還是能夠自由行動，他便參加，否則牠不能加入。會衆們對於他的意見，很不滿意。有些代表們——尤其是奧大利職工組合的代表赫柏(Huber)，簡直是公開的與他為難。赫柏說：『我對於甘氏的言論，一點都不以為奇，簡言之，甘氏決不願東西兩半球的無產階級結合起來。』甘氏回國以後，他的祕密通訊員寫信告訴他：歐洲許多的急進派的人物都要盡力的阻止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國際書記部。

甘氏本身對於巴黎大會也很不滿意。大會的組織，成份非常複雜，與他想像中的職工組合大會的性質相差很遠。比利時的代表赫思曼斯是一個大學教授，不獨如此，他還是國際社會主義部的秘書。法國工會的兩位代表菲多特 (George Yvelot) 與約克思 (Leon Jouhaux) 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奧國的代表赫柏，與荷蘭的代表歐捷斯特 (Jan Ordeggest) 都是純粹的社會主義者，是職工組合主義的敵人。開會的時候，代表們只顧空譚，對於實際太不注意。

可是甘波思對於這一切的事，並不介意，因為他心目中的主要問題還是在大會中解決了。大會聲明各國的工會可以自由決定自身的政策和方法，並且又通過一條規則，一切的議案必須全體一致通過纔能發生效力。所以他回國後便要求勞動聯合會加入國際書記部。他在一九〇九年大會的報告裏說道：「我毫不躊躇的主張加入國際書記部，書記部的工作，雖然不是盡善盡美，可是美國勞動聯合會如果加入，必定能獲得很多的利益。書記部的會費很輕，各種津貼自然很少，可是國際友愛的精神則有極大的進展。並且如果美國加入，還可以促進國際勞動聯合會的早日實現。」大會對甘氏的意見表示贊成，一九一〇年，美國勞動聯合會便加入國際書記部了。

第五節 美國的活動

國際書記部一九一一年舉行布達帕斯大會時，美國勞動聯合會兩面受敵。一方面，美國世界產業工

人聯合會的代表浮斯德 (William Z. Foster) 提出要求，請大會開除勞動聯合會，因為他與美國的全國公民聯合會有關係，違背了勞動階級鬭爭的原理。此時，美國勞動聯合會的代表為該會副會長丹肯 (James Dancin)，他極力為該會辯護。當時援助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只有法國代表菲多特與約克思二人。經過幾日的辯論之後，勞動聯合會獲得勝利，大會開除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

復次，大會開幕前，勒金曾函請加拿大職業勞動大會 (Canadian Trades and Labour Congress) 派代表參加。該會接到這封請柬後，於是與美國勞動聯合會商議。本來每個總工會可以派遣兩個代表，可是聯合會不願費錢太多，於是反對加拿大派遣代表。他的執行委員會對於此事曾作下列之聲明：「我們堅決的認為我們所派的代表是全美勞動運動的代表，加拿大的勞動組織是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會員之一，所以決無另派代表之必要。」當時布達帕斯大會對於此事，也無可如何，結果實行將他保留，從長討論。

在布達帕斯會議中，美國勞動聯合會曾經用各種方法來表現牠的勢力。牠反對法國勞動大同盟的反軍國主義議案，反愛國主義議案與同盟罷工的議案。牠否認克羅特 (Crotte) 代表的國際罷工基金的議案，因為這樣一來，各大國的工會的負擔太重，同時各國的勞動組織也不應當依賴國際的援助，他們應當力圖自存。復次，有人提議以後國際書記部的大會每三年舉行一次，與國際社會主義大會同時舉行，聯合會對於這種建議又加以反對。結果他自己提出了三個議案。第一，牠請求國際書記部採用各種方法，在罷

工期間，禁止罷工破壞者之入境，在勞資爭執期中，防止雇主招募外國工人。如果有人向書記部呈文攻擊某國總工會時，書記部應當首先將該項呈文轉寄被攻擊的總工會，如果被告對於原告的攻击提出合理的抗議，書記部應當將此種呈文保留，由下屆大會討論。(註八) 第三、牠建議組織一個國際勞動聯合會。第一與第二項建議都在大會中通過了。至於第三項建議，書記部將牠轉到各國總工會，由牠們自己討論。

(註八) 前次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上曾攻擊勞動聯合會時，書記部將原告呈文轉寄與各國總工會以致被告沒有首先答覆的機會，因此勞動聯合會有此種提議。

國際書記部一九一三年舉行裘立克國際大會時，代表美國勞動聯合會出席者為美國雪茄工人聯合會的會長柏根思 (George W. Perkins)。此次會議中，加拿大職業勞動大會又請求單獨遣派代表，美國勞動聯合會又打消了牠的建議。聯合會此次的主要成績就是使牠的建議獲得通過。將國際書記部改名為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在大體上說來，裘立克會議對於美國勞動界總算很好。因為歐洲的職工組合主義者總想與美國成立一種永久的結合。大會中各國的代表都接受了柏根思的邀請，允許下次的國際大會，在舊金山與巴拿馬運河開工典禮，同時舉行，不過代表們的費用太大，恐怕有些國家的工會不能負擔。後來大會為尊重美國代表的意見，決定將代表的費用由各國公攤，使各大國多替各小國負擔一點責任，同時美國勞動聯合會又允許捐助美金二千元，作為代表們的開消。

從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國際書記部起，直到歐戰發生時，他們中間的通信非常密切。書記部各種請求書、報告書以及普通文件都按時寄與勞動聯合會。各國發生罷工時，如一九〇九年瑞典的同盟罷工以及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英國碼頭工人的罷工，書記部每次都請求美國加以援助。美國的各處的職工組合都接到了這種請求書。(註九) 同時美國勞動聯合會也時常寫信給書記部調查種種事情；如一九一三年五月，美國有一種謠言，說國際收割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 因為工人搗亂，打算將公司全部搬到德國去，勞動聯合會得了這種消息之後，便寫信與書記部，探聽該公司的德色多夫紐斯工廠中的工資與工作狀況。勞動聯合會每年應繳的會費，為數很少；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他繳給書記部的會費只五百六十元；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一年只六百元；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只六百三十五元；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始增至一、九四七元。

(註九) 瑞典同盟罷工發生後，美國捐款計四萬六千餘元。

因為勞動聯合會與國際書記部的關係一天一天的密切，所以甘波思便生了一種野心，想把勞動聯合會造成國際上一種偉大的勢力。一九一三年，聯合會對於這種野心有兩種表現。第一，那年的大會組織了一個永久的國際委員會。第二，大會認可了覺契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建議，主張在英、德、美三國間規定一個『海軍紀念日』為實現這條議案起見，甘波思寫了一封信給勸金，要求國際書記部將此項建

議提交各國總工會，並且要牠們贊助。勒金却沒有答應美國的要求。他所持的理由是：一九〇四年與一九〇七年時，書記部曾經接到法國勞動大同盟同樣的要求，並且兩次都沒有答應，而且這種問題的討論，很足以妨害職工組合運動的統一與團結，並且有些國家的法律還禁止本國的工會討論這種問題。甘波思對於勒金的答覆非常失望。最後他自動的寫信徵求各國的同意，可是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由此觀之，在歐戰剛要發生以前，美國勞動界成了國際勞動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份子。許多的美國工會，都加入了牠們各自的國際勞動書記部，同時勞動聯合會在各國總工會國際書記部裏面的活動，也在一天一天的增加。雖然經濟的結合與精神的結合不能抵抗國際間的巨大恐慌，然而美國的勞動界却獲得了一種很好的機會，使牠能在戰爭期中以及戰後的勞動界中大大的活動。

第六章 國際勞動運動的失敗

在歐戰前的十五年中，國際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都有穩健的進展。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在國際職業意識方面，已經建立了一種基礎。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日見發達，職工組合的工作計畫日見擴充。在國際勞動立法聯合會的倡導之下，各國政府已經開始訂立條約，實行共同管理國際勞動狀況。此外還有一個大規模的第二國際，加入者有二十二個國家，二十七個社會主義政黨，一千二百萬會員，牠自信在一種最寬廣的意義上，可以代表國際勞動運動。(註一)

(註一) 歐戰前第二國際散佈在各主要國家的社會主義會員的人數如下：德國一、〇八五、〇〇〇人；奧國一四五、五〇〇人；捷克斯拉夫一四四、〇〇〇人；美國九三、五〇〇人；法國八〇、三〇〇人；匈牙利六一、〇〇〇人；意大利五〇、〇〇〇人；瑞士三三、二〇〇人。選舉時，社會主義者得票最多者：一九一二年德國四、二五〇、〇〇〇票；一九一四年法國一、四〇〇、〇〇〇票；一九〇七年奧國一、〇四一、〇〇〇票；一九一三年意大利九六〇、〇〇〇票；一九一二年美國九〇一、〇〇〇票；同年，比利時六〇〇、〇〇〇票；芬蘭三一〇、〇〇〇票；瑞典二六五、〇〇〇票；阿根廷四〇、〇〇〇票；最後，澳洲勞動黨獲得的票數也在一百萬以上。

此時，國際運動裏面，還暗含了一種反對戰爭的運動；反對戰爭，本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凡是

信仰社會主義的人都承認戰爭是資本主義的構成的原素之一種，勞動者決不應當爲資本家作戰。

尤其是第二國際，牠對於牠本身有一種堅強的信仰，認爲牠能够阻止戰爭的發生。這顯然是一種矛盾的現象。牠一方面承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又相信社會主義者與勞動組織能够防止戰爭。然而第二國際的會員，對於這種困難，却有兩種應付的方法。一種方法是承認資本主義可以改良，採取各種和平的政策；再一種方法，是承認當時一種最流行的社會主義者的見解：一次大的戰爭，能够引起一次大的革命，大革命一經發生，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的消滅。（註二）

（註二）馬克思和恩格爾說過幾次：國際的戰爭必會產生國際的革命。巴古寧因爲發現一般的民衆缺少革命的思想與情感，老來對於革命非常失望，然而他最後還是盡力的安慰自己，相信經過一次世界戰爭之後，社會革命必會發生。倍倍爾與考次基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

第二國際的會員，對於這兩種論調，都有人相信。因爲對於戰爭的意見不同，於是內部的份子分成許多派別，同時又加上國籍的不同，以及對於基本的勞動問題與社會政策方面的意見之不同，所以會內的情形弄得非常複雜。

第二國際當局既不能設法調和各種的意見，只得在牠們中間維持一種勢力的平衡。牠對於戰爭問題，最後還是採取一種妥協的態度，希望在戰爭恐慌期中，給牠的會員們以一種指導，然而牠的態度始終

是過於空虛，牠將來到底採取怎樣的行動，始終沒有表示明白。

第一節 社會主義者的失節

一九一四年七月，奧政府發給塞比亞的哀第美敦書，對於社會主義者真是一種測驗。第二國際得到這種消息之後，隨着就用牠已經預備好了的方法來應付。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奧國軍隊正向柏爾格勒德（Belgrade）前進時，國際社會主義部在布魯捨爾召集一個緊急會議，宣言國際勞動界對於大戰的暴發，堅決的反對。此時一般社會主義者仍抱樂觀。他們以為德、奧、意、法、比等國正在進行中的大規模示威運動，必定能够停止政府的軍事行動，採取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糾紛。他們本來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在維也納舉行國際大會，慶祝第二國際的二十五週年紀念，因為他們過於樂觀，以為戰爭決不至於發生，於是將會議提早於八月九日舉行，並且將會議地點由維也納改在巴黎。過了兩天，德國的社會主義黨發出一個冠冕堂皇的宣言，請求德國政府不要參加『可怕的戰爭』，並且在全國舉行和平大會，參加者有幾百萬工人。

八月一日，德國對俄國宣戰，同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派遣木勒（Hermann Mueller）到巴黎與法國社會主義者接洽，要求他們在國會中採用一致的行動。德國社會主義者以為如果兩國的社會主義者不投票贊成戰事公債，大戰必不至於發生。木勒慎重的向法國社會主義者聲明：雖然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

開會決定牠的態度，他本人決定擔保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決不會投票贊成發行戰事公債，他們或者是投票反對，或者是拒絕投票，此事絕對不成問題。不料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此時正失去了他們的領袖約爾，註 三一方面怕受外界的攻擊，一方面又看見政府盡力的設法免避戰爭，因此不能允許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要求。八月四日，德國向法國宣戰，此時德國的軍隊已經侵入比利時了。

(註三) 一九一四年七月卅一日，約爾被刺，凶手是一個受了戰爭的刺激的法國人。

當時德國國會中的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黨員，曾經舉行一度聯席會議，結果以一百一十票對十四票通過贊成戰事公債的議案。德國社會主義者中反對此種議案者，只有考次基、哈思（Hase）、Frage、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與墨林（Franz Mehring）等人。社會民主黨當時為維持黨紀起見，對於考次基等反對戰事公債一事，始終保守秘密。八月四日，德國國會開會時，哈思曾宣讀社會民主黨全體黨員的宣言，聲明該黨對於戰前的帝國主義政策不負責任，反對侵略的戰爭，重述社會主義者的和平的要求，可同時又承認戰爭的事實，表示該黨決不能袖手旁觀，讓他們的祖國受俄國的壓迫及外國軍隊的侵略。宣言書中對於德國侵入比利時的舉動，一字都沒有提及。

協約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與勞動運動較之德國更要熱鬧。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此時已經聯合起來，為保護他們的祖國，維持世界的文明，與歐洲各民族之自由」起見，一致擁戴阿爾柏國王

的政府。並且國際社會主義部的主席樊德爾非德還加入了比利時的內閣。法國的各政黨都結合起來，宣言一致的擁護祖國。此時不獨社會主義者如此，一般工團主義者也與政府合作起來。

英國的社會主義界，因為戰爭問題，內部發生破裂。八月一日以前，社會主義者與勞動界一致反對英國政府與俄國聯合。八月一日與二日，社會主義者與勞動界組織了許多的大規模的停戰大會。八月四日以後，獨立勞動黨與一些其他的急進派的社會主義者的小團體，還是繼續的攻擊英國外交家，說他們不應當造成這次的大戰。可是勞動與職工組合大會，此時已經是一致的擁護英國政府。這樣一來，和平主義者的麥唐納便辭去了勞動黨的主席，繼之者為亨德森。

塞比亞的國會中的社會主義者，僅僅有兩個人投票反對戰事公債。最後，當俄國國會討論戰事公債的問題時，社會民主黨中有十四個多數派的黨員宣言「俄國的工人在心裏完全是與歐洲的無產階級合作的。」此次大戰之發生完全是各國統治階級的擴張政策的結果，將來恢復和平的，不是外交家而是各國的民衆。」因此，多數派的黨員都退出國會。同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團體却一致的擁戴俄國政府，不過同時警告後者，要牠實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罷了。

由此看來，各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除了少數的幾個小團體以外，此時都改變了他們的方向了。他們在同年七月，把戰爭當作「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一到八月，他們的意見忽然改變，把戰爭當作一

種「普通的國防」來看待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幫助德國政府來反對俄國；法國與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反對德國；同時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便打着擁護民主主義與弱小民族的自由的旗幟，當時協約國的一般社會主義者都信仰這種精神上的愛國主義。從此第二國際便失敗了。

第二節 失節的責任問題

許多人把第二國際的失敗歸罪於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英國一個社會主義者曾經說道：「德國社會主義者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註四）這種論調所根據的理由是：德國社會主義者是第二國際中最重要的份子。在國際社會主義部以及歷屆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中，一般人都把他們視為社會主義的思想與行動方面的領袖，都很尊敬他們。他們因為獲得了奧國、荷蘭、斯甘第勒維亞各國的擁戴，所以每次國際大會的時間與應當提出的議案，都由他們事先預定，並且他們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部的議決案也能相當的操縱。

（註四）參看 Hyndman, *Evolution of Revolution*, P. 354. 瑞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攻擊德國社會主義者時說道：從

馬克思起，所有的德國社會主義者都是化裝的大日耳曼主義者；他們之所以提倡社會主義，其目的就在利用俄來造成一個偉大的德意志。美國的甘波思又說道：整個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都是俾思麥促成的，俾思麥知道未來必定會發生一次世界大戰，所以

利用社會主義運動來軟化他的敵國，使德國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參看 *C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ur*, Vol.

在實事上說來，德國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操縱第二國際，這乃是德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德國當時的工業與政治勢力都在很快的擴張，所以牠對於國際問題當然發生興趣。德國的位置正在歐洲的中央，因此一方面牠的職工組合能領導國際的經濟組織（註五）一方面牠的社會主義者能在政治上佔着同樣的重要地位。在第二國際的二十五年的歷史中，德國可以算是西方民主主義與東方專制主義間的一座界牌。牠本身是一個封建主義的工業主義的專制國家，國內的人民正在努力爭求政治權力與社會權力；此時西方的英、美、法各國，已經是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東方的俄國，還不知道民主主義為何物。在這種政治與社會權力的爭奪中，東西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之興起，曾給德國社會主義者很大的援助。英國與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的發展給與他們以操縱國際政策之希望，同時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之產生，使德國在東方的政治上之恐怖又減少到最低程度。德國之所以盡力促進第二國際之發展者，原因就在這裏。

（註五）參看本書第四章

此外還有一種原因，即當時其他各國的勞動領袖與社會主義政黨，有些是不能，有些是不願充當領袖。美國離歐洲太遠，而且美國的社會主義黨在國內既無勢力，在國外又無聲望。英國勞動黨，雖然是第二

國際的會員，可是對於第二國際缺乏興趣，不願充當領袖。當時在學理上、行動上以及領袖資格上與德國社會主義者作對頭的，只有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法國社會主義者首領約爾，在整個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是當時一個特出的最有勢力的人物，而且法國的工團主義又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對頭，同時也是當時最有勢力的一種社會革命的學說。無奈法國社會主義者在國外又太無聲望。其他如奧、意大利、匈牙利、瑞士、荷蘭、瑞典、挪威、比利時甚至意大利等重要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爲德國是一種工業與文化上的先進國，德國社會主義者有一種優越的能力與特殊的成績，所以甘願把他們當作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國際勞動運動的領袖看待。因爲當時德國是世界上一種偉大的勢力，所以牠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能够操縱國際上的社會主義與勞動運動。

德國社會主義者操縱第二國際，這雖然是一種必然之事，可是第二國際內部的裂痕也就因此而擴大了。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內部本來就有許多極端的矛盾之處；在這一點上，無論那國的社會主義界都比牠好一些。當他們的勢力在國內與國外迅速的發展時，他們漸漸的發現他們的成功與德意志帝國主義國家的興起是一種同時並進的東西。無論他們怎樣的仇視本國的封建的、工業的與專制的統治者，可是在德國的工業發展方面，他們兩者仍然有一種共同的利害關係。說一句似非而是的話：德國勞動界與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的聲勢與成就，與德意志帝國便有唇亡齒寒的關係。

德國的勞動界與社會主義的成功，內部還有一個矛盾之處。職工組合和社會主義政黨之發展，基金之集中，大規模管理計畫之發達，以及報章與雜誌之增多，簡直與巨大的勞動法典，疾病保險基金以及其他社會保險制度的發生，是兩種平行的運動，同時發生的東西；這一切的事情都足以表明：德國的工人，正在加入本國的社會生活，同時還很希望這種生活能夠繼續的順利的進行。德國社會主義者時時誇耀他們的成績，誇耀勞動者的經濟與政治組織所獲得的各種進展。可是他們同時又在他們正式的計畫以及文字的宣傳上繼續聲明：在資本主義下面，進步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最後目的便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打倒。再說一句似非而是的話：在反抗現存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運動中，德國勞動界與社會主義者獲得了這樣好的成就，真使他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德國的國家制度的一個主要成份。

他們如果要遮掩這種矛盾之點，似乎可以利用考次基派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適合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牠裏面有三種特殊的原素。當時一般社會主義者都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當時科學的勢力在社會上一天一天的增加，因此科學的社會主義也是風行一時。復次，馬克思主義還有一種預言，牠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不能免避的東西，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然而然的把社會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種學說對於社會主義者真是一種大的安慰，因為牠的意思就是社會主義者可以不必多事，社會主義必定會自動的產生出來。馬克思自己也不大知道社會革命到底在什

變時候發生，但是他總抱着一種希望：牠不久便會來到。他和恩格爾曾經把社會革命的日期改訂過多次；最初是預料牠必發生於一八四八年，後來又預料十九世紀末葉必會發生。但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對於這種日期漸漸的不大注意，這也是一種自慰的方法，因為各人儘可以進行自己的事，等到時機成熟，社會革命自然會發生的。最後，馬克思主義承繼初期社會主義的餘業，獲得了一些戰場中的口號。牠的口號如『階級鬭爭』、『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與『勞動階級的歷史的使命』等等，在宣傳與煽惑方面，都是響亮的名詞，把這些名詞用在一般『剛剛脫離封建主義與農村奴隸生活，開始經濟與政治爭鬭的』工人方面，最易發生效力。

不過馬克思主義不獨不能調和他們的矛盾的現象，並且還把牠們擴大起來。德國社會主義者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對於政府是站在一種反對的地位上的。他們同時也是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却沒有想到他們可以由反對的態度一變而為負責的態度。他們的政策只是消極的。社會主義者不會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他們也不會投票贊成戰事公債；他們也不會擔負政府的責任；同時他們也不會激起革命。其結果，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養成了一種消極的心理，這種心理非常適合他們那種口頭的反對態度。他們中間的領袖們，每天在國會與公民大會中大聲疾呼的反對現存的政府。次等的領袖們，每天却过着平凡的生活，你們就用偉大的民衆運動來暗示他們，也不能擾亂他們的心思。這種心理却有一個缺點：如果發

生緊急的事件時，他們決不能有果斷的能力。

德國社會主義者在同盟中總是抱着一種希望，認為第二國際總能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第二國際失敗之後，社會主義者都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去。但是在思想上發生矛盾的，却不只德國社會主義者，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大致都是一樣。其他多數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內部也有許多矛盾之點。民族利益與國際理想，往往發生衝突。因此，第二國際不能不採取一種調和政策，而他失敗的原因也就在此。

第三部 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一九二四年）

第七章 第三國際的醞釀（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歐戰發生纔幾個星期，各交戰國的勞動領袖與社會主義領袖都拋棄了階級鬭爭的主張，各自擁戴各自的國家，以期獲得戰爭的勝利。第二國際與其他的職工組合國際，因為不能實行牠們反對戰爭的主張，都一齊瓦解了。

這些國際聯合會雖然消滅，可是國際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並沒有告終。歐戰還沒有完全結束以前，戰前的各種國際，經過一度改造，都復活了，並且還產生了幾個新的國際。這種運動之擴大，真是從來所未有，而且牠在國際政治上獲得重要的地位，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種國際運動的新發展，一方面是歐戰的經驗的結果，一方面是『世界革命』的思想的表示，而『世界革命』思想之產生，又是歐戰本身的產物。因為這一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四年這十年中的國際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完全是集中在戰爭與革命這兩個對照的思想上。

論秩序，首先發生的是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機關，也是歐戰的一個最特殊的產物，戰前與戰後的勞動者的國際運動之所以不致中斷，第三國際實有力焉。

第一節 右派中央派與左派

各交戰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腦經清醒以後，各中立國的社會主義政黨便把國際社會主義部復興起來。對於此事最努力的便是意大利與瑞士的社會主義者。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在一九一四年時已經有相當的發展。牠的黨員很多，國會中的團體也很堅固，平時與職工組合和合作運動都有密切的關係。^(註一)牠自成立以來，始終都保守着一種反對戰爭的傳說。一九一二年，牠曾經反對崔波利頓戰爭 (Tripolitan War)，並且還開除了畢梭勒梯 (Bissolati) 一派的社會改良主義者，因為他們都是主張宣戰的。一九一四年六月，牠又激起一個同盟罷工，差不多要釀成革命。歐戰暴發以後，牠立刻發表一個宣言，反對一切的戰爭，主張意大利嚴守中立。^(註二)

(註一) 意大利社會主義黨的領袖有杜勃迪 (Turati)、莫加利 (Maurani)、莫梭里尼 (Musolini)、奧拉沙利 (Lazzari) 等人。

(註二) 莫梭里尼當時是社會主義黨機關報愛凡迪 (Avanti) 的主筆，曾經參加此次宣言之起草。

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此時認為他們對於國際主義有一種特別的責任，應當設法使國際社會主義部復興起來。一九一四年九月，第一次的馬恩 (Marx) 戰爭結束之後，他們便與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在魯加羅 (Lugano) 開了一次聯席會議。^(註三) 此次會議的結果，發出一種宣言，聲明此次大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世界上決沒有「無罪的政府」，同時要求國際社會主義部即刻召集會議。

(註三) 參看 *Belahantfi, Angelicos, Members of a Zimmerwaldian (in Russian) Moscow, 1925*

大約在同一時候，美國社會主義黨也發出一些通知，邀請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到華盛頓舉行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一九一五年一月，瑞典、挪威、丹麥與荷蘭的社會主義黨在柯本海根會議，討論和平條件，希望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能承認。

社會主義者的和平運動，都沒有發生什麼效果。樊德爾菲德對於魯加羅會議的請求，完全拒絕。沒有多久，國際社會主義部的秘書赫思曼斯毅然的把該部由布魯捨爾遷到海牙。其結果，不獨引起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抗議，並且國際社會主義部的威信也受了相當的損失。同時各處約和平條約的討論，反使各交戰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間的意見日深一日。

一九一五年春季，各交戰國的勞動與社會主義團體對於戰爭的信仰，較前更加堅固。兩方面的勞動領袖與社會主義者的言論，日趨於侵略式的國家主義化。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者蘭西 (Paul Leusch)、達偉德 (Eduard David)、色德根 (Sudekum)、西德門 (Philipp Scheidemann)、羅思克 (Gustav Noske)、愛伯特 (Friedrich Eber) 與赫因 (Wolfgang Heine) 等，告訴德國的工人，說他們和德國政府與德國文明有一種共同利害關係，德國如果勝利，國際無產階級必受很大的利益。法國與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如南勞德爾 (Pierre Renaudel)、多馬斯 (A. Thomas) 與樊德爾菲德之流，同時也攻擊德國。英國的

威爾思、布拉佛 (Robert Blatchford) 與希德門，也是一樣。他們這班人後來成了社會主義政黨中的所謂「右派」或「多數派」。

右派的「排外主義」與「帝國主義」式的宣言，引起了「中央派」與「左派」的反響。中央派的首領，德國有考次基、柏恩思坦、哈思、克利思便 (Arthur Crisbien) 與勒迪波 (George Ledabo)；法國有郎格特；英國有麥唐納。他們一方面承認各國的勞動者擁護本國政府是一種必然的事，可是同時又認為社會主義者還是應當繼續的保持着國際主義的概念，使他不能為戰雲所淹沒，俾能在戰後把社會主義國際復活起來。他們反對無條件的投票贊成戰事預算；主張各國政府立刻各自擬訂一種議和條件，使戰事早日結束。一九一五年夏季，他們的勢力已經擴充，他們在德、法二國形成了「少數派」的團體，專與本國的多數派作對。

同時一般左派的團體，反對戰事的態度更是激烈。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墨林、哲迪根與盧森堡等，組織了一個國際團 (U. Internationale)，宣言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是一種辱恥。奧國的亞德拉也組織了一個反對戰爭的小團體。法國的左派首領為蒙拉迪 (Pierre Monatte) 與墨亨 (A. Morthenne)；英國首領為獨立勞動黨的黨員，俄國首領為列寧與杜羅斯基 (Trotsky)；他們都有同樣的組織。左派的團體一致主張強迫國際社會主義部即時採取相當的行動。此外也有人主張另外組織一個「新的國際」。

四)因爲第二國際已經死亡了。

(註四) 列寧也主張另組「新的國際」，不過除他以外，還有其他的人也是這樣主張。參看一九一五年二月號的 *Neue Revue*

裏面的 A. Pannekoek 論文與同年五月廿一的 *Kossovsky, W. J.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r Internationales, Neue Zeit*。

第二節 基莫華德會議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意大利社會主義黨開始聯絡各交戰國的少數派。該黨黨員此時也因對於戰爭的意見不同，內部也分爲一些派別。有一部份社會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對於意大利之加入協約國，深表贊同。(註五) 不過在大體上說來，自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三日意大利加入戰爭以後，該黨仍然繼續的反對戰爭，盡力聯合所有的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採取共同行動。當時瑞士的社會主義者，深與該黨表示同情，後者的領袖格利明 (Robert Grimm) 更是熱心，因此一般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都把他當作一種交涉的中心。(註六)

(註五) 莫梭利尼爲贊成意大利參戰者之一，彼係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被社會主義黨開除黨籍者之一人。

(註六) 格利明與意大利、荷蘭以及瑞典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反對戰爭，活動甚力，因此有人說他們是「親德」份子。

這些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對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在柏恩附近之基莫華德 (Zimmerwald) 村中

舉行了一度會議。事先，意大利社會主義黨曾邀請那些「仍然信仰第二國際固有的主張，反對國內和平政策，崇拜階級鬥爭，主張聯合各國社會主義者一致反對戰爭」的各政黨與各勞動團體參加會議。結果，到會的人有德、法二國的非正式代表；俄國多數黨、少數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正式代表，以及猶太、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意大利、瑞士、荷蘭、瑞典與挪威的代表。（註七）總計到會代表，有四十二人，會場設在基莫華德一個農民家裏的一間黑暗的房間裏面，會期為九月五日到十二日。

（註七）英國獨立勞動黨代表已經選出，後來因為政府不發護照，所以沒有到會。

基莫華德會議總共發出了兩個宣言。第一個宣言由德、法二國代表簽名。（註八）他們聲明：「這次戰爭並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矢志於宣傳和平，強迫我們的政府即刻停止這種慘殺的舉動。」第二個宣言由全體代表簽名，聲明此次戰爭應當由各國政府、秘密外交、雇主協會、資本家的報紙與教會負責；責備各國社會主義者，說他們不應當違背他們的責任和原則；最後還加上一種口號：「無割據、無賠款；前線上、戰場上、被蹂躪的城市與各國的勞動者們一致聯合起來！」（註九）

（註八）法國代表為波第郎（A. Bourderon）與德亨，前者是社會主義黨黨員，後者是金屬工人聯合會的秘書。德國代表為荷夫

曼（A. Hoffman）與勃迪波，前者是普魯士議會議員，後者是德國議會議員。

（註九）參看 Zeyner, A., Le Parti Socialiste, P. 168.

此次會議中，列寧也是出席代表之一，他當時本要立刻組織一個新的國際，把革命的口號傳佈到各交戰國中。註一〇無奈會議中多數的代表，其主要目的都在戰爭的結束，並且希望第二國際的工作可以恢復起來。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他們當場組織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即著名的基莫華德委員會（Zimmerwald Commission）與國際社會主義部實行合作，俾使和平早日實現。註一一

註一〇 據齊羅維夫（Zinoviev）說，列寧因爲受了大戰的刺激，對於資產階級與一般無力停止戰爭的右派社會主義者，產生了一種最大的仇恨。

註一一 該會委員爲瑞士的格利明與勃因（Charles Radek）以及意大利的莫加利奧與巴爾奈羅夫（Angelos Balabanoff）。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年的冬季，德國和法國的一般反對戰爭的少數派與多數派的區分，更是顯明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德國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不管黨紀不黨紀，毅然的宣言德國此時可以議和，在國會中投了二十票反對戰爭預算。同時還有二十四個其他的社會主義者，拒絕投票。其結果，哈思便失掉了社會民主黨的主席資格。於是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另外組織了一個自己的團體。一九一六年一月，法國社會主義者墨亨與波第郎組織了一個『恢復國際關係委員會』，祕密的宣傳，主張實現基莫華德會議的議決案。一九一六年春季，法國穩健派中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郎格特，已經獲得了法國社會主義黨裏面許多『聯合會』的贊助。註一二要求該黨召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大會，討

論和平問題。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更進一步的公開宣傳基莫華德的議決案。英國的獨立勞動黨也承認了該項議決案，並且實際的援助一般和平主義者的機關，如民主統治聯合會（Union for Democratic Control）一類的組織。

（註二二）此時法國社會主義黨已分為許多聯合會（Groupings），代表法國各部。

為溝通這些團體起見，基莫華德委員會又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到二十九日在瑞士的甘梭爾（Kienha）開了一個會議，到會代表有四十四人，不過其中有許多都是以私人資格參加的。會議時，代表們攻擊各國的多數派的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是『社會的愛國主義者』與『社會的排外主義者』，並且同時還責備國際社會主義部，宣言在無產階級沒有獲得完全勝利以前，世界決無長期和平之希望；最後要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採取一致行動，使大戰即日結束。

第三節 斯塔克虹會議

一九一六年冬季到一九一七年春季，各國的人民對於戰爭已起厭倦之心，加以東部與西部的戰事沒有什麼進展，政府年來又沒有實行任何改革事件，戰事影響所及，除一小部份人獲得相當的利益以外，一般都市中的工業的民衆都受很大的犧牲，因此歐洲的人民，對於戰事的延長，都感覺不滿意。在這種狀況之下，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的反對戰爭運動，當然有很快的進步。一九一六年十月，維也納一個和平

而有學者態度的青年社會主義者亞德拉，鑒於戰事發生以後，奧國政府採取空前的專制手段之可恨，冒然的將奧相司徒爾 (Count Stureth) 刺死了。司徒爾被刺以後，奧國的民衆恢復了許多政治的權利，並且和平運動也隨之而產生。此時德國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已經與「國際團」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獨立社會主義黨」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同時一般極端的左派份子也團結攏來，形成所謂「巴達克黨」 (Spartacus Bund)。法國少數派的社會主義者與反對戰爭的工團主義者對於當時所謂「神聖組合」 (Union Sacrée) 實行攻擊，在戰用品工業中鼓動罷工運動，在軍隊中宣傳反政府主義，並且要求法國社會主義黨與德國獨立社會主義黨互相提攜，以期實現和平。英國的左派運動雖然趕不上德國與法國，可是勞動界對於戰爭已生厭倦之心，兵工廠、造船廠與礦業方面的工人時常發生罷工的事件。

一九一七年春季，歐洲發生了兩個事件，使各國的反對戰爭運動形成一種普遍的運動。三月八日彼得格勒的民衆因為在戰爭中深受饑餓的痛苦，發生了爭奪麵包的暴動，不久便釀成巨大的革命。革命發生後幾個星期，俄皇即宣佈下野，俄羅斯共和國隨即成立，政府裏面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並且有些還是參加過基莫維德會議的人。同年四月七日，威爾遜總統使美國加入戰爭，與協約國採取一致行動，目的在「保存世界的民主主義」並且想根據他的「十四條」來改造國際生活。第一次俄國革命與美國的加入戰爭給人們抱一種希望，民主和平可以早日實現，並且在交戰國中引起了一種大規模的和平運動。

在此種狀況之下，國際社會主義的聲浪又高漲起來。當時提議舉行此種會議者總共有四個團體：第一是國際社會主義部，第二是荷蘭、斯丹第勒維亞委員會（Dutch-Scandinavian Committee），該會係瑞士社會主義黨領袖布蘭廷所組織，成立於一九一七年春季，會址在斯塔克虹（Stockholm）；第三是美國社會主義黨，第四是彼德格勒工兵代表聯合會。牠們的提議互相衝突，經過幾次交涉，最後纔決定由國際社會主義部荷蘭斯丹第勒維亞委員會與彼德格勒蘇維埃聯名發起，邀請各國社會主義者到斯塔克虹舉行會議，日期定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由此看來，一九一七年夏季戰事正在緊急的時候，一種大規模的和平運動正在進行之中，同時瑞典的國都也成了一般社會主義者的希望與恐怖的中心點。可是在事實上說來，斯塔克虹會議能不能舉行，真是當時國際政治中一個重大的問題。英國有一個作家，描寫當時一般人的心理，說過下面一段話：『和平似不遠了，人們的精神都異常興奮。各國的社會主義黨都派了代表到俄國去勸告俄國社會主義者，對他們說明繼續參加戰爭之必要，可是代表們回來時，沒有一個不感覺失望。』（註一三）他們都把他們的感想報告各自的黨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忽然改變了態度，拒絕投票贊成戰事公債。德皇在這種情形之下，無可如何，只好允許社會主義者——多數派與少數派都在內——到斯塔克虹去參加國際社會主義大會。

法國社會主義黨似乎也顛倒起來。多數派兩個社會主義者，克金（Clement）與佛羅沙德（Florschütz），

從彼德格勒回來以後，便在巴黎召集一個特別國民會議討論參加斯塔克虹大會的問題。(註一四)經過多次的爭論以後，大會最後決定實行參加。一般民衆對於巴黎新聞的消息，態度尤其熱烈。他們都在社外等候消息，後來等得不耐煩了，竟大聲疾呼着：到斯塔克虹去，打倒戰爭！

(註一三) 當時美國派到俄國去的代表團，爲『盧德委員會』(Groof Commission)，這裏面有些是社會主義者。協約各國也派了同樣的委員會到俄國去。

(註一四) 會期爲一九一七年五月廿八日。

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早就決定要參加這次會議，(註一五)不過預料不到的，便是英國勞動黨的態度。勞動黨忽然改變了牠主張戰爭的態度，這真是一種很奇怪的事。該黨此時的主席是亨德森，他本是內閣大臣之一。一九一七年夏季，他從彼德格勒回來，便認爲斯塔克虹會議有舉行之必要。當時並沒有人十分注意他，不料是年八月十日，勞動黨舉行特別大會的時候，大會中以一、八四〇、〇〇〇票對五五〇、〇〇〇票，通過了他的主張。這樣事件對於當時的政治很有關係。據一般的情形看來，斯塔克虹會議很有希望，戰事不久也可結束。(註一六)

(註一五) 一九一七年六月六日，意大利社會主義黨決定參加斯塔克虹會議。

(註一六) 參看 *Postcards,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pp. 100-2.

除了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與英國以外，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也允許參加斯塔克虹會議（註一七）一般的加入了基莫華特委員會的團體，大都決定加入此次會議。不過列寧要求牠們拒絕這次的會議，因為會議的發起者都是一般「社會愛國主義者」，他們召集這個會議，目的便在遮掩各交戰國政府間的種種交涉；不過多數的人都贊成參加，因此列寧的建議沒有發生效力。

（註一七）美國選出的代表為希爾克特柏格爾（Victor Berger）與亞基那（Algeron Lee）美國社會主義黨始終反對戰爭。其結果，有些社會主義者——羅梭（O. E. Russell）萊特（C. M. Wright）與華林（W. E. Walling）等便脫離該黨與美國勞動聯合會彼此合作，組織了一個美國勞動與民主主義同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目的在擁護「戰爭的精神」。他們毀謗斯塔克虹會議，據甘波思說，此次會議，只是「親德宣傳」的結果。

可是在實際上，斯塔克虹會議並沒正式舉行。因為美國政府拒絕把護照發給美國代表，於是英、法、意三國政府也羣起效尤。同時各協約國內反對斯塔克虹會議的人又極力援助政府。英國海員工會的會長威爾遜（Harvlock Wilson）為援助政府起見，竟宣言：凡是該會會員所經理的船隻，決不載搭參加斯塔克虹會議的代表。因此，會議開幕時，僅僅同盟國與俄國代表以及各中立國的代表出席，會議的目的也沒有達到。

第四節 布爾雪維克的興起

斯塔克虹會議失敗以後，和平交涉的希望也隨之而消滅了。協約國與同盟國的政府又極力的壓迫和平運動，積極充實軍事，以期獲得最後的勝利。此時戰局已經差不多到了最後五分鐘，再過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爭始行結束，協約國畢竟勝利。

當戰爭剛要結束時，俄國的革命竟獲得了意外的發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雪維克在列寧、杜羅斯基（註一八）齊羅維夫、克明勒夫（Kamenev）等領導之下造成第二次俄國革命；他們在各主要都市中舉行幾天的巷戰之後，居然推翻政府，獲得了政權。他們隨着就下了幾道命令，將土地給與農民，實行工人管理工廠制度，並且將許多工業與銀行都收為國有。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們取消憲法會議，因為牠不合蘇維埃組織的原理。三月，他們又與德國在布勒斯第（Brest-Litovsk）單獨訂議和平條約。不久新憲法產生，宣佈俄國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組織的基本原理。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政府又頒布一條命令，實行俄國經濟生活的國有化。他們的共產主義運動，引起了內爭與外侮，所以為自衛起見，他們組織一種紅軍，並且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定名捷卡（Cheka），專以實行恐怖政策為職責。不到一年的工夫，布爾雪維克就把列寧在基莫華德會議中所主張的政綱完全現實出來；他們把俄國退出歐戰，根據他們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慢慢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革命。

（註一八）一九一七年夏季杜羅斯基從美國回到俄國，立刻就加入了布爾雪維克黨。

第一年的布爾雪維主義在社會主義與勞動運動方面發生了兩個影響。第一、和平運動復活，同時民衆們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的要求也擴大起來。在同盟國方面，這種新運動，一九一八年春季就已經發生。是年一月，德、奧二國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罷工。五月，布達帕斯的民衆又舉行普遍選舉的示威運動。六月，維也納的工人，在奧國社會民主黨指導之下，向政府要求和平與麵包。七月初，匈牙利發生同盟罷工。八月，威斯特非利亞（Westfalen）又有礦工的同盟罷工。此時甚至德國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也不大容易對付了。（註一九）獨立社會主義黨與斯巴達克黨，在工廠與海陸軍方面大肆活動，並且倣效俄國的辦法，組織了一些『革命代表的密切機關』。一九一八年十月，這種革命潮流瀰佈了保加利亞、匈牙利與奧大利，結果造成了十一月九日的德國革命。

（註一九）該黨黨員在國會中時之提出和平、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的要求，參看 *Laidler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P. 360.

協約國方面的社會運動也有一種左傾的趨勢。雖然這方面有一種戰勝的希望，然而各國當時那種『新精神』還是有種種的表現；少數派的進展，社會主義思想的散佈，以及工人管理工業的要求，都可以代表左傾運動的趨勢。一九一八年六月廿八日，法國的少數派在郎格勒領導之下，戰勝了多數派，因此取得了法國社會主義黨的領袖資格。英國的勞動黨宣布『新社會制度』（*New Social Order*）的政綱，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同時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對於俄國的布爾雪維克的實驗，又表示同情。

在另一方面看來，布爾雪維主義又使國際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一種新的裂痕。戰前的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中，本來就有許多衝突之點，此時的衝突，較之戰前尤為激烈，衝突中的主要問題便是民主主義與獨裁制度的對峙。右派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中央派的少數派社會主義者，甚至一部份的左派社會主義者，對於俄國的布爾雪維政策——工業國有的強迫執行與「以恐怖主義為基礎」的政治獨裁——一律反對，並且聲明政治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決不能分開的東西。歐戰前，布爾雪維主義者時常參看考次基的著作，此時的考次基，却成了反對布爾雪維主義的主要領袖，因此，列寧一派的人，一致的攻擊他。其結果，這兩派的社會主義者間產生了一種空前的仇恨。

第五節 柏恩會議

一九一八年九月，協約國方面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知道戰爭不久便可結束，於是在倫敦舉行一度協約國社會主義者大會，討論他們參加和議的問題。會議結果，決定與和平會議在同一時期與同一地點開一個世界勞動者與社會主義者大會。會議中還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委員為亨德森、多馬斯、樊德爾、菲德與甘波思四人，議決由該委員會與國際社會主義部的秘書赫思曼斯共同負擔籌備大會的責任。

因此，戰事停止後沒有好久，亨德森便函請各國的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者各派代表參加大會。因為法國的克雷蒙梭禁止敵國的代表到巴黎開會，所以會址又由巴黎改到瑞士的柏恩，日期定為一九一九

年二月三日。

不料亨德森的請柬竟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對。比利時勞動黨拒絕與德國代表會議，於是樊德爾菲德便辭去了委員會的職務。甘波思對於此事，本來就不注意，因為這是社會主義者的一種集會。同時意大利、瑞士、塞比亞與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黨，也不願意參加，因為發起此次會議的社會主義者，在大戰中曾經有過「反動的行為」。

可是因為英國勞動黨與法國社會主義黨盡力周旋的結果，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還是在柏恩舉行了一次會議，會期為二月二日到二月九日，社會主義者會議與勞動領袖會議同時舉行。社會主義者會議於二月三日開幕，到會代表九十七人，代表二十六個國家，主席為瑞典的社會主義領袖布蘭廷。（註二〇）會場中的空氣非常緊張，代表們的腦中還存着過去四年中的仇恨與痛苦的印象。

因為德國的多數派的社會主義者不肯直接了當的承認德國對於大戰的責任，所以會議時發生過多次的爭論，協約國的社會主義者却又非要他們承認不可。爭論的結果，產生了一種妥協的辦法，即由大會宣言經過大會的討論與德國多數派社會主義者的聲明，大戰的直接責任由過去的德國擔負，不過戰爭後的新德國與過去的舊德國却是完全不同，毫無關係。大會對於布爾雪維主義也決定了一種妥協政策。多數的代表，本來對於布蘭廷起草麥唐納認可的一種議決案一致贊同，對於民主主義的原理堅決的

服從，對於階級專政的危險給與警告。但是因爲法國郎格特與奧國亞德拉領導下的一種强有力的少數派藉口真相不明，不願反對蘇維埃制度，大會只得將這條議案暫時保留，等將來組織一個委員會到俄國去實地調查清楚，再行決定。

(註二) 關於勞動會議之經過，可參看本書第八章。

柏恩會議對於和平條約並沒有發生什麼大的爭執，便認可了威爾遜的「十四條」，要求設立一個國際聯盟，把全世界的國家都包括進去，同時這種聯盟不應由各國政府的代表組織，應當由各國國會的代表組織。會議中又通過一條議決案，主張不必經過人民投票，將亞爾塞斯羅連 (Alsace-Lorraine) 劃歸法國，並且訂立幾條基本原則，主張一切民族以及各民族中之各部份應有完全的權利。

柏恩會議最後還組織了三種委員會。第一是「行動委員會」，該會的責任是到巴黎去實地宣傳，以期凡爾賽和會能採納柏恩會議的原則。第二是「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並報告俄國的真相。第三是「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負責調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俾能重行設立一個永久的國際組織。

第六節 「實行」的國際

柏恩會議的開幕似乎是第二國際的復生；俄國的布爾雪維主義者認爲這是一種壞的現象。據他們看來，各國的民衆不久又要墮入社會愛國主義勢力之下，這班社會愛國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時曾經違

反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時又反對過革命運動。所以他們認爲此時必須組織一個新的國際，並且根據停戰後三月內的歐洲的局面看來，大戰之後，似乎有一種世界革命發生，因爲在這三個月中，奧大利、匈牙利與德國已經變成共和社會主義的國家，各國的急進工人又在盡力的爭鬪，想要建立蘇維埃，實行工業社會化，徵諸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斯巴達克在柏林的叛變，就可以知道歐洲的革命潮流的左傾。

在布爾雪維克黨人的腦經中，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現象。他們此時已經被協約國的『衛生網』團團的圍着，並且越圍越緊。英國與日本的軍隊屯在海參威；英國與美國的軍隊在阿強格爾（Archangel）；克蘭（Krains）已經在斯柯羅巴次基（Moropodsk）手中，遍地都是土匪；波羅的海各省不獨要脫離俄國統治，並且同時在那裏撥亂秩序；東方的哥沙克（Kolchak）已經自尊爲俄國的執政者，佔據了烏木次克（Omsk），同時布爾雪維克統治下的農民，對於政府又有不滿意的表示，而都市中的居民也感覺生活上的痛苦。在這種狀況之下，彌佈中歐及協約國方面的革命空氣，給民衆們一種神祕的信仰，認爲這是一種偉大的救星。（註二）

（註二） 當德國與奧國革命的消息傳到莫斯科時，不獨布爾雪維克黨非常歡迎，就是普通一般餓得半死的民衆也高興異常。前

此曾經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少數派，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以及陶太黨（Bund）也改變態度，實行擁護蘇維埃政府。一九一八年十二

月，布爾雪維克舉行年會時，宣言：『德國的革命已經證明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不是一種夢想，而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實事。』

布爾雪維克爲抵制柏恩會議的工作起見，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匆匆忙忙的用無線電召集一個會議，組織一個新的共產國際。(註三)其結果，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到三月六日，第一次國際共產主義者大會舉行於莫斯科。是年一月所發出的請柬，包括了許多的團體和組織，布爾雪維克很想把牠們一齊拉進來。可是被請的各團體並沒有全體到會，有些是因爲請柬收到太遲，有些是因爲沒有領到護照，有些是因爲封鎖的關係或其他阻礙，不能到俄國來。莫斯哥會議自稱，到會者有三十四國的代表，代表各國的左派的革命的團體。不過多數的代表都沒有攜帶正式證明書，此外還有一些只是小規模與不實在的機關的代表。其中只有十九個代表團有完全的投票權，他們大都是從歐洲中部與東部各國來的。瑞士社會民主黨與美國社會主義勞動黨也有幾個黨員參加會議，然而他們却不是正式的代表。此外如法國、英國、捷克斯拉夫與亞洲幾個國家，還派了些「顧問性質的代表」參加。會場是舊皇城 (Kremlin) 中一間小小的房子，裏面掛有各國文字的旗幟，旗上印有「第三國際萬歲」的口號。

(註三) 一九一八年三月，俄國布爾雪維克取名俄國共產黨。

在名義上，莫斯哥會議把牠自己當作「基莫運動」 (Zimmerwald Movement) 的一種產物。因此牠把基莫華德委員會取消，組織了一個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主張都包括在牠所公佈的「告各國無產階級書」 (Manifesto to the Proletariat of all Countries) 裏面。根據這種宣言，帝國主義

戰爭，從前是國與國的戰爭；現在已經變成一種內戰，階級與階級的戰爭。這種戰爭本是資產階級所造成，現在他們正在償還此種戰爭所產生的損失。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宣告破產，不能組織生產事業；他們盡力用國際聯盟來恢復國際生活，結果是勞而無功。他們的前途絕對沒有希望，因為他們自己已經製造了一些自殺的利器，如社會化的戰爭經濟，革命的勞工階級，叛亂的殖民地，以及武裝的弱小民族等等，都在破壞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制度。

第三國際認為：人類要想恢復從前的局面，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人們如果要解除現時的痛苦，脫離大戰所造成的政治與社會恐慌，那就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牠吩咐各國的勞動者，即刻將天然富源，大規模工業，商業與信用機關一律社會化。勞動者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必須組織起來，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形成工農委員會，建立一種蘇維埃政府，組織自衛的紅軍，做照俄國蘇維埃制度，在各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把歐戰中社會主義者的行為觀察一過，我們可知：第三國際的宣言不獨痛罵右派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並且把德國獨立社會主義黨，英國獨立勞動黨，以及法國郎格特的信徒們這班所謂中央派的人，也痛罵了一頓。牠並且認為後者對於「無產者革命」較之前者更是危險，因為他們那種和平的急進主義以及他們的妥協與統一政策，足以延長階級鬭爭的痛苦。因此「宣言」喚醒勞動者，打倒右派與中央派，要

他們在革命運動中只服從左派的指導；而所謂左派，是專指一般加入共產國際以即刻推翻資本主義爲目的的左派而言。

莫斯科會議因其本身不大完全，僅僅製定了幾條臨時的法規，指派了一個臨時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會的主席爲齊羅維夫，祕書爲巴爾奔羅夫，他們的職務是好好的經營這種草草組織的第三國際，使他漸漸發達。

第三國際的發起人站在歷史的觀察點上，聲明他們是七十二年前馬克思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的信仰者與實行者。他們認爲第一國際是「預言家」，第二國際是幾百萬工人的組織家，第三國際的使命就是成爲「實行的國際」(International of Action)。

第八章 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

在國際政治的勞動運動方面，歐戰與俄國革命所產生的改變，第一就是第三國際的產生。在職工組合運動方面，歐戰與俄國革命所產生的結果第一就是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復活，同時牠的基礎與政策也改變一過，煥然一新。戰前與戰後的國際社會運動的溝通者，第一是第三國際，第二便是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從牠的歐戰前的性質看來，（註一）職工組合聯合會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宣戰，以及宣戰前的種種政治糾紛，是絕對沒有任何活動的準備。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勒金打了一個電報給美國的甘波思，徵求他對於戰爭的意見。甘氏答道：一切的戰爭都是可惜的；不過他對於勞動界應取的行動却一字未提。七月三十一日，法國勞動大同盟的祕書約克思寫信給勒金，他說：德國和法國的勞動界，在當時那種緊張的時局中，能够大大的活動一番，並且提議邀請那些到巴黎來參加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職工組合代表，在八月九日開一個特別會議。（註二）不幸這封信被德國檢查員扣留，直到九月才發出去。（註三）

（註一）參看本書第四章。

（註二）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前稱為 I.F.T.U.

(註三) 參看本書第六章。

第一節 友誼關係

歐戰發生後，各交戰國的職工組合都與各自的政府聯合起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國政府通知德國職工組合，保證政府對於牠們決不侵犯，並且聲明政府承認職工組合為戰期中的主要機關，因此職工組合對於民政與軍事長官，便死心塌地的擁護。(註四) 英國職工組合大會與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都將戰爭的責任推在德國身上，對於政府誓以全力擁護。法國的工團主義者，也是一致擁護政府，尤以約克思為最熱心。工業的和平已經成功，職工組合的規則完全廢除，勞動領袖已經在聯席會議中與雇主和政府官吏實行攜手了。

(註四) 參看 Schobel, H.,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After* P. 46.

大戰發生後，頭幾個月中，德國、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各國的職工組合領袖還彼此繼續通信。勒金認為勞動界對於大戰既不負責，而且戰爭也不會延長很久，國際勞動關係在戰爭期中實有盡力維持之必要。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他請求各中立國的總工會將協約國的勞動情形報告給他，同時他也允許將德國勞動情形報告中立國的總工會。九月十日，有一個瑞士人，與勒金訂好的條約，寫了一封信給法國勞動大同盟，這個人從前當過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職員，此時已經回到瑞士。九月二十三日，勒金的

第一個助手鮑密思特 (A. Baumstark) 又從柯本海根寫信給約克思。九月二十五日，勒金寫信給比利時職工組合的秘書墨頓斯 (Mertens)，表示他對於此次大戰十分惋惜，聲明國際社會主義部仍在繼續工作，並且要求墨頓斯供給他以消息，新聞紙與由各種雜誌報章上裁剪下來的零星材料，俾能消滅勞動界社會主義界中各種謠言。

勒金的請求，獲得了各種答覆。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會長阿柏登與美國的甘波思，都對他很好。一九一四年八月廿五日，阿柏登由丹麥職工組合的轉達，致意勒金。十一月十一日他寫信給甘波思，說他近來沒有接到勒金的信，但是他知道勒金對於此次大戰的發生，必定是非常失望。不過目前他實在沒有能力幫助他，也不能安慰他，只要將來有機會，總要盡力給勒金以同情的援助的。」

甘波思寫給勒金的信，意思也差不多。九月三十日，他寫信告訴勒金，說他希望等大戰告終以後在美國舉行一個國際職工組合大會，最後又說道：「我現在雖然悲傷，可是同時對於未來，還是往好的方面想，希望你很健康，並致意於德國各職工組合領袖。」看這封信，我們似乎相信甘波思對於勒金很表同情，而他的態度還是有點不即不離的樣子，這是因為美國政府當時謹守中立，所以甘波思也想維持他的中立態度，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希望美國勞動聯合會能够在戰爭期中獲得一種調解者的資格，來恢復國際勞動關係，而同時在和議中，佔得一部份勢力。(註五)

(註五)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美國勞動聯合會在菲勃德爾菲亞開會時，佛盧斯 (Froese) 提議說：「這次的大戰，在根本上，內容非常複雜，牠的責任決不能由任何一國的政府或人民擔負。」這種議案提出之後，受了會衆的否認。同時會衆對於甘波思的提議，却給與承認，即「召集各國職工組合代表會議，與和平會議同時同地舉行，俾能恢復友誼的關係，保護勞工的利益，並同時協助和平會議以期實現長久的和平。」

法國與比利時的職工組合會員對於勒金的舉動，態度却非常冷淡。一九一四年十月，約克思與墨亨寫信給勒金時說道：「自大戰發生後，每日在歐洲戰場上死傷的比利時、德國、英國、奧國與法國的工人，總以萬計，這真是一種殘暴的事實。」他們對於德國軍國主義與普魯士帝國主義也大興問罪之師。不過他們同時告訴勒金：「法國勞動大同盟還是與從前一樣，盡力的擁護國際主義。」十一月七日，墨頓斯用一種正式的公函答覆勒金，說他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允許勒金的請求。

第二節 關係的破裂

軍事的衝突一天一天的激烈，這種友誼的或近乎友誼的通信也告停止。協約國方面的職工組合領袖對於勒金的舉動已經有點懷疑。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勒金為應付戰爭中種種困難起見，指定荷蘭總工會為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支會，派歐捷斯特為會長，要求協約國方面各總工會隨時與牠接洽。

(註六) 同時各中立國的總工會還是直接與勒金在柏林交涉。可是英國的阿柏登與法國的約克思都不

承認這種辦法，主張把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總會遷往瑞士的柏恩，另選派一個比較更中立的執行委員會。他們把這種建議寄與甘波思，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甘波思又將牠轉寄給勒金。

(註六) 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歐捷斯特向勒金提議，說他要把國際書記部遷到一個中立國去。十月七日，勒金答覆他，說他在柏林可以維持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勒金接到阿柏登等的建議書後，非常不高興。他說：自從大戰發生後，他還是盡力的與各國維持固有的關係，並且獲得歐捷斯特兄弟的協助，而且瑞典、荷蘭與德國的職工組合都已經照例的繳納會費。不過因為當時已經發生這個問題，他只好囑咐歐捷斯特邀請各國職工組合代表，開一個國際大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歐捷斯特發出請柬以後，多數的總工會都不表示贊成，他們認為戰事沒有結束以前，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不應當有什麼改變。(註七) 約克思失望之餘，於是在巴黎設立了一個國際通信部，作為同盟國與中立國的接洽中心。(註八) 因此，一九一五年五月時，國際職工組合一共有三個接洽的機關，一個在柏林，一個在阿姆斯特敦，一個在巴黎。

(註七)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日，盧斯利亞 (Lusitania) 沉沒後數日，阿柏登寫信給歐捷斯特，說國際大會此時決無舉行之可能，不獨交通發生困難，並且德國的殘酷手段，使英國人民最近又發生一種新的仇恨。

(註八) 參看 *Mertens, Cornille, Le Movement Syndical International, 1923 P. 12.*

當各交戰國的總工會彼此漸漸分離時，德國、英國和法國的職工組合中却發生了一種反對戰爭的組織。德國與英國的非戰派職工組合會員都是服從非戰派社會主義者的指揮。(註九) 不過法國却是不然，這般職工組合會員在非戰運動中也是發起人之一。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斯甘第勒維亞的社會主義者發起國際大會，法國勞動大同盟反對參加，此時已經有一小部份會員(二十六人)對於這種議決案表示反對，因此當時很有勢力的一個工團主義者蒙拉迪辭去了勞動大同盟的執行委員的職務。一九一五年春季，金屬工人聯合會會長墨亨與勞動大同盟執委波第郎開始倡導非戰運動。是年夏季，邵蒙牛(*Louise Simonneau*)與教職員聯合會中的會員都加入了這種非戰運動，他們的口號是『不能再流血了。』我在前章已經提及，墨亨與波第郎兩人都參加過基莫華德會議，回國後組織了一個恢復國際關係委員會。(註一〇)

(註九) 參看本書第七章。

(註一〇) 參看本書第七章。

一九一六年中，法國勞動大同盟中的非戰的少數派，在蒙拉迪、墨亨、邵蒙牛與波第郎領導之下，人數與勢力都有增加。他們與非戰派的社會主義者互相提攜，一九一六年時，主張開一個國際勞動與社會主

義大會，一九一七年時，又主張開斯塔克虹會議。不過一般總工會的職員與領袖們，還是主張戰爭，與多數派的社會主義者打成一片。

第三節 里次會議與柏恩會議

各國的職工組合領袖們雖然一方面只知道援助本國政府，希望獲得勝利，可是從一九一六年起，他們對於他們本身的問題已知道漸漸注意；他們一方面想到歐戰的結果對於勞動階級會發生什麼影響，同時又想到將來各國舉行和平會時，勞動界應當提出什麼要求。一九一六年七月五日，協約國職工組合大會在里次（Liège）開幕時，他們的意見獲得了第一次發表的機會；參加此次會議者有英國、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的職工組合的代表。（註一）大會對於約克思的提議與以承認，主張未來的和平條約對於勞動保護，應當規定種種特別的條文。根據當時的議決案，和平條約應當給與勞動者一種精神和物質上的保證，擔保他們在結合、移居、社會保險、工作時間、工廠衛生與勞動保護方面的種種權利，使他們不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競爭所剝削，此外還要設立一種國際視察委員會與搜羅統計的國際機關。里次會議閉幕不久，約克思便把這種議決案寄與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所屬的各總工會，由牠們審查。

（註一）里次會議時，各國代表對於戰爭態度仍是激昂；美國勞動聯合會提議各國舉行和平會議時，勞動界也同時同地舉行一個國際勞動大會，此種提議竟被大會否認。當時協約國的工人非常仇視德國，不願與德國工人會見。

一九一六年十月四日，勒金受了里次會議與約克思的活動的激刺，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在柏林舉行一個國際職工組合大會。後來因為斯廿第勒維亞的職工組合反對，說時機尚未成熟，各國代表決不能全體到會，勒金才把他的計畫取消。不久，瑞士職工組合聯合會得了勒金的許可，打算在一九一七年在伯恩召集國際職工組合會議。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瑞士職工組合獲得各中立國職工組合的同意之後，便通知美國、比利時、法國、英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各國總工會，請求牠們贊助這個國際會議。

瑞士職工組合召集國際職工組合會議時，國際社會主義大會正打算在斯塔克虹開會。(註一三)於是有人提議職工組合會議也要在斯塔克虹舉行。因為瑞士的職工組合拒絕在斯塔克虹開會，於是歐捷斯特便從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阿姆斯特登分會發出一批請柬，要求各國代表於六月八日到斯塔克虹去開一個國際大會。

(註一三) 參看本書第七章。

六月八日會議開幕時，參加者有德國、奧國、匈牙利、保加利亞、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與芬蘭各國的職工組合職員。瑞士與比利時的職工組合拒絕出席；英國和法國的職工組合則置之不理；美國的甘波思根本就反對斯塔克虹的社會主義會議，說牠是一種「親德宣傳」，因此拒絕出席，並認斯塔克虹的職工組合會議，是一種「早熟」的東西。

斯塔克虹會議知道牠本身不能真正代表國際職工組合，決定不討論經濟與社會和平的問題。牠要瑞士職工組合聯合會再試一次，要他九月間在柏恩召集一個國際職工組合大會。大會還打了一個電報給約克思，表示贊同里次會議的議決案。

一九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瑞士職工組合聯合會通知各國職工組合，定於十月一日在柏恩開會。(註一) 這次會議預定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憲法與總會的地點；第二個問題是職工組合的和平計畫。

(註一三) 瑞士職工組合得了勒金的同意，將會期由九月十七改為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柏恩會議開幕時，到會者僅有同盟國與少數中立國的幾個職工組合代表。參加者只有德、奧、匈、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瑞士、荷蘭、丹麥、挪威與瑞典等國。法國代表本想參加，無奈法國政府不允發給護照。比利時、英國和美國的職工組合則根本反對此次會議。

會議中的代表對於議程中的第一個問題，頗感困難。事先他們接到約克思一個電報，要求把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總會移到一個中立國去。許多代表都贊成這種意見，因為這種辦法可以調和國際勞動界的衝突。但是勒金表示反對，因為此事未免有點使德國過不去。其結果，代表們只好實行一種妥協辦法，將此種議案暫時保留，指定阿姆斯特登分會辦理總會處置國際勞動關係上的一切事宜。

至於第二個問題，大會對於里次會議的議決案多數採納，此外還增加了幾條。其中最要者，就是要求交戰國政府將來舉行和平會議，制定經濟與社會條文時，應當允許職工組合代表參加，並且和平會議應當承認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為勞動者的正式代表，參加國際勞動立法的討論。

第四節 歐美勞動界的關係

歐戰的最後一年中，恢復國際勞動關係的運動進行很快，此種運動中的領袖就是英、法兩國職工組合。法國社會主義黨聯絡法國勞動大同盟，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與英國職工組合大會，召集了一九一九年的柏恩會議。此時英、法的勞動領袖必須設法應付美國的勞動界，後者的代表即著名的甘波思。歐戰發生時，甘波思便有一種野心，想要利用這種機會，在恢復國際勞動關係與和平會議兩種工作上，把美國勞動界造成一種領袖人物，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因為戰爭的情感，這種意見在甘波思的腦經中，已經變成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他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對於戰爭方面的事情非常盡力，因此他自信他在國際舞台上定能做一個重要人物。（註一四）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年中，他接到許多邀請他開會的函件，因此他自己更信是一個重要角色了。因為他平日盡力反對德國的偵探與親德派的人物，所以他對於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的一切國際運動，都有點懷疑，不讓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會員與敵國的勞動代表見面。大戰前，他本來就恨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後來他看見美國社會主義黨又反對戰爭，因此他這種仇恨

更加深了。

(註一四) 參看 *Comrade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ur*, Vol. II, Pp. 350-376.

甘波思對於社會主義界既然抱着這樣的態度，所以他與協約國的勞動領袖以及歐捷斯特——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代理會長——不久就起了衝突。歐捷斯特預料戰爭不久即可結束；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他電告各國總工會，說他打算與和平會議同時同地召集一個國際職工組合大會，要牠們各派代表參加，討論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改組問題及里次會議與柏恩會議的和平計畫。第二天，他又發了一封信到各總工會，說他召集國際會議，只是根據一九一六年的里次會議，一九一七年的柏恩會議以及甘波思屢次所發表的意見。他後來與協約國的勞動領袖商議的結果，認為在巴黎召集國際會議決辦不到，於是又將議會地點改在阿姆斯特登。

甘波思看見歐捷斯特發起國際會議，非常不高興。他覺得歐氏雖然是根據他自己的意見，然而他却有篡位的嫌疑。(註一五)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國勞動聯合會便回了歐捷斯特一封信說：「為執行聯合會歷屆大會的議決案起見，本會執行委員會將召集一個國際勞動會議，討論並援助和平會議，並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職工組合聯合會。」甘波思對於里次會議與柏恩會議的和平計畫都一律拒絕，一定要另外擬訂一種和平計畫，「以不袒護民主主義的仇敵為原則。」

(註一五) 卅氏同時還把歐捷斯特當作一個「親德派」看待。

此時英國的亨德孫也發出一批請柬，要在柏恩舉行一個國際會議；甘波思對於這種舉動也不滿意。(註一六)他曾經明白的表示：「美國的勞動代表已經準備與協約國的勞動代表開一個純粹的職工組合會議；」但是，「他們決不願意——至少是現在不願意——與各敵國的代表會見。」並且「如果會議把任何染有政黨色彩的政治運動當作主要問題，把勞動組織的目的當作次要的問題，這種會議美國代表也決不參加。甘氏同時也反對在中立國舉行會議。」(註一七)他提議各協約國勞動代表在巴黎開會，討論協約國勞動界對和平會議提出要求的問題，並且主張把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從柏林遷到別的地方去。

(註一六) 參看本書第七章。

(註一七) 他之所以有這種提議，理由已在他的自傳中說明，他一方面要預防布爾雪維的宣傳，一方面又要預防德國在會中與他國佔着同樣同等的地位。

當時有法國和比利時的幾個職工領袖，對於甘氏的建議表示贊助。約克思以國際通信部的名義，召集一個協約國勞動大會的預備會議，定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巴黎舉行。同時歐捷斯特也召集了一個國際勞動會議，定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在安姆斯特登舉行。除了這兩種預定的會議以外，英國的亨德孫還召集了一個柏恩會議，定於同年二月二日開幕，此事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第五節 柏恩會議與凡爾賽和會

這三個預定的會議首先開幕的便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的柏恩會議，協約國、同盟國與中立國的代表同聚在一個會場裏開會，這是一九一四年以後的第一次。(註一八)職工組合會議的日期為二月五日到二月六日，參加者有十六個國家的職工組合代表，共五十三人。英國的出席者是由英國職工組合大會代表約·克思代表法國勞動大同盟，但是墨頓斯與甘波思始終沒有參加。

(註一八) 約·克思所召集的會議沒有開成，因為僅僅只有法國和美國兩國代表到會。

經過幾度爭執以後，柏恩會議把一九一六年的里次會議與一九一七年十月柏恩會議的議決案聯合起來，擬定了一種國際勞動憲章。這個憲章要求強迫初等教育與免費高等教育，八小時工作制度，工人每星期應有三十六小時的休息，十八歲以下的幼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廢除婦女夜工，實行強迫社會保險，設立勞動交易所，製定國際海員法規。牠還要求由國際聯盟的代表組織一種永久的國際委員會，監督此種計畫的執行，並由各國職工組合與各國政府各派半數的代表組織一個國際勞動議會，該會應定期開會，制訂各種勞動法規，其效力應與政府的法律相等。大會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負責將這種憲章提交凡爾賽的和平會議。

柏恩會議對於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改組問題也曾加以討論。牠電邀歐捷斯特到會，要他與巴黎

國際通信部以及各國總工會聯合起來，共同在五月間召集一個國際會議，專討論這個問題。

柏恩會議正在開會時，凡爾賽和平會議已經受了戰後各種擾亂的影響。(註一九)會議中的代表因鑒於革命運動之可怕，於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組織了一個國際勞動立法委員會，制訂和議中的特別勞動法規。這個委員會之成立，甘波思很盡了一些力量。他與和會中的委員都很接近，並且和威爾遜總統會見多次，對他發表勞工階級的希望與志願。國際勞動立法委員會成立後，甘波思被派為美國委員。(註二〇)該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他便被推為主席。他以主席的資格，盡力的根據一九一七年美國勞動聯合會大會所議決的原則，來擬定委員會的報告，他認為這是美國的勞動界的一種特殊的貢獻。

(註一九) 參看本書第九章。

(註二〇) 該委員會的委員除甘氏以外，還有法國的約克思與英國的巴恩斯(G. N. Barnes)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國際勞動立法委員會將擬就的勞動法草案呈交和會，後來由和會通過，編為凡爾賽和約第八編，也有人稱牠為勞動法典(Labour Convention)。(註二一)從多方面看來，這個勞動法典都不能代表柏恩會議的勞動憲章與美國勞動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牠裏面的幾條大原則多半有點空虛。柏恩會議本來要求勞動者每週休息三十六小時；牠却定為每週休息二十四小時；牠對於童工問題，沒有特別的規定，同時對於婦女夜工，海員法典，與社會保險也是一字未提。牠僅僅創立了一個國際

勞動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該組織包括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與國際勞動大會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兩個機關，而且牠們的權利很小。(註二一)

(註二二) 後來的紐利條約 (Treaty of Neuilly)、特利薩條約 (Treaty of Trianon) 以及聖底門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in) 都包括了這種法規。

(註二三) 參看本書第十九章。

第六節 新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勞動法典列入和平條約。(註二三) 經和會簽字以後一個月內，第一次國際職工組合大會便在安姆斯特登舉行，此次大會的任務，即在改組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甘波思此時因為威爾遜和平計畫成功，國際勞動法典又經和會採納，所以異常高興，於是偕同其他兩個美國代表出席安姆斯特登會議。(註二四)

(註二三)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平條約簽字於凡爾賽。

(註二四) 其他兩個美國的代表，一個是勞動聯合會的副會長杜賓 (Daniel Tobin)，一個是金屬工人聯合會會長亨斯 (H. H. Hyman)。

大會開幕以前，於七月二十五到二十六日先開了一個預備會議，地點也在安姆斯特登，預備會議的目的就在調和德國和比利時兩國代表的意見，並且把戰前的該國際的各種事項作一結束。參加預備會

議者有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德國、奧國、荷蘭、瑞士、瑞典與挪威等國的二十二個職工領袖會議時，兩方面的代表的戰爭心理仍舊存在，互相非難。比利時代表墨頓斯對於德國代表，攻擊異常激烈，要求德國代表自動認罪。這一來，美國的甘波思大加贊助，一條一條的將德國勞動界的罪狀臚列出來，說明德國職工組合領袖太不關心，太無能力，不能且不願設法使戰爭早日結束，致使美國不能不轉入戰爭漩渦。

在討論戰爭責任的專設委員會中，主要的爭執是關於當時所謂「珊孫巴赫議案」(Scheidt)的問題，根據這條議案，德國代表承認德國是歐戰中的侵略者，並向比利時深致歉意，藉口德國工人之所以援助德國，只是因為他們受了德國政府的欺騙。德國代表當時對於這條議案時而承認，時而否認，最後還是接受了。甚至德國代表承認了這條議案以後，甘波思還是說他們不知悔改，雖然德國打了敗仗，他們仍然是趾高氣揚。

戰爭責任問題這樣的解決以後，戰前國際勞動組織的一切事務都一件件的結束了，於是新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第一次的組織會議，定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阿姆斯特登的孔色保(Oochelberg)裏面舉行。

大會於七月二十八日開幕，八月二日始行閉幕，這次會議真是國際職工組合主義史上一個重大的階段。參加大會者有十四個國家的總工會，正式代表共九十一人，代表的工人總計為一七、七四〇、〇〇

○(註二五)投票方法採比例代表制，總計同盟國二七票，德、奧兩國十五票，中立國七票。討論的範圍，包括一切國際政治與經濟問題。

(註二五) 到會的國家爲：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國、捷克斯拉夫、西班牙、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荷蘭與盧森堡。英國職工組合大會與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二者共同代表英國的勞動界。

每次會議中，總有爭論與衝突發生。辯論最激烈的，是國際勞動法典、國際聯盟與社會主義三個問題。甘波思與英國的代表認爲勞動法典是協約國勞動界的成績，主張給與承認；他們只鼓吹牠的好處，對於牠的壞處却一字不提。甘波思承認這個法典固然不大完美，可是比較其他同類的法典却好得多，並且國際和平條約承認工人的權利，利益與幸福，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註二六)

(註二六) 參看 *Gannett, Seventh Year of Life and Labour Vol II, P. 499.*

反對這個勞動法典的人，爲首者便是勒金，他們總認爲這個法典不合柏恩會議的勞動憲章。勒金並且進一步的說道，凡是能够容忍牠的缺點的人，必定是被資本家所收買的人，他故意的使甘波思過意不去。除了英、美兩國的代表以外，大會中的代表一致投票表示：此次會議決不承認凡爾賽條約中的勞動法典能完全代表各國勞動階級的要求。大會允許參加國際聯盟預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不過附帶着兩個條件：第一、國際聯盟必須邀請德、奧兩國的代表；(註二七)第二、國際

聯盟必須限定勞工代表的資格，只有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所屬各總工會的會員有派遣代表參加大會的權利。

(註二七) 約克思對此極力贊助，而甘波思與英國代表則表示反對。

大會中討論國際聯盟與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計畫的時候，大陸派與美國派又發生衝突。會衆否決了甘波思的國際聯盟議案，另外通過了一條較為急進的議案，在這條議案中，會衆表示一種堅強的信仰，主張國際聯盟的代表應當由各國自己選派，並且勞動階級應當組織起來，作為國際聯盟的一個有力的監督機關，不要讓他變成一種反動與壓迫的中心。大會又聲明資本主義不能代表民衆的幸福，改組生產事業，主張組織一種完全的職工組合機關，作為生產工具社會化的必要的基礎。(註二八)

(註二八) 大會將國際聯盟的議案付表決時，甘波思沒有投票，後來該議案第二部——即社會化的議案——付表決時，他竟投票反對。參看美國勞動聯合會一九二〇年大會記錄第一五三頁。

關於組織與會費問題，大會中也發生過衝突。美國與英國的代表一致主張採用比例代表制，使大的國家，佔些便宜。經過很久的激烈的辯論以後，大會最後才決定會員人數在二五〇、〇〇〇以下者一票；人數在二五〇、〇〇〇與五〇〇、〇〇〇之間者二票；人數在五〇〇、〇〇〇與一、〇〇〇、〇〇〇之間者三票；過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每五〇〇、〇〇〇或不到五〇〇、〇〇〇，增加一票。大戰前，一切的

議案都要由全體通過才發生效力，此次大會決定此後一切議案只須由多數代表通過，便發生效力。美國代表對於這條規則非常反對。

關於會費，大會決定，每個會員每年應納費美金半分。多數的代表都主張把會費提高一點，但是英、美兩國代表都一致反對，聲明就照這種標準納費，牠們每年應繳的會費已經是太多了。（註二九）

（註二九） 根據這種納費標準，一九一九年美國勞動聯合會應繳的會費已達二萬元。

大會中雖然有上面種種困難，可是牠最後還是製定了一種憲法和各種法令，產生了一個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按此後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一律簡稱爲職工國際。）該國際的總會設在阿姆斯特登，總會一共有五個職員，一個會長，兩個副會長，兩個秘書，司理會內一切事務，他們上面還有一個管理委員會，有委員十人，每年開會二次。總會會長爲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的會長阿柏登。會長產生以後，德國代表要求大會選舉勒金爲首席副會長，不料大會沒有通過，只舉他爲二席副會長，然而他却沒有接受。其結果，法國勞動大同盟的代表約克思當選爲首席副會長，比利時職工代表墨頓斯當選爲二席副會長，秘書爲捷斯特與芬曼（Ernman），兩個都是荷蘭人。甘波思沒有獲得任何位置，因爲美國代表在沒有開勞動聯合會大會以前，不敢擅自推舉。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阿姆斯特登會議閉幕之後，參加大會的代表與一般主要人物，都認爲他們已

經完成了新國際結合的第一個步驟。他們不獨恢復了戰前的工作，並且現時的工作較之戰前還要好些。戰前只有一個國際書記部，而且牠的活動非常有限，此時却有了了一個職工國際，領導一種大規模的職工組合行動與社會行動。

第九章 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

大戰雖然結束，可是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〇年之間全世界又發生了一種現代的最大的革命運動。潮流所及，不論是戰敗國、戰勝國與中立國，都被轉入了革命的漩渦，在程度上，各國的革命運動雖有緩急之不同，可是牠們的性質則是一樣，都是以推翻舊有制度為宗旨。此種運動發生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大戰停止以後，牠便散佈到歐洲中部各國，成了正式的革命，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間，牠已經瀰佈全球，達到了牠的最高程度。

第一節 戰後的騷動

這種革命運動在形式上各國各不相同，因為牠裏面包括了許多不同的原素。在各交戰國方面，因為經過了四年的戰爭，人民都感覺一種戰爭的疲倦。各國解散的軍隊很多，所以政府對於紀律特別加以注意。同盟國感覺戰敗的痛苦；協約國的人民却抱着很大的希望。威爾遜的理想，俄國的革命以及凡爾賽條約的失敗，使全世界的民衆都抱着一種信仰，認為將來必有一種新的世界制度發生。歐洲各新興國的人民抱着極大的熱誠，希望建設一種新的國家，因此發生了國家主義的觀念，使國際間產生各種仇恨與衝突。（註一）有些國家受戰爭損失過大，物質改造，很感困難。人們鑒於賠償問題之重大，對俄關係之困難，歐

洲中部與東南部各國國界劃分之不易以及亞洲的民族主義突起，又認為國際間的和平不大穩妥，恐怕不久再有戰事發生。當時最普遍的騷動，便是各國的勞動運動，因為戰後的經濟恐慌，物價的騰貴，以及金融的膨漲，致使勞工們感覺生活艱難，形成種種運動。

(註一) 戰後新興國有捷克斯拉夫、波蘭、猶哥斯拉夫、羅馬尼亞、芬蘭、利梭安利亞等國。

第一段 勞動界的活動

在此種騷動中，勞動者的活動，其形式不一而足。差不多世界各國的勞動組織，都在大大的擴充。一九一三年，全世界職工組合會員總數為一千五百萬，一九二〇年竟增至四千五百萬。這裏面有種種原因：歐戰發生後，職工組合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職工組合領袖中，有當政府委員者，有當內閣閣員者，有當各種裁判官者。可是其中主要的原因却是發生於戰後的時局。戰後的政治與社會狀況，均不穩固，勞動者當然需要一種保護的機關；(註二) 工業恐慌與物價的高漲，使勞動者不能不藉着職工組合，在收入與地位兩方面來維持戰爭所獲得的利益；同時他們的『新社會制度』的理想，使他們對於職工組合主義發生一種空前的興趣。

(註二) 許多國家的政府都設立了各種政府基金來援助工人，使他們能適應戰後的環境；有些基金是由職工組合自己管理，所以很多的工人都加入了職工組合。

勞動者既然存着這種理想，同時又有職工組合的援助，因此在權利與職能方面都想擴充，提出種種新的要求。他們要求政府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其結果，政府頒布了一些新的法律，承認職工組合是經濟與法律制度中的正式份子。舊的法律有的廢除，各種社會保險的計劃代之而興。勞動者的團體契約，較之戰前大大的擴充，政府又將戰期中所設立的種種解決工業問題的機關盡力擴大，使勞動組織在工業中漸漸獲得管理與行政方面的權利。勞動者又要求家庭工資，假期工資，這都是一些新的要求。他們除了提出關於工資，休息時間，教育機會，與擴大的顧問權利等方面的要求以外，還要求參加工業管理與工業的社會化，這兩種要求他們當歐戰將要結束時就已提出，不過此時他們更進一步的推進，使牠們早日實現罷了。(註三) 爲達到這種種的目的起見，他們形成了一種世界罷工，這種罷工範圍之擴大，情形之激烈爲從前所未有。

(註三) 一方面因爲從戰期中的國家集產主義獲得了一些經驗，一方面受了俄國與德國的革命實驗的影響，勞動者對於國有化的觀念，此時已發生了一些改變。他們現時所要求的國有制度與從前不大相同，主張一方面將國家的權力減至最低程度，一方面將勞動者的職權大大地加以擴充。

第二段 主要的潮流

各種各類的農村運動、工業運動與社會運動在各國發生以後，牠們形成了一種擴大的運動。歐洲東

部與東南部的農村運動與勞動運動二者已經聯合起來，一方面要將土地分給農民，一方面要使工業勞動者獲得政權。歐洲中部的運動，目的集中在勞動共和國的設立與工業的社會化兩點。意大利步武俄國の後塵，想要造成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西歐與北歐的協約國與中立國和美國一樣，運動的形式只是大規模的罷工，有些是工業的罷工，有些是政治的罷工。南美洲比較大一點的共和國，其運動的形式也是同盟罷工與羣衆運動，有時變成一些暴動，而沒有一定的目標。(註四)日本的運動有時是搶劫食物的暴動，有時是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有時是大規模的勞動運動。此外如近東，印度與中國，也發生了一些新的運動，目的在要求民族自決。

(註四) 關於美國與南美洲的各種運動，請參看本書第一與第十二兩章。

第三段 改造歟？革命歟？

從這種運動的可能結果上看來，有兩個重要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個是各國運動的國際上的聯絡問題。這種運動在當時發生的原因，就是經濟與政治的問題，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非由世界各主要國家一致合作不可。第二是領袖的問題。當時的勞動羣衆，差不多是徘徊於各種領袖之間，一九一四年以後社會主義者分裂成許多派別，所謂右派、中央派、左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職工組合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其他的主義者不斷的衝突，互相攻擊；他們衝突之點就在當時那種運動的解釋上，有人要把他變成

改造運動，有人要把牠變成革命運動。

第二節 『阿姆斯特登』的領袖資格

國內如此，國際上也一樣，有一種所謂領袖之爭，都想在各國的運動的聯絡上，指導上，佔得一種領袖的地位。第一批的領袖是一般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們在柏恩會議時曾經努力要恢復第二國際。其次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於同年三月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個第三國際。最後還有那些職工組合主義者，他們七月間在阿姆斯特登聯合起來將職工國際改組一過。這三個國際都根據牠們成立的地點定名為柏恩國際、莫斯科國際與阿姆斯特登國際；平時為方便計，都簡稱牠們為『柏恩』、『莫斯科』與『阿姆斯特登』。(註五)

(註五) 還有一個第四個國際組織，名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 該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便已開始改組，可是直到一九二〇年六月才正式成立。牠的主要工作是調和工業中的騷動。

在這三個國際組織中，阿姆斯特登國際在當時似乎有作領袖的希望。牠成立後的幾個月中，入會者並不十分踴躍，會費的繳納也很遲慢，總會的開支和生命完全由荷蘭的職工組合盡力維持。一九二〇年時，情形便不同了，種種困難都已解決，入會者有二十二國，會員總數已達二千三百萬人。總會的預算每年總在萬元以上。(註六) 總會的辦事人員非常認真，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完全根據新訂的章程，以盡力促進

職工組合的共同利益爲宗旨。

(註六)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總會收入的會費計一、五〇〇元；一九二〇年的會費總計四、〇〇〇元。

第一段 一九一九年的華盛頓會議

安姆斯特登國際第一次的成功便是牠與國際勞動組織的聯絡。根據凡爾賽和約，國際勞動組織的第一屆國際勞動大會，應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華盛頓舉行。(註七) 本來協約國最高委員會不願邀請德國和奧國的職工組合赴會。無奈安姆斯特登總會極力反對，宣言如果最高委員會不要德奧二國參加，總會決不讓一個代表到會。因此最後最高委員會還是將請柬寄到德奧二國的職工組合去了。

(註七) 參看本書第八章。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國際勞動大會在華盛頓開幕時，職工國際感覺得非常滿意。(註八) 此次會議費時很久，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行閉幕。牠對於勞動運動有一種重大的意義，此次會議不獨表明此時的勞動者的地位已經提高，並且還證明勞動問題在國際生活中也獲得了一種重要的地位。此次到會的人，總計有四十一國的代表。雖然有十四個國家僅僅派了政府的代表出席，雖然美國上議院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勞動界沒有派遣代表參加，雖然因為請柬發出太遲以及護照上與財政上的困難致使德奧二國的代表不能到會，可是安姆斯特登國際在大會中還是代表了世界各國的勞動階

級。大會對於該國際所屬的各分會的代表，都承認他們是各國勞動界的正式代表，而且他們的紀律很好，團結也很堅固，因此政府的代表與雇主的代表都有一種羨慕之心。

(註八) 『職工國際』與『阿姆斯特登國際』都是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的簡稱，著者在下面各章中，有時用職工國際，有時用阿姆斯特登國際，希讀者注意。

華盛頓會議對於八小時工作制度、失業問題、童工女工傭雇問題以及禁用白磷製造火柴各項，都擬定了種種的草案。此次草案，雖然沒有把勞動者的要求全體包括進去，可是較之當時各種現存的法規，却進步多了。阿姆斯特登國際的領袖對於草案中的八小時工作制度的規定，尤其感覺滿意，因為牠是五十年來勞動運動的勝利的標記。

華盛頓會議大大的提高了阿姆斯特登國際的地位，因此，牠雖然成立不久，却免避了種種的困難。不獨如此，此時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都一個一個恢復舊觀，因此牠的聲勢益行擴大。不到一年的工夫，戰前各勞動書記部都已改組完畢，並且還有許多新的勞動書記部產生出來。這些書記部的改組，有些是牠們自動的，有些是阿姆斯特登國際發起的。

第二段 匈牙利『杯葛』

阿姆斯特登國際看見自己居然有這樣的好成績，於是開始進行各種的新計劃。一九一九年秋季，牠

請求各國職工組合一致起來打破列強對於蘇俄的封鎖政策。是年冬季，他又把比利時、法國、英國、荷蘭與斯甘第勒維亞等國工人所捐助的大宗糧食，運到維也納去拯救奧國的民衆。一九二〇年二月，他把牠擬定的一種計劃書『社會化建議』寄到牠所屬的各國總工會，把職工組合與社會化的經濟的關係，作一種詳細的說明。牠還同時組織了五個特別委員會，派牠們分途去調查魯爾 (Ruhr)、沙爾流域 (Sarre Basin)、法國北部、奧大利與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的經濟與政治情形。一九二〇年四月，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山利牟 (San Remo) 開第一屆會議時，該國際的總部又趕急擬定了一種改造歐洲的計劃，並且發出一種宣言書，要各國的勞動者把他們的力量集中在生產工具的社會化上面，因為如果要維持和平，維持繁榮，與民主主義，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沒有好久，牠又發出一種勞動節宣言，主張用同盟罷工來完成生產社會化的計劃，最後又提出兩個口號：『打倒反動派』與『擁護社會主義』。後來法國政府知道了，聲明如果法國勞動大同盟要接受這種請求，政府必定將牠解散，阿姆斯特登國際得到這種消息以後，便提出嚴重抗議，以致法國國會中對於這個問題發生了很大的爭執。

更足驚人的，便是該國際的總部在一九二〇年夏季對匈牙利所實行的那種杯葛政策，一九二〇年春季，匈牙利的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請求職工國際一方面給他們以經濟援助，一方面要求協約國政府幫助他們，反對他們的執政荷爾奚 (Horthy)。總部接到這種請求書以後，便打算施以武力政策。三月

五日，牠對各國職工組合發出一種宣言，說明實行杯葛政策之必要，同時特意通知各國的運輸工人，鐵道工人與郵政雇員，要他們即刻準備起來，只等總部頒發號令，便開始實行杯葛政策。牠同時將阿姆斯特登的要求——恢復匈牙利的公民權利——提交荷爾奚與協約國最高委員會。要求的函件發出以後，並沒有得到答覆，總部於是通知各國職工組合，要牠們從六月二十日起，實行杯葛政策。六月一日，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port Workers) 的執行委員會認可了牠的請求，通知牠的會員，六月二十日以後，凡是運往匈牙利的貨物，一律不准運輸。

杯葛政策延長了幾個星期。奧大利的工人對於這種政策，執行得非常嚴厲；德國、捷哥斯拉夫與意大利的工人，對牠只是局部的服從。杯葛政策實行以後，匈牙利的民衆在生活上感覺種種困難，同時布達帕斯與外界的交通也發生了很大的阻礙。八月八日，職工國際自動的取消這種政策，牠希望中的目的並沒有達到。此次的杯葛政策便宣告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協約國政府在政治上援助荷爾奚；第二是因為勞動界本身不能一致行動，最後便是因為匈牙利職工組合反復無常，自己又請求職工國際取消杯葛政策，因為牠們與政府訂立了一種非正式的條約。

第三段 波蘭的封鎖

職工國際一方面對匈牙利實行杯葛政策，同時又想聯絡各國工人設法停止一九二〇年的俄國與

波蘭的戰爭，因此便禁止將軍火輸入波蘭。當時贊助此種行動者，有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英國的行動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f Action）（即英國勞動黨與職工組合大會所設之聯合機關）、德國職工組合聯合會、德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及捷克斯拉夫職工組合聯合會。同時法國、奧國、荷蘭、意大利、瑞典、德國、捷克斯拉夫、比利時以及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一部份的工人，都加入了這種行動。其結果波蘭政府便派遣軍隊到丹基格（Danzig）去代替工人來搬運軍火。後來職工國際宣言此次戰爭之所以能夠早日結束，牠禁止軍火實在有一部份的功勞，並且聲明牠此次不獨使俄波戰爭早日結束，而且還防止了一種新世界戰爭的危險。這種論調雖然有點過於誇張，可是這次的禁運軍火的確是有歷史以來勞動階級第一次重要的國際非戰行動。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阿姆斯特登國際在倫敦舉行特別會議時，牠已經發達到了牠的頂點。牠此時是歐洲勞動界唯一的大規模組織，會員有二十二個國家的二千三百萬工人，當時牠自己覺得在歐洲的和與復興方面，很可以變成一種首領人物。因為存着這種見解，所以倫敦會議便擬訂了一種偉大的計劃，主張取消戰爭債款，穩固國際匯兌，各國政府借給國際聯盟一種貸款，作為改造經費，減少紙幣的發行額，實行資本稅，在國際勞動組織的監督之下，對於原料實行國際管理與分配，將土地、礦山與運輸工具收為公有，給與勞動者以工業管理權與統治權，廢止經濟的帝國主義及一切關稅等項。當時歐洲各國政府對

於賠款問題，擬於同年十二月間在布魯捨爾開一種專家會議，倫敦大會因此指定職工國際總部屆時將這種計畫提交專家委員會，作為該委員會的計畫的基礎。

第三節 第二國際的復活

當阿姆斯特登國際正在活動時，柏恩國際却在慘澹經營，使本身不致瓦解分裂。一九一九年二月，柏恩會議指派的第二國際改造委員會（註九）四月間在阿姆斯特登開過會議，八月間又在羅色恩（Lucerne）舉行會議，並且邀請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舉行一個國際大會，日期定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地點定為日內瓦。可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以前，委員會已經發現前次柏恩會議所形成的團體，現時已經瓦解冰消了。各主要國家的社會主義黨因為受了當時的革命運動的影響都分成若干派別，並且一個一個的脫離了柏恩國際。因此委員會只得把日內瓦會議改在六月三十一日舉行。

（註九）參看本書第七章

日內瓦會議開幕時，柏恩國際已經非常衰微，比起從前的第二國際來，牠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到會者總共有十七個國家分會，其中有五個分會的代表，出席的目的只在旁聽，同時還有十個分會的代表，只能代表各該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些小的派別。會議中的主要人物只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代表為勞動黨、職工組合大會與費邊社。德國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比利時、丹麥、荷蘭與瑞典的社會主義黨都是

會議中的次等重要角色。

日內瓦會議中的社會主義者，因為看見當時的革命潮流過於激烈，並且這種潮流進步很快，大有侵略他們本身的趨勢，所以很想形成一種運動來抵抗這種潮流，以宣傳戰後的和平改造為宗旨。他們對於由普遍選舉所產生的國會，表示贊成，宣言社會化的程序只能按照各國的情形一步一步的慢慢實現；社會主義者在不能設立一種更好的組織以前，決不應當廢除私人企業；用這種漸進的方法，無報酬的社會化才可以免避。日內瓦會議不主張用武力推翻資本家的政府，建設無產階級獨裁，聲明社會主義的歷史的使命，不是推翻民主主義，而是完成民主主義。

日內瓦會議重行採納柏恩會議的計劃，對於國際聯盟一方面承認，一方面加以批評，並且表示牠願意與國際勞動組織實行合作。會議的結果，成立了一個執行委員會，總共三個委員，其中有兩個是英國代表，總會設在倫敦。此次會議對於柏恩國際並沒有什麼好處，不過牠的主要份子，英國勞動黨、英國職工組合會議與德國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的國際舞台上佔了一種重要的地位罷了。

第四節 布爾雪維主義的時代

第三國際的活動與柏恩國際的毫無生氣和安姆斯特登國際的改造工作，都不相同。牠的主要目的

是要統一各種革命潮流，即刻實現一種世界革命。徵諸當時的大勢，似乎共產黨所說的話，頗與實事相符。雖然不見得全世界會發生無產階級的革命，可是歐洲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其發展頗足驚人。(註一〇)

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的斯巴達黨暴動平息後，(註一一)同年三月，共產黨首領根伯納 (Berth Brecht) 侵入了布達帕斯；四月，伯菲利亞 (Bulgaria) 的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同時，德烈斯登以及德國其他區域發生了許多的暴動。德國的蘇維埃政府雖然不久就消滅了，(註一二)可是歐洲多數的工人都認為這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個步驟。蘇俄政府對付尤登利克 (Yudenich)、哥沙克與旦利金 (Denikin) 的抵抗運動，引起了多方面的同情，因此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發生國際罷工，反對各國對俄採取的封鎖政策，許多國家的工人都加入了這次的罷工。因為第三國際的吸引力很大，所以牠在歐美各國的勢力，都發展得異常迅速。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黨都接二連三的加入了第三國際。意大利與瑞士的社會主義黨，雖然沒有加入，可是對牠已經表示同情。德國、波蘭、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芬蘭、瑞典、荷蘭以及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有一部份都脫離了社會主義黨，另外組織共產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美國以及中美與南美的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準備拋棄他們反對社會主義者的偏見，加入新興的共產國際。

(註一〇) 齊羅維夫說：德國的西德門不久便會自殺，那時列寧必會幫助李卜克內西起草德國第一次的社會主義法令。

(註一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社會主義政府成立，主要人物為哈恩、愛伯特與羅斯克，可是許多工人不久便感覺失望，因

此都加入了斯巴達黨。此次新成立的政府，最初本是多數派社會主義者與獨立社會主義黨黨員共同組織的。後來獨立社會主義黨黨員因為政府沒有採納他們的社會化的計畫，於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脫離了混合政府。一九一九年一月，一部從獨立社會主義黨黨員與斯巴達黨實行暴動，想以武力奪取柏林。過了十天，社會主義政府使用武力將暴動平息，解決此次暴動之主要人物，一為社會主義內閣閣員羅斯克，一為社會主義軍柏林總司令衛爾司（W. S.）。叛亂中的領袖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在被逮途中，即被暗殺。

（註一二）伯非利亞的蘇維埃，只成立幾個星期就被推翻了；匈牙利的蘇維埃政府受了協約國軍隊的恫嚇，也於八月一日自動取消，社會主義政府隨即成立，不久又因荷爾希的壓迫，歸於消滅，於是荷爾希大權在握，自稱執政。

一九二〇年，革命的潮流益形緊張。二月，巴爾幹各國發生同盟罷工；三月，克卜事件（The Kapp Putsch）平息後，魯爾又發生共產黨暴動（註一三）同年春季，意大利也有羣衆罷工發生，許多工廠都被佔領；五月，法國工人為要求鐵道收為國有，發生同盟罷工，不久職工國際又對匈牙利實行杯葛政策，因此，這一年中，歐洲的狀況，異常紊亂。此時有些人的觀察，認為歐洲將要回到野蠻時代去，不過據一般革命家看來，歐洲的社會革命，已經是迫在眉睫了。當俄波戰爭差不多要結束時，他們的希望達到了頂點。（註一四）一九一九年冬季與一九二〇年春季之間，俄國的紅軍已經戰勝哥沙克，尤登利克的軍隊潰不成軍，且利金也同時潰退，國內的外國軍隊以及反革命的勢力都已肅清，紅軍正在乘勝西進，似乎不久便可以克服瓦沙

(Warsaw) 進攻柏林，然後與西方的工人聯合，造成一種普遍的革命戰爭，來建立歐洲的蘇維埃。

(註一三) 一九二〇年三月，克卜將軍在柏林叛變，但不久便被一種同盟罷工所平復，此次罷工的領袖都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會員。當時獨立社會主義黨與共產主義者盡力使這個罷工變成一種革命。後者在頓森 (Eisen) 和甘利支 (Chemnitz)

等城與魯爾區域設立蘇維埃政府，他們三月二十日佔領各城，直到四月十二日才行退出。

(註一四) 從一九二〇年六月起到八月初止。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起，到八月七日上，是共產黨希望最大的時候，因此第三國際的第二屆大會乘此機會在彼德格勒與莫斯科先後舉行。(註一五) 到會者有三十七個國家的代表，會場設在舊皇城裏。而會衆的成分十分複雜。代表中有完全的共產主義者，也有步武俄國布爾雪維克的後塵而新立的各國共產黨的黨員。其中還有一些所謂「悔過的犯罪者」，例如法國社會主義黨黨員克金與佛羅沙德之流，他們從前都是極力主張戰爭的人，現在却一變而為共產主義者了。其次，有各國急進派的社會主義黨的代
表，如意大利與瑞士的社會主義黨的黨員，大戰時他們都是非戰派的人物，所以此時加入革命工作。其次有各國的各種左傾團體，如英國的獨立勞動黨，德國的獨立社會主義黨，牠們此時已經脫離了柏恩國際。其次有各種急進的革命的勞動團體，如英國的工廠代表委員會 (Shop Stewards' Committee)，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法國、西班牙與意大利的工團主義者，以及德國的勞動黨員，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

原則並不完全信仰，不過因為他們想即刻造成一種革命，所以暫時與共產黨成立妥協。此外還有東方各國的新時代所產生的人物，如土耳其、埃及、波斯、印度、中國、高麗與日本的各種各色的代表，他們之所以加入第三國際，目的就在使他們這班被壓迫的民族能夠得到解放的機會。

(註一五) 此次大會僅僅七月十九日在彼德格勒會議一次，其餘的會議——七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七日止——都是在莫斯科舉行的。

第三國際的領袖們看見會務居然有如此發達，於是命令各國的代表即刻開始世界革命的工作。大會宣言說：「我們現時生存在一種內亂的時代裏，最後的時機已經來到。」牠認為戰後的經濟影響，世界經濟的整個破裂，狂漲的物價，女工童工的無限的雇用，住宅狀況的惡化，戰勝國的報復的政策，這種種的情形，使各處的勞動者都加入革命戰爭，以期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

俄國共產黨，根據這種時局的分析，於是勸告各國的勞動者即刻從事革命，切莫白費這種寶貴的光陰。他們吩咐各國的共產黨領袖，只須促進革命而不必特意製造革命。大會制定了一種計畫，目的在訓練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以期實現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同時又通過許多堂皇的論文，有些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的，有些是分析此種政策在各國應用的具體方法的，有些是指示共產黨利用國會、職工組合、工廠委員會與其他社會組織來進行革命的，有些是闡明設立蘇維埃的應有條件的，有些是確定共產

黨在各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應採的態度的，最後還有些是說明共產黨對於農民應採的政策

的。
爲達到這種種目的起見，大會勸告凡是贊成這些意見的人，一律退出本國的社會主義黨，另外組織獨立的共產黨。各國的共產黨也許是合法的政黨，也許是非法的政黨，他們都是第三國際的分會，而第三國際本身乃是一個單純的普遍的世界黨。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與其他的行政機關，暫時採用中央集權制度，由大會付以各種大權。

此次大會的重要成績便是所謂「二十一條」的通過，凡是要加入第三國際的機關，必須滿足這二十一個條件。根據大會擬定的原文，第三國際「將要成爲一種模範，」同時「牠又有一種危險，恐怕一般還沒有完全拋棄第二國際的唯心論的流動性質的騎牆份子加入以後，牠的革命精神會受損傷。」第三國際不獨決心要拒絕右傾份子、社會愛國主義者以及社會排外主義者，如羅斯克、西德門、南勞德爾、多馬斯、亨德孫這一類的人；就是當時一般所謂中央派，如考次基、郎格特、西爾菲丁、亞德拉、希爾克特一類的人物，也在排除之列。因此，牠把二十一條特意的訂得異常嚴格（註一六）凡是要加入第三國際的團體，必須承認一種嚴格的共產黨計畫，從事非法工作，到軍隊裏面宣傳，革除改良主義者，不讓他們佔領重要位置，謹守鐵的紀律，最後還要在一切的無產階級團體與半無產階級團體裏面去組織共產黨小組。

(註一六) 齊羅維夫說第三國際的領袖願盡心血還想再加十個條件進去，使加入者更感困難，可是他們的創造力有限，畢竟沒有辦到。

第二十一條不獨想排除社會主義者，牠的目的還想抵制阿姆斯特登國際。第十條就是如此：凡是屬於第三國際的政黨必須拼命的反抗黃色工會的阿姆斯特登國際，與國際聯盟下面的國際勞動組織。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阿姆斯特登國際，使牠屬下的職工組合都成為第三國際的會員。爲實行這種計畫起見，大會中英國、意大利、法國、保加利亞、猶哥斯拉夫的一些職工組合會員與羅梭非斯基 (A. Losovsky) 和齊羅維夫曾經開過幾次會議，結果組織了一個赤色職工組合臨時國際委員會 (Provisional Council of Red Trade Unions)。

第五節 潮流的轉向

革命家之所以大抱樂觀，因爲他們在一九二〇年上季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兩年來的全世界的革命風潮產生了很大的社會與經濟改變。多數國家的勞動者，在法律和社會上，都獲得了一種新的地位，同時各戰勝國和中立國的工資大大提高，工作時間減少，一般的生活程度，都有很好的進步。在政治上，勞動者已經形成一種勢力。有史以來第一次德國、奧國、匈牙利、捷哥斯拉夫、瑞典、巴爾幹半島、喬治亞與高加索等國，都成立了社會主義或局部的社會主義政府，而且俄國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還有一些其他的

國家，勞動黨變成主要的在野黨，只要有機會，馬上便可以取得政權。

歷年以來，共產黨總說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西歐的勞動者不能取得政權，不能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只是因為阿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從中作梗。換一句話說：阿姆斯特登國際以及右派和中央派的社會主義者，曾經盡力保守歐洲的圍牆，致革命潮流不能侵入，布爾雪維克不能得逞。阿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之所以獲過勝利，因為他們有一種堅固的政治與工業的勞動組織作他們的後援；共產黨則不然，他的成份非常複雜，沒有統一的後援，成功自非易事。不過還有一層，阿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與行動都是以戰後的實際情形為根據，否則他們的成功與否還是一個問題。

自從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閉幕以後，革命的勢力已經在迅速消滅之中。蘇俄的紅軍取得瓦沙以後，便漸漸的敗退下來。是年八、九月間，意大利的金屬業工人因被雇主辭歇工人發生大規模的罷工，一時工人們佔據工廠，大有一變而成革命之勢，可是工人與政府間不久就成立妥協，罷工於是結束。（註一七）其餘各國的各種罷工以及暴動，都一個一個失敗下來。此時日本突然發生經濟恐慌，由日本傳到英國，又由英國傳到美國，一九二〇年告終時，全世界都轉入了工業恐慌的漩渦之中。時局的發展已經變更方向了。

（註一七） 第一個承認第三國際的重要政黨，便是意大利社會主義黨。意大利的職工組合運動也採取同一方針。一九二〇年四月，

全國勞動組合會議要求取消國會，建立蘇維埃，同時社會主義黨也制定一種社會革命的詳細計畫。是年春季，同盟罷工就在開始。隨後，各地罷工工人佔領工廠是夏季一種普遍的現象。七月，工廠委員會打算實行一種普遍的佔領工廠運動，因為聯絡不好，卒歸失敗。八月杜林（Duisburg）的金屬業工人被雇主辭職，工廠自動關閉；鐵工聯合會於是下令佔領工廠，不獨杜林的工人影響，意大利各主要都市的工人都在工廠高掛紅旗，實行佔領，並且還打算在專家指導之下實行自動的從事生產。這次的佔領工廠，只支持了幾個星期。政府不久便實行和解政策，使勞資兩方言歸於好，工廠於九月十九一律開工，給與工人以一部份的工業管理權。在一九二〇年的罷工運動中，罷工工人與法西斯蒂黨員已經開始發生衝突。

第十章 勞動運動的退却與勞動界的紊亂（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〇年發生的經濟恐慌，給與各國的影響，形式不同，程度亦異。法國受害最少；美國到一九二二年才開始恢復原狀；德國所受的影響，以一九二三年為最大，一方面法國軍隊佔據魯爾，同時馬克的價格又大大跌落；俄國的經濟恐慌，以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年為最厲害，國內發生饑饉，經濟組織紊亂不堪。但是從整個的世界經濟方面看來，這次的恐慌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告終止，是年冬季，國際貿易大大減少，失業工人大大增加，而且財政情形極其紊亂。

同時這幾年來的世界政治狀況也不見佳，大戰期中，人民對於戰後的政治都存着各種希望，此時的政治情形使他們大失其望。整個的歐洲差不多都巴爾幹化了；各國政府訂立了新的軍事條約，成立了軍事聯盟，賠款問題日趨緊張，許多國家的政治民主主義都已敗退，獨裁政治成了意大利、西班牙、巴爾幹半島與其他幾個國家的正式政治組織。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勞動者在各方面獲得了許多的勝利，此時因為受了政治和經濟情形的影響，他們所得的勝利都在一件一件的消滅。各國的雇主，大都在減少工資，勞動者雖然罷工，也沒有發生效力。勞動者的生活程度日見低落，有些國家是因為物價高漲，有些國家是因為物價低落，有些國家是

因失業者過多。雇主運動又在漸漸復活，他們反對勞動組織，反對團體契約。從前那些擴充勞動權利的法定機關，如工廠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等，在活動方面大受阻礙。八小時工作制度，據一般勞動者看來，是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的最大的勝利，可是此時已被雇主否認。社會保險與保工法律，理論上雖然存在，實事上早已失了效用。各國職工組合的會員大見減少，有幾個國家的職工組合——如德國的職工組合——因為金融膨脹的緣故，已經成了一種空架子。此時一般的勞動者，目擊蘇俄的狀況，漸漸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實際上有許多困難。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時，他們對於本身很有信仰，認為他們是社會上一種偉大的勢力，現在他們的觀念却改變了，行動有點躊躇，腦筋漸漸清醒，還有幾個國家的勞動者已經進一步的感覺失望了。

國際勞動團體此時也在讓步，不敢像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那樣膽大妄爲了。不過牠們對於時局的變遷感覺過於遲慢，既不能抵抗這種反動的潮流，又不能因勢利導，孤注一擲的來利用這種潮流，所以牠們讓步以後，內部還發生了很大的紊亂。

第一節 第二半國際

第一個發現勞動者的態度發生改變的，便是第三國際。第二屆大會閉幕後幾個月，牠就知道各國的中央派與左派社會主義者並不以牠爲模範了。英國獨立社會主義黨的代表，七月間曾經參加莫斯科大

會，可是他們回國作報告時，對於俄國的經濟與政治情形大加指責，給共產主義一種很大的打擊。德國的獨立社會主義黨員，對於俄國的獨裁政治，也不滿意，同時他們又恐怕俄國共產黨馬上要在德國促進一種革命，因此他們甘願使該黨分裂，決不願無條件的加入第三國際。（註一）法國（註二）瑞典、意大利（註三）美國（註四）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黨，雖然因共產黨的挑撥離開分裂成若干派別，可是俄國共產黨既不能在中央派與左派社會主義者中間操縱多數，也不能操縱重要的少數份子。

（註一）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德國獨立社會主義黨在荷爾（Holl）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加入第三國際的問題。會議的結果，內部起了分裂。一般主張即刻無條件加入第三國際的份子都退出了該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他們聯合德國的共產黨組織一個德國統一共產黨。

（註二）一九二〇年二月，法國社會主義黨在斯塔波格（Stassburg）大會中議決與第二國際脫離關係。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黨又議決無條件的加入第三國際。但是郎格特、布倫（Jean Blum）與南勞德爾等十數份子表示拒絕。

（註三）此時意大利的社會主義黨內部分為三派。第一派是所謂機會主義者，他們願意加入第三國際，不過主張『二十一條』的應用必須以適合意大利的情形為根據。第二派以波第加（Bodiga）為首領，他們主張無條件的承認『二十一條』並要求該黨開除機會主義者的黨籍。這兩派之間還有一個所謂統一派，首領為色勒迪（Seredi）他們是該黨的主要份子，主張加入第三國際，一面要求根據國內情形來應用『二十一條』，可是同時又要維持該黨的統一。該黨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勒格杭（Lodigian）會

議時，機會主義者與統一主義者獲得勝利，因此所謂純粹的共產黨便退出該黨，另外組織意大利共產黨。

(註四) 一九一九年時，美國社會主義黨裏面的左傾份子便退出該黨，退出後他們又分裂為兩黨，即共產黨與共產勞動黨。一九二

〇到一九二二年間，社會主義黨中又有一部份黨員退出，因為他們主張無條件的承認「二十一條」。

一九二一年春季，各國中央派與左派的社會主義者的反第三國際運動，已經有了相當的組織。是年二月，他們在維也納舉行會議，參加者有十三個國家的中央派與左派團體，代表人數總計八十，擁護他們的人，約有一千萬；會議的結果，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黨國際工作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一名「維也納組合」(Vienna Union)，又稱「半國際」(Two and a Half International)，因為牠的主張介乎第二與第三國際之間。牠本身對於「國際」這種名稱並不承認，牠說牠的目的只是做點準備工作，俾能在未來成立一個國際組織。牠的政策是一種有彈性的東西，牠既不像第二國際那樣限制無產階級只准他們採用民主主義的方法，也不像第三國際那樣希望各國的農工死死板板的抄襲俄國式的農工革命。

第二節 勞動界的攻守策略

第一段 俄國的新經濟政策

俄國的共產黨不獨失去了他的外援，並且國內還發生了恐慌。他們雖然平息了內亂，把帝俄時代各

種主要勢力都聯合起來，可是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間的經濟恐慌與政治壓迫，使民衆大感痛苦，都希望政府能給他們一種解救。一九二一年三月，克羅斯達（Krosfeldt）防軍叛變，要求改革政治獨裁，恢復自由商業；克羅斯達防軍，本是布爾雪維主義的保障，俄國革命的功臣，因此當時的情形異常嚴重。共產黨雖然用殘酷手段肅清了此次的叛軍，然而他們却不能不注意此次事變的重大的意義，因為這完全是經濟與心理的破產的一種表示。

列寧藉口這次叛變意義之重大，於是將經濟政策突然的改變一過。一九一八年以來，政府對於農民的剩餘穀物，完全採取一種徵收制度，列寧此時將此種制度完全取消，代之以農產稅，並且允許人民在國內從事私人商業，法律不再禁止。（註五）這種改變即當時所頒布的新經濟政策，目的便在使俄國的經濟情形得以恢復戰前的原有狀況。

（註五）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詳細情形，請參看本書第十四章第一節。

第三段 「三月事變」與「黑色星期五」

克倫斯達叛變平息後，不久便發生了德國的「三月事變」。一九二一年春季，德國的統一共產黨是俄國以外最大和最有力量的共產黨，牠的領袖為列菲（Paul Levi）、哲迪根、道密格（E. Dammig）、荷夫曼等人。與牠比較起來，德國的共產勞動黨只是一個小而重要的組織，而且還是一個半工團主義的機

關(註六) 因為此時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還在想要拉攏各國的工團主義團體，所以牠承認德國的共產勞動黨是一個表同情於第三國際的會員，可以派代表參入執行委員會，不過沒有表決權罷了。這樣一來，便引起了統一共產黨的抗議。抗議的結果，兩方面發生爭執，同時統一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在意大利方面採取的態度也不滿意，因此該黨的執行委員會最後便全體辭職了。

(註六) 德國共產勞動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該黨的目的為維持所謂『重複工會』(Gef. D. Union)，組織了一個『勞動大組合』與德國職工組合會對峙。

統一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辭職，新委員產生，策略也變更一過。當時德國發生了罷工事件，政府為維持秩序起見，派了一些軍隊到中部的工業區域去實行彈壓，於是該黨利用這個機會發起同盟罷工。其中有幾天，共產黨還佔據了額森 (Eisen)、杜斯多夫 (Düsseldorf)、牟斯特 (Münster)、荷爾漢堡與其他幾個都市的工廠。共產黨知道此時德國的工人對於政府很不滿意，同時上西尼亞的全民票決又給與德國民衆一種很大的刺激，並且法國在萊茵區域所採的政策也引起了德國的民族觀念，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因此在同盟罷工之後又組織武裝暴動。(註七) 不料同盟罷工與武裝暴動都歸失敗，因為德國的勞動羣衆在職工組合領袖以及多數派和獨立社會主義者指導之下，沒有響應他們的舉動。武裝暴動的結果，只是造成流血的慘劇，使共產黨內部益趨分裂。

(註七) 勃菲因爲在他著作的一本小冊子反勞動主義(*Anti-Labor Propaganda*)裏對於共產黨領袖大加指責，致被統一共產黨開除。一九二二年三月，他又加入了獨立社會主義黨。

不久便發生了英國所謂「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此事與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沒有直接關係，可是間接的給牠一種壞的影響。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即英政府交回戰時礦業管理權之次日，英國礦工聯合會舉行同盟罷工，目的在防止工資的減少。英國的礦工與鐵路工人以及運輸工人本來組織了一種三角同盟，以實行罷工互助爲宗旨，此次礦工之所以敢於罷工，因爲他們相信三角同盟能够加以援助。罷工後幾天，情形異常緊張，似乎英國全國的工人都會加入同盟罷工的樣子。不料四月十五日，星期五那天，礦工聯合會與三角聯盟中其他會員意見破裂，本來已經加入了罷工的鐵路工人與運輸工人還有其他的職工組合，聲明停止罷工，因此同盟罷工竟歸失敗。三角同盟的失敗，不僅使英國的勞動界受一種不好的影響，就是全歐的工人也是一樣。

第三段 到民間去

因爲歐洲發生了這些事情，同時俄國的饑荒又達到了最高程度，所以第三國際便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第三屆大會。開幕時列寧便承認「革命的進展已經慢下來了，」從前共產主義者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時，以爲他們只要少數的有組織的勞動者援助，便可以獲得勝利，這只是一種錯誤

的見解。大會根據列寧的意見，承認了俄國的新經濟政策，並且承認政府與外國訂立商約，允許外國資本家在俄國投資，認為這種政策只是一種暫時的讓步，而且是一種策略，用資本主義來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

大會認清了國際的情形，於是重新為各國的共產主義者製定一種新的口號：『到民間去』(To the masses)。在政治上，這種口號的意義，就是要共產主義者繼續破壞社會主義黨，使各國新成立的共產黨能够穩固。不過在其他一切方面，共產主義者還是要繼續加入各種現存組織，在牠們裏面形成小組或細胞，來操縱各國的民衆。共產主義者同時也要特別努力奪取職工組合與其他純粹勞動組織的管理權，從工廠委員會起直至勞動體育會與音樂會止，都要把統治的權利奪取過來。

第四段 赤色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共產黨大會閉幕不久，莫斯科又開了一個職工組合國際大會。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開幕，參加者有四十二個國家，代表共二百二十人。參加此次大會的團體，有各國的獨立工會、全國統工會、工廠委員會、英國工廠代表委員會、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工團主義者以及各種的革命的少數派。代表中之知名者有英國的曼多馬、美國的赫烏德(W. D. Hoar)與浮思德、法國的那斯墨(Rosmer)與蒙拉迪等人；大會中的首領都是俄國人，主要者為羅梭非斯基(Lomsky)、多加多夫(Dogudov)與

安德列夫 (Andrew)。大會中頗多爭執，爭執最烈者有下面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把舊有的職業組合改爲工業組合，提出這個議案的人爲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以及德國共產勞動黨一類的團體。爭論的結果這個議案被大會否決，大會還是主張各國共產主義者繼續參加各種勞動組織，在牠們裏面盡力活動，以期克服牠們。第二便是職工組合與第三國際的關係的問題。俄國的職工組合會員與他國的共產黨員主張職工組合與政治組織在一個國際組織之下聯合起來。但是法國的工團主義者却盡力反對這種計畫。他們恢復了戰前的學理，不願使職工組合隸屬於任何政治組織。同時俄國共產黨前此曾經監禁和槍決俄國的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他們更是憤憤不平。(註八) 俄國共產黨爲遷就他們起見，承認採取一種妥協方法。(註九) 即另外組織一個獨立的職工組合國際，取名赤色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爲聯合第三國際起見，議決兩方面各派代表參加對方的執行委員會。(按赤色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此後一律簡稱赤色職工國際，請讀者注意。)

(註八) 法德二國的工團主義者與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代表此次來到莫斯科時受哥德門 (Emma Goldman) 與柏克門 (Alexander Berkman) 二人的影響很深，哥柏兩人此時對於俄國的共產政府已經不大滿意了。

(註九) 共產黨把工團主義者的理論當作歷史上的古蹟看待。

赤色職工國際第一屆大會所制定的計畫與第三國際的目的相同。關於純粹的工業問題方面，大會

主張將職業組合改爲工業組合，主張同類組合實行合併，主張設立工廠委員會並擴充其工業統治權，主張用職工組合行動實行階級鬥爭。

在策略方面，大會主張共產主義者參加日常的鬥爭中一切活動。勞動組織裏面的共產黨小組必須應用一切的手段：議會手段、團體契約、罷工、示威運動等等，不過他們要時時注意：這些手段只是激動階級意識、操縱羣衆與推翻勞動組織的舊派領袖的一些方法。各國的共產黨小組，一方面分途進行這些活動，赤色職工國際同時則在國際方面向安姆斯特登國際進攻。

第五段 安姆斯特登國際與賠款問題

安姆斯特登國際對於第三國際的職工組合運動，最初並未十分注意。牠認爲赤色職工國際的臨時委員會的行爲只是大言與欺騙，因此牠還是繼續邀請俄國的職工組合加入安姆斯特登國際。但後不久赤色職工國際漸漸把歐洲幾個職工組合吸收進去了，安姆斯特登才開始採取一種較爲厲害的手段來對付牠。一九二一年五月，安姆斯特登國際的管理委員會訂了一條章程：『凡是聲明加入莫斯科國際的職工組合的，必須退出職工國際。』不僅各國總工會要遵守這條章程，就是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也是一樣。其結果，芬蘭、勒特菲亞（Lettia）猶哥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的總工會都退出了職工國際。

不獨如此，安姆斯特登近來因爲內部的糾紛還受了其他的損失。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倫敦會議以後，

不久阿柏登便辭去了會長的職務，他辭職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對於該國際在一九二〇年夏季所採取的「滑稽的行動」不大滿意。阿柏登辭職，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也就無形的脫離職工國際了。從此職工國際中代表英國勞動界的便只有英國職工組合大會，因此多馬斯——英國鐵路工人組合的會長——便升任為職工國際的會長。阿柏登之辭職，在英國勞動界方面倒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不過因為他與甘波思的關係很深，所以對於美國勞動界大有影響，一九二一年春季，美國勞動聯合會退出職工國際，即與此事有關。(註一〇)

(註一〇) 參看本書第二章。

安姆斯特登國際的內部雖然有了分裂，外部雖然感受政治和經濟的壓迫，可是牠僅僅變更了牠的策略，大體的計畫却一些兒沒有改變。牠此時還是國際上最大，團結最堅固的一個勞動組織，當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正在分崩離析之時，牠仍然繼續進行牠的偉大政策，不過漸漸有點依賴社會輿論以及國際聯盟的幫助罷了。一九二一年春季，當賠款問題更形緊張之時，職工國際曾經會議多次，並且根據倫敦會議的議決案，對於賠款問題發表許多的忠告和建議。(註一一)同時把牠的計畫大加擴充。根據牠的計畫，改造被蹂躪區域是必不可少的事，要求賠款也是合法的事，但是如果用強迫手段來要求賠償，不獨不好，而且也沒有什麼效力。牠主張各國實行合作，對於各交戰國的狀況，作一種公正的調查，如果有必要時，

還可以用一種公正的裁判來決定損失的數目，以及負債者的賠償能力。牠還要求允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協約國可以設立一個國際改造局，給後者以一種權利，使牠能借得一筆國際貸款，由國際聯盟擔保，指定德國負責償還本息。牠還有一種重要的建議，那就是由德國一方面以貨物抵償，一方面派勞動者到各損失區域去從事建設工作，這種辦法可以使德國償還一大部份的債款。（註一二）

（註一一） 參看本書第九章。

（註一二） 一九二一年十月，德法兩國訂立了一種雷柏頓（Wabrunen）條約，實行一部份的「以工作抵償債務」的辦法，此種工作由兩國建築職工組合負責辦理，再由國際建築工人組合加以監督。

第三節 統一戰線

職工國際為實現牠的賠款計劃起見，決計請求社會主義者加以援助。一九二一年四月，牠打算聯合第二國際與維也納組合（即二半國際）開一次聯席會議，後來因為維也納組合不願與第二國際會面，只得由三個機關各自分途舉行會議，討論賠款問題。從一九二一年春季起到是年夏季止，各種社會主義機關與職工組合團體的感情益見破裂，這是因為共產主義者在職工組合中專事挑撥離間，以致各國的勞動運動紛紛破裂。

一九二一年還沒有告終以前，又有人主張把一切國際勞動組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的行動，這次的

發起人是俄國的共產主義者。此時蘇維埃政府鑒於國內經濟組織的崩潰，很希望協約國的計畫能夠實行，由各國政府開一個經濟會議討論賠款問題、歐洲改造問題、戰事借款問題以及俄國問題，把這些問題當作世界改造整個問題來討論。俄國共產主義者知道他們如果能夠獲得社會主義者與改良派職工組合的幫助，他們在大會中必定能佔勝利。因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會議時，提議與一切的社會主義者與勞動組織實行合作，形成他們所謂「統一戰線」。

不久，各協約國內閣總理在根斯（Gent）舉行會議，會議的結果，通知各國政府在基羅亞（Genoa）召集一種經濟會議，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得了這種消息之後，便積極設法使彼此有會見的機會。（註一三）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起到二月二十七日止，德、奧、比、法、英各國所有屬於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的社會主義黨的代表開了一度會議，制定一種賠款計畫，內容大致與阿姆斯特登國際所擬定者相同。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採取共同行動，這是第一次。同時，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四日，第三國際的擴大執行委員會也在莫斯科開會，雖然法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的共產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極力反對，牠畢竟認可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接受了二半國際的邀請，允許參加後者所召集的會議。

（註一三） 根斯會議的時期為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至十三日，此次會議為預定的基羅亞會議制定了一種議程。

第一段 柏林會議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第二國際、二半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在柏林舉行會議，到會代表與候補代表總計有四十七人，他們的目的是要商議一種共同行動的方針來應付基羅亞會議。會議的結果，每個國際選出了三個代表，組織一個委員會，擔負交涉的責任。

當牠們三個國際的代表在大會中沒有表示採取共同行動以前，還有三個困難問題急待解決。第一是第三國際的『組織細胞』的策略；第二個問題分爲兩點，第一點是關於蘇維埃政府平時待遇社會主義者的方法，第二點，當時莫斯科正在審判一批社會革命黨員，聽說他們有被判處死刑的危險，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的代表對於此事非常不滿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布爾雪維克黨曾經設法推倒喬治亞與高加索的社會主義政府，因此引起了社會主義者的反對。（註一四）此時社會革命黨與喬治亞社會主義黨都是第二國際的會員。因此第二國際的代表要求第三國際的代表保證第三國際與蘇維埃政府此後要放棄細胞組織的策略，由三個國際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喬治亞事件之真相，釋放監獄中的社會主義者，並且要求將俄國的刑事犯提交法庭審理，同時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管理之下給與他們以辯護權利。復次，第三國際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所宣佈的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表示『統一戰線』是鞏固共產黨勢力的一種策略，英國的麥唐納對此感覺不滿，要求第三國際的代表保證此次的『統一戰線』決不是以鞏固共產黨的勢力爲目的。

(註一四) 此事發生於一九二〇年下半年。

會場中的討論，只是互相非難，彼此攻擊。共產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忠實」與「篤信」表示懷疑，因為一九一四年時，後者不能反對戰爭，並且此次大會中第二國際又不願意討論凡爾賽和約的修改問題。復次，第二國際一方面攻擊蘇俄，說牠對於喬治亞採取的策略是帝國主義的策略，同時布爾雪維克黨却加以辯護，說他們之所以採取那種策略只是因為他們國內缺少煤油的緣故，並且進而給第二國際一種反攻，說右派社會主義者坐視凡爾賽和約之虐待各弱小民族，這是他們的一種陰謀，而且他們對於印度、愛爾蘭與埃及的獨立問題竟實行妥協政策，更進一步的援助英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喬治亞的人民。

代表們在會場中爭論了三日，最後才實行妥協。第三國際的代表允許對於被逮的社會革命黨員給與一種公開的審判，由他們自由聘請辯護士，並且保證他們不至被判死刑。他們又允許與其他兩個國際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調查喬治亞事件。第二國際則表示同意於大會的原則，即從速召集一個大規模的會議。大會於是函知各國的工人要求他們在基羅亞會議時，舉行羣衆示威運動，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度，反對失業慘劇，主張無產階級採取統一戰線來抵抗資本主義的攻襲，擁護俄國革命，催促各國與蘇俄恢復政治與經濟關係，主張各國與國際的無產階級恢復他們的統一戰線。大會所產生的九人委員

會擔負繼續交涉的責任，召集一個世界大會來討論統一的問題。

基羅亞會議時，各國政府的希望都會經一度滿足，不過會議閉幕後，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交涉便破裂了。(註一五)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個國際的共同委員會曾經在柏林開過一次會議，可是隨着就無結果而瓦解了。是年六月，俄國那三十四個社會革命黨員開始在莫斯科受法庭審判，他們的罪狀是陰謀反對蘇維埃政府，謀害共產黨領袖的生命；審判開始後，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意見越來越不對了。被告的法律顧問樊德爾菲德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因為不願遵守蘇俄的法律制度，畢竟退出法庭。(註一六)三個國際間的交涉，不久便正式取消了。

(註一五) 基羅亞會議的日期為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參加者有歐洲二十九個國家，蘇俄也包括在內，此外還有英國的五個附庸國。美國沒有加入此次會議。基羅亞會議對於時局不獨毫無所補，並且還使他更形緊張。自從德俄兩國在會議中構成拉伯羅條約 (Rapallo Treaty) 以後，一般人對於戰爭又產生了謠言與恐怖，同時因為英法兩國意見之衝突，使國際政治頗呈緊張。在蘇俄方面，基羅亞會議似乎是一種警告；在短期間內，西歐與美國決不會給他多大的援助。當會議進行時，安姆斯特登國際在羅馬召集第二屆正式會議，會期為四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六日，會議的目的，一方面想把他的勢力擴充到基羅亞會議裏面去，一方面想要預防第二次大戰的發生。羅馬會議組織了一個常設委員會，他的任務，第一是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第二是準備同盟罷工以期阻止戰爭，第三是用宣傳手段來管理並限制軍火和戰具的製造。

(註一六)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審判宣告終止；審判結果，釋放了三個被告，其餘有些是監禁二年至十年者；此外還有十四人宣告死刑；但是這種判決還附帶了一個條件：即社會革命黨必須停止他的恐怖政策與叛逆主義。

第二段 共產黨的派別

第三國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不獨沒有把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聯絡攏來，並且還使內部發生了紊亂狀態。有些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對於統一戰線的策略的意義，解釋得非常寬大，不獨在選舉方面訂立條約與社會主義者合作，而且還進一步的想和社會主義黨完全混合起來。同時有些地方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這種策略，却極端反對，決不願與社會主義者以及改良派的職工組合發生任何關係。此外還有一種折衷派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策略，主張加以修改，因為他們不願與社會主義以及職工組合的叛徒們發生關係。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間，第三國際內部的困難是在德、意兩國；此時的困難問題，却在法國的共產黨方面。法國共產黨不獨內部發生糾葛，會員減少，而且該黨的領袖對於第三國際的命令也不大服從，否認他的領袖資格，非難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說他的裁判太不審慎，沒有根據，行動也很荒唐。同時法國勞動大同盟內部有一大部份會員又在攻擊赤色職工國際，要求後者脫離第三國際，成爲一種獨立的機關。(註一七)除了法國以外，意大利、挪威、捷哥斯拉夫與美國的共產黨也因這些問題發生很大的糾紛。這樣一來，第三國際便分裂爲左、右、中三派。復次，俄國共產黨內部也發生了問題，有一部份工人在西

利亞利可夫 (Shliapnikov) 與柯倫泰 (Alexandra Kollontai) 領導之下，對於新經濟政策，統一戰線與政府的官僚政治，提出抗議，要求根據民主主義，將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改革一過。

(註一七) 一九二〇年中一般反對安姆斯特登，親近莫斯科國際的法國職工組合會員組織了一些革命工團主義委員會，目的在

勞動大同盟 (簡稱爲 G. G. T.) 裏面宣傳他們的主張。一九二一年夏季，勞動大同盟承認了安姆斯特登國際，禁止牠的會員加入

赤色職工國際，於是那些革命工團主義委員會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巴黎舉行會議，組織一個「統一勞動大同盟」(Confederation of United Labour—C. G. F. D.) 與勞動大同盟脫離關係。沒有多久，統一勞動大同盟內部又起分裂，發生共

產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之爭。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蘇俄舉行布爾雪維克革命五週紀念時，第三國際在莫斯科開第四屆大會，會議中的主要問題，便是解決牠內部的糾紛。第三國際爲對付各國的叛徒起見，主張給與執行委員會一種權利，實行干涉各國共產黨的內政，並制定一些嚴厲的規則以資統率。大會對於新經濟政策又二次與以承認，聲明這不僅是一種補救政策，並且是大多數國所必須經過的一種階段。至於所謂統一戰線，其目的並不在聯絡改良主義的領袖，而在吸收羣衆，使他們一致加入未來的最後爭鬥。大會又聲明革命的進展雖然不如前此之迅速，可是並沒完全停頓；凡是認爲革命進展已經停頓的人，便是改良機會主義者，而且這是一種犯罪行爲。在政治方面，統一戰線的實行方法，是要將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共同促

進勞工政府之實現。在職工組合方面，細胞組織以及一九二一年所制定的一切普通政策，還是要繼續進行。大會閉幕不久，赤色職工國際便開了一次會議，牠爲表示對法國工團主義者讓步起見，取消了前此的議決案，不再和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互相交換代表了。

第三段 共黨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工團主義者對於這種辦法並不滿意。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德、荷蘭與瑞典的一部份工團主義者，脫離了赤色職工國際，另外組織一個工團主義國際，取名爲『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總會設在柏林。同時還有一部份共產主義者因不滿意第三國際第四屆大會的議決案，也與後者脫離關係。法國的佛羅沙德前此曾經努力將法國社會主義黨改組爲法國共產黨，此時因爲第三國際對於法國共產黨的內政實行武斷的干涉，並且在黨內隨意位置私人，也於一九二三年一月脫離了法國共產黨。佛氏帶着他的信徒脫離該黨以後，組織了一個『統一黨』(Unitarian Party)，即後來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組合』(Socialist Communist Union)，從此法國共產主義者內部的糾紛便更擴大了。

共產主義者明知柏林會議失敗，結果還引起了各處的糾紛。(註一八)然而他們決不因此灰心；法國的彭克(Poincaré)派軍隊佔據魯爾以後，沒有幾天的工夫，(註一九)他們又發起第二次的統一戰線運動。一

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第三國際的齊羅維夫與赤色職工國際的羅梭菲斯克聯合寫了一封信給阿姆斯特登國際與各社會主義國際，要求牠們一致反對法西斯蒂主義與戰爭。同年一月三十日，阿姆斯特登國際的秘書芬曼，給赤色職工國際的秘書羅梭菲斯克寫了一封回信，措辭非常苛刻，大加責難，說他的暗罵與指責毫無根據，聲明他本人決不願與羅氏以及羅氏的機關發生任何關係，因為他們中間沒有相互信任，毫無採取共同行動之可能。

(註一八)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阿姆斯特登國際在海牙召集了一個大規模的國際和平會議，參加者有各國職工組合、合作社、社會主義政黨與和平主義團體的代表七百人，會議的目的在對於戰爭的危險與法國軍隊佔據魯爾三事舉行示威運動。俄國的職工組合與合作社方面的共產主義者也派有代表參加。

(註一九)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軍隊開始向魯爾前進。

阿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拒絕共產主義者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一方面他們自己進一步的實行團結。(註二〇) 從一九二二年夏季起，阿姆斯特登國際、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間的接洽一天多似一天。(註二一) 最後因為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義日見發展，(註二二) 法國軍隊又將魯爾佔據，於是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漢堡開了一個統一會議。參加會議者有三十個國家的四十三個政黨，四百個代表，代表第三國際與維也納組合六、七〇〇、〇〇〇會員；他們在會議中將兩個國際合併起

來組織一個『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從此以後，他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統一機關，一方面反對激烈的帝國主義，一方面反對激烈的共產主義。職工國際的秘書歐捷斯特也參加了這次大會，並且聲明阿姆斯特登國際雖然要嚴格的維持牠本身的平等與獨立的地位，可是願意與這個新近成立的社會主義國際合作。

(註二〇) 一九二三年中，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採取嚴格的政策，實行肅清共產主義者。英國勞動黨拒絕英國共產黨的請求，不允許後者加入；意大利社會主義黨員色勒迪因主張該黨加入第三國際，致被開除黨籍；美國勞動聯合會在波第蘭德(Portland)舉行會議時，共產主義者杜恩(William F. DuBois)被大會驅出會外。

(註二一) 一九二二年九月，第二國際與二半國際言歸於好；德國的多數派社會主義者與獨立社會主義者因鑾於勒迪魯(Valter Ratenn)之被刺與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之發展，願意拋棄從前的宿怨，合併起來組成德國統一社會民主黨(Unite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他們兩黨的合併有一種很重大的意義，歐洲中部的少數派社會主義者從此宣告讓步，拋棄了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時他們所抱的希望與空想。不過獨立社會主義黨中有一小部份的黨員，因不贊成合併，從此脫離了該黨。

(註二二) 莫梭里尼進伯羅馬，為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事。

第四段 阿姆斯特登國際與俄國職工組合

安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聯合以後，共產主義者受了一種激勵，因此又開始進行一種新的統一戰線的運動。他們此次改變了方略，進攻的責任改由俄國的職工組合負擔。俄國的職工組合於是動手與各處的國際勞動書記部進行接洽，希望牠們採取一致行動，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不久以後，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All Russ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寫了一封信給安姆斯特登國際要求後者贊助此種計畫。

這樣一來，安姆斯特登國際便不得不討論俄國職工組合的問題了。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至四日，安姆斯特登國際的管理委員會開了一度會議，他們決定如果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要和牠聯合，那麼，俄國的工會必須從此停止向安姆斯特登國際及其領袖進攻；至於反對戰爭與反動派二事，該國際的會員自當在各該本國內努力進行；不過牠還提出一個要求，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必須成爲俄國職工組合的最高機關，不得受制於俄國共產黨或蘇維埃政府。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湯姆斯基與多加多夫得到這種通知後，便給安姆斯特登國際一封回信，聲明他們對於後者的條件不能接受，因此安姆斯特登國際不再研究這個問題，兩方面的通信也就停止了。

第四節 第二次的革命運動

第一段 魯爾問題

一九二三年中，歐洲的勞動組織有三個主要問題，即法西斯主義、法國軍隊佔據魯爾與戰爭的危險。是年一月十八與十九兩日，法國的軍隊已經開到魯爾，職工國際附設的反對戰爭與軍國主義聯合行動委員會曾經開會討論可能的應付方針。多數的委員都認為：勞動界反對法國的行動，要想發生效力，真是一種極端困難的事，因為一方面勞動界沒有統一，而且各國的民族主義者又在盡力的宣傳，所以此事決不易成功；然而他們最後還是決定與德國的勞動領袖作一度的商量，如果後者願意，或者可以組織一種同盟罷工，看看那些工業中的罷工易於成功，就使那些工業中的工人實行同盟罷工。可是他們後來把當時的情形觀察一過，結果還是打消了罷工的念頭。職工國際無可如何，只好決定與第二國際和二半國際合作，要求政府接受國際聯盟和解的建議，由後者擔負調停的責任，不過事先必須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與其他各國享受同等權利。

職工國際的秘書歐捷斯特，對於這種決案，公開的表示擁護。他所持的理由是：此時如果實行同盟罷工，必會發生許多的困難，罷工發生後工人必受失業的痛苦，而且此時勞動界內部還有各種糾紛，同時政府正在採取反勞動運動的政策，不獨如此，德國的一般輿論也決不會贊成用同盟罷工的手段來反對法國佔據魯爾的行爲，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德國本身對於此事也應當負責，德國政府在過去期間，並沒有盡力督促國內各大工業履行賠款的責任。同時職工國際另外有一個秘書芬曼却主張同盟罷工，他寫了一

篇文章，取名『黑色的二月』(Black January)，對於此次不能實行同盟罷工一事，表示非常惋惜。這篇文章在阿姆斯特登國際的總部內還引起了很大的反對，因此不久芬曼便辭去了秘書的職務。

職工國際根據這種議決案，擬定了一個賠款問題的計畫書，發表於一九二〇年以來所抱的主張，當國際聯盟於一九二三年舉行第四屆會議時，職工國際便把牠的計畫書交給國聯。(註二三) 計畫書交到國聯以後並沒有發生直接的效力，不過阿姆斯特登國際已經覺得非常高興，因為牠本身居然向國聯發表了牠的意見。職工國際除了在輿論界鼓吹以外，並且實行募捐，援助德國的職工組合，因為自從魯爾被法軍佔領以後，德國職工組合的財政狀況異常窘迫。牠此次募捐，總計募得美金一九〇、〇〇〇元，全數都寄給德國的職工組合去了。

(註二三) 此項計畫書係由墨利教授(Professor Gilbert Murray) 提出

第三國際與阿姆斯特登國際及社會主義者完全不同，牠認為法軍佔據魯爾是一種很好的機會，可以乘此又來一次武裝行動。甚至在法軍沒有向魯爾推進以前，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德國、法國、捷克斯拉夫、意大利與荷蘭的共產主義者已經在額森開過一次會議，商量打倒德國的根羅(Otto)與佔據魯爾的彭克。(註二四) 是年一月二十八日，德國共產黨在萊布基格(Leipzig)會議時，對於消極抵抗的政策提出抗議，實行聯合統一社會民主黨，共同努力，以期在德國設立一種工人政府。

(註二四) 法國國會議員克金因參加此項會議，致遭逮捕。是年六月他才被釋放出來。

共產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者不願與他們合作，於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於魯爾組織一種同盟罷工，佔據了魯爾區域兩個都市——基爾森克金 (Gelsenkirchen) 與波金 (Bochum)——不過只有幾天便退出了。共產黨操縱德國的工人，完全以工廠委員會為媒介，媒介中最重要者，就是德國工廠委員會的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德國的工廠委員會，開了一個特別會議，召集同盟罷工。罷工發生後，各處時有暴動事件，根羅政府之倒塌，一部份就是因為受了這種暴動的影響。繼根羅而起者為斯特曼 (Sreseman) 內閣，統一社會主義黨也加入了政府；八月十七日，工廠委員會的中央委員會被政府解散，然而德國的共產黨却仍然繼續他們的攻擊的策略，組織『食物管理委員會』與武裝的工廠糾察隊。

第二段 巴爾幹半島的革命

此時第三國際的領袖，認為德國的糾紛，不只是德國本身的問題，而且也是全世界問題。如同齊羅維夫所說：『第二次革命運動又在歐洲發生。』大規模的工業罷工與政治罷工，時見於歐洲各國，雖然各國的勞動領袖加以阻止，然而工人却不接受他們的勸告，也不遵守他們的命令，因為他們的行動完全是由共產主義者指揮。罷工中之重要者有英國的碼頭工人罷工，法國的金屬工人罷工，而捷哥斯拉夫與波蘭

的罷工，其規模尤為宏大。自從保加利亞的內閣大臣斯坦波利斯基 (Stambolisky) 被刺後，(註二五) 巴爾幹半島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又頓形緊張；斯坦波利斯基在保加利亞執政多年，因為有小農民和農場工人所組織的農民黨的擁戴，地位十分穩固。繼之而起者，為成可夫 (Tsankoff)，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將舊政府推倒後，便從事組織新政府，以階級而論，他本是保加利亞的都市中的財政界與工業界的代表，不過他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起見，在執政後，隨着又和一般社會主義者實行聯絡。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二日，成可夫政府逮捕了許多共產主義者，說他們勾通第三國際，陰謀推翻現存政府。九月二十一日農民黨與共產主義者實行結合，發生暴動。共產主義者在保加利亞北部的許多農村中組織蘇維埃政府。雖然政府在一星期內就平息了此次暴動，可是國內的情形却仍然十分緊張。(註二六)

(註二五) 此為一九二三年六月發生之事。

(註二六) 此項逮捕之共產主義者總以千計，許多重要領袖被處死刑，其餘還有許多被判長期監禁。

第三段 漢堡暴動與「十月之退却」

因為第三國際的領袖把這一切的事件當作革命復活的象徵，於是批准了德國共產黨的武裝暴動的計畫。為審慎計，他還派了一個顧問——勒德克 (Karl Radek) 去指揮德國的共產主義者。根據此次計畫，德國的暴動如果成功，歐洲東部與中部各國都會再度轉入革命漩渦，那時全歐必定產生一種恐慌，蘇

俄便可暢所欲爲。

十月二十三日，漢堡的共產主義者開始發動，實行同盟罷工，組織奪取食品的暴動，預備要佔領漢堡市政府。（註二七）不料他們的計畫馬上就失敗了。漢堡的共產主義者不久被政府逮捕，各地的黨徒，因失去了重心，都歸於失敗。復次，此時的德國工人與一九二一年時一樣，他們只聽命於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者，決不服從共產主義者的指揮。不獨如此，此時的共產主義者內部的情形，也與一九二一年相同，起了一些糾紛。十月暴動的主謀者爲共產黨的左派。共產黨的右派在布蘭德勒（Brandler）與德黑莫（Thälmer）領導之下，不主張暴動行爲，並且把俄國派來的勒德克願問也拉過來了。因此，在這種最重要的局而中，他們內部竟發生了分裂，沒有統一的領袖和指揮。

（註二七）撒克遜勒（Saxony）與都林加（Thuringia）的共產主義者因爲這幾省的社會主義者比較急進，所以與他們聯合起來，組織工人政府。此次計畫之一，就是將撒克遜勒的工人武裝起來，攻打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後者此時在赫迪勒（Hitler）與魯登多夫（Ludendorff）指揮之下正在伯非利亞準備暴動。

過了幾天，十月二十九日，德政府便從柏林派遣軍隊進迫德烈斯登，推翻了撒克遜勒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政府。在幾星期內，德國共產主義者被逮捕的，總以千計，同時他們的機關報，也被封閉。十二月八日，德國國會通過一條議案，給政府與愛伯特總統以獨裁權力，相機應付國內的形勢。

事後，第三國際的領袖齊羅維夫等還是相信十月暴動本來有成功的希望，失敗的責任應完全由勒德克及共產黨的右派負擔。不過他們不能不承認此次的失敗是第三國際退却的表示。在大勢方面看來，共產主義在東歐與中歐的失敗似乎是戰後勞動運動的最後的退却。

第十一章 華盛頓會議安姆斯特登國際與莫斯科國際之關

係（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年）

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九年之間，美國勞動聯合會步武威爾遜總統之後塵，想在國際勞動運動中造成一個領袖資格。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夢中的最大阻礙，便是歐洲勞動界的競爭。然而在甘波思領導之下，牠在國際勞動界中還是獲得了相當的地位，國聯的國際勞動組織之產生與安姆斯特登國際之復活，勞動聯合會實與有力焉。（註一）

（註一） 參看本書第八章。

一九一九年以後，美國勞動聯合會根據政府的外交方針，漸漸的和歐洲勞動界脫離了關係。從一九一九年起直到一九二三年止，歐美的勞動關係在實際上非常惡劣。不過在這幾年中，勞動聯合會却在盡力的和南美的勞動界聯絡，牠們的關係一天密切一天。（註二）直到一九二四年，美國勞動聯合會才漸漸的與歐洲勞動界表示親善，不過牠此時還是以促進全美勞動利益為牠主要的宗旨。

（註二） 參看本書第七章。

勞動聯合會在牠對待歐洲勞動界的態度，以及牠在南美的活動兩方面，都能給與國際勞動界一種

重大的影響。如果我們要把戰後的國際勞動運動作一個整個的研究，那麼，我們便不得不簡單的把美國勞動界在戰後的活動作一度研究，第一我們要研究美國勞動聯合會與阿姆斯特登國際的關係，其次研究牠和莫斯科國際的關係，最後研究牠和南美勞動界的關係。

第一節 美國勞動界的疑慮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日的阿姆斯特登會議，甘波思及其他美國代表曾經參加，他們回到美國後，對於職工國際改組後的情形，發生各種不同的感想。（註三）他們的意見大致都認為美國勞動聯合會應當加入這個新近成立的國際組織，並且口頭上也允許實行加入。不過他們同時對於職工國際的性質又懷抱着各種疑慮。他們腦中還有歐戰的印象，恐怕德國勞動界又會在職工國際中操縱一切。除此以外，他們還認為職工國際的會費太高。（註四）裏面的領袖們大都是社會主義者，而且職工國際最近又頒布一條新的章程，一切議案只要是多數通過者，便能發生效力，他們對於這些事情都不滿意。尤其是最後這一條章程，對於美國勞動界非常不利；按職工國際組織法第三條，曾經保證各國總工會的獨立地位，可是上面那條章程，簡直就把各國總工會的獨立地位完全取消了。

（註三） 參看本書第八章。

（註四） 參看本書第八章。

第二節 急進主義

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職工國際與否，此事須由一九二〇年六月的蒙德利爾 (Monhead) 大會決定。在安姆斯特登大會閉幕後與蒙德利爾大會開幕前這十個月中，美國的勞動界無日不在一種騷動的狀態中，因為此時國際的革命運動正在發展時期，所以美國受了些影響。(註五) 此時美國勞動界的交涉能力非常雄厚，因為歐戰期中牠內部非常興旺，外國勞動者的入境已經停止，而且「戰時勞動部」與其他政府機關，又很活動；同時牠的社會地位也較前升高，因為牠在大戰期中曾經援助政府，牠此時的任務就是保持戰勝的利益，使美國勞動界在未來的和平時代中，分享一些歐戰的勝利品。因此牠第一步的表示就是發表一種「改造計畫書」。(註六) 牠在計畫書裏面，除將戰前那些舊有的口號重行提出外，並特別注意「人權」的鼓吹，主張以「人權」來代替「財產權」，並且進一步的要求政府在未來的工業民主主義中提高勞動者的地位。(註七) 美國此時勢力最大的工會是礦工聯合會，牠不獨組織了一個全國的礦工罷工團，要求增加工資，實行每週六日工作制度，並且還激烈的主張礦山國有。其次便是鐵道工人兄弟會的要求。(註八) 牠們認為貨幣的價值時時改變，工資縱然增加，實際上對於工人並沒有什麼利益，因此提出要求，主張政府用立法手段，根據卜倫柏計畫 (Plumb Plan) 將鐵路收為國有。全國多數工業中的工人，此時都在繼續不斷的實行罷工，有些是要求增加工資，有些是要求減少工作時間，雖然工會的職

員加以阻止，他們仍然進行他們的罷工運動。各處職工組合的狀況與歐洲相同，會員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勞動領袖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組織運動，將一般沒有組織的工人都組織起來。(註九) 在政治方面，許多省份都有勞動黨的產生，『美國勞動黨』也在組織之中，預備與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對敵。

(註五) 參看本書第九章。

(註六) 此項計畫書係一九一九年六月勞動聯合會在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開大會時所制定的。

(註七) 威爾遜總統對於美國勞動聯合會，給與很大的鼓勵。茲試舉一例以資證明：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發出一種宣言，論及真正的工業民主化，主張一切的勞動者，不分等級，應有一種完全的權利，工業當局討論各種問題時，如果這些問題與勞動者的利益有關，勞動者就有參加討論的權利。戰後美國勞動界的騷動之發生，始於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冬季，威爾遜總統所發起的工業會議。

(註八) 此次參加者為車頭工程師兄弟會、車頭火夫與機器工人兄弟會、車手聯合會與鐵路工人兄弟會。

(註九) 一九一九年的鋼鐵工人罷工即此種運動的顯明的例證。

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美國勞動運動，其性質與國外勞動運動相同，有史以來，這是第一次。不過美國勞動界對於國際勞動問題發生興趣，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的國際情形，使牠不得不如此。威爾遜總統提出國際聯盟的計畫以後，美國勞動聯合會看見本國的總統對於國際問題如此熱心，所以牠

對於國際聯盟也發生很大的興趣。(註一〇)加以一九一九年十月到十一月，國際勞動組織在華盛頓舉行第一屆大會，因此國際經濟問題與美國勞動界便更形接近了。(註一一)歐洲有些國家受戰事的蹂躪過大，此後移居美國的人民大有增加的趨勢，因此一般人對於大戰的損失與和平之不可靠，非常注意。同時美國的軍隊還有一部份屯駐國外，所以歐美的關係頗為密切。凡爾賽和約之討論，使美國境內的外國工人對於祖國的特別利益發生興趣。愛爾蘭與俄國的問題尤為重要；美國的職工組合，對於愛爾蘭的自由都大聲疾呼的表示贊成，同時美國勞動聯合會中的急進份子又對俄國表示同情。最後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戰前的美國勞動界中，本有一些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人，此時因為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間發生了一種爭執，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形成了一種對敵的形勢，所以這般趨向社會主義的美國工人，對於國際問題，非常熱心研究。(註一二)同時達斯克委員會 (Dusk Committee) 的活動，司法部的暴虐行爲，以及「外來煽惑者」的驅逐出境等事，使歐洲的社會急進主義漸漸散佈到美國勞動界裏面來了。

(註一〇) 勞動聯合會於一九一九年在大西洋城舉行會議，執行委員會對大會作報告時，對於凡爾賽和約與以承認，茲將該項報告中的原文錄下：「美國的勞動民衆對於國際聯盟的條約，即凡爾賽和約，必須無條件的給與承認和擁護。這種條約並不十分完美，我們也不能希望牠十分完美。然而牠較之以前的一切國際條約却是一種進步，人類的國際關係，從來沒有這樣親善。」關於這

個問題，大會中發生了很長久的爭論，反對此項條約者爲佛盧斯所領導之海員工會，他們認爲國際聯盟是一種危險的太上政府，而且勞動法典內容空虛，不合美國勞動界的原則；然而表決的結果，竟以二九、九二九票對四二〇票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的報告。

(註一一) 參看本書第九章。

(註一二) 一九一九年二月，美國社會主義黨內產生了一個左派。左派中除一小部份繼續留在該黨外，其餘大部份都退出該黨，與黨外其他份子聯合，在一九一九年秋季，另外組織了兩個政黨，一名共產黨，一名共產勞動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間，美國社會主義黨很願意加入第三國際，此時那兩個共產黨已經毅然地加入了第三國際；他們兩黨的分別約有兩點：第一，牠們對於「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方法有輕重取捨之分；第二，兩黨的領袖人物各不相同，此外則沒有什麼區別。

美國勞動聯合會的職員，在甘波思領導之下，一方面想要平息工業中的騷動，而同時又想要保存美國職工組合主義固有的方針。他們反對組織美國勞動黨，主張勞動者的政治運動不應有任何政黨色彩。他們組織工會，完全以職業組合爲原則，他們組織鋼業工會時便是如此。他們極力阻止鐵路工人兄弟會的煽惑，不讓他們鼓吹卜倫柏計畫；他們雖然盡力宣傳團體契約，反對當時的惡劣的勞動立法，可是同時對於勞動運動中一切危險的急進的份子，却極力反對，較之從前更反對得厲害些。

因爲他們在國內的政策是如此，所以對於國際勞動運動方面的一切帶有急進主義色彩的運動，也是同樣的反對。因此自從甘波思一班代表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從安姆斯特登大會回到美國後，他們對於

職工國際的疑慮一天一天的增加，因為後者這一年中的種種活動，都有點過於急進。不料甘波思的疑慮不久竟獲得了實事的根據。不但如此，安姆斯特登國際的幾個領袖因為不滿意一九一九年夏季和冬季甘波思在歐洲的種種行爲，故意不與美國勞動界拉攏，也不促進私人間的交情，因此歐美勞動界的感情更形惡劣。

第三節 蒙德利爾會議

美國勞動聯合會加入安姆斯特登國際的問題，還沒有在蒙德利爾會議提出討論以前，據當時的情形看來，大會決不會允許牠加入。一九一九年十月至十一月，國際勞動組織在華盛頓會議時，歐美勞動界的感情較前益形惡劣。歐洲勞動領袖對於會員的態度非常堅決，無論甘波思怎樣要求，他們都不肯減少會費。美國方面對於這一點已經很不滿意，(註一三)而同時安姆斯特登國際的領袖又公開的表示他們對於美國勞動運動也不滿意。(註一四)

(註一三) 爲了解兩方面的感情的真相起見，我們可以把會議中發生的事件拿一件來說明。甘波思曾經多次邀請包爾曼 (Borrmann) 歐捷斯特、約克思與阿柏登參加職工國際總部的會議，討論會費問題，有一次，僅有阿柏登、馬爾 (Muller) 莫利孫 (Frank Morrison) 與甘波思四人到會。其餘的代表們，都乘著美國政府爲外國代表預備的小船去遊玩去了。甘波思因爲美國政府沒有承認凡爾賽和約，不能出席國際勞動組織的華盛頓會議，已經非常失望，這次邀請代表們開會，結果又是如此，所以較前

更是不高興了。參加華盛頓會議的職工國際總部的代表，直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才離開美國，他們沒有回國以前，曾經請求甘波恩召集一個會議來討論美國的問題，可是這種會議始終沒有實現。

(註一四) 國際勞動局的理事多瑪斯 (A. Thomas)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裏面，曾經說過下面這一段話：『當華盛頓國際勞動會議的代表回到歐洲時，他們都感覺失望。他們一到美國便發現美國不是自由之邦，至少不是勞動階級的自由之邦。』

華盛頓會議以後，美國對於安姆斯特登國際的行爲更覺不滿意。使美國勞動聯合會最不满意的，便是安姆斯特登國際對於會費所堅持的態度。聯合會的領袖們，始終希望牠將會費減少。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聯合會匯寄安姆斯特登國際美金四百元，作償還戰期中的欠款一部份之用。聯合會希望職工國際的管理委員會四月間在安姆斯特登開會時必能允許美國的要求減少會費。不料管理委員會沒有答應這種要求，因為牠本身沒有這種權力，只能把這個問題留交職工國際下屆的大會討論。(註一五)

(註一五) 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甘波恩等，在這幾次交涉中，曾經受英國職工組織聯合會會長阿柏登的指使，後者寄給美國的一切電信，給與美國很大的影響。阿柏登此時不獨與安姆斯特登國際斷絕了關係，並且與英國職工組合裏面的一班新領袖也不大來往，尤其是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當局。他們兩方面時常發生衝突，互相傾害，因此一九二〇年九月時，英國職工組合大會要求職工國際此後承認牠是國際上英國勞動界的唯一的代表。職工國際允許了牠的要求，其結果，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不久便

退出了職工國際，阿柏登也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辭去了職工國際的會長。一部份是因為私人感情的關係，一部份是因為原則上之衝突，阿柏登很想破壞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安姆斯特登的感情，所以寫了許多的信給甘波思，故意把安姆斯特登國際的行為加以毀謗。

一九二〇年六月，蒙德利爾大會開幕時，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便將這一切的問題提交大會。從各方面看來，蒙德利爾大會都可以算為美國勞動史中最重要的會議。美國勞動界的擴大運動始於一九一七年，此次會議時，這種擴大運動已經達到了牠的頂點。大會所代表的勞動者，總計四百萬餘人；大會的精神，頗近於一種活潑的進取主義，卜倫柏計畫的通過，便是一個明證。因為參加會議的人，裏面有一部份是新的份子，所以據當時的大勢看來，一般舊領袖的思想似乎有被新思想打倒之趨勢。

然而大會對於國際問題却還是抱着固有的主張。(註一六)國際關係委員會對於美國代表在安姆斯特登大會中所抱的堅決態度，大加贊許，認為他們能够保持美國的光榮，擁護美國勞動運動的穩健的思想及其政策。牠對於執行委員會的主張，完全同意，無論如何總要使美國勞動界堅持的幾個條件，能够實現。(註一七)並將美國加入職工國際的問題交與執行委員會負責解決。牠所提出的議案都獲得大多數的贊許，得以通過。

(註一六) 一九一九年以後，勞動聯合會每次舉行會議時，烏爾德是被任為國際關係委員會的秘書。

(註一七) 他所堅持者有下面幾點：(1) 政治方面的問題，完全由自己決定；(2) 除遵照職工國際的正式大會的命令履行一切職務外，該國際的總部與管理委員會不得有任何其他權力；(3) 一切議決案，必須由全體通過，始能發生效力；(4) 各國工會有從事經濟範圍中的工業活動之權利；(5) 減少職工國際會費，使美國勞動聯合會能依照上列各項原則從事各種工作。國際關係委員會最大的要求約有兩點：第一，各國工會的政策得由自己決定；第二，各國工人的經濟標準也要由各國工會自身決定。

大會雖然將美國加入安姆斯特登國際的問題與以保留，可是牠對於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却再度的與以承認，聲明美國勞動界參加國聯的國際勞動局是一種重要的事件，因為後者所進行的一切工作，對於美國勞動界大有關係。但是大會對於取消俄國封鎖的議案，却沒有通過，因為據政府報告，美國對於俄國並沒有實行封鎖，而且美國勞動界對於蘇俄政府也不應給與援助或承認。

第四節 歐美勞動界關係的破裂

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所發生的事件，使甘波思一派的人對於歐洲的勞動運動更加反對。職工國際對匈牙利實行「杯葛」政策，禁止軍火輸入波蘭，社會化計畫的討論以及其他活動，給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的領袖一種最壞的激刺，後者對於這一類的行為，非常痛心。(註一八) 殊不知職工國際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牠能力太薄，不能抵抗當時的革命潮流，不得不如此，而且牠還怕歐洲勞動界受共產主義的影響，不能不極力設法抵抗。第三國際的宣傳與煽惑，牠這種苦心孤詣的行為，却沒有獲得美國勞動聯合會

的諒解。反之，美國勞動界還以為安姆斯特登國際、第三國際、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一切急進主義者，都是串通一氣的危險東西，美國對於這一類的東西不能不設法防備。

(註一八) 參看本書第九與第十兩章。

美國勞動界因為國內已經有了一些新運動，所以更覺得有防備歐洲之必要。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中，美國的工業非常衰頹，失業工人日日增加，雇主們大倡其工廠開放主義 (Open Shop) 政府的命令，在勞資爭鬥中也失去了效力，一般急進份子，繼續的被驅逐出境，工會會員，日見減少，罷工多歸失敗，人們對於他們的領袖大都存着不滿意的心理，因此一般急進主義的思想，很受勞動界的歡迎。勞動聯合會所屬的工會，許多都發生了內鬨，分裂為各種新的組織，如同歐洲的『工廠代表同盟會』 (Shop Steward League)、『工廠委員會』 (Shop Councils)、『工會統一委員會』 (One Big Union Committee) 與『親俄會社』 (Friends of Russia) 以及其他的宣傳機關一樣。

在這種狀況之下，勞動聯合會與安姆斯特登國際的交涉，不獨不能使二者聯絡起來，反而使二者趨於破裂。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歐捷斯特邀請勞動聯合會參加職工國際的特別會議，此次會議預定於十一月在倫敦舉行。(註一九) 勞動聯合會回了歐氏一封信，聲明如果此次會議能討論職工國際的一切問題，那麼，美國或許可以派遣代表參加，牠所謂一切問題，意思就是指職工國際的組織問題而言，牠希望

該國際的組織可以稍稍改變一點，使美國勞動聯合會獲得一種完全獨立的保證，同時希望大會也能够減少會費，以副美國之希望。他同時又寫了一封信給阿柏登，請他取消大會議程中的社會化的議案，並且反對大會討論政治問題。阿柏登的答覆是：總部中一共有五個職員，其中有四個都是社會主義者，要想取消社會化的討論，實事上有不可能。隨後，歐捷斯特又寫信質問甘波思，他說：蒙德利爾大會，曾經議決，贊成愛爾蘭改組為共和國，勞動聯合會此時竟反對討論政治問題，這未免近於矛盾。同時甘波思又獲得一種消息：此次特別會議，決不能修改職工國際的組織法，此項重大問題，必須留給下屆正式大會討論。兩方面通訊的結果，勞動聯合會畢竟沒有參加倫敦會議，並且停止繳納會金。不久阿柏登辭去了職工國際會長職務，甘波思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寫了一封信對他表示同情，並且說了下面這幾句話：『你和你們的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真是純粹的職工組合主義者。此時的職工國際，已經變成一種國際的政治機關，結果必變成蘇維埃主義，用革命的手段來實行社會化與共產主義。』

（註一九）參看本書第九章第二段與第三段。

一九二一年一月，英國職工組合大會議會委員會的委員包爾曼設法與甘波思交涉，以期調和歐美勞動界的感情。可是他的計畫卒歸失敗。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寫信給歐捷斯特，直接的聲明美國勞動聯合會不能加入職工國際，因為：（1）職工國際的新章程取消了各國工會的

獨立；(2)職工國際在言論中所發表的政策，皆係美國勞動聯合會所堅決反對者；(2)職工國際規定的會費太高，美國不能擔負。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阿姆斯特登國際發出通告，請求各國工人以同盟罷工的手段，反對戰爭，援助蘇俄；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又請求各國工人舉行同盟罷工；現在又預定在倫敦會議中討論生產工具社會化的問題，這些事情，都是美國勞動聯合會所反對的舉動。執行委員會的結論就是：「美國勞動聯合會很願意參加國際勞動運動。他國的勞動運動對於美國工人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利益。然而我們還是高興與各國的工人合作，不過我們與他國的工人合作的時候，却不願意破壞我們美國的勞動運動，也不願意推翻美國的民主政治與共和制度。如果現在有一個職工國際，能保證美國勞動聯合會的自由與獨立，使我們能够加入，那麼，我們不管他國的勞動運動的政策和理論是如何，我們必定毅然的加入。」

歐捷斯特接到這封信後，盛怒之下回了一封信，說美國方面所持的理由，沒有一條是有根據的。他說：職工國際組織法第三條，對於各國工會的獨立已經給與特別的保障；前此所發表的一切宣言，在歐洲並不能算是革命的宣言；反之，歐洲的一般工人，而且有一部份資產階級的份子，都一致表示贊成。復次，甘波思此時榮膺卜倫柏計畫同盟會的名譽會長，他怎麼能够反對社會化的主張？歐捷斯特還進一步的攻擊甘波思，說他在一九一九年的阿姆斯特登大會中立誓與歐洲勞動界合作，此時居然反對職工國際，不

應如此自相矛盾。歐捷斯特又把這封信另外抄錄一份，寄與那些加入了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國際工人組合，因此勞動聯合會更生氣了。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接到歐氏的信以後，又回了一封信到歐洲去，信中的辭句非常憤慨，一方面聲明歐氏的信是一種侮辱，一方面反駁歐氏的控辭，同時對他提出抗議，說他不應當把他這封信抄寄美國的工會，這簡直是一種挑撥離間的行爲。

當歐美勞動領袖通信接洽時，阿柏登曾經向甘波思提議，主張把一般說英語的工人聯合起來，另外組織一個獨立的國際職工組合聯合會。甘波思認爲這種辦法很可以緩和職工國際的政策。佛利 (John P. Ferry) 對於這種建議也很贊成。(註二〇)不過他們認爲這種計畫裏面有許多困難之點，例如，英國和澳洲的勞動運動中佔勢力的，都是政治家與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作進一步的討論。

(註二〇) 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佛利寫給甘波思一封信，說道：「我不願意美國勞動聯合會站在國際職工組合運動範圍之外。不過目前職工國際的內容是如此，我相信我們決不能加入。同時我對於許多其他的國際聯合會，也很反對。然而我認爲如果我們能將召集所有說英語的職工組合會員，開一個國際大會，此事對於我們必有相當的利益。」

一九二一年六月，勞動聯合會在丹尼佛舉行會議，此次的議決案較之蒙德利爾會議更要進一步。一九一九年以來，美國的工人對於社會的情形，總覺得不大滿意，此次會議開幕時，美國工業的衰頹已達極點，所以工人對於社會，感覺十分的不滿意。這種不滿意的心理，有二樣事情可以證明，第一，蒙德利爾會議

通過的那些急進的議決案，此次又在大會中再度通過；第二十五年來，勞動聯合會的會長一職，總是由波思擔任，從來沒有人與他競爭，此次會議他居然遇見了一個對頭，即礦工聯合會會長路易斯（John L. Lewis）（註二二）。

（註二二）大會選舉時，路易斯得二二、三四票，波思得二五、〇三三票。

在國際關係方面，我們也發現這種急進的精神，大會討論俄國問題時，辯論異常激烈，同時國際機器師聯合會與國際火夫與擦油工人聯合會又向大會動議，要求美國勞動聯合會立刻加入阿姆斯特登國際。關於俄國問題，大會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的建議，認可了美國國務卿修士（Hoopes）的主張，在俄國不改變牠的現存政治或經濟制度以前，美國決不恢復對俄貿易，也不能投資俄國。執行委員會又向大會建議，反對第三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此項議案，雖然有幾個人反對，結果還是由大會通過。（註二三）雖然執行委員會的反對阿姆斯特登國際的一切議案都由大會通過，然而大會最後還是決定繼續與阿姆斯特登國際進行交涉。

（註二三）執行委員會的建議中，有下面這一句話：「莫斯科國際顯將俄國人民的金錢完全用在牠的破壞工作方面。」

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根據丹尼佛大會的議決案，寫了一封比較和藹的信，寄給阿姆斯特登國際，表示接受前次歐捷斯特的建議，進行一種私人的接見，以便解除兩方面的誤會。不料此事還沒進行以

前，歐美勞動界的關係，又趨惡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九二一年秋季哈定總統所召集的華盛頓裁減軍備會議。勞動聯合會對於這種會議，極力擁護，而安姆斯特登國際總部，對牠却有點懷疑。(註二三)於是甘波思直接的寫信給英國、法國與意大利的總工會，要牠們各自要求本國政府選派特別的勞動代表參加各國的代表團。職工國際的管理委員會，對於甘波思的舉動，異常憤怒，因此兩方面在通信上又發生了爭執。一九二二年四月，職工國際在羅馬舉行會議，(註二四)改選管理委員會，並且將美國歷來最反對的一切政策，一律給與承認，於是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認為從此以後歐美勞動界之妥協，較前更形困難；一九二二年，勞動聯合會在西西勒蒂(Cincinnati)開會時，對於執行委員會的措置，表示贊許。

(註二三) 參看本書第十章

(註二四) 參看本書第十章

第五節 和解的希望

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中，美國勞動聯合會對待安姆斯特登國際的態度，漸漸改變。這種態度的改變，一部份是沙蓀巴赫的努力周旋的結果，沙氏是職工國際的德文祕書，一九二三年接替歐捷斯特，與美國通信，改用一種友誼而和緩的口吻。一九二三年德國金融膨脹之結果，德國的職工組合幾遭瓦解，職工國際向各國請求援助，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接到這種請求書後，於是向所屬各工會募捐，結

果募得美金二七、〇〇〇元，救濟德國工會。(註二五)

(註二五) 美國各工會直接寄去的捐款不在此內。

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安姆斯特登國際的態度，發生改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勞動運動中的共產黨活動，近來已經漸漸的擴大。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美國共產主義者的活動，完全集中在政治問題方面，他們不獨與社會主義者發生爭執，而且他們內部也發生了糾紛，爭執的問題約有兩點：第一，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各有各的解釋；第二，他們要在最近的將來在美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彼此主張的策略又各不相同。在大體上說來，這幾年中的共產黨活動只是一種非法的、秘密的活動，因為他們內部的意見不同，領袖中彼此感情不和，所以內部發生破裂，分裂為許多的黨派，同時與職工組合又不大接近，所以他們在勞動運動中沒有什麼勢力和影響。

從一九二二年春季起，美國共產黨改變了他們的策略。他們成了合法的團體，組織了一個美國勞工黨，(註二六) 開始在政治上與職工組合方面實行統一戰線的策略。是年七月，美國的農工發生騷動，第一次的表示，便是舉行一種進步的政治行動會議，一九二四年，勞動領袖佛勒迪 (La Follette) 參加大選運動時，美國的農工騷動，已經發達到了頂點，共產主義者在這次運動中也是一種重要人物。他們看見當時一般工人對於社會大有不滿意的心理，因此盡力在職工組合中從事煽惑，要求牠們擁護第三國際和

赤色職工國際。擔負此種煽惑工作者，為浮思德所領導的職工組合教育聯合會，該會經共產主義者認可之後，便根據第三國際各屆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指示，（註二七）開始進行一種有系統的『由內部破壞』工作，在工廠與職工組合中組織各種共產主義小組和細胞。（註二八）

（註二六） 該黨係由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共產主義者在紐約城會議時所組織。

（註二七） 職工組合教育聯合會係浮思德所組織，成立於一九二〇年，浮氏本是一個工團主義者，他組織該會的目的便在宣傳職工組合的統一與工業組合主義，一九二七年夏季他到俄國去遊歷時，才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註二八） 參看本書第十章。

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四年之間，職工組合教育聯合會的活動頗有進步，牠在布業、紡織業、礦業、機器業以及鐵路工廠中的工作，都有相當的成績。當時鐵路工廠中的一般工人，對於社會感覺十分的不滿意，因為鐵路工人部此時的政策是減少工資，而且一九二二年他們罷工時，政府的裁判又不公平。其他的工業，則因競爭太大，發展太速，管理過苛，不能適應戰後的環境，所以工人不滿意。這些工業中的職工組合，在這十五年中，把工人的工業和社會地位抬得太高，此時要繼續維持這種高的地位，似乎一日比一日困難。牠們的會員，對於職工組合，希望很奢，他們遇見困難時，便馬上用各種新方法，另尋新的領袖來應付。職工組合教育聯合會因為能夠利用他們的弱點，並對於裏面的領袖們施以攻擊，所以一般不滿意的工人們

都歸順牠，服從牠的命令。

美國勞動聯合會之所以改變態度，與安姆斯特登聯絡，目的就在抵抗這種急進份子。此時會中的領袖們，已經知道美國工會中的爭鬥只是國際方面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職工組合主義者的爭鬥的一種結果，美國共產主義者與職工組合教育聯合會的活動完全以國際共產主義機關作後援，而且美國勞動聯合會此時的工作，與安姆斯特登國際和社會主義國際在歐洲所作的工作，完全一樣。復次，聯合會的領袖此時已經不大注意社會主義，對於後者的恐怖，也減少了許多，因為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四年間，美國社會主義黨已經分化，所剩下的一般舊黨員很願意與聯合會團結，致抵抗共產主義者。

勞動聯合會與安姆斯特登國際表示親善，還有一個原因：甘波思一派的人認為安姆斯特登國際或者會設法使南美各國的工會加入。因為一九二四年時，安姆斯特登國際的英文秘書布郎在南美各國很形活動，所以甘波思發生這種疑心。（註二九）甘波思一方面想以勞動界的門羅主義來抵制歐洲，可是他同時又認為如果他和安姆斯特登國際聯絡，他的門羅主義更是易於實現，此事的內容，當在下章補述。

（註二九）參看本書第十二章。

一九二四年十月，勞動聯合會在額爾巴梭（El Paso）舉行大會時，他對於安姆斯特登國際已經表示親善。大會表示聯合會不久便可以重行加入職工國際，這種表示，是一九二〇年以後的第一次。當甘波

思剛要辭去聯合會會長職務時，他聲明此後應當與歐洲勞動界實行和解。(註三〇)

(註三〇)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甘波思正從墨西哥城回到華盛頓去時，死於途中之聖安東紐 (San Antonio)。

第十二章 全美勞動運動（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安姆斯特登國際和第三國際的三角關係，受了南美勞動運動很大的影響。勞動聯合會對於南美的勞動界發生興趣，最初本是感情的衝動與政治利益的驅使，而不是因為經濟方面有何特殊利益，可是牠不久便發現，牠如果能和南美勞動界聯絡，牠的國際地位必定能夠大大提高。南美是美洲大陸之一，勞動運動正在發達時期，牠和美國的勞動運動自然有許多共同的利害關係。如果能聯合起來，不獨可以互相援助，並且在此後的國際勞動關係上也可以抵抗歐洲。因此，勞動聯合會便一步一步的聯絡南美勞動界，使牠成為聯合會的會員。

第一節 全美勞動界結合的準備

南北美洲的勞動界的關係發生於一八九〇年前後，不過最初只是一種私人的關係而已。那時甘波思還是紐約的一個製造雪茄煙的工人，當時有許多古巴與墨西哥的革命黨員亡命美國，因此甘波思時常與他們會見，兩方面對於民主政治運動與職工組合主義，都發生了興趣。

第一段 古巴與包托利哥的勞動運動

為團結勢力起見，美國勞動聯合會從一八九六年起，便開始注意南方各國的情形。聯合會是年在西

西勒蒂開大會時，承認了古巴革命黨的要求。西班牙戰爭結束後，聯合會與一般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份子實行團結，要求古巴的獨立與自由，反對美國政府在古巴，包托利哥 (Porto Rico) 與菲利濱等處強行設立美國制的政府。

一九〇〇年與一九〇七年間，勞動聯合會曾經盡力的將勢力擴充到古巴和包托利哥去。當時有兩個移居包托利哥的西班牙人，一名愛格勒西亞，一名剛德 (Conde)，他們在西班牙時就受了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的影響，在包托利哥的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都是領袖人物。一九〇〇年愛格勒西亞被政府逐出包托利哥，於是逃到美國的布羅克林 (Brooklyn)。他到布羅克林以後，紐約的德國社會主義報的一個編譯給他一種暗示，要他向勞動聯合會請求援助；因此勞動聯合會是年在魯易菲爾 (Loring) 開大會時，他便將包托利哥的情形向大會報告，說包托利哥的人民深感美國軍政壓迫的痛苦。大會於是決定進行一種援助包托利哥的運動，第一步先要求言論出版與集會之自由，第二步便要求設立民政，取消軍政；並通過以美銀三千元作此種運動的經費。

一九〇一年包托利哥工會加入美國勞動聯合會，愛格勒西亞被任為組織專員，薪資由聯合會發給。一九〇二年，包托利哥工會第一次派遣代表參加聯合會的大會。聯合會此時認為包托利哥是美國的永久的屬國，因此極力向該國工會宣傳親善政策，使兩國的勞動運動能形成一種完全的結合。(註一)

(註一) 一九〇四年，甘波思遊歷包托利哥回國後，對於該處的情形報告得非常詳細。

第二段 墨西哥的勞動運動

一九〇八年與一九一四年間，勞動聯合會對於墨西哥的情形頗為注意。前此有些美國工會對於墨西哥的勞動問題也會注意，因為墨西哥的工人時常移居西部各省，當時墨西哥工人的工資最低，而且他們還在一種半奴隸的狀況中，恐怕他們移居美國以後，給與美國勞動界一種壞的影響。但是這班美國工會會員不久就知道墨西哥勞動狀況之所以如此惡劣，完全是戴亞基(Diaz)政府壓迫的結果，因此對於那些反對戴亞基的政黨，很表同情，尤其是同情於墨西哥的自由黨，該黨的領袖為墨根畢加多(Picardo Magou) 與墨根恩立克(Enrique Magou) 兄弟以及維納利爾(Villarreal) 等人。國際印刷工會的會員墨利，對於墨西哥自由黨也極力贊助，因此甘波思受了影響，對該黨也熱心起來。

因為甘波思與墨利聯合宣傳，勞動聯合會對於墨西哥的革命運動最後就表示贊同了。一九〇八年，墨西哥自由黨的幾個國外黨部的黨員，被羅安吉利(Los Angeles) 的市政府逮捕，說他們公開的違背中立法，勞動聯合會在丹尼佛開大會時曾經為該黨提出抗議，反對羅安吉利政府這種舉動。一九一〇年墨西哥革命發生，墨第羅(Madero) 打着『土地與自由』的旗幟向戴亞基政府進攻，於是勞動聯合會盡力阻止美國政府，要求後者不必干涉。一九一三年，墨第羅被刺，勞動聯合會極力使美國政府否認墨西哥

哥新政府領袖赫爾塔 (Huerta) 一九一四年他又援助墨西哥新任總統卡蘭加 (Carranza)。

勞動聯合會雖然在這幾年中對於墨西哥的革命運動採取友誼態度，可是牠與墨西哥的勞動界的關係，却不大密切。墨西哥此時的勞動組織在發達的趨勢上，完全與勞動聯合會相反。墨西哥的勞動運動，與南美其他各國的一樣，早就受了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洗禮。一九一〇年前發生的幾個熟練工人的職工組合，其性質便是如此。(註二) 一九一〇年革命暴發後，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勢力更形擴大。一般工業勞動者，在戴亞基的統治下受了三十年的壓迫，此時因情感的驅使，盲目的加入革命運動，把革命視爲一種很好的機會，可以藉此提出他們的經濟與政治上的要求。各種職業與工業中不獨有新的工會產生出來，並且牠們一九一二年七月還在坦皮科 (Tampico) 組織了一個職工組合聯合會，取名世界勞工會 (Casa Delobrero Mundial)。牠的政策與法國式和西班牙式的工團主義與美國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 (I. W. W.) 的政策相同，主張直接行動，同盟罷工，怠工與社會革命。牠的影響不久就擴充到墨西哥城 (Mexico City)、尤克坦 (Yucatan)、菲拉克路茲 (Vera Cruz) 與其他各處的地方工會方面去，因爲牠曾經援助這些地方的工人組織他們的工會。墨西哥勞動運動的領袖，大概都是由西班牙逃來的工團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以及一般受了他們的影響與美國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的影響的墨西哥人。在這種革命時代中，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這種性質的勞動領袖們，當然不大願意聯絡。

第三段 南美的勞動運動

南美各共和國的勞動運動，其性質也是一樣。各國的勞動關係很像當時的國際勞動關係。一九一四年以前，南美各國與歐洲的關係較深，因此和美國沒有多大的聯絡。牠們在文化方面與西班牙及中美各國的關係很深，在商業與財政方面，又只與英國和德國來往。因此牠們的勞動運動不是模倣德國社會主義，便是模倣法國和西班牙的工團主義。德國的移住民與他們本國的智識階級，則發起組織社會主義政黨；西班牙、意大利與法國的移住民便從事組織職工組合，採用工團主義的政策。一八九六年時，阿根廷便有了一個社會主義黨，一九〇四年，牠加入第二國際；一九一四年大選舉時，牠已經獲得四〇、〇〇〇票之多。一九〇二年，阿根廷的工人在無政府主義勢力之下，組織阿根廷地方勞工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簡稱爲 F. O. R. A.；一九〇五年會中一般工團主義份子脫離該會，另外組織一個職工組合聯合會。一九〇六年，巴西的德國與西比利（Sul）的移住民組織巴西勞動聯合會；同時本地的葡萄牙人又形成了一些社會主義團體。一九一二年，智利出現了幾個小規模社會主義黨，一九一三年，烏拉圭也有同類的政黨發生。因爲美國勞動聯合會仇視社會主義，所以與這些政黨沒有什麼交情。

（註二）最初的職工組合係鐵路工人所組織，成立於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社會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在墨西哥尤克坦開始活動。一九〇六年，必布拉（Pachuca）菲拉克路茲與其他各國的紡織工人，因墨根兄弟的煽惑，組織一些職工組合，在墨西哥造成第

一次罷工。一九〇八年，墨西哥雪茄煙草工人、木工、製造汽鍋工人、機器匠與鐵工都組織了工會。最大者為鐵路工人大同盟。一九〇八年時他自稱有會員一〇,〇〇〇之人多。

第四段 美國勞動運動與美國資本案

大戰發生後，美國勞動聯合會，因甘波思之鼓吹，對於大亞美利加主義更較熱心。戰爭發生，歐美交通斷絕，南美各國自然與美國發生密切的關係。一九一五年，巴拿馬運河開闢，因為商業上的關係較前更為密切，所以美國勞動界對於美洲的新形勢獲得一種認識。美國勞動聯合會因本身在一九一四年時曾經採取那種態度，同時對於國際勞動運動又懷抱着領袖的野心，所以對於大亞美利加主義更加注意。(註三)

一九一五年五月，大亞美利加財政會議在華盛頓開幕時，甘波思對美國財政部長提出抗議，要求允許勞動界代表參加，不過沒有發生效力。失望之餘，甘波思發起組織一個全美勞動組合來抵制雇主。一九一五年，聯合會在舊金山開大會時，通過了甘波思的建議，並議決由執行委員會函知中美各國勞動團體，商議彼此交換友誼代表之辦法，並邀請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與烏拉圭等國的工會各派代表到美國來，在華盛頓開一個全美勞動會議，因為此時紐約的華爾街——美國財政中心——與南美資本案已經實行團結，所以全美勞動界也應當集合攏來共同討論新近發生的經濟問題。

(註三) 參看本書第八章。

第二節 內戰與歐戰

第一段 卡蘭加與墨西哥世界勞工會

不久墨西哥發生許多新的問題，甘波思的主張似乎可以乘機實現。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一五年間，墨西哥的領袖赫爾塔（Herter）、卡蘭加（Carlinga）、菲拉（Villa）與查帕塔（Zapata）等互相爭鬥，結果起了內亂，國內的一般勞動組織——工團主義組織與社會主義組織——的中立政策漸漸搖動。當卡蘭加與菲拉發生衝突時，勞動領袖們都一致援助卡蘭加。不久戰爭轉入危急時期，卡蘭加深恐失敗，盡力聯絡世界勞工會的領袖們，訂立條約，允許將來為勞動界制定各種勞動法，報答他們的援助。勞動領袖得了這種報酬，即刻跑到墨西哥各工業中心地，組織六隊紅軍，援助卡蘭加，獲得最後的勝利。（註四）

（註四）他們的條約成立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七日，簽字者為世界勞工會、臨時卡蘭加政府的國務卿加卜墨勒、六隊紅軍以武裝工會會員的資格，打着工會的旗幟加入戰爭。他們的名稱有成衣工人軍、木工軍、石工軍、印刷工人軍等等。軍隊領袖中有些是世界勞工會中的社會革命宣傳者。

墨西哥的勞動領袖為鞏固卡蘭加政府的地位起見，曾經要求美國勞動聯合會給與援助，因為後者是美國勞動界的代表。他們在主張方面本與美國的工團主義者同情，然而因為當時的利害關係，却又不肯不聯絡勞動聯合會。在甘波思看來，雖然墨西哥的勞動運動是一種急進主義的運動，他還是願意與牠

攜手，因為他此時抱着遠大的眼光，很想乘此進行他的大亞美利加計畫，縱然墨西哥的勞動運動過於激烈，這只是戴亞基的專制政體下的一種當然的反動。（註五）

（註五）參看一九一六年八月之美國聯合主義雜誌（*American Federationist*）

一九一六年春季，幾個美國兵士因走入墨西哥國境，致被卡蘭加的軍隊逮捕，當時兩國的關係已進入破裂時期，情形非常嚴重，而兩國勞動界的絡聯却因此獲得迅速的進展。此事發生後，墨西哥的勞動領袖羅菲拉（*Carlos Loveira*）與摩龍斯（*Luis N. Morones*）等遂請求美國勞動聯合會要求威爾遜總統，停止美國軍隊的出發。甘波思於是邀請墨西哥的勞動領袖到華盛頓來開一個會議。此次會議，舉行於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閉幕後，甘波思以個人資格於六月二十八日電請卡蘭加，要求他釋放被逮的美國兵士。第二日，卡蘭加便釋放了美國兵士，因此把這問題結束了。（註六）兩國的勞動界看見第一次的聯合成功，於是在七月三日又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商議永久聯絡的計畫，並設法把南北兩美洲的勞動運動統一起來。

（註六）甘波思後來說道：「我的目的是將美國與墨西哥兩國的勞動界作進一步的聯絡，可是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中只有部份的委員與我完全表示同情。」

當時墨西哥的勞動領袖，對於這種聯合運動，進行得很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一九一六年與一九

一七年間，他們與卡蘭基政府發生了爭鬥。卡蘭基戰勝菲拉以後，勞動界因革命後金融澎漲，生活困難，發生了多次的罷工，因此卡蘭基改變態度，實行壓迫工人。他解散紅軍，禁止罷工，並想封閉世界勞工會。可是他的政策結果失敗，因為墨西哥勞工組合不獨繼續發達，並且牠們還統一了他們的勢力。(註七)他們利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克特羅 (Querétaro) 憲法會議，乘着會議中各派代表互相衝突的機會，大肆活動，使會議中通過了墨西哥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即「墨西哥勞動大憲章」，這裏面包括的條文，有些是世界上最進步的保工法。

第二段 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

甘波思對於全美勞動運動的聯合計畫，還是努力的進行。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美洲勞動界在華盛頓開了一個大會，勞動聯合會包托利哥與墨西哥的尤克坦幾個代表組織了一個常設委員會，秘書為墨利，會議的結果，對南美各國的工會擬定了一篇宣言。這次會議中，甘波思所最注重的問題是：維持美洲大陸的和平；保障「人權」；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限制外人移居美國；肅清南美勞動運動中的工團主義份子，使之趨向於勞動聯合會這派的職工組合主義，促進各後進國家的勞動組織；聯合南北美洲在歐戰中保持「美國的理想」；反對德意志軍國主義，並極力抵抗歐亞民族的「反美國」運動。

(註七) 促成這種團結的，只有一個主要的機關和一個主要的人物。主要機關是「墨西哥聯邦區域職工組合聯合會」，一九一六

年三月五日，他在墨西哥召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主要的人物是摩龍斯，墨西哥一個電氣工人。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間，他一躍而成世界勞工會的領袖。墨西哥的勞動領袖們，前此因理論與方法上之不同分成許多派別，摩龍斯此時設法把他們團結起來，組織一個「行動團」(Action Group)，成了世界勞工會的中心人物，不久一進而為墨西哥全國勞動的領袖團。「行動團」最老的團員，除了摩龍斯以外，有尤第科(P. O. Huidobro)，門利達(Edmundo Morsosa)，與德利芬羅(Ricardo Treviño)等人。團員數目有一定限制，至多不得超過二十。

當美國加入歐戰時，甘波思最注意的是前面最後那兩個問題。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七年間，南美洲的勞動界與社會主義界，與歐洲一樣，分裂為許多派別，不過分裂的程度還沒有歐洲那樣厲害罷了。(註八)阿根廷、智利與秘魯，產生了反對戰爭的組織，同時墨西哥國內又有一種強大的趨勢與德國表示同情。甘波思認為此時如果能組織一種全美勞動機關，必定可以抵抗這些反對戰爭的團體和親德的趨勢，創立一種擁護協約國的輿論。

(註八) 參看本書第八章。

甘波思存着這種見解，寫了一封信給墨西哥的勞動領袖，要求他們促進全美勞動聯合的計畫。(註九)此時墨西哥的勞動界正在盡力促進本國的勞動組織。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墨西哥十八省的工會代表在科惠拿(Coahuila)的省會沙迪羅(Saltillo)開會，為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Confederation Re-

gional Obreira Mexicana)——簡稱爲C. R. O. M.設立了一個基礎。在政策上面，這個新成立的機關，比世界勞工會要和平的多。牠的最後的目的雖然在將工業收歸工人所有，可是目前的政策只是實行農業改革、土地分配與現存勞工法，促進沙迪維會議者，係「行動國」的領袖摩龍斯與德利芬羅，他們兩人雖然信仰急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可是當時最注意的，只是墨西哥農民與工人狀況之改善。

(註九)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羅菲拉寫信告訴甘波思，說他要到布莫斯愛用 (Buenos Aires) 去替尤克坦省政府採辦糧食。他在信裏面說道：「我當然要和秘魯、智利與阿根廷的勞動領袖們和平的再作一些勞動運動的宣傳……我當然要替協約國作些宣傳事業。」

墨西哥勞動總會成立後，甘波思的計畫又增加了一個具體的基礎。他於是派了兩個勞動代表去和墨西哥的領袖討論他的計畫，這兩個代表一個是墨利，一個是羅爾德 (James Lard) 他同時又在威爾遜面前鼓吹，說全美勞動聯合是一種重要的戰鬥工具，因爲牠可以指使墨西哥的人民擁護美國參加歐戰的舉動。威爾遜受了他的感動，於是山特別費中提出了幾千塊錢來進行這種計畫，不久，墨利與法格斯 (Carrillo A Vargas) 就在美墨國境交界的地方辦了一種兩國文字的報紙——西班牙文與英文——鼓吹大美利加主義，一共辦了幾個月之久，每次運往墨西哥的報紙總以千計。

第三節 全美勞動聯合會的基礎

第一段 勒爾多會議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歐戰告終後二日，第一次全美勞動會議開幕於特克色斯省 (Texas) 之勒爾多 (El Paso)。美國方面總計有代表四十六人，有些是代表勞動聯合會，有些是代表聯合會所附屬的獨立工會；墨西哥方面派了二十一個代表，他們代表墨西哥勞動總會，世界勞工會以及各種地方工會與各業總工會。此外加迪馬拉 (Guatemala)、科斯塔利加 (Costa Rica)、沙爾法多 (Salvador) 與科倫比亞 (Columbia) 也各派代表一人。總計參加者七國，代表七十二人。在實際上，各弱小國家除了在名義上參加全美勞動大會外，並沒有任何活動。(註一〇)

(註一〇) 這些弱小國家的代表，大半都是各國逃來的政治犯，他們藉着美國勞動聯合的援助，得參加此次會議。

大會開幕時，很有一種友愛的精神的表現。代表們還在美國和墨西哥交界的橋上與勒爾多的市場兩處舉行一種國際慶祝會。開幕時，美國勞動部長威爾遜 (Wilson)、卡蘭加的代表加查將軍 (General Garza) 與亞利宗拉省 (Arizona) 省長亨特 (Hunt) 都有演說，同時大亞美利加組合 (Pan-American Union) 的理事，還拍來一個電報表示慶賀，因此，全美勞動聯合運動還獲得了政府的正式認可。

但是等到代表們坐下討論問題時，會場中馬上發生意見。許多墨西哥的急進派的代表，在言論上似乎表示他們這次赴會的目的：第一是要與美國勞動聯合會取得同等的地位，第二是要把他們不滿意美

國工會的一些牢騷發揮出來。大會開幕時，他們便不肯無條件的承認甘波思的主席資格。他們要求選舉一個能說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人，充當主席。於是會衆提出許多的候選者，不過他們都自動的請求取消候選資格。後來甘波思聲明他召集這次會議，目的是服務，而不是競爭什麼權利，這才把一場爭論平息下來，結果由多數通過他的主席資格。

會議中所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墨西哥代表提出的八種要求。(註一一)其中最重要者約有下面四種：
(1)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勞動總會，應在兩國交界的都市與各海口，指派永久負責人員，辦理兩國人民移居事項，務使入境者與出境者得受應有之待遇；(2)美國工會應給墨西哥工人以加入工會之機會，並與美國工人享受同等之權利；(3)兩國總工會應訂立條約，使美國所監禁之工人得受公平待遇與保護；(4)會議中所討論之一切問題不得涉及墨西哥對歐戰採取的中立態度與美墨兩國之國內政策。

(註一一) 此次會議的議程與紀錄，從未發表，凡欲明悉會議內容者可查看美國勞動聯合會之宗卷。

關於第一點與第二點，墨西哥代表特別提出質問，因為墨西哥移居美國的工人，曾受美國移民局與美國工會的虐待。其結果，大會將這個問題交給勞動聯合會執行委員會辦理，由後者擔負調查與解決之責。第三個要求提出後，大會中對於美國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發生了辯論。勞動聯合會的代表杜賓聲明：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會員之受監禁，是一種絕對公平的處理；甘波思說，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簡直就是

美國的布爾雪維克黨；墨西哥代表摩龍斯認爲：美國勞動聯合會縱然意見與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不合，然而至少也應當聽後者自由宣傳，不得干涉；他最後便聲明：他之所以提出這種辯論，完全是爲墨西哥工人抱不平，因爲墨西哥國內有許多工人都不滿意於勞動聯合會，因爲後者允許政府隨意監禁工人。

大會討論第四個要求時，又發生了衝突，不過有幾個墨西哥的代表沒有看清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大會中的議程委員會主張將這個問題取消，因爲牠不在大會的範圍之內。這種建議通過後，甘波思要求大會承認凡爾賽和約的原則，尤其是國際聯盟，民族自決的權利與勞動法典。墨西哥代表對於他的建議異常反對，不過最後還是承認了，因爲兩方面成立了一種了解：此項議決案必須由墨西哥工人承認後，始能發生效力。

兩國的代表每次都是這樣的成立妥協，到了大會的第四日，他們便認可了勞動聯合會的報告，正式的組織一個全美勞動聯合會（Pan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牠的主要目的約有兩點：第一，改善移民狀況，使各國出境之移民得受良好之待遇；第二，聯合全美各共和國的勞動運動與一般民衆，促進全美各國間之友誼關係。全美勞動聯合會每年開大會一次。聯合會會長爲甘波思，英文祕書爲墨利，西班牙文祕書爲法格斯。各國會員應繳之會費以會員人數爲標準，每年舉行大會時，每個國家的勞動界至少須各派代表二人。（註一二）

(註一三) 代表人數後來改爲二人至五人。

第二段 勞動界的騷動

從全美勞動聯合會成立之日起，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之第三屆大會止，南美各國因受世界革命運動之影響，也發生了一種勞動界的騷動。(註一三)各國舊有工會的會員大大增加，同時一般紡織工業與食品工業中的工人，因受歐戰之影響，也在趕快組織新的工會。因爲物價的飛漲，財政的紊亂與社會上之騷亂等原因，他們的活動與歐洲勞動運動採取同樣的步驟。阿根廷、智利、秘魯與巴西等國的工人繼續不斷的罷工，有時爲要求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度而罷工，有時是急進的革命式的罷工。有幾次，阿根廷的布羅斯愛爾、秘魯的卡拉斯、(Callao) 利馬、(Lima) 與智利的礦業區域，竟因同盟罷工以致交通完全斷絕，整個區域都被勞動者佔據，他們的領袖中，有工團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會員、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共產主義者。政府爲解決罷工計，不得不訴諸武力，派遣軍隊，解散很多工會，監禁勞動領袖。

(註一三) 參看本書第九章。

墨西哥的騷動，其形式頗爲特別，牠是一九二〇年之「報復主義的革命運動」所謂報復主義者，意義是要恢復一九一七年的一般民衆的主張，因爲此時卡蘭基有意違背這種主張，由他自己派選二人繼

任總統。其結果，卡爾基被刺，阿布利剛（Generalalvaro Obregon）被舉為繼任總統。墨西哥的勞動界，在勞動總會指導之下，在此次革命中，曾佔一種重要的地位，此時勞動總會的會員已達三十萬人，勢力非常雄厚，同時墨西哥勞動黨（Partido Laborista Mexicano）又在政治上指揮國內的勞動者，援助阿布利剛。（註一四）

（註一四）墨西哥勞動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牠是一種階級的政黨。牠雖然在組織上是一個獨立的機關，可是在實際上却是墨西哥勞動界的政治結合，黨內的領袖人物都是勞動總會中的「行動團」的份子。

南美的情形與歐洲一樣，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社會騷動平息後，各國的職工組合發生分裂的狀態，有些變成社會主義工會，有些變成工團主義工會，有些變成共產主義工會，還有些是各派合組的工會。墨西哥方面，常勞動總會一九二〇年在阿格加林（Agua Caliente）舉行第二屆大會時，各種意見不同的工團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的團體都有同樣的表示，反對勞動總會的緩和政策與親近政府的態度。一九二一年二月，牠們團結起來，組織一個墨西哥勞動大同盟（Confederac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即墨西哥之C. G. T.。牠本來是加入了第三國際，惟在一九二一年時，工團主義者戰勝了共產主義者，因此又脫離第三國際，與歐洲的工團主義者聯合，打算在柏林組織工團主義的國際。自從勞動大同盟成立後，牠便組織了多次激烈罷工，不料每次都歸失敗，因此牠的勢力也漸漸衰微。勞

動大同盟的活動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牠鞏固了勞動總會的基礎，使後者決定一種具體的方針。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騷動平息後，勞動總會不獨在經濟與政治上增加了牠的勢力，而且從此決定盡力的反對共產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與美國勞動聯合會採同一的方針，改用緩和的政策。

第三段 政治問題與移民問題

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騷動期中，美國勞動聯合會極力鎮定，使全美勞動聯合會和平的向前發展。一九一九年七月全美勞動聯合會在紐約開會，一九二一年一月，又在墨西哥城開會，兩次會議的結果，完成了這種工作。紐約會議時，到會者有勞動聯合會、墨西哥、秘魯、額瓜多、沙爾法多、尼加拉瓜與山多達明哥等國的代表二十四人。大會通過了許多種類的議案，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度、合作社、勞動教育、移民問題、世界職工組合聯合會之組織、國際聯盟、職工組合的組織以及派代表參加一九二〇年第二屆全美財政會議等等問題。其中最重要者則為關於代表制度、政治問題與移民問題方面的決定。

此次會議中，除勞動界的代表外，還有一些律師與其他智識階級的代表。『印信委員會』(The Credentials Committee)向大會提議：此後的大會，只許真正的勞動界代表參加。這種提議引起了南美代表方面的反對，因為南美各國有一些勞動界以外的人，此時仍在援助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結社的權利。甘波思同時聲明美國勞動聯合會也要保留允許他界的代表參加大會的權利，不得使此後大會受此種

議決案的限制，其結果，印信委員會的建議還是在大會中由全體代表通過。

大會中隨着又發生了一個政治問題：有幾個代表要求全美勞動聯合會與智利和祕魯的政府合作，共同解決牠們兩國在特卡拉阿利加 (Tala Alica) 地方所發生的糾紛，因為自從此事發生後，兩國的勞動界的感情已經開始破裂。額瓜多的代表對於這種要求表示反對，因為大會已經議決不討論政治問題，否則他對於祕魯必要提出各種抗議，然而他總以為在這種勞動會議中，最好是不涉及這一類的事情。甘波思反駁額瓜多的代表，聲明全美勞動聯合會的產生，其動機就在解決當初那種政治外交問題。凡是促進和平的工作，都是勞動會議範圍內的事。大會決定請會中的職員即刻設法調停智利與祕魯的爭執，務使獲得公平的解決。

墨西哥代表又提出移民問題的討論。他說：一九一九年美國勞動聯合會在大西洋城開大會時，曾經通過限制移民的主張，墨西哥也在此種限制之內；這種議決案，與勒爾多會議的議決案不相符合。甘波思不管兩次會議的議決案衝突與否，只聲明為保護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勞工標準起見，他不能不設法防止大批國外工人之入境。

第四段 帝國主義與職工組合

一九二一年一月，全美勞動聯合會在墨西哥城開會時，到會者有美國、墨西哥、包托利哥、多蜜尼根共

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加迪馬拉沙爾法多與科命比亞各國代表二十二人。此次大會中最大的特徵，便是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墨西哥將成立的阿布林根政府表示親善。美國方面，特別預備了盛大的宴會，招待阿布林根總統的代表，外交部長卡烈斯 (General Pizarro Calle) 與墨西哥政府中其他官員。甘波思在招待會中贊美阿布林根總統及其手下人員，說他們是以促進墨西哥人民的利益為目的的領袖。此次大會的精神表面上雖然一致，可是裏面還是有有一種暗潮，反對美國勞動聯合會。不久會場中發生了兩個問題，把這種暗潮變成公開的運動。第一個問題是：代表們認為威爾遜總統在山多達明哥與尼加拉瓜所採取的政策不對，因此提出抗議。於是甘波思向大會報告，報告他拜訪政府當局的經過，並解釋政府對於包托利哥、墨西哥與尼加拉瓜各國擬定的各種計畫。他對於政府的措置在大體上總表同情。然而大會中的代表還是反對威爾遜總統對山多達明哥採取的行動，要求即刻改變美國政府所取的方針。他們並且將這種議決案電知威爾遜總統，結果是後者大大滿意。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職工組合的原理和政策的問題。南美各國代表要求大會承認他們的急進組合主義為合法，可是這種要求沒有達到滿足的結果。大會所制定的政策，雖然用了一些激烈的名詞，可是僅有三種具體的方針，即要求政治自由、重視團體契約與促進全美勞動教育。這種政策之制定，使美國勞動聯合會得依舊保持牠歷來對於職工組合主義所持的見解，牠認為如果使全美勞動界有健強和穩

固的結合，必須採取這種穩健的方針。

第四節 甘波思的最後行動

全美勞動聯合會開過第三屆大會後，直到一九二四年才舉行第四屆大會，牠在這四年中，組織方面沒有多大的發展。因為經費困難，牠不能派人到各國去組織新工會，同時又因消息不大靈通，牠對於南美各共和國的勞動界也不能有密切的聯絡。

第一段 勞動界的門羅主義

因為有其他國際組織的競爭，全美勞動聯合會想要拉攏南美勞動界，實際上一天比一天困難。安姆斯特登國際、工團主義或柏林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等等都想聯絡南美的勞動組織。同時南美各國勞動界因為在主義方面信仰不同，此時對於國際勞動問題，意見也極不一致。

在中美勞動界方面，全美勞動聯合會也發現許多的困難問題。此時中美各國政府擬將中美各國造成一個中美共和國，美國政府對於這種計畫不表贊同，當尼加拉瓜、沙爾法多與加迪馬拉的工會發起組織中美勞動聯合會時，美國勞動聯合會也步武政府的後塵，表示反對，因此中美各國的工會對於全美勞動聯合會也不大滿意了。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美國政府對於尼加拉瓜採取的政策，以及美國與巴拿馬間感情之破裂，種種事情，使中美各國的勞動界產生一種「仇美」的心理。

雖然當時的情形是如此，然而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勞動總會間還是保持着友誼的關係。這幾年來，墨西哥勞動總會已經成了全國勞動界的代表。一九二〇年，牠的會員只有三十萬人；一九二四年竟增至一百二十萬；這裏而不僅有工業勞動中的重要份子，而且農業方面的重要份子也包括在內；牠是新墨西哥的中流砥柱，阿卜利根政府的主要靠山。

因為牠是改造墨西哥的主要人物；所以牠認為對於美國勞動聯合會有繼續保持友愛態度之必要。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中，牠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求美國方面對卡烈斯將軍表示好感，使後者得繼阿卜利根總統之職。一九二三年秋季，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波茅蘭會議閉幕以後，墨西哥勞動總會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的代表在額爾巴梭開會，目的在澈底的討論國際勞動關係與墨西哥的政治問題。此時甘波思非常恐慌，因為墨西哥的領袖正在計畫加入職工國際。一九二三年，摩龍斯到歐洲去時，邀請了幾個歐洲勞動領袖到墨西哥來游歷。當時職工國際的英文秘書布郎寫了一封信給甘波思說，他不久要領着一個代表團到美國和墨西哥游歷。在甘波思方面看來，這簡直是歐人侵入美洲大陸。可是墨西哥的勞動領袖却再三的對他聲明：如果他們要加入職工國際，或第三國際，或其他國際，他們必定事先與美國勞動聯合會商量，決不會祕密加入。後來因甘波思的發起，美國和墨西哥兩國的代表共同宣布他們所謂「勞動界的門羅主義」，聲明如果歐洲勞動界有任何侵害西半球勞動界的主權的行爲，墨美兩國工人當以相當手

段對付。

第二段 美墨勞動聯盟

甘波思爲報答墨西哥的合作起見，特別聲明全美勞動聯合會的全體職員，深表同情於阿布利剛政府，深望後者能肅清赫爾塔的叛亂。他同時又正式請求美國邊境運輸工會，援助墨西哥政府，防止軍械輸入墨西哥。因此，赫爾塔叛亂的肅清，阿布利剛的勝利，美國工會實有很大的功勞。當時墨西哥邊界、墨西哥海灣以及太平洋與大西洋各海口方面的美國工會，尤其是國際機器師聯合會與北美海員工會二者，都會盡力阻止赫爾塔系人物的活動，不讓外國供給他們以軍火。勞動聯合會還電請職工國際，要求阻止歐洲軍火輸往墨西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日，到十二月九日，全美勞動聯合會開第四屆大會於墨西哥城，此次會議的主要特徵，就是墨西哥勞動總會與美國勞動聯合會合作之勝利。前此美國勞動聯合會在特克色斯省的額爾巴梭城開會時，墨西哥勞動總會同時在額爾巴梭對岸的約勒茲 (James) 開會，兩方面的會議剛剛閉幕，全美第四屆勞動大會便開幕了。十一月三十日，勞動聯合會派了一代表國參加卡烈斯總統就職典禮，他們事前就決定把這次典禮當作兩國的友誼的慶祝會看待。

第四屆大會開會時，兩國的合作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大會中的代表對於甘波思的苦心經營，表示十

分滿意。他們認為甘波思雖然沒有造成偉大的成績，可是至少也設立了一個美墨勞動聯盟，使兩國勞動運動有一個統一機關。甘波思自從在這次大會中認可了美墨勞動聯盟後，便與世長辭了。

第四部 勞動運動的穩定及其改組（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第十三章 過渡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經過了五年的騷動，一九二四年時，各國的工業已漸次恢復，社會秩序已轉安定。賠款問題無法解決，結果產生了道威斯計畫（註一）。德國的馬克的價格也漸漸穩定；德國政府借得大宗國際債款，一方面償還協約國的債務，一方面整頓國內金融。除了英國以外，歐洲各國的商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國際政治方面，和平希望日見進步，『和平草約』（Protocol of Peace）已經擬成；英、奧、瑞典、德、匈、法、日本與中國都正式承認了蘇俄。

（註一）道威斯計畫之完成與是年之政治變動大有關係。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麥唐納就英國國務總理之職，同年六月十四

日，赫利俄（Georges Herriot）又繼彭克就法國總理。

一九二四年以後，各國的發展雖然不大一致，不大順利，可是經濟發展與政治和平却是國際方面一種普遍的現象。全世界的工業、農業與商業方面的生產力，都大見進步；工業技術與工業組織也經過一度改革而趨於「合理化」。（註二）新工業與新工業區域漸次發展，財政日見穩定，國際經濟關係大加改善；同時羅加路條約（Locarno Pact）之成立，德國之加入國際聯盟，開洛格條約（Kellogg）之訂立等等經

過，又使各大強國形成了進一步的了解。

(註二) 合理化運動是近來歐洲各國改良工業組織的運動，內容是盡力以改良機器，自動程序，生產樣式等，大規模生產，更有效的工廠管理法以及各種工業聯合等方法來增進工業的效力，使組織較為合理。

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種種改革，使國際間產生一種新的希望。人們都認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混亂狀態只是戰後應有之現象，此時的世界已進入新的時代，科學界必有偉大的發明，生產力必能大大的增加，世界上的天然財富必能大加開闢，工業與社會組織的管理必有更好的方法產生。各主要國家的財政家、雇主、商業經理與其他職業團體，對於本身的能力又恢復了戰前的信仰，認為他們在社會中是一種永久的領袖人物。戰後的美國，在國際上的勢力大見增加，他們這種信仰也愈見堅固。

國際勞動界經過五年的騷動，此時已進入經濟與社會的和平時期，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即「穩定」狀態。「國際勞動領袖的工作大都集中於「穩定」二字，他們日常所討論的問題，都是想使這種穩定狀態延長下去，研究牠未來將要產生的結果，設法解決牠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一類的事。這種穩定狀態所給與各國的影響，雖各有不同，可是各國的勞動組織都進入了一種新的環境，內部產生種種新的問題，使牠們不能不從事改革，俾能適應這種新環境。

因為這種原因，一九二四年以後這五年來的國際勞動運動，可以說是進入了一種所謂「穩定和

改革』時期。在大體上說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是牠的過渡時代。這種時代中有一些特殊現象，勞動界的態度極不安定；內部產生各種鬥爭，各國勞動運動的勢力，各有消長。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是牠的內部發生恐慌的時代，各國工會都在改組，以便應適新的環境。一九二八年是各處的國際勞動組織掙扎最力的時代，雖然牠們的生命都在奄奄一息之中，可是牠們仍然盡力的改變牠們的和行動，以期延長各自的生命。

第一節 英國勞動領袖的左傾

一九二四年夏季，許多的國際勞動組織都在繼續的舉行會議，只根據這一種現象，我們就可知道當時國際勞動界的形勢都很緊張。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職工國際在維也納舉行第三屆大會時，英國勞動界的代表極其左傾，與多數的代表都發生意見之衝突。此時英國職工組合大會是職工國際的主要份子，德國的工會自從一九二三年遭受重大的打擊後，此時還沒有恢復原氣，而且美國勞動聯合會又脫離了職工國際，因此，英國代表之左傾簡直就是職工國際的新奮鬥的開始。

在經濟與政治問題方面，英國與大陸方面的意見雖然不對，可是職工國際的大體方針却沒有因此發生改變。兩方面的爭執完全集中在俄國問題方面。英國代表團領袖之一布蘭勒(Fred Bramley) (註四)對於職工國際管理委員會，提出抗議，說後者不應與俄國停止交涉。(註四)經過一度激烈辯論之後，大會

通過一條議案對於俄國代表不能出席此次大會，表示歉意，並指定職工國際總部一方面保持職工國際的尊嚴，一方面繼續與俄國交涉，希望俄國的工會能承認職工國際的章程與條件，加入國際職工組合運動。

(註三) 布蘭勃死於一九二五年。

(註四) 參看本書第十章。

還有一個問題與俄國有關係，那就是職工國際與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的關係問題。維也納大會的前一年，國際金屬業工人聯合會與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曾經與俄國工會接洽，同時俄國食品工人聯合會又加入了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這種事情，在歐洲國際勞動運動方面，是一種產生內亂的萌芽，因此職工國際對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提出要求，要牠們只准那些已經加入職工國際的工會加入勞動書記部。各處國際勞動書記只承認這是一種原則，最後的權利還是由牠們自己保留，也許有些例外的事情發生，牠們還是不能受這條原則的限制。維也納會議時，職工國際承認了牠們的意見，並且為聯絡牠們起見，除允許所有的國際書記部以顧問的資格參加職工國際的大會外，還請牠們選舉三個代表充當職工國際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大會選舉職員時，英國獲得勝利。多瑪斯辭職後，英國的帕色爾 (A. A. Purcell) 當選為職工國際的

會長，同時布郎又當選爲英文祕書，連歐捷斯特（荷蘭人）與沙孫巴赫（德國人）一共有了三個祕書。從此，職工國際中的英國領袖，帕色爾、布郎以及最高會議的布蘭勒與希克思（George Hicks）等，都成了左派份子。

第二節 共產主義者的準備與布爾雪維化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第三國際的第五屆大會舉行於莫斯科，此次大會中之衝突比較職工國際的維也納會議中的衝突，還要厲害些，共產主義者一方面承認各國的經濟與政治情形漸趨穩定，可是同時又認爲這種穩定的現象是靠不住的東西。他們仍舊相信資本主義的經濟永遠都在恐慌時代中，各國失業工人的增加，國與國之爭，階級與階級之爭，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美國的經濟繁榮的狀況，不久也要進入恐慌時代中。政治方面，也是一樣，資本主義已經受了極大的中傷，政府爲保持自己的生命起見，只有兩條路可走，即法西斯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根據這種分析，未來的世界必要發生激烈的鬥爭。日美帝國主義在東方的衝突；在非洲北部、敘利亞（Syria）、印度與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英國的工業困難等等，這都是未來鬥爭的預兆。所謂道威斯計畫，這只是促成國際衝突的媒介，因爲他是繼續進行戰爭與奴隸德國工人的一種方法。

至於未來鬥爭的結果如何，共產主義者却沒有什麼把握，他們不知道將來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滅

亡還是資本主義的穩固。資本主義與其他階級政治一樣，如果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拼命的攻擊牠，牠決不會自動的滅亡。所以共產主義者此時必須預先準備，以便應適最近未來的革命環境。

第三國際第五屆會議把當時國際的情形觀察一過，知道各國的共產黨還沒有作革命之準備。德國方面，自從一九二三年的暴動失敗後，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便取消了布蘭德勒與德黑莫等右派份子的領袖資格，把一般新的領袖——菲雪爾（Fritz Fischer）、馬思羅夫（Maslov）、斯科崙（Scholom）、羅孫柏（Rosenbary）、與科斯克（Karl Korsch）——抬舉出來。但是這班領袖們過於左傾，要求德國共產黨放棄勞動運動，實行「亂戰政策」，反對統一戰線，攻擊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

法國的問題與德國不同。一九二三年大選時，法國共產主義者的右派把統一戰線的政策實行得太過，與社會主義者及其他政黨都發生了聯絡。於是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不得不實行清黨，把法國共產黨中的右派份子以及投機份子都趕了出去。可是這種干涉却引起了黨內的分裂。（註五）

（註五）一九一九年以後，第三國際駐法代表中之主要人物為梭法林（Boris Souvarine），他是巴黎的著名的「莫斯科眼線」。他此時也開始攻擊第三國際，說她不應對法國共產黨採取這種政策，他在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雜誌中，痛罵第三國際的行為。

其他各國的情形大致與此相同。波蘭、瑞典與捷哥斯拉夫的共產黨都被右派所操縱，同時意大利的左派首領也在與右派競爭。自從列寧逝世後，（註六）俄國共產黨內部也起了分裂，杜羅斯基一派的人，對

於當局很不滿意。

(註六) 列寧死於一九二四年一月。

大會中經過多次的辯論，最後才承認執行委員會。第三國際當局對於黨內之左傾和右傾，一律禁止。會議的結果，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遺教，制定了一種政綱，一方面解釋時勢的趨向，一方面制定共產主義政策的基本原理。列寧的名字，第一次與馬克思平行並稱，從此共產主義獲得了一種學理上的根據，即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 (Marxism Leninism)。

此次大會的議決案中，最要者為「統一戰線」與「布爾雪維化」兩點。大會再度承認統一戰線是主要的共產黨策略。「布爾雪維化」是一種新的口號，牠的意義是：俄國布爾雪維主義中，有些學理在世界各國都可以應用，各國的共產黨必須將這些學理在他們的計畫和策略中實行出來。為實現布爾雪維化起見，各國共產黨第一必須以「工廠細胞」為黨的基礎，不能以各地的黨部為黨的基礎。第三國際的組織法，目的就是把牠自身造成一種權力集中的世界政黨，如同「一塊石頭所成的一根石柱」一般。

第三國際的第五屆大會閉幕後，赤色職工國際隨着就在莫斯科舉行第三屆大會，對於國際職工組合運動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提出「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Unity)的新口號。大會決定要召集一個「世界統一大會」，由赤色職工國際與阿姆斯特登國際根據比例代表制各派代表參加，共同組織一統

的職工組合國際。

第三節 英俄委員會

職工國際、第三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的三個大會閉幕後，國際勞動界發生了一種新的統一運動。一九二四年七月，職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邀請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加入職工國際。俄方答覆時，要求職工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開一個聯席會議，不過這個會議必須以「平等與互相尊敬」為基礎。職工國際否認這種要求，主張以通信方法來討論。於是俄方的湯姆斯基又答覆說：「如果現在有一個職工國際，牠的主要原則是澈底的階級鬥爭，決不與任何其他階級聯合，則俄國的工會一定願意加入這個職工國際。」他要求職工國際與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開一個預備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歐捷斯特接到這封信以後，躊躇了很久，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才答覆湯姆斯基，說職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不能允許這種要求，等職工國際的最高會議下次開會時，才能有具體的辦法。

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最高會議開會，會場中意見之分歧，與前次維也納會議一樣。英國代表主張職工國際無條件的與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開一次會議，可是當這個議案付表決時，結果以十三票對六票被大多數否決。^(註七)大會另外通過一條議案，內容是：「只要全俄職工組合願意加入，職工國際隨時都可以讓牠加入；不過必定要等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表示願意加入以後，職工國際才能和牠開一個聯席

會議。」

根據這條議決案，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領袖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四月七日與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的代表會議於倫敦，簽訂了一種合作的條約。爲履行這種條約起見，兩方面組織了一個英俄顧問聯席委員會，簡稱爲A. R. A. C. 委員會人選，是兩國職工組合中的會長、祕書以及執行委員一類的職員。根據雙方訂立的條約，俄國得通知安姆斯特登國際，表明他們願意加入職工國際，不過後者的性質得稍稍的改變一些。英國方面的責任，則爲勸誘安姆斯特登國際，要牠無條件的與俄國職工組合舉行一度會議，如果職工國際不允此種要求，那麼，英國方面必須召集一種職工組合會議，促進國際間的團結。

(註七)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英國職工組合的代表團到俄國去遊歷了一次。顏色爾——代表團主席——在莫斯科時，曾經聲明：如安姆斯特登國際不能造成職工組合的團結，英國方面必能代表代表團回國後，對於俄國的情形，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

第四節 時局的變化

一九二四年冬季與一九二六年春季之間，因爲國際趨勢發生激烈的改變，以致各國國際勞動組織受了很壞的影響。一九二四年冬季，勞動界與社會主義界遇着種種的打擊，最重要的就是英國勞動黨政府之傾倒，保守黨之重掌政權。一九二五年，世界的經濟狀況繼續進展，不過同時有些地方的狀況很壞，因此大局的前途，不一定能抱樂觀。德國最初因爲借得一宗國際貸款，工業確有進步，不料是年冬季，工業忽然

衰頹，失業問題非常緊張。英國方面，各種基本工業的生產日見減少，三年之中，失業人數已達最高數目。法國與比利時，金融膨脹，已入恐慌時期。在政治方面，英國、德國、瑞典以及其他各國的自由黨與勞動黨都已失敗，保守黨重掌政權，國際間似乎又有發生衝突的趨勢。(註八) 這種政治改變的結果，和平草約等於取消，不過不久國際間又簽立了羅加洛條約及其附則，規定此後德、法、比、捷哥斯拉夫與波蘭的一切爭執，一律由國際聯盟裁判。

(註八)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奧登堡當選為德國總統，因此其他各國的人民，都認德國不久又要與他國發生衝突。

此時各國勞動界也發生衝突。一九二五年，世界各國都有大規模的罷工與歇業。多數的罷工都是以反對雇主繼續減少工資與政府的擴大或縮小金融的政策為宗旨，然而有些罷工却有一種進取的性質。罷工中之引起國際注意者，有三月之瑞典與挪威的工資問題的大罷工；其次是正在醞釀中的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不過此次罷工沒有實行，因為政府允許津貼礦主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並且還組織了一個皇家委員會，調查煤礦中的狀況；再其次是倫敦與梭漢登海員的非正式罷工，此次罷工的原因是因工人反對雇主減少工資，不過雇主減少工資，事先已得職工組合的同意，然而工人却不承認，因此罷工；此外德奧、兩國的紡織工人，也發生過多次罷工。復次，東方的民族運動與工業騷動對於當時的大局也有很大的影響，非洲的摩拉哥、埃及、細利亞、印度與中國都轉入此種漩渦。東方勞動運動之興起，如一九二五年

二月與六月之上海紗廠工人罷工以及是年冬季孟買之一三五、〇〇〇紡織工人罷工使西方勞動界在政治與工業方面都增加一些新的問題。

安姆斯特登國際、社會主義國際與第三國際，對於這種新運動，解釋各有不同，其應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大體上說來，安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總是想使牠走入和平與穩固之道，不過同時對於各國當局所採的政策，還是抱着一種批評的態度。當道威斯計畫發生效力時，牠們認為這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同時對於這種計畫的缺點也加以批評。（註九）一九二五年，張伯倫（Chamberlain）白里安（Briand）與斯特斯曼簽訂羅加洛條約時，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者雖然前此擁護日內瓦草約，可是此時却又慶祝羅加洛條約之完成，說牠是歐洲和平的第一步。

（註九）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對於道威斯計畫曾經聯合發表一篇宣言，他們說這種計畫有些弱點，因為牠沒有取消各協約國間的債務；沒有取消協約國對德國所提出的一切關於軍事賠償的要求；牠給與勞動界的負擔有點過重；並且將德國的國有鐵路放在外國監視之下。他們並且要求法國撤退魯爾區域的軍隊，取消法國在魯爾方面的經濟管理權。

對於亞洲與非洲的民族運動，安姆斯特登國際與社會主義者採取友誼和消極的態度。一九二五年八月，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在馬塞舉行第二屆大會時，慶賀中國、印度與各回教國勞動階級之覺悟，並要求列寧停止干涉中國，取消中國境內的領事裁判權，請中國政府即刻實行現代勞動立法，保護中國工人。

牠同時對於法國社會主義黨也有嚴刻的批評，說牠對於利非亞（Liberia）與細利亞戰爭，不應採取那種態度。（註一〇）安姆斯特登國際也是一樣，打了一個電報到中國去，鼓勵中國的工人。不過牠對於斯廿第勒維亞的罷工却比較熱心，捐助了美金一百萬元，使丹麥工人罷工勝利，使瑞典工人與雇主成立妥協。牠此外還寄了美金一萬三千元到印度，援助孟買罷工中之紡織工人。

（註十一）法國社會主義黨自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二年中遭受一度打擊後，此時已漸漸發展，一九二四年大選時，票數大大增多，躍而成下議院中的第二個最大的政黨。牠此時已經與彭利非（Perrin）和赫利俄等的急進黨實行聯合，在政府裏面大形活動，因此引起他黨之忌嫉與反對。牠的行動有點自相矛盾，因為牠一方面贊助政府，一方面又反對戰爭。一九二五年六月，牠在大選中援助彭利非，同時又投票贊成摩拉哥戰爭公債。

第三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的方針却不十分固定。一九二五年三月與四月中，第三國際執行委員舉行擴大會議時，牠承認自從實行道威斯計畫以後，資本主義的世界暫時已經穩定，不過同時牠內部也有重要的改變。齊羅維夫與其他領袖此時已經默認共產黨策略之錯誤，世界革命決不會於此時實現。他們對於道威斯計畫整個的反對，命令各國的共產黨徒一致設法阻止此種計畫之進行。

一九二五年夏季與秋季時，第三國際的領袖們不大十分樂觀，因為時局的發展，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好處。許多地方的共產黨的黨員大大減少，西班牙、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共產黨組

織有些被政府解散，有些變成秘密團體，只能暗中活動。德國方面，第三國際與德國共產黨領袖發生了爭執，因為該黨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大選中措置失宜，第三國際大不滿意。此次大選時，德國的社會主義黨與共和黨聯合，共同選舉前國務總理馬克思威廉（Wilhelm Marx）為總統，不料共產黨因不願意實行統一戰線的策略，竟拒絕與社會主義者採取一致行動，自己另外提出一個候選人沙爾曼（Thalman），以致勢力分散，使奧登堡當選為總統。當第三國際彈劾德國共產黨時，馬斯羅夫與菲雪爾一派的黨員，立刻叛變，說第三國際中的俄國共產黨員都是投機主義者與官僚派的人物，俄國共產黨已經沒有資格充當第三國際的領袖。法國的問題又有不同，共產主義者為服從第三國際的命令起見，從事反對摩拉哥戰爭，禁止軍火的運輸，激起軍隊叛變，並組織一次二十四小時的同盟罷工，不過他們的企圖沒有成功，並且還引起了勞動界與共產黨內部的反對。

俄國共產黨的環境也不十分順利。齊羅維夫與克明勒夫等組織一個新的反對派，攻擊斯塔林（Stalin）、賴可夫（Rykov）與布哈林（Bukharin）等，說他們不應與農民成立妥協。齊羅維夫等的反抗運動漸由秘密而公開，打算在列寧格勒（Leningrad）另外組織一個中央機關，反對黨這種公開運動，是俄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

此時第三國際對於非洲與亞洲的情形却抱樂觀。一九二五年，摩拉哥、埃及、緬利亞、印度與中國發生

了革命運動，於是第三國際的領袖們對於東方發生興趣，很想擴大東方的革命運動。因此俄國共產黨開始進行一種激烈的反帝國主義政策，把所有同情於中國民族運動的份子一齊團結起來，大倡其「解放中國」的口號。此時英國共產黨與一般急進的社會主義者，因鑒於勞動黨政策之過於和平，自己又組織了一些反對包爾溫政府的示威運動，不許政府增派軍隊駐屯上海，可是這種運動沒有發生多大的效力。赤色職工組合為援助中國勞動運動起見，匯寄美金一萬五千元到上海去拯救罷工的工人。

一九二六年二月到三月，第三國際舉行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參加者共四十二國，代表有一百餘人。此次會議時，第三國際對於東方與西方的兩種不同的見解，表示得很明白。他認為資本主義還是在穩定時期，不過他的意見還是與一九二五年的意見相同，認為這種穩定不獨是相對的和局部的穩定，而且也是不可靠的穩定。不過擴大執行委員會同時也承認時局的變遷未可預測，對於未來的革命的趨勢以及其發展之速度，此時實無何把握。他只決定要各國的共產黨繼續努力，以期能操縱各國的民衆運動。

第五節 國際勞動界的統一運動

雖然職工國際、赤色職工國際、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政策各有不同，然而從一九二五年起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季止，統一的聲浪却是很高。這種運動中的主要人物，是英國的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者，他們一方面恐怕經濟衰頹的結果會發生巨大的罷工，同時又認為俄國是一個很好的市場，可以銷受英國

的貨物，因此大倡其統一運動。

第三國際與職工國際的交涉本已於一九二五年二月歸於停頓，此時因英國勞動領袖之周旋，又開始繼續交涉。（註二）是年五月十九日，湯姆斯基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給職工國際，一方面履行英俄委員會的條約，一方面保持俄方固有的要求。同時英國又請求職工國際將一九二五年二月的議決案重行討論一過。根據英國職工組合的宣言與英俄委員會的活動，一般人都認為英國勞動界有意脫離職工國際，另外組織一個新的職工國際。

大陸方面的勞動界領袖有了這種見解，於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特意跑到倫敦去探訪英國勞動領袖們的意見。英國方面的答覆是：英國勞動界並不想承認任何共產主義的原則，不過他們為統一各國的職工組合起見，願意給俄國以機會，使後者能討論這個問題。他們並且聲明他們決沒有脫離職工國際的野心。

職工國際的最高會議明白了英國的態度，於是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的會議中，否決了英國的意見，二度通過同年二月所議定的主張。當一九二六年二月英國方面請求職工國際再行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們的請求又被職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拒絕。大陸方面的領袖認為英國受了俄國領袖的欺騙，俄國的計畫就是想加入職工國際，然後在牠內部來實行破壞政策。

當職工組合的統一運動進行時，英國的獨立勞動黨正在設法聯絡社會主義者與第三國際，想探一探兩方面的意見，看看能不能組織一種統一的社會主義國際。英國獨立勞動黨的意見是：為抵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反動以及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發展起見，社會主義者應當採取一致的行動，此時俄國共產黨的政策已經趨於和緩，所以現在是統一社會主義界的一種好機會。

不料這種提議剛剛宣布，齊羅維夫便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初旬在莫斯科表示否認。聲明共產黨對於這種提議，絕對否認，一千個否認！齊羅維夫說：第三國際所希望的團結，是各國勞動階級的團結，以共產主義或列寧主義為基礎的團結。俄國方面的意見雖然如此，可是英國的獨立勞動黨的秘書芬勒布羅克維（Fenner Brockway）仍然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將此種建議提交社會主義國際的執行委員會的裘利克會議。會議中的英國勞動黨代表對於這種建議極力反對，表決時反對者二百四十七票，贊成者却只三票。由此看來，一九二六年的情形與一九二二年相同，社會主義者不願與共產主義者聯合，與職工國際不願與赤色職工國際聯合一樣。

第六節 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罷工

一九二六年春季，歐洲勞動界對於英國的情形非常注意，因為英國礦業方面的情形異常嚴重。他們知道英國的礦工是英國職工組合中的主要份子，所以認為如果礦業工人罷工，不獨會引起英國全國的

罷工並且在國際方面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國際礦工聯合會於四月十八日在布魯捨爾開執行委員會議時，便聲明如果英國礦工罷工，該會必與以援助。牠此時所討論的援助方法，共有兩種，一種是防止煤斤輸入英國，一種是組織國際罷工會。會議的結果，只通過實行第一種方法，至於第二種方法的實行與否，議決由各國礦工自行決定。

四月二十九日，英國職工組合大會最高會議決定實行同盟罷工，援助礦業工人。次日，職工國際便得到該最高會議的一封信，徵求職工國際的意見，問牠能不能給與英國礦工相當援助。職工國際總部接到這封信，立刻就於五月三日電知各國總工會（已加入者），告訴牠們如果得到英國請求書時，必須即刻援助。牠同時還電知美國、墨西哥、新西蘭、奧洲、南非洲、印度、東印度羣島與日本各處的工會，請求牠們於必要時給英國礦工以可能的援助。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英國發生同盟罷工，於是職工國際電知所屬各國總工會，說英國職工組合此時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讓外國煤斤入境，阻止英國貨船裝運煤斤，要各國總工會趕快設法，看看有什麼方面可以援助英國礦工，並且要求牠們匯款救濟。五月三日，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應英國工會與國際礦工聯合會之請求，已經電知法國、比利時、德國、荷蘭以及斯甘第勒維亞各國所屬工會，要牠們停止將煤斤運往英國，並防止英國貨船裝運煤斤，也不讓英國貨船招募新水手。電報發出以後，牠又補發了一些信件，解釋英國同盟罷工，說明國際勞動界一致援助英國之必要，並指示應付之方針。

此次各國工會之響應，爲有史以來所未有。英國同盟罷工發生後，英國職工組合聯合會在一星期內收到各處來的許多電報，有的是表示一致行動，有的是匯寄款項，有的是報告援助罷工的方法。許多國家的工會，不獨由公款中提一部份匯往英國，並且還在會員方面、商店方面與街市方面實行募捐，同時又在會員中另案一種特別援助費，以資救濟。（註一）各國的鐵路工人、碼頭工人與其他運輸工人都一致設法阻止煤斤運往英國，不許英國船隻裝載煤斤。丹麥與荷蘭的運輸工人，還沒有得到命令以前，已經實行這種政策。瑞典、挪威與芬蘭的工會，剛剛接到英國方面的請求書，便立刻開始援助。法國的鐵路工人、礦工、碼頭工人與海員等還組織了一個警備委員會，以實行煤斤禁運爲宗旨。德國的運輸工人，一方面禁運煤斤，一方面防備『罷工破壞者』到英國去。丹基格的波蘭工會，對於煤斤的出口，一律禁止。捷哥斯拉夫的礦工、與鐵路工人工會，合組了一種職工組管理委員會，派人到各口岸監視，防止煤斤出口之增加。加拿大、墨西哥、奧大利與印度的工會，也有各種援助的方法，不過沒有他國工人那樣激烈而已。職工國際爲聯絡各國的行動起見，對於英國罷工的情形，時有報告，同時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秘書芬曼，用德、法、英、荷蘭與瑞典的各國文字編輯一種特別新聞紙，按日寄往各國，並且時有電信寄與所屬工會，同時用長途電話每天與倫敦方面互通消息。荷蘭工人的無線電社每日照例將荷蘭工人的行動報告各國工會。

五月八日，即英國罷工後之第五日，國際礦工聯合會、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以及職工國際的代表在

俄斯坦德(Ostend)開會，討論擴大煤斤禁運的問題。此時英國工會對各國工會提出要求，要牠們把禁運的範圍擴大，阻止一切貨物運往英國，各國海口的英國船上的英國貨物，也不要給牠搬歇。這兩種要求，都有很大的困難，尤其是第二種要求，如果實行起來，有些國家的工業必會受大損失，因為牠們平時專靠英國貨船為牠們裝運原料。因為有這點困難，所以俄斯坦德會議僅僅決定電知各國工會在可能範圍內禁止一切貨物運往英國。大會指定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秘書部負責辦理，如果不能在全世界實行，至少也要在全歐實行，使全歐工人實行禁止一切貨物運往英國。

(註一二) 荷蘭工會製定一種「團結券」，每張約合美金二角五分，在各處公開銷售。丹麥工會允許在罷工期中每星期隔款一次，援助英國工人。瑞典工會在會員方面抽納一種特別捐，每人捐助一法郎。巴黎的印刷工人剛剛增加了工資，他們將增加的工資，全數寄往英國。德國的工會則舉行民衆大會，實行募捐。

罷工發生後，平時一般反對職工國際的人們，也自動的援助英國。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與基督教礦工國際書記部，都贊成英國的罷工，給與後者以種種援助，不過英國方面沒有注意牠們。魯爾區域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已經與該處的職工國際所屬的工會實行聯合，執行國際礦工聯合會的議決案，不讓煤斤運往英國。赤色職工國際通知所屬工會參加煤斤禁運運動，並且提議全體工人犧牲一日的四分之一的工資，援助英國的罷工者。同時第三國際也請求國際工人救濟會(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

共產黨勢力下之一組織——在德、法與其他各國募捐以資援助。

援助最力者爲俄國的職工組合。列寧格勒職工組合聯合會的主席發表宣言，說道：『一九二〇年時，英國工人曾經阻止英國資產階級參加反俄運動。我們對於英國工人的好意，此時應當給以一百倍的報酬。』因此，俄國的工會在街市中舉行示威運動，表示俄國工人與英國工人採取一致行動，並希望英國工人能達到解放的目的。俄國的劇院特別演劇捐款，新聞機關也有特別捐助。俄國口岸方面的一切的英國船隻，都被運輸工人與碼頭工人封鎖。他們電請開往英國的俄國船隻，一律參加英國罷工。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命令所屬工人，每人犧牲一日工資之四分之一，援助英國。牠不久便募得英金三十五萬鎊，第一次匯去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七鎊，可是英國職工組合大會沒有接受，仍將原款匯回。後來所有的俄國捐款，都由英國內政部長希克斯通令退回。

各國勞動界給與英國工人的援助，只有一部份的效力。英國入口的煤斤大見減少，同時歐洲各海口的英國商船也沒有裝載什麼貨物。不過各國工會禁止一切貨物運往英國，此事却沒有多大的效力。復次，英國罷工一天一天的延長，國際勞動界的活動也一天一天的發生困難。英國職工組合的領袖們一方面因爲國內罷工問題的重大，一方面又因爲事前沒有一點準備，所以對於職工國際不能按時報告罷工的消息。職工國際既然得不到真正的消息，所以援助的計畫也不便有所擴充。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也因爲

得不到英國消息以及其他各國的援助者的消息，活動方面，也感到種種困難。事前沒有相當的準備，此時要實行擴大罷工，使國際間有一致的行動，當然有所不能。歐洲許多的工會都不願違背他們與雇主所訂定的契約來援助英國工人。除此以外，不獨共產黨機關與非共產黨機關發生衝突，並且職工國際所屬的各種機關，也發生了相互的衝突。國際礦工聯合會與其他組織沒有合作到底，同時芬曼與歐捷斯特在主要問題方面又有些意見不合。芬曼主張在職工國際募得的捐款中提出一部份來拯救各國的運輸工人，因為各處的禁運運動實行以後，這般工人必定要受很大的損失；歐捷斯特却反對這種主張，因為所有的款項都是為英國工人募得的，自然應當全數匯寄英國。

五月十日至十一日，職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繼續援助英國罷工的問題；五月十二日，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又為此事開了一度聯席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中，到會的人都大大失望，因為英國代表沒有前來報告罷工的狀況。開會時，社會主義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聲明此次英國的同盟罷工，完全是工業問題，如果英國需要國際的援助，應當由職工國際單獨負責。同時職工國際因為消息不大靈通，議決派遣歐捷斯特與布郎兩人到倫敦去調查罷工之真相。此次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正在杜易斯堡（Duisburg）與荷蘭及德國運輸工人會議，討論一種方法，一方面要在羅特登（Rotterdam）海口嚴格的禁止貨物運往英國，因為該處的工會勢力太小，不能嚴厲的執行此種政策，同時他又要在魯爾區域實行

監視，不使該處煤斤運往英國。

這些會議還沒有閉幕，消息傳來，英國的同盟罷工已經停止。轉瞬之間，國際勞動界的情形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職工國際根據牠本身所訂的章程，不能再繼續國際募捐，打算即刻停止活動。(註一三) 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不獨立刻將擴大禁運的計畫完全打消，並且在禁運煤斤方面，還發現一種困難問題。因為英國礦工的罷工還在進行中，所以英國鐵路工人聯合會會長克蘭布 (C. F. Cramp) 與運輸工人聯合會會長畢芬 (E. Bevin) 還是要求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繼續禁止煤斤運往英國。可是此時英國的鐵路工人、碼頭工人以及海員已經恢復工作，開始搬運一切貨物，連英國煤斤與外國煤斤都包括在內。在此種狀況之下，歐洲方面的運輸工人自不得不停止禁運運動，因此，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的秘書芬曼便通知所屬各國工人，取消前此的計畫，即日在各英國船隻方面恢復裝卸貨物的工作。

(註一三) 根據職工租金的定章，如果某一種工業中發生罷工時，所有的援助或拯救工作，一律由該工業的國際書記部負責辦理；所以英國的礦工，此時只能向國際礦工聯合會請求援助。

禁運運動既已停止，國際礦工罷工，自然更談不到。第一，英國工人內部此時已經是意見紛歧，有的主張國際礦工罷工，有的又反對這種舉動。英國礦工聯合會的秘書科克 (A. J. Cook) 一方面主張，而同時國際礦工聯合會的秘書哈傑斯 (Frank Hodges) 又極力反對，他主張由英國礦業雇主增加工作時間，

藉此將罷工結束。第二，英國罷工發生後，德國、捷哥斯拉夫、比利時與波蘭的礦工大佔便宜，在幾個月月中不獨位置穩固，失業者少，而且工資也有增加（註一四）因此要他們加入一種國際罷工，自然不容易。一九二六年五月與十月之間，國際礦工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曾經開會幾次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當時的狀況既然是如此，所以執行委員會只得通過一些渺渺茫茫的議決案來敷衍英國礦工，允許將國際罷工的問題從長討論，一直等到英國礦工罷工結束時，該會才停止這種敷衍的手段。（註一五）

（註一四）一九二六年七月，魯爾的工業審判院判定增加礦工的工資。

（註一五）英國的礦工罷工，十月間就發生了內部的爭執，十一月便完全終止了。

第七節 失敗的代價

國際勞動界此時給與英國工人的援助，只剩下一點財政方面的津貼。同盟罷工解散後，帕色爾就到職工國際，要求總部援助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募捐運動，俾使後者能應付同盟罷工後的一切開消。此時英國最大的職工組合，因罷工期中損失過大，財政方面很感困難，同時職工組合大會的最高會議也是一樣困窘。經過幾度討論之後，帕色爾決定為應付這種困難起見，最好是以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名義籌借一種國際勞動公債。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職工國際舉行特別大會時，承認了這種公債，雖然會議中代表對於這種公債的形式，利率的高低，償還的辦法，有點意見不合，可是最後還是於一九二六年七月間

完全解決，國際勞動界總共借與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美金三八〇、〇〇〇元。

此次英國的礦工，一共罷工六月有半，所得的捐助，總計美金九、三五七、〇〇〇元。此中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係英國人民所捐助；五、七五〇、〇〇〇元為俄國工會所捐助。其他各國工會捐助之款，約計六五〇、〇〇〇元。(註一六)安姆斯特登國際的捐款為數很少，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這裏而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因為英國內部的衝突；科克所領導的英國礦工聯合會與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最高會議意見不和。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最高會議才請求安姆斯特登國際捐助英國礦工，同時才組織了兩個委員會——一個到歐洲，一個到美國——去求救。科克與社會主義者有密切的關係，一般非共產主義的勞動領袖都不滿意他；而且英國的同盟罷工並沒有達到目的就忽然宣告停止，加以英國工人平時對於他國的工人又不大熱心援助，所以職工國際屬下的各勞動機關此次捐款自然不大踴躍。第三個原因是安姆斯特登國際所屬的各國工會的財政狀況都不很好。

(註一六) 此項統計係根據科克在第七屆俄國職工組合大會中的賬目的報告。讀者可參看 *La Vie Ouvrière*, January 14, 1927.

至於英國慈善機關、私人方面以及職工組合所捐給礦工的款項，其數目無從查考。讀者欲知此次捐款之詳細賬目，請參看本書第十六章。

俄國工人一方面援助英國工人，一方面又攻擊英國工人。英國同盟罷工瓦解後，第三國際的執行委

員會便發表宣言，攻擊英國職工組合領袖，說他們叛賣了英國工人。赤色職工國際起而效尤，說職工國際的叛逆行為不對，並痛責國際礦工聯合會，說牠不應袖手旁觀，坐視英國礦工之失敗。同時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不獨在攻擊英國勞動界的多馬斯、細德林（Walter Citrine）、麥唐納等右派份子，並且還攻擊帕色爾、希克斯、斯威爾思（Swales）一般左派人物，說他們在罷工期中不應對右派讓步。

俄國勞動領袖雖然攻擊英國，可是他們同時召集英俄委員會，討論援助英國礦工的方法。兩方面通信接洽的結果，英國方面允許俄國的請求，於是年七月三十與三十一日在巴黎舉行英俄委員會會議。英國代表開始就要求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停止攻擊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最高會議，嚴厲的聲明最高會議決不能允許任何方面干涉英國職工組合內部的事務。其結果，巴黎會議並沒有獲得任何成績便解散了。

雖然俄國工會對於英國繼續攻擊（註一七）然而英國領袖還是願意與牠們再開一次會議，一九二六年二十三、二十四與二十五三日，英俄委員會又開會於柏林。兩方面辯論了一天，最後英國代表才允許討論國際勞動界援助英國礦工的問題。俄國代表提出了一些建議，主張禁止煤斤輸入英國，攻擊職工國際，以及其他許多政治方面的策略。英國代表對於這些建議，一律拒絕，因為有些辦法，非英俄委員會所能辦到，有些辦法，從前已經實行，此時如果再採用這種手段，不獨無益，而且有害。兩方面都不肯讓步，因此，這個

問題又沒有達到任何結果。不過他們對於「國際團結」的計畫，倒是成立了一種妥協。英國代表又根據自己的動機與觀察，發起一種預備會議，主張不用任何限制的條件，由職工國際與俄國工會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註一七)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舉行全體大會，聲明：俄國無產階級對於階級鬥爭，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他對於英國最高會議損害英國勞動階級的這種錯誤的政策，決不能袖手旁觀，他對於英國無產階級願意在思想和物質兩方面，盡力的援助。

兩方面雖然成立了這種妥協，可是自從柏林會議以後，英俄委員會便開始破裂。一九二六年九月，俄國湯姆斯基當英國職工組合在布倫毛斯 (Bournemouth) 開大會時，打了一個電報給英國，給英國方面以嚴格的責備，給以批評與忠告，這樣一來，雙方的感情更破裂了。英國回電時，對於這種惡意的和毫無根據的批評，提出抗議。

由此看來，英國罷工失敗以後，不獨國際勞動組織的勢力大大減少，而且內部的衝突更形緊張。英國罷工還沒有完全結束，各處的國際勞動組織已經發生內部的恐慌，瀕於破裂的地步。

第十四章 國際勞動界的內部衝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

從一九二六年夏季到一九二七年冬季，職工國際、第三國際與全美勞動聯合會等國際勞動組織，發生內部恐慌，大有歸於瓦解之趨勢。牠們的內部恐慌，其形式大都相同，無非是因為個人衝突、民族差異以及政見之不同，致使內部分裂為各種黨派。

第三國際的恐慌，較其他各國際組織更是厲害，不獨內部的衝突較為激烈，而且衝突的範圍也要大些。因此我們開始便要研究第三國際。

第一節 杜羅斯基羅維夫與斯塔林布哈林之爭

第一段 第一次的衝突

(1) 反對團的成立

一九二六年夏季，第三國際內部分裂成各黨各派，至於分裂的原因，已於前章論及。俄國國內與國外，各種「右派」與「極右派」、「左派」與「極左派」的意見無日不在衝突之中。拿德國作個比喻，德國的共產黨至少有五個派別，即菲雪爾與馬思羅夫派（Fischer Maslov）、科斯克派（Korsch）、斯科命派（Scholern）、威丁反對派（Weddingoppositio）（註1）與額班斯派（Urbanus）。

俄國的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夏季時已經分爲五個主要派別。第一是『勞工派』，一九二一年以後，該派就在反對新經濟政策，反對黨內言論自由之壓迫，同時對於俄國工人在經濟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也極不滿意，表示反對。第二派是『民主集權主義派』(Democratic Centralism)，極力的攻擊俄國共產黨當局，因爲該黨的政權完全在少數幾個人手裏。第三派是左派，或『斯墨羅夫與沙布羅樂夫派』(С. М. Соловьев) 這派的主張是要把勞動者的經濟權利與政府的權利比較的分別清楚一點。第四派就是『新反對派』(New opposition)，這派的領袖爲齊羅維夫與克明勒夫。(註二) 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第五派是杜羅斯基派 (Trotsky)，這派的眼光較爲遠大，份子也較爲複雜。

(註一) 威丁是柏林的一個工業區。

(註二) 參看第十三章第四節最後三段。

一九二六年夏季，各反對派的領袖杜羅斯基、齊羅維夫、克明勒夫、斯密爾加 (Smilga)、勒科菲斯基 (Rakovsky)、勒德克 (Radek)、卜紐布勒金斯基 (Preobrazhensky)、皮俄特科夫 (Piatkov) 及俄國共產黨中其他最老的黨員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反對團，反對共產黨當局斯塔林、布哈林、賴可夫與克利林 (Клирин)。這班反對派的領袖們，前此也曾經互相攻擊，此時的政見也各自不同，而且個人方面也是意見不合，不過爲反對政府起見，才實行聯合起來。反對團形成以後，俄國的反對政府運動就開始設法奪取黨權。

此時黨的兩個最高機關被斯塔林一人把持，一個是中央委員會，一個是中央管理委員會。（註三）共產黨是俄國的統治黨，反對黨之所以要奪取黨權，目的就是要將俄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改革一過。

（註三）斯塔林之所以獨掌大權，因為他是俄國共產黨的秘書，一九二〇年時，中央委員會只有十九個委員，因為他的主張，一九二七年時已由十九人增至七十一人；中央管理委員會一九二〇年時只有五個委員，一九二七年增至一百九十五個委員。委員會擴大，斯塔林個人的勢力也隨之而增加。

(2) 新經濟政策

俄國共產黨內部之所以發生政見上之衝突，一方面是因為年來世界各國的情勢大都趨於穩定，俄國受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因為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國內的狀況發生重大的改變。（註四）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俄國採用金本位制度，同時因為這幾年的收穫很好，政府又加以提倡，農業方面也漸恢復原狀，並且國內工業也大有進展，因此工人的狀況與一般民衆的生活都改善了許多。

（註四）參看本書第十章第二節第一與第二兩段。

在新經濟政策之下，這種進步和改良，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在這種制度之下，俄國政府雖然繼續保持土地國有權，可是農業却變成了一種私人的企業，每個農民的家庭可以隨意使用牠的土地，隨意處置牠的農產，或賣給政府，或賣給合作社，或賣給私人，那方面賺錢多，就賣給那方面。農業進步的結果，俄國農

村有恢復戰前的狀況的趨勢，因為全國的農民分成了三個階級，即富農（即所謂克拉克斯 *Крестьяне*）、中農與貧農三種，他們的區別總計有三個標準：第一是農具與牲畜的多少，第二是使用土地的能力的大小，第三是經濟狀況的優劣。

新經濟政策，不獨在農村中發生重大的影響，都市中也是一樣。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都市中產生了許多小規模私有企業與中等規模的私人企業，牠們的生產品都是自由的賣給本地的居民，購買此種生產物者，以農民為最多。俄國的都市中，同時出現了許多的小規模的私有商店，還有一班中人，商賈與私人資本家，專在城市與鄉村間從事買賣，他們將農村的穀米運到都市中來，賣出後，又將工業品運到農村中去售賣。

這樣看來，俄國的經濟制度，此時真是異常複雜。一般基本工業與大規模工業，如礦業、鋼鐵工業、紡織工業、煤油與鐵路等項，都是國有產業，由國家組織的托辣斯與蘇第克（*Трудовые*）負責經營。（註五）牠們的產物的銷售約有兩種方法：第一是由各種托辣斯、蘇第克與政府機關互相交換，第二是公開的銷售，銷售機關有時是各托辣斯與蘇第克組織的商店，有時是合作社。除了這些國有工業以外，同時還有私人商店、商人與中人所組織的企業以及各種工匠與私人製造家所組織的小規模工廠。

（註五）讀者欲知俄國的詳細狀況，可參看 Chase, Dunn and Tugwell: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Decade 1928*.

俄國的私有企業以及私有農業都是以謀利爲宗旨。就以政府本身組織的托辣斯與羅第克而論，牠們在新經濟政策之下也是以商業爲基礎。牠們的資本雖然是由中央政府，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Economic Council*）以及勞動與國防會議（*Council of Labour and Defense*）供給，然而資本的應用方法，還是由牠們本身決定，並且在某種條件之下，牠們還可以自由購買原料，決定工資與經常用費，自由售賣牠們的產物，每年所得純利，一部份自己保存作爲擴充本身組織之用，一部份交與國家作擴充或津貼其他工業之用。

俄國全國的工人，大半都在大規模的國有工業中工作。工資、工作時間與工作狀況，都是由工會與雇主雙方規定，訂立契約，雙方共同遵守。因爲托辣斯與羅第克的經理都是代表國家利益以謀利與擴大工業爲宗旨，所以他們與工會訂立契約時不獨要顧全勞動者的幸福，並且也要顧全工業的利益，使工業本身能大大發展。他們爲增加生產力起見，已經採用科學管理、計件工資等等所謂合理化的制度。一般勞動者的利益自有工會爲之保護，不過俄國的勞動者是國內的統治階級，所以他們同時也得想到俄國工業與蘇維埃政府的需要。

工業和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有很多影響。蘇俄的社會已經有了一些新的階級。第一種階級便是農民，他們佔全國人口之多數，都是私人企業家，不過以狀況之不同又分爲富農、中農與貧農三等。與他們在

經濟利益方面發生密切關係的，便是都市中的中等階級，包括私有企業中的雇主、商人、各種職業民衆以及政府雇員；他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其次，就是工業、商業與運輸方面的幾百萬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最後還有一個統治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

這幾個階級的人民在俄國的社會中顯然在進行一種鬥爭，分取全國的收入。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因為經濟發達的結果，他們爭鬥的工具就是『物價』與『賦稅』兩樣東西。因為技術不精，生產費太貴，所以俄國政府組織的工業不能滿足國內製造品的需要，這種供不應求的結果，使國內工業品的價格大大的超過國外的工業品的價格，而同時國內的農產物的價格却很低賤，遠不及工業品。註六這樣一來，一般富農與中農都把他們的穀物保存起來，不賣出去，因此政府的出口計畫，有幾次受了很大的影響，使匯兌方面發生危險的現象。私有企業出現後，政府對於國內的資本的確數，不能有精密的調查，同時因為工資增加很慢，工資收入沒有一定的確數，農村過剩人口都跑到都市中來作工，發生失業現象，以致工人在生活方面深感痛苦。蘇維埃政府為應付當時這種情形起見，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實行對於富農與中農讓步，允許他們多耕一點土地，多用一些季候工人，改革賦稅制度，保護他們的利益，並設法調劑工業品與農產物的價格，使二者不能相差太遠。

(註六) 所謂剪刀式的問題 (Scissors) 曾經引起國外一般人之注意。

(3) 社會主義歟？資本主義歟？

反對團與共產黨當局所爭論的就是這些問題，反對團的領袖們並且還離開實際問題，進一步的研究蘇俄的大體的方針及其未來的結果。他們認為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目的是在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此時俄國的趨勢似乎是向着資本主義前進，俄國革命的前途真是十分危險。共產黨的領袖則認為俄國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俄國進步，共產黨在俄國正在趕快地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反對黨與共產黨當局的出發點都是一樣：他們都認為達到社會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實行工業化，尤其是要發展大規模的國有工業，同時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促進社會主義工業的重要工具。他們的出發點相似，可是獲得的結論却不一樣，因為兩方面的見解有一點大不相同，此即俄國大規模國有工業的發達的速度問題是。據反對派看來，大規模國有工業雖然是俄國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基礎，可是牠的進步既不如一般國民經濟進步之迅速，也趕不上農業的進步，而且與私有工業比較起來，牠簡直在一天一天的退步。(註七) 商業也是一樣，私人資本增加很快，而國有資本與合作社的資本却增加得很慢。反轉來說：農業與小規模企業——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成了俄國經濟社會中的重要制度了。

(註七) 據反對團的調查，全國的工業產物中，有五分之一強是私有工業的產物，全國市場中的商品，有百分之四十是由私有工業供給，全國消費者的需要，有百分之五十是由私有商店供給。

據反對團看來，俄國的危險就是這一點。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一天一天的發展，政府便一天一天更靠牠供給食物、原料與出口貨物。供給政府以這一類東西的人，都是那些富有的農民，他們的經濟勢力既然一天一天的增加，於是利用這種勢力來擴大他們的政治勢力與社會勢力。同時這班富農對於中農與貧農也漸漸實行壓迫。他們還進一步的聯絡都市中的私產商家、資本家、政府方面與國有工業中的智識階級，以期廢化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本身。

反對團認為俄國的資本主義——或新經濟政策——的勢力已經發達，牠可以推翻蘇維埃政府的經濟計畫，可以扣留剩餘的穀物，一方面使都市中的市場發生恐慌，一方面停止出口貿易。但是出口一經減少，貿易的平衡必不利於俄國，其結果，入口的機械必大減少，國內的資本必不足以建設新工廠和恢復舊工廠，這樣一來，俄國的工業化必更遲慢，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大大的遲延下去。這種現象如果延長，俄國那般新經濟政策份子必會漸漸認識他們自己的勢力，加上各國資本家的援助，他們遲早必會推翻蘇維埃制度，取消無產階級獨裁。

反對團認這一類的事情，都應由俄國共產黨本身負責。共產黨在內政方面給與中農與貧農的援助較少，給與富農的援助較多，同時牠的『貨價政策』又使勞動者的工資不能盡量增加。牠的賦稅政策只顧保護農民，以致資本增加很慢，工業化進步很遲。在國際政策方面，共產黨又阻止第三國際的革命行為，

只願俄國改造的目前需要，拋棄了世界革命的主張。他爲保持這種錯誤的政策起見，不惜破壞馬克思與列寧的學理，自己另創一種理論，認爲單獨一個國家可以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俄國目前的工作就是如此。他爲保存自身的地位和政策起見，由當局少數幾個黨員，腐化整個的黨，建立一種機關，專門壓迫言論自由，剷除反對派，驅逐黨中的重要黨員，另覓一般沒有工作能力的黨員，使斯塔林、布哈林一派的人大權獨攬。

斯塔林與布哈林答覆反對派的方法，就是反駁後者的理由。他們聲明自從政府減低工業品的價格以來，已經有了兩種好的成績：第一，俄國農村中的主要成份——中農——已經對於政府表示親善；第二，工業中的經理受了這種激勵，已經在盡力的改良生產方法，減少生產費用。這種政策的間接結果，對於工人也有利益，因爲貨價減少，工資的購買力便因之而提高。至於私有資本，他在俄國經濟社會中只佔一種不重要的地位，同時社會主義經濟却有迅速之進展。他們又引用馬克思、恩格爾與列寧的言論，證明在一定程度之內，一個國家可以單獨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俄國國內市場，範圍很大，而且天然財源也很豐富，國內的儲蓄日見增加，外國資本源源而來，在這種狀況之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自是一種可能之事。俄國完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國際革命更是容易成功；只要俄國繼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繼續建設社會主義，他無論如何總是其餘各國的社會革命的象徵，革命思想的淵源。俄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勢力一天

一天的擴充，等將來的世界革命發動時，牠必能做一個領袖人物。他們對於黨內缺乏民主精神一事，加以否認，並聲明在共產主義原則之下，黨內不允有任何派別，因為如果發生派別，不獨有損黨紀，並且改造工作也要受很大的妨礙。

(4) 反對團的失敗

俄國反對團產生後，國外的反對派得了一種鼓勵，於是反對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運動，更加激烈。一班「右派」與「極右派」，「左派」與「極左派」的份子都取笑斯塔林這個「農民王」，說俄國已經由無產者的國家一變而為富農的國家，並且盡力攻擊俄國共產黨，說他是官僚派和國家主義的投機派；他們主張以革命行動推翻把持第三國際的俄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杜羅斯基認為法國大革命與俄國革命有一點相同，革命後都曾有一度反動派的得勢，因此他便為俄國的反動運動取了一種別名，稱牠為「色密多的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自此以後，「色密多的反動」便成了第三國際的反對團的共同口號。

(註八) 「色密多」即一七九四年羅布爾斯畢爾(Robespierre)政府消滅之意。

由此看來，第三國際下面已經有了一個國際的反對派，杜羅斯基即此派的主要領袖。杜羅斯基自己雖然自命為列寧的信徒，可是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們却說他的主張與列寧主義相反，只能稱為杜羅斯

基主義。第三國際對於德國的共產黨左派，也是一樣的攻擊，說後者的主張不是俄國的列寧主義而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六年夏季，共產黨當局與反對團互相攻擊，後來似乎兩方面又有成立妥協的可能。十月十六日，反對團的領袖發表宣言，聲明他們此後的反政府運動再不會越出黨紀之外。不過他們並沒有遵守他們的宣言，因此第三國際只得採用激烈手段來對付他們。杜羅斯基不久就被俄國共產黨的政治部開除，同時齊羅維夫也辭去了第三國際會長的職務。各國共產黨中最活動的一班右派與左派份子都被開除黨籍。(註九)

(註九) 此次被開除黨籍者，法國有梭法林、那斯墨、奧蒙拉迪；德國有科斯克、斯科格、菲雪爾、馬斯羅夫、奧賴班斯；以及歐洲其他各國與美國的領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俄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五次大會，同年十二月，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又舉行擴大會議，這兩次會議的舉行，只是共產黨與反對團的戰爭，不過在沒有開會以前，共產黨已經用激烈手段來對付反對團，所以一般人都知道會議的結果，反對團必歸失敗。在會議中的頭幾個星期以內，兩方面的代表都引用馬克思、恩格爾與列寧的作品作為戰鬥的工具，同時還搜集了許多的統計材料來證實各自的主張。會議開幕時，反對團已經顯然的有戰敗的趨勢。兩次會議中，斯塔林與布哈林的政策都獲得了大

會的承認。大會還是承認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種相對的穩定時期，世界革命已告停頓，不過仍然提出了『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歐洲合衆國』、『布爾雪維化』等等的口號。牠們承認俄國已走入社會主義之路，所以牠是國際革命的中心。俄國共產黨還是保存了第三國際中的領袖資格，不過第三國際的各國分會獲得一種較大的權利，可以各自制定本國的政策。

第二段 一九二七年的主要衝突

(1) 中國革命與英俄關係

兩次大會還沒有閉幕，俄國的反對團又開始牠的攻擊，同時各國的左派運動也更行活動。反動團的政策因時局的變遷時常改變，不過一九二七年時，牠攻擊的對象却只有三點：第一是中國的革命，第二是英俄的關係，第三是俄國的哥斯勃蘭（Gospplan）所制定的『五年計劃』。（註一〇）

（註一〇）哥斯勃蘭即俄國國家計畫部（State Planning Board）之簡稱，該部的職務是設計發達俄國的工業與經濟。

一九二六年時，俄國共產黨已經非常的注意中國的革命。一九二六年春季，國民黨在廣東第一次成功後，共產黨對於中國便懷抱着很大的希望，認為這是世界革命的一種象徵。他們的觀察完全是以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情形為根據。他們把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情形分析明白以後，（註一一）認為中國革命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相同，也是一種農業、工業與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三國際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中樞，共產

黨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必須給以一種相當的解釋。如果資本主義此時真在穩定的進程中，那麼，中國革命對於這種穩定的進程不是加以推進，便是給以阻礙。第三國際答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再將資本主義的『穩定化』重行分析一過。世界可以分爲兩部，彼此的情形各不相同。在歐洲西部與美國方面，資本主義正在『穩定化』的進程中；俄國方面，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中國及其他殖民地方面，革命運動正向資本主義進攻，不久就要把牠推倒。

(註一一) 根據他們的分析，中國人口大半是農民，農家庭總計有五千萬，全數的百分之五十，都是小農，每個家庭所耕種的土地還不到五畝。除了少數幾省以外，各處沒有多少的大地主，不過全國的農地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權都在這少數大地主與比較富裕的農民手裏，他們把一部份的土地租與貧苦的農民，替他們耕種。共產黨認爲中國農民生活之所以痛苦，是因爲地租很高，農民的負擔很重，賦稅很苛，因此農民都被一班軍閥、官僚與地主所剝削。

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的農民革命自然是意中之事。此時應有的工作，是將那些大地主、教育與寺院的土地一齊充公，減少地租，廢除苛捐雜稅，改善佃租制度，使農民能够容易租佃土地，並開辦農村銀行，以最低利息的資本，借給農民。

據共產黨的調查，除了農民以外，中國人口中約有五百萬工業勞動者，其中有二百萬是新式工業中的工人，其次有八百萬工匠，幾百萬商人，與小規模企業的屋主，以及職業民衆，他們都是屬於中產階級；此外還有一小部份的大資產階級，他們是大規模工業，銀行與運輸工具的所有者。據共產黨的分析，那些大資產階級與一部份中等階級的人，其主要興趣就在取消外人在中國的權利；其

餘如下中產階級與智識階級的份子則想獲得中國民族的自由，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國家；此外一般勞動階級則注意目前經濟生活之改善，俾能在未來的社會中佔得較高的地位。

根據這種分析，共產黨認為中國的革命可以擴大為社會與經濟的革命，換言之，中國的工人與農民可以建設一個獨裁政府，慢慢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中國共產黨發達很快，共產黨的左派就有這種信仰，並且願意把中國革命引上社會和經濟的革命的道路上。

但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政策却比較緩和。他希望中國革命可以變成社會革命，並在過渡時期建立一種革命的與反帝國主義的政府，以便實現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可是牠同時禁止中國共產黨左派的激烈行為，要他們與國民黨實行合作，(註一三)制定一種混合的政綱，一方面要求中國政府將鐵路和水利收為國有，把國內各大工業與銀行一律充公，一方面注意目前的農村與勞動生活之改善。

(註一三) 國民黨係孫中山先生所組織，此時為改造中國之政黨。

從一九二六年秋季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國民政府在漢口、南京與上海的勢力漸漸穩固，因此共產黨在中國的勢力也大大擴充。(註一四)中國中部與南部各省，農民協會都已成立，變成農村方面的政治機關，同時各大都市的工人，都組織了工會，會員大大增加，組織武裝糾察隊用罷工和其他方法，滿足了他們的經濟要求。赤色職工國際為鞏固牠的遠東方面的勢力起見，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漢口舉行汎太平洋職

工組合大會，組織了一個汎太平洋勞動書記部 (Pan-Pacific Secretariat of Labour)。

(註一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在漢口舉行第三屆大會，據大會中的報告，一九二五年春季，該黨黨員只九百九十四人，一

九二七年時已增至五萬八千人之多。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計有團員三萬五千人。中國工人已經加入赤色職工國際者，一九二五年時只十五萬，此時已增至二百八十萬。同時農民協會的會員也由二十萬增至九百八十二萬九千人。

俄國反對團，對於第三國際的中國政策，大加批評，說牠所採的政策是投機派的政策，完全以保持俄國的利益爲基礎。牠警告第三國際，說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等不久就會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團的主張是要中國共產黨脫離國民黨，另行組織獨立的革命運動，這種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的左派相同。

一九二七年時，中國革命運動的情形，發生改變，似乎把反對團的預言完全證實了。北京政府檢查俄國領事館，共產黨員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各處共產黨員被處死刑，革命軍事領袖封禁各省工會與農民協會，等等的事情，都是表明第三國際在中國已經失去了牠的勢力。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這種潮流的變遷又有一種特別的解釋，斯塔林與布哈林承認這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的結果，不過他們却歸罪於中國共產黨，說他們沒有遵守第三國際的命令，應當把中國的工人與農人武裝起來。此時第三國際還是繼續牠的緩和政策，吩咐中國共產黨繼續停留在國民黨裏面，不要脫離武漢政府，不過同時要盡力激起農工運動，在軍隊中宣傳共產主義。然而實事不久便證明第三國際已經失去了牠在中國的勢力，暫時沒有什

變活動的希望。

共產黨與反對團所爭論的問題，有一個與中國問題有關係的，那就是英俄關係的問題。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政府在倫敦封閉了『亞爾可斯』(ALCOS)以後，(註一四)英俄的外交關係便告破裂，俄國共產黨認為這是英國向俄國一種挑戰的行爲。俄國勞動領袖爲防止戰事起見，要求英俄委員會即刻開會。無奈英國的勞動領袖因爲一九二六年的罷工失敗後，英國工會還未恢復原有的勢力，政府當時所採的政策，又是一種反工會的政策，(註一五)而且俄國共產黨年來在英國工會方面大肆活動，因爲這種種原因，他們不願與俄國開會，只想把會議日期延長下去。

(註一四) 亞爾可斯即英俄合作社，係兩國的貿易機關。

(註一五)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下議院以三五四票對一三九票通過所謂職工組合議案，禁止同盟罷工與同情罷工，並限制職工組合的政治活動。

反對團認爲當時英俄兩國並沒有開戰的危險，俄國共產黨領袖只想激起戰爭，俾能暢所欲言。據杜羅斯基說，俄國共產黨的官僚政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危險，較之張伯倫對於共產主義的危險還要大些。反對團要求取消英俄委員會，攻擊英國方面的委員，說他們是一班叛徒與投機主義份子。

(2) 哥斯勃蘭與反對團的政策

關於俄國內政方面，反對派所攻擊的便是哥斯勃蘭所制定的五年計畫，即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內政方針。這種計畫的內容是怎樣發展俄國工業，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程度，此外還有一些關於賦稅與財政問題的計畫。反對團之所以攻擊這種計畫，就是因為他們前此不願意政府當局所做的事，現在都在這種計畫中實現了。據他們的意見，政府撥給國有工業的資本，不敷應用，不能盡量的發展國有工業，不能使這些工業成爲俄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原素，因為資本太少，不能供給國內人民對於工業品的需要。

關於勞動政策方面，他們也是同樣的反對，因為一九二三年以後，生產力增加很快，工資却增加很慢，一般失業工人，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是依賴工業中的工人生活，並且一般不熟練工人、季候工人、童工與女工的經濟狀況非常惡劣，可是政府在這五年計畫中，並沒有設法改善這種不良的狀況。政府預備的資本太少，不能提高工資，改善住宅，增加失業者的保險基金。計畫中的賦稅政策也是不對，都市工人，因為直接稅的關係，原有的負擔已經很重，這種新計畫實行以後，他們的負擔還要增加，可是農民的負擔却遠不及都市工人負擔之重。五年計畫還提倡增加酒的生產，目的在增加政府收入，可是這種計畫，對於人民的身體與社會治安，大有妨害。

反對團認爲救濟俄國的方法就是盡力的促進工業化，並利用預算、信用制度與貨價政策之改良以

及國家用度之減省等等方法，將全國收入重行分配一過。他們主張對於富有農民，實行強迫借款；對於私有企業，實行增加賦稅；根據五年計畫，政府只打算用一千萬盧布發展工業，如果政府能採納反對派的主張，那麼，政府便能省五萬萬盧布的鉅款，作為發展工業之用；他們主張採用強有力的政策，漸漸的減低貨物的躉賣與零售價格，不過政府實行這種政策時，必須先從農工階級的需要品入手，先將這種貨物的價格減低；他們主張在工業管理上實行比較更經濟的方法，減少各種不生產的費用；他們主張政府對於工業中的各等各級的人選，應當嚴格的加以審查；他們主張政府在工業方面設法減少勞動更調 (Labour Turnover)；他們主張整頓金融，使貨幣價格趨於穩固；他們主張限制投機事業與重利盤剝，使一切的私人儲蓄都歸政府利用；他們最後還主張減少貨物分配費用。(註一六)改善勞動狀況。如果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什麼反對團所主張的，便是取消勞動階級與富農的聯盟的政策，實行一種比較激烈的階級鬥爭，嚴格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政策方面，他們主張恢復第三國際的進取策略，援助各國的左派團體。為實行這種計畫起見，他們要求實行清黨運動，將黨內一班官僚派與野心家一齊驅出黨外，擴大黨的範圍，使勞動者多多加入，並要求黨內得有派別的區分，使各派黨員能自由宣傳各派的思想與政策。

(註一六) 據反對團的計算，大戰前的分配費用，只佔全國收入百分之八·五，現時此項費用竟增至百分之十九。

(3) 反對團的二次失敗

俄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或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開會時，反對團每次都乘機發表他們的主張。反對團的計畫，是想在第三國際內部形成一種組織，俾能推翻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取而代之。他們在俄國則組織了一些地方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同時西歐的反對派則形成一種國際左派共產主義聯合會，目的相同，都是要推翻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時，俄國反對派的運動，一天激烈一天。(註一七)他們組織了許多非法的印刷機關，出版各種刊物。因此共產黨當局實行聲討，認為他們這種行為不合共產主義原則，而且是違背黨紀的最大的犯罪行為，因為他們的目的在組織第二個政黨。

(註一七) 有兩件事情曾經引起當局之注意。第一件事是反對團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巴羅山 (Sparrow Hill) 的叢林中舉行秘密會議。第二件事情是所謂「肖像的戰爭」，此事發生於莫斯科的亞羅斯拉夫爾火車站 (Yaroslavl Railway Station)。先是，政府決定將反對團的領袖斯密加遺送到西伯利亞去。當斯密加正從車站動身時，他的一般信徒們便在車站上舉行示威運動，並且把杜羅斯基、齊羅維夫與克明勃夫的肖像懸掛在候車室裏面，因為自從反對運動發生以後，車站中的這般領袖的肖像都被取消了。此事的經過便是如此。

俄國當局對於反對團的運動，曾經下過多次警告與質問，始終沒發生效力；一九二七年八月，共產黨的中央管理委員會開會時，便討論應付的方針，打算將杜羅斯基與齊羅維夫逐出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取

消他們的委員資格。杜羅斯基、齊羅維夫、克明勒夫、勒科菲斯基與皮俄特科夫等大半是受了這種激刺，於是在八月十一日發表宣言，聲明他們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擁護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反對在俄國組織第二政黨，不過他們始終要擁護他們的主張，並要求恢復一班被革除的德國黨員的黨籍，宣言發出以後，反對運動却仍然照舊進行。當俄國舉行第十屆革命紀念時，他們在莫斯科組織各種示威運動，使慶祝聲中的莫斯科發生一種不安的景象。

俄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此時就不得不採最後手段了。一九二七年十月，第三國際將杜羅斯基驅出了執行委員會。十一月，俄國共產黨又將杜羅斯基與齊羅維夫革除黨籍，十二月，共產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開除了反對團中一百個領袖。(註一八)不久第三國際舉行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追認了俄國共產黨所取的行動，並且將各國表同情於杜羅斯基的黨員開除了一些。斯塔林、布哈林與賴可夫等一般領袖戰勝了反對派，仍然是俄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主人翁。

(註一八) 被開除的俄國共產黨員總有幾千，有一部份被監禁，有一部份被逐出國。杜羅斯基被逐往土耳其斯坦。

第二節 各國勞動界的衝突

第一段 職工國際

此時職工國際的恐慌却沒有第三國際的那樣厲害。英國罷工結束後，職工國際的會員較前減少，而

且財政也很困難，因此牠內部的人員都認為牠本身的能力太小，自從滿足英國勞動界的要求後，內部受了很大的損失。此次英國的罷工真是一種很好的證明：職工國際與各種勞動書記部平時缺乏聯絡，有什麼緊急問題發生時，便覺無法應付。自從英俄委員會開始活動後，職工國際總部的工作受了很壞的影響，因為內部的人員有了意見之衝突。

職工國際中的一般右派份子——歐捷斯特、約克思、沙蓀巴赫、萊勃梯 (Leibert) 與墨頓斯等——對於這些問題，決定公開的解決。一九二七年春季，執行委員會開會時，英國代表又提出俄國問題，執行委員會又給以拒絕，從此這個問題便告終止了。同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執行委員會又開會議，經多數委員通過一條章程：此後職工國際的工作須完全根據一九二四年維也納大會的議決案與一九二五年二月與十二月的最高會議的議決案，不得有任何出入。(註一九)

(註一九) 參看本書第十五章第三節。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職工國際舉行會議時，與各勞動書記部成立了一種新的契約。大會制定一種章程，從此以後各勞動書記部不再派代表參加職工國際的最高會議。不過職工國際每年得召集各書記部的秘書，開一次特別會議，討論一切共同問題。兩方面對於以後的罷工援助也實行分工合作的辦法；如果某國的某一種工業中發生罷工，那麼，罷工工人所需要的罷工津貼完全由該工業的勞動

書記部負責籌劃；如果某國有幾種工業中的工人實行罷工，那麼，罷工經費則由職工國際負責，兩方面同時還訂立了一種互相援助的規則。職工國際此後得援助各勞動書記部，使各國的職工組合都加入各該業的勞動書記部；各勞動書記部允許他們本身只進行各種關於職工組合的活動；至於範圍較大的一切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問題，完全由職工國際負責。

第二段 巴黎會議的糾紛

職工國際與各勞動書記部的問題雖然順利的解決了，可是牠與英國左派份子的關係問題却發生了一些糾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六日，職工國際在巴黎舉行第四屆大會時，便遇見這種糾葛。大會開幕時，會長帕色爾的開幕辭大有左傾的趨勢，因此空氣頓形緊張。約克思立刻以個人及同僚的代表資格，聲明帕色爾的演說辭只能代表他個人的意見，職工國際總部的其餘的職員決不同情於他的主張。於是英國的其他代表都相繼發言，反對約克思同情帕色爾。他們認為約克思不僅是攻擊帕色爾個人，而且是攻擊英國，這簡直是職工國際反對英國的一種表示。

大會的第二日，又發生一個新問題，英國代表布郎向大會宣言，說職工國際與俄國交涉時，總部的行為有點不大公道。他把一九二五年歐捷斯特寫給約克思的信作為此事之證據，他引用了信中幾句話證明歐捷斯特當時曾經阻止職工國際與俄國訂立條約。於是細特林也隨着發言，贊助布郎的意見，說職工

國際對待俄國的態度，有點近乎欺騙。

這兩個問題之發生，引起了許多根本的問題，因此大會對於這兩個問題非常注意，為研究『布郎與歐捷斯特問題』起見，會議中產生了一個『第一委員會』。一般到會的代表都很注意該委員會的行動。大會最後一日，第一委員會便報告研究所得之結果。事前歐捷斯特已辭去了職工國際秘書之職。委員會的報告，在大體上說來，當然是同情於歐捷斯特。英國代表對此提出抗議，認為這種報告只是替歐捷斯特辯白，抹殺事實。細特林說：歐捷斯特的信已經使一般人失去了他們對於職工國際的信仰，該委員會此時不應當姑息職工國際的秘書，應當宣布實事。他要將歐捷斯特的那封信公開宣讀一次。

歐捷斯特於是為自辯護，他說這三年來因為英俄委員會的陰謀鬼計，使他在生活上感覺不可忍受的痛苦。他聲明他那封信並沒有這種意思，而且這是兩年以前寫的，要是裏面的意思果如布郎所說，那麼，布郎為什麼不早宣佈？他對於布郎這種行為非常懷疑。

格納斯曼應允細特林的請求，將那封信果真宣讀一過，可是會議中的辯論並沒有因此而更激烈。於是大會以多數的贊同，通過了第一委員會的報告。

第三段 英德領袖的衝突

選舉職員時，大會中又起了爭端。英國的代表決定一致選舉帕色爾為職工國際最高委員會的會長。

其餘各國的代表並不反對英國人充當會長，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再使帕色爾連任。萊勃悌爲抵抗帕色爾起見，提出希克斯爲候選人。等英國代表提出帕色爾以後，瑞士代表又提出希克斯。英國代表們商量清楚以後，便聲明如果大會不撤消希克斯的候選資格，那麼他們全體一定退出會場。瑞士代表只好自動撤消希克斯的候選資格。不料萊勃悌又二度提出希克斯，聲明德國、荷蘭、瑞典與丹麥的代表決不承認帕色爾的候選資格。於是英國的代表們便退出會場，同時猶太、南非與印度的代表也跟着退出。然而其餘的代表却仍然繼續選舉，結果希克斯、約克思、萊勃悌、麥第森 (Madison)、墨頓斯與戴葉爾 (Fafel) 等當選爲職工國際總部的委員。此次選舉，參加者共十九國，六十九票；缺席者，四國，十八票。

一般人對於此次的選舉，認爲是英國的失敗，德國的勝利，因爲此次反對英國左派者，即德國代表；後者與斯甘第勒維亞、法國及比利時代表們聯合起來，獲得勝利。

巴黎會議的結果，不獨把職工國際內部各派的實力重行分配一過，並且職工國際的組織也有一些改革。歐捷斯特與布郎辭職後，他們的事務所也從此取消了。職工國際此後只留一個秘書長。最高會議的範圍稍有擴充，管理委員會則重行改組一過。當時有人提議根本把職工國際改組，把牠改爲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的聯合會，不過這種提議沒有通過，大會只將職工國際與各書記部新訂立的條約與以承認。除此以外，大會還決定將各職員的職務加以修改，並將總部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大會將這些議決案完

全交與最高會議辦理，要他指派一種附設委員會，改組總部中的各種辦事處，選擇一個祕書長，並負辦理總部遷移事項。

英國左派代表們毅然的退出巴黎會議，共產黨非常歡喜，不過他們的歡喜只是一種暫時的事。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英國職工組合在愛丁堡舉行大會時，以二、五五一、〇〇〇票對六二〇、〇〇〇票通過一條議案，與全俄職工組合大會脫離一切關係，因此英俄委員會的一切活動宣告終止。

第三節 美國勞動界的變化

因為歐洲的政治與經濟狀況發生改變，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職工國際的勢力大見減小，所以牠此時對英國勞動聯合會非常願意與之聯絡。歐捷斯特繼沙蓀巴克未竟之業，又開始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新任會長格林 (William Green) 通信接洽，表示職工國際願意接受美國方面的要求。歐捷斯特本人願意到美國去討論這個問題，同時又請美國的勞動領袖們到歐洲來接洽。

一九二四年以後，因為時局之變遷，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職工國際也願意恢復友誼的關係。美國勞動階級，此時與其他階級一樣，對於歐洲又發生了興趣，很多的勞動領袖都到歐洲去遊歷，同時與歐洲的勞動組織作種種聯絡。因為當時的美國政府已經允許勞動聯合會參加政治方面的各種國際會議，所以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對於國際運動的興趣也大大增加。(註二〇)

(註二〇) 一九二七年五月，日內瓦的國際經濟會議開幕，美國勞動聯合會代表佛利被美國政府任命為勞動問題專家與國開出席會議。

但是同時勞動聯合會與職工國際的關係也有破裂的趨勢。自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四年，美國政府兩次頒布移民法以後，美國勞動界認為從此以後外國的勞動者不會再到美國來與他們競爭了。因為美國不願加入國際聯盟，所以美國勞動聯合會對於國際勞動局的興趣也減小了許多。並且美國共產黨的運動漸漸消滅，勞動聯合會認為此後也毋須與職工國際聯絡。因為從一九二四年起，勞動聯合會已經開始向職工教育聯合會以及一派同情的左傾份子積極進攻，使共產黨在工會方面的勢力大大的減小了。

但是勞動聯合會此時還有一種重要的問題，自從歐戰結束以來，美國發生一些社會問題與工業問題，牠們對於勞動界很有關係，勞動聯合會非盡力設法解決牠們不可。大規模的生產制度，已經擴充到一般新工業中去，機器的應用大大的擴充，生產技術完全劃一，從前的舊工業已經擴充到新的區域，自動工業與電氣工業大大發展，換言之，美國已經進到一種新工業主義時代。這種工業改革的結果，使物價減低，工資增高，全國的生產雖然大有增加，可是工業中雇用的工人却漸漸減少。一般工業雇主於是乘着這種機會，採用一些新的勞動政策，組織雇主聯合會，改革工業中種種不良的狀況，增加工人的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實行老年與疾病保險，從前一般工人所希望於職工組合替他們要求的條件，此時都由雇主們自動

的允許了。

勞動界爲抵抗這種「新資本主義」與「工廠組合」(Company Union) (註二)起見，決定了四種應付方針。第一種方針是辦理勞動銀行、勞動教育、合作主義住宅制度，盡力擴充職工組合的活動，使勞動者知道職工組合的能力並不弱於一般雇主。第二種方針是特別注意勞動的幸福和利益，預備團體保險、老人住宅、勞動療養院與避暑區域。第三種方針是制定一種新工資政策，主張從工業進步所增加的全國收入中抽出一部份報酬勞動者，並且給勞動者一種暗示，使他們知道僅僅職工組合才能使他們獲得這種特別的報酬。第四種方針是到雇主方面替職工組合作種種宣傳，使他們知道職工組合不僅能和他們鬥爭，並且也能與他們合作，共同促進生產的發達與商業的穩固，只要兩方面有相互的了解，職工組合可以與他們在同一目的之下共同合作。

(註二) 此時有些工廠的工人獲得雇主的允許，可以派代表參加工廠管理，並進行其他勞資合作的計畫，因此勞動界製造了「工廠組合」這個名辭，說職工組合完全依賴雇主。

勞動聯合會採用的這四種方針，只獲得局部的成績。有些職工組合，因爲工業非常發達，經濟狀況很好，或是雇主願意援助他們，所以他們的成績很好；美國的建築工業、印刷工業、巴迪莫爾(Baltimore)與歐亥歐(Ohio)的鐵道工業以及製衣業方面職工組合的成功就是因爲這種原故。反之，一般半熟練工人的

職工組合則完全失敗，礦工聯合會、國際成衣女工聯合會等等便是如此。其結果，美國勞動聯合會的會員與收入大大減少，同時牠的組織能力、經濟與社會勢力也大不如前。（註二二）

（註二二） 一九二〇年，牠的會員總數爲四、〇七八、〇〇〇人；一九二二年減爲三、一九五、〇〇〇人；一九二四年爲二、八六五、〇〇〇人；一九二六年爲二、八〇三、〇〇〇人。

因爲內部發生這些問題，所以勞動聯合會的領袖對於甘波思最後幾年所懷抱的主張，不能努力實現。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牠和職工國際雖然交涉多次，然而都沒有什麼結果。一九二七年的羅安吉利大會，仍然要求職工國際減少會費，修改職工國際的組織法，所有議案必須由全體到會代表一致通過，才能發生效力。大會又責成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根據這種要求繼續與職工國際交涉，商議勞動聯合會加入的問題。

勞動聯合會雖然沒有加入職工國際，可是美國各單獨職工組合之加入國際組織者則較戰前爲多。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美國的職工組合加入各該業的國際勞動書記部者總計有十二個，代表一百五十萬萬人。這樣一來，勞動聯合會雖然沒有加入職工國際，可是在實際上，牠屬下的工人已經有百分之五十間接上與職工國際發生了聯絡。

第四節 全美勞動聯合會的恐慌

甘波思死後，不獨勞動聯合會內部發生各種新的複雜問題；而且全美勞動聯合會的情形也不見佳。不獨美國政府對於尼加拉瓜所採的政策使全美勞動聯合會內部發生糾紛，而且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勞動界也發生衝突；墨西哥勞動界本是全美勞動聯合會的中堅，所以牠和美國的感情既然破裂，全美勞動聯合會自然要受影響。

此時最重要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卡烈斯政府與墨西哥天主教的衝突。美國勞動聯合會中的一般天主教徒，認爲墨西哥政府此時完全靠全國勞動總會維持，卡烈斯總統的宗教政策，應當由全國勞動總會負責。一九二六年的第特羅梯（Detroit）大會閉幕後，美國勞動聯合會便開始向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進攻，說後者不是真正的職工組合，而是墨西哥政府的一個機關；牠攻擊勞動總會，一部份是因爲宗教的關係，一部份是因爲經濟的關係。勞動聯合會並聲明：『前此牠的執行委員會曾受墨西哥的布爾雪維主義的宣傳者的欺騙，現在已經醒悟了，不再上當了；』這種聲明的目的就是表示勞動聯合會從此要與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斷絕關係。

第二個問題是墨西哥的移民問題；一九二四年的移民法，沒有禁止墨西哥的移民，因爲墨西哥工人之移居美國者，每年都有增加。一九二五年四月，法格斯爲防止兩國的衝突起見，向美國勞動聯合會提議：墨西哥工人移居美國者大大增多，美國工人必定會要求美國移民當局予以禁止，此時美墨兩國的勞動

界，如果能共同擬定一種救濟方針，交給兩國政府分途執行，一定可以防止兩國的衝突。

同年八月，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的代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制定兩國間的移民原則，聲明：「人類的最後條件，應當給與各國人民以自由行動的權利，務使各國人民能自由移居外國，謀求快樂與幸福，不過無論何人都有一種共同的責任，移居外國時，必須顧及外國人民之利益，不應使外國人民之生活程度與生活狀況因本人之移居而發生危險之現象。」兩方代表都願意實行這種自制的原則，以免政府實行禁止移民之立法。

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全美勞動聯合會在華盛頓舉行第五屆大會，討論全美勞動關係中一切新舊問題。在表面上看來，自從一九一八年他在勒爾多舉行第一屆大會以後，歷屆的大會都沒有這次會議這樣完全。到會的代表總計四十人，代表十三國的勞動界，還有五個國家已經派了代表，不過沒有趕到。

(註二)

(註二) 參加會議者，除英屬三國外，其餘為加迪馬拉、山沙爾法多、洪都拉斯 (Honduras)、尼加拉瓜、巴拿馬、古巴、包托利哥、多密尼根共和國、科斯比亞與祕魯。

不過各國代表的內容却與全美勞動運動是一樣的複雜。委內瑞拉 (Venezuela) 的代表是該國逃來的一個政治犯，因為他在本國時曾經參加革命運動，陰謀推翻戈美資 (Gomez) 總統的獨裁政府，不能

回國，此次順便出席會議，作為委內瑞拉的勞動界代表。同時古巴的代表，不獨只能代表古巴幾個小規模的地方工會，並且還是墨加多（Machado）總統的一班忠臣，據說他們在古巴時曾經以武力解散國內的職工組合，壓迫那些反對墨加多總統的勞動領袖們。秘魯的代表團，其性質也與此相倣。

除了這幾個國家與美國的代表以外，其餘多數的代表所代表的職工組合，有些是各國政府所承認的，有些是各國政府所維持的。此時南美各國的工團主義在勞動運動中很有勢力，工團主義的工會仍是各國職工組合中最重要的領袖，牠們這一班反對政府，反對政治的工會，都沒有派代表參加。阿根廷的最高組織即阿根廷勞動聯合會，該會在社會主義領袖之下，此次也拒絕參加，因為美國勞動聯合會當初發請帖的時候，並沒有將請帖直接寄與南美各工會，只將請帖寄與駐美南美各國大使，請求後者分別轉寄與各該國的工會，因此牠們不願出席。不過美國勞動聯合會的秘書愛格勒西亞對於此事也曾聲明他的理由，他說除了將請帖寄與各國大使館外，實在是沒有其他可以直接寄出的方法；然而在阿根廷的勞動領袖方面，他們却認為全美勞動聯合會有意援助那些非勞動黨執政的政府，並且全美勞動聯合會本身也成了美國政府的一種工具，後者正在利用牠來擴充牠的勢力。

全美勞動聯合會的第五屆大會，在實際上，與前幾屆大會並沒有什麼分別，牠無非把所主張的各種原則重行聲明一過，牠所主張的就是政治自由、勞動教育、工業民主主義、團體契約、職工國際不得干涉所

屬各國工會的內政、國際勞動界的關係應以雙方同意為基礎。此次大會與歷屆大會相同，每次討論政治問題時，會場中總發生激烈的辯論。尼加拉瓜勞動聯合會的代表梭羅門德色法 (Solomon de Seta) 提議反對美國政府干涉尼加拉瓜時，會場中大起爭執；某國代表又對美國海軍界提出抗議，說後者不應殺害海迪 (H. E. S.) 工人，會場中也發生了衝突；最大的一次衝突是發生於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兩國代表的議案，他們攻擊英國政府的公開的帝國主義政策，認為門羅主義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一種工具，因此雙方發生激烈的鬥爭。這些議案都沒有根據原文通過。烏爾是大會中的議案委員會的主席，他不獨主張把議案中所有「責罵的辭句」一律取消，並且要把這些議案中措詞很嚴厲的地方完全去掉。其結果，上面最後那一條議案便經大會修正，只批評美國政府錯用了門羅主義，把門羅主義解釋得太過，美國政府不應以武力袒護在外投資的美國資本家，因為這般人過於貪婪，他們只想獲得種種特別的權利，使他們的權利高於外國國民的權利。

會場中討論其他問題時，並沒發生好大的爭執，所有關於減少工作時間與各國勞動立法的議案都平安的通過了，並且通過一條議案，主張要求政府在各領事館中添設一個勞動參贊。為執行這些議案起見，尤其是為促進各國職工組合起見，大會決定派遣一個委員會到南美各國去進行各種工作，至於委員會的用費，則由全美勞動聯合會所屬各分會負擔。

一九二七年八月初旬，墨美兩國勞動界在華盛頓開了一個墨美移民會議，兩方代表訂立契約，決定實行一九二五年八月所制定的『自制原則』。美國勞動聯合會允許維持美國現行移民法，使墨西哥人民不受移民法之限制。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則允許要求政府制定一種限制移民的政策，並限制東方人之入境，在大體上與美國現行移民法相同。同時墨西哥的職工組合也要求設法阻止墨西哥工人之出境，不要他們移居美國和加拿大，以補政府的移民法之不足。如果墨西哥工人入境美國，他們必須加入美國勞動聯合會所屬各工會，他們回到墨西哥後，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必須與以懲戒。同時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會必須給墨西哥工人以加入工會之機會，與美國工人享受同等權利。

一九二七年十月，美國勞動聯合會在羅安吉利開大會時，美國西南與極西各省的工會代表對於墨美兩國這種協定提出抗議，因為近來墨西哥工人之入境者日日增多，墨西哥工會顯然沒有嚴厲的實行自制原則。可是大會還是批准了雙方的協定。同時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向大會宣布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的組織與政策的方案，報告後者已經與墨西哥的卡烈斯政府脫離關係。勞動聯合會中的一般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都認可了這個報告，因為此後美國勞動運動中不會再發生宗教問題。



國際勞動運動史

三三二

第十五章 一九二八年的國際勞動運動

一九二四年以後，各國的社會狀況有一種穩定的趨勢，一九二八年中，因政治與經濟的進展，社會愈趨穩定。英國、荷蘭、澳洲與美國的勞資團體都以促進工業和平為主要工作。瑞典、挪威、波蘭與其他各國的勞動立法大有進步，實行強制仲裁，設立工業法庭，勞資雙方訂立合法的僱雇契約。在社會保險立法方面，法國、德國與其他各國很有進步。在政治方面，這一年的重要事件就是德國、波蘭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在選舉上的成功。統一德國社會民主黨又成了歐洲最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

在勞動運動方面，中歐與西歐的勞動組織的勢力大有增加，僅僅英國的職工組合不然。牠自從一九二六年失敗後，迄未恢復牠原有的勢力。美洲的勞動組織，有些是保持原狀，有些還大不如前。此之健強，墨西哥便是如此。至於非洲與亞洲，年來的勞動組織大大增加，南非聯合國、埃及、印度與日本的發達尤足驚人，不過中國的狀況稍有不同，一九二七年成立的一批工會，都已消滅，剩下的只有一般小規模的穩健的舊式工會。

在國際勞動運動方面，此時重要的問題約有兩點：第一，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恐慌，使國際勞動界受了很大的損失，此時各國際組織都在設法解決這種善後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為國際勞動運動的

未來，制定一種政策。各處的國際組織都在繼續不斷的舉行會議，目的在修改政策，變更策略，堅固本身的組織。(註一) 經過這種整頓後，各國國際勞動組織的內容與前大不相同。

(註一) 赤色職工國際在三月開會；工團主義國際在五月開會；社會主義國際在八月開會；第三國際的會議，七月開幕，九月間才閉幕；基督教職工國際也在九月間開會。同時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也舉行會議。

巴黎會議後，職工國際內部發生破裂，所以牠這一年中的工作，大部份是一種善後的工作。英國勞動界的領袖已經聲明：他們前次退出巴黎會議，並不是想與職工國際脫離關係，不過他們認為前次會議時，職工國際的行爲不對，他們不能不有所表示。自從巴黎會議閉幕以後，職工國際便在辦理改組的交涉，英國代表也加入了這種工作。有人提議將職工國際總部遷往布魯捨爾或遷往柏林。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職工國際的最高會議開會時，才將此事解決。此次會議的結果，英國職工組合大會的秘書細德林當選爲職工國際的會長，沙蓀巴克當選爲秘書，總部暫留阿姆斯特登，遷移問題，留交一九三〇年的大會解決。

一九二八年中，職工國際除了改組的問題外，還解決了一個問題，即職工國際與日內瓦國際勞動組織的關係的問題。是年二月，英國政府通知國際勞動組織中的英國代表，要求修改國際勞動組織制定的八小時工作法，此事發生後，歐洲勞動界發生很大的恐慌。同時國際勞動局的理事多瑪斯曾經在意大利

演講幾次，一般人都認爲他承認了法西斯派的職工組合主義，因此也引起了歐洲勞動界的反對。這兩個事件發生後引起了職工國際的注意，他一面設法擁護八小時工作制度，一面擴充他本身的勢力俾能操縱國際勞動組織。

職工國際爲解決這兩個問題起見，於是與社會主義國際實行合作。社會主義國際年來實力大見擴充，是年八月，他在布魯塞爾開會時，狀況與前大不相同。此次會議的重要特徵，便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勢力之恢復，他在一九二八年的德國大選中獲得勝利，成了德國的主要政黨，因此在社會主義國際中恢復了原有的勢力。

在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一九二八年有三種主要的變遷；第一，反對派的勢力大不如前；第二，統一戰線的策略發生變更；第三，第三國際制定了一種新政策。俄國的反對派領袖已開始讓步，並且請求當局允許他們恢復黨籍。（註二） 僅僅杜羅斯基與沙布羅樂夫派仍然堅持固有的主張，反對第三國際。杜羅斯基雖然住在土耳其斯坦，可是他同時也在繼續他的工作，他盡力的把俄國國內外的黨徒組織起來，希望奪取俄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不過他的計畫總沒有成功。

俄國國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此時仍在進行他們的獨立的運動。德國的路斯、菲雪、馬斯羅夫派已經與額班斯派共同組織了一個『列寧主義聯合會』（Leninist League），選舉國會議員時，他們有他們自

己的候選者，決不與德國共產黨合作。法國與波蘭的反對派運動，性質也與此相同。不過他們總不能擴充他們的勢力，始終是一些很小的團體。

(註二) 反對派的主要領袖已經投降共產黨者有齊羅維夫、克明勒夫、皮俄特科夫與斯密爾加等人。

一九二八年，統一戰線的策略也發生了改變，此種改變已由第三國際的第六屆大會認可。在政治方面，這種策略的改變，對於各國都有相當的影響，四月間，法國國會議員改選時，共產黨拒絕社會主義黨，沒有選舉社會主義黨的候選人。英國也是一樣，當各處進行補缺選舉時，共產黨也沒有和勞動黨合作，他們自己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在職工組合方面，共產黨也把統一戰線的口號修改了。俄國的職工組合決定不加入職工國際，或國際勞動書記部，也不想恢復英俄委員會。反之，牠們已經開始向職工國際進攻，想另外用一種方法來聯絡國際勞動界。歷年以來，瑞典、挪威、丹麥與芬蘭四國的工會曾經組織了幾個「斯甘第勒維亞職工組合委員會」(Scandinav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s)。俄國的職工組合認為這是一種聯絡的好機會，於是要求加入這種委員會，同時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也要求加入斯甘第勒維亞職工組合聯合會(Scandinavian Trade Union Council)。芬蘭與挪威的工會，對於俄國的要求表示贊助，無奈瑞典與丹麥的工會極力反對，結果俄國工會還是沒有加入。

此時赤色職工國際對於歐洲以外的勞動界也很願意拉攏，牠一方面設法擴充汎太平洋勞動聯合會的勢力，一方面又想組織一個南美勞動聯合會，俾能抵抗美國勞動聯合會。

因為這種種原因，各國國際組織間的關係還是與從前一樣，沒有什麼進步。一九二八年春季，英國獨立勞動黨曾對各國的社會主義黨發出一種宣言，討論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問題。宣言發出後，答覆者很少。反之，各國反對共產主義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英國和美國的許多工會都嚴厲的防備共產主義者，限制他們的活動。

這一年中，職工國際與美國勞動聯合會也沒有增加牠們的聯絡，同時全美勞動聯合會也沒有什麼進步。美國勞動聯合會雖然已經承認了職工國際所定的會費，可是牠還是堅持着各國工會獨立的主張，並且是年十一月舉行的紐俄連斯 (New Orleans) 大會又與牠表示同情，所以牠始終不能加入職工國際。全美勞動聯合會中的狀況也是一樣，各分會的領袖既沒有增進相互間的感情，同時南美各國勞動界與工業方面的消息還是一樣的不靈通。(註三) 至於美國和墨西哥的勞動關係，則有一種重大的改變，紐俄連斯大會議決取消「自制的原則」，要求美國政府擴充移民法的範圍，限制墨西哥的工人移居美國。

(註三) 此時全美勞動聯合會只有一個秘書，即愛格勒西亞，英文秘書萊特已於一九二七年辭職。

因為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的退却，全美勞動聯合會的勢力，已經減小了許多，可是牠的仇敵們的進

攻却一天一天的激烈，所以牠又不得不設法抵抗。除共產主義派的南美勞動書記部（Confederacion Sindical Latino Americano）正在活動外，南美各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又在組織一個南美工團主義聯合會。同時，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與古巴的一部份工會也在互相聯絡，要建立一個南美勞動聯合會，總會設在布羅斯愛爾，這些工會有些是已經加入職工國際的，有些是親近職工國際的。

總之，一九二八年中，國際勞動界有兩種重要的運動：第一是勢力的結合，第二是一種新勢力平衡的發生。

第五部 國際勞動運動的現狀

第十六章 職工國際的現狀

國際勞動運動，經過歐戰後十年的騷動與發展，此時牠的內容已經非常複雜。各種國際勞動組織如雨後春筍，大大增加，彼此互相競爭，都想變成國際勞動界的領袖。

各國國內的勞動組織，其分裂的程度，較之國際勞動界，有過之，無不及。從主義、計畫與政策方面看來，現代的職工組合主義大約可以分爲七種。第一種是社會主義派或自由的職工組合；牠們的主要的特徵就是將各職業組合形成工業組合或混合團體，與雇主訂立團體契約，把罷工和其他激烈手段當作最後的手段，主張工人在工作狀況與工資方面享受一部份管理權利，要求保工法與社會保險立法，希望政府承認職工組合是法律與經濟制度之一部份，最後主張與勞動政黨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合作，以期實現牠們的目的。這一派的職工組合本發源於中歐，不過大戰以後，英國與法國的職工組合也與之同化了。

第二種職工組合，與自由派的職工組合不同，即美國的中立派或非政黨派的職工組合，牠們此時仍然保持戰前的那種主張，只有『工資意識』，而無階級意識，主要武器是團體契約，反對勞動界參加任何政黨。第三種職工組合是工團主義派的職工組合，牠們在戰後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主張與從前一樣；第四

種職工組合是基督教職工組合，牠們也是保持原有主張，沒有改變。

第五種是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第六種是法西斯帶職工組合；第七種是民族主義的職工組合，這三種東西都是歐戰後的產物。共產主義派的職工組合發源於蘇俄，牠們是半自由、半國家的勞動組織。牠們以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爲宗旨，勞動者加入與否，全憑自己決定，不過牠們同時是俄國經濟與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不僅在俄國的經濟政策方面有相當的勢力，並且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也要靠牠們維持。法西斯帶派的職工組合是民族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混合物，把勞動者當爲國家的主要原素。民族主義派的職工組合目的在組織工人，實現民族主義的理想，牠們的大本營在捷哥斯拉夫、德、奧等國。

現今有五十個國家已經有了勞動組織，有些是屬於工業性質的，有些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有些是屬於文化性質的，大多數都是一些互相競爭的團體，不競爭者，佔極少數。(註二)多數國家的職工組合，總是分成兩三派；德國、荷蘭、波蘭與捷哥斯拉夫等國，全國總工會，少則四個，多則一打，派別各不相同。

(註一) 現時全世界共有六十八國。

如果各國的勞動組織不分派別，把牠們的職能當作結合的標準，牠們可以形成二十個或二十五個國際機關。把同一職業或同一工業的勞動者聯合起來，他們可以形成二十個國際勞動書記部。把各國的總工會聯合起來，牠們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際勞動聯合會；牠們同時也可以組織一個政治的國際勞

動聯合會，下面分設一些附屬機關，辦理各種文化與教育方面的事業。

在實際上，現今的國際勞動運動，分裂成了五個國際機關，即社會主義派、非政黨政治派、共產主義派、工團主義派與基督教派的五個國際組織，內部是由七十多個團體組合而成。法西斯蒂與民族主義的職工組合，此時還沒有國際組織。這五個國際組織的成分各自不同，內部包括各種各類的勞動團體、各職工組合、勞動者的政黨、勞動者的文化方面的機關以及其他零碎團體。

國際勞動運動

思想上的區分	工業組織	職業組織	政治組織	附設的組織	其他有關係的組織
社會主義派或自由派的工會	職工國際或安姆斯特登國際	國際勞動部(二十七個)	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	青年社會主義維色恩國際體等	國際聯盟設立之國際勞動合作聯合會
非政黨派或中立派的工會(註A)	全美勞動聯合會	無	無	無	無
共產主義派的工會	赤色職工國際	國際宣傳委員會(十五個)	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	青年共產國際赤色體等	無
工團主義派的工會	國際工人聯合會	工團主義國際勞動部(兩個)	各種無政府主義組織	國際非軍國主義委員會等	無

基督教派的工會	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	基督教國際勞動書記部 (總計十五個)	無國際組織 平時只與各 國天主教的 基督教合作	無國際組織 僅在各國設 立工人聯合 會以宣傳宗 教教育為宗 旨	國際聯盟設立 之國際勞動組 織
---------	------------	-----------------------	----------------------------------	------------------------------------------------	-----------------------

(註A) 此派工會想在歐洲設立一個「獨立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不過始終沒有成功。

各國國際勞動組織會員表

各國國際職工組合團體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註A)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註B)
職工國際	一三、一四五、二二五	一七、七〇二、四三一	二二、四一一、八二六
赤色職工國際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註C)	七、三三三、八四五	七、〇九六、〇〇〇
工團主義國際工人聯合會	一六二、〇〇〇	四七一、四三九	一、二五四、二一七
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聯合會	一、四二二、七八九	二、一一二、一〇九	三、七五九、一〇六
全美勞動聯合會	未詳	未詳	未詳
其他(註D)	未詳	八、四四二、八八七	一一、七七八、九八三
總計人數	未詳	三六、〇六二、七一一	四六、二七三、一三二

勞動者政治組織			
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	六、六三七、六二二	未詳	未詳
第三國際	一、七〇七、七六九	一、二二二、〇三五	未詳

(註A) 此表係本章及下列各章所列各表之總和。

(註B) 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四年職工國際所發表之會員統計表，不僅包括該國際之正式會員，舉凡各國工人與該國際表同情者一律包括在內。質言之，一九二四年之統計表將美國勞動聯合會與墨西哥全國勞動總會之會員都包括在內。

(註C) 參看本書第二章之(註八)。

(註D) 此種工會既無國際團體又無一定主張，故特開一欄，以資分別。舉凡澳洲與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工會等等，都屬此類。

我們如果要知道現今國際勞動運動的內容，看看牠的性質如何，意義如何，那麼，我們就應當研究現今的各種國際勞動組織，看看牠們現在做的是些什麼工作，用的是些什麼方法，看看牠們的工作對於現今的工業與社會生活有什麼影響，研究牠們의思想和潮流的趨勢。為明瞭國際勞動運動的現在的情形與未來的趨勢起見，我們必須將各種國際勞動組織的分別與相互的關係研究一過。下面的八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最後那一章則為全書的一種結論，一部份總結國際勞動運動的大體上的思潮，一部份解釋牠的意義。

第一節 職工國際的思想與政策

安姆斯特登國際或職工國際是社會主義派的職工組合的國際聯合會。雖然牠從一九二一年起就漸漸衰頹，可是牠還是現時最大最穩固的國際勞動組織。牠是各國總工會與各種勞動書記部的總機關，牠與社會主義國際以及國際的國際勞動組織都有聯絡。牠代表一千三百萬勞動者，歐洲與其他各處的職工組合主義者大多數是牠的會員。

在主義方面，職工國際可以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國際主義機關。牠把社會主義看為社會進化的最後目標。牠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只是社會進化的結果，暴力的革命不獨沒有用處，而且是一種不良的手段，所以牠的主要方針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促進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改革。

在實際上，職工國際的主要方針是要把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勞動者管理工業』和『工業民主主義』兩種理想滲合起來。這兩種理想，其意義非常空泛，不過大體的意義，是要在工業與經濟政策兩方面增加工人的勢力，並且設立各種特別的機關，使工人能實行管理工業，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這種特別機關，即工廠委員會與工業法庭等一類的東西。職工國際此時最注意者就是德國與法國的國民經濟會議，因為這種會議是工人管理工業，影響經濟政策的第一步驟，牠是由雇主、勞動者與國家三方面的代表組織的。

社會改良也是職工國際的國際主義中的一個要素，因為社會改良包括兩種重要的意義。第一，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第二，如果我們要實現國際主義的理想，那麼，我們必須同時改革各國的各階級與各團體間的經濟與社會關係，否則不能成功。

安姆斯特登國際的國際理想與實際政策，就是以這種見解為基礎。牠的未來的理想是要實現一種國際的社會，這裏面的會員都是獨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互相合作，以和平方法促進人類社會的改良。牠對於最近的未來，則專致力於經濟合作、民主主義與和平之實現。在世界經濟方面，牠主張整頓金融，使財政趨於穩定；對於各國的原料，實行國際分配；各國人民的移居以及國際間的貿易以最高限度的自由為基礎。牠贊成工業的合理化，不過合理化的設施不得損害工資、工作狀況與勞動者的人格之尊嚴。牠贊成組織國際托辣斯，不過後者應受政府與職工組合的管理，要求國際聯盟附設一個國際托辣斯辦事處以資統率。在國際政治方面，牠願意與國際合作，牠認為國際是一種民主世界聯合會的胚胎；牠主張建設歐洲聯合國，牠的政治主張完全是和平主義，願意用各種方法來防止戰爭，同盟罷工是牠所主張的方法之一種。在勞動運動方面，牠主張實行柏恩國際的勞動法典（註二）尤其注重八小時工作制度，增加工資與薪俸，並提高全世界勞動者的生活程度。牠主張移居的自由，主張職工組合與政府訂立一種特別的契約，強迫入境的外國勞動者加入工會，在保工法與社會保險法方面與本國勞動者享受同等權利。

(註二) 參看本書第八章第五節。

第二節 職工國際的方法

職工國際爲實現牠的實際政策及其理想起見，總共採取六種方法。這六種方法是教育、組織、財政、軍事、立法與政治。教育方面，牠設立了一個情報局，定期出版物有每週通信與月刊兩種，不定期刊物有各種特別報告與書籍，有些是關於職工組合歷史方面的，有些是關於現代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的。

職工國際的組織方面的工作就是扶助並促進弱小工會之發展；巴爾幹半島的工會，即所謂弱小工會之一種。其次是襄助各地的工會，辦理工人入境的事件，牠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與盧森堡邊境各工業區域，幫助該地的工會，組織各種特別委員會，一方面將入境的外國工人組織起來，一方面監視工人的訓練、工作狀況、工資與住宅等等事件。如果某處工人因受政治壓迫而不能組織工會，職工國際便盡力援助這種工人，使他們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近年以來，職工國際對於意大利的勞動聯合會曾經給與財政方面的援助，使後者一方面將總會移到巴黎，一方面領導意大利的「自由」職工組合運動，使意大利的勞動運動不至於完全法西斯主義化。

職工國際的財政與軍事方面的活動，就是用各種方法使勞動者在經濟鬥爭中實行互助。一九一九年以來，牠對於各國的罷工都有巨款接濟，同時對於普通的救濟，也很熱心。不過現在牠已經變更策略，把

這類零碎的職務完全交給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辦理，如果有重大問題發生時，則由牠自己負責。(註三)然而牠對於大規模的罷工，還是有兩種責任，第一，是防止外國工人破壞罷工；第二，是禁止貨物輸入罷工國，不過同時罷工國的工人必須盡力防止某種貨物之出口與入口。

(註三) 參看本書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一段。

職工國際對於社會立法也很注意，牠盡力促進各種保工法，擴大職工組合的權利與勢力，實行社會保險。因此，牠很熱心贊助國聯下的國際勞動組織。(註四) 牠盡力幫助國際勞動組織，派人到各國宣傳，使各國政府承認國際勞動組織的議決案。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牠命令各國總工會在同一時間舉行示威運動，要求政府承認華盛頓會議的八小時工作制度的議決案。

(註四) 關於職工國際與國際勞動組織合作的情形，請參看本書第十九章。

職工國際為實現社會立法的計畫起見，只得採用政治手段。當牠解決經濟和政治問題時，牠簡直把牠自己當作一種政治組織。此時牠對國際間一切的重要問題——如賠款問題、法軍佔據魯爾的問題、縮減軍備問題、國際債務問題以及國際商約問題等——都有一定的主張。當這一類的問題發生時，牠便要求各關係國政府，允許牠參加一切正式會議以及各種正式的國際委員會。一九二七年五月，牠正式參加國聯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此次會議所產生的商業、工業與農業問題的三個委員會中，都有牠的正式代

表。牠對國聯的祕書處、大會與行政院發出各種建議與宣言，有些是發表意見，有些是提出抗議，有些是表示要求。為增加勢力起見，牠同時要求各國總工會向本國政府提出同樣的要求，再一方面鼓動輿論，務使牠的要求能夠實現。(註五)

(註五) 職工國際在政治活動方面，時常與社會主義國際合作，關於二者合作的情形，可參看本書第十七章。

第三節 職工國際的組織

職工國際的活動既然如此的擴大，所以牠的組織也很完備。牠每三年開一次大會，把各國總工會的代表召集攏來，共同制定大政方針。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個總工會加入職工國際；參加大會時，各總工會的代表的人數以會員的多少為標準。大會中投票的方法，以國家為單位，每個國家的票數都有一定的限制。職工國際的工作機關，有最高會議、執行委員會與祕書處三處，一切的政策都由牠們執行。根據一九二七年的巴黎會議的定章，職工國際所屬各國總工會各派代表一人組織最高會議。現時最高會議總共有二十四個委員。(註六)

(註六) 現時加入職工國際者總計二十八國；不過希臘、利蘇安利亞、西南非洲與阿根廷四國直到現在還沒有派代表加入最高會議。

最高會議，每年開會一次，制定下年工作計畫與財政預算。一切執行工作則由執行委員會執行。執行

委員會有七個委員，一個委員長，五個委員，一個秘書。委員們每兩個月集會一次，監督秘書處的工作。秘書處除秘書長一人外，還有幾個職員。

這三個機關都不用女職員。但是職工國際所屬各工會中有一部份是婦女勞動者，並且牠主張擴大職工組合的範圍，使婦女勞動者盡量加入工會。因此牠想出一種方法來應付這個問題：牠組織了一個職工組合婦女國際委員會，召集特別的國際女工會議，討論宣傳方法，使各國女工都加入工會；在婦女社會立法方面，為女工充當顧問，並供給女工以各種有關係的工業消息。

職工國際雖然是一種國際組織，可是對於各國總工會的管理，其權力却非常有限。會員入會必須經牠許可，牠可以允許各國工會加入，也可以拒絕牠們加入，如果會員不能執行牠的議決案，牠可以將該會員開除。不過在實際上，牠對於這種小小的權力也不願意執行，牠只用勸勉與妥協的手段，而不用強迫執行的手段。在理論上，各國總工會加入職工國際以後，必須附從牠的主張，不過在實際上牠對於牠的主張却解釋得非常寬泛，決不干涉各國總工會的內部的事情。

職工國際的工作方法，決不以強迫手段為基礎，牠只盡力聯絡歐洲勞動界的意見，團結各國勞動領袖的感情，使大家共同合作。如有重要事件發生，最高會議、執行委員會與秘書處立刻就可以聯合起來，共同應付。平時在休會期中，牠們用通信電報與長途電話互通消息，所以牠們中間的聯絡決不會因休會而

中止、停頓。各國職工組合開大會時，職工國際每次都有友誼代表參加，有時是由各主要職員親身赴會，有時是由會中那些平常駐會的幹事們參加。會中的這些職員，大都與他們本國政府有相當關係，與各在野的反對黨都有聯絡，同時對於國際聯盟與其他政治機關的情形也很熟習。

職工國際活動時也有一種階級的觀念，不過牠的階級觀念與普通一般階級觀念稍有不同。牠承認社會主義者的傳說，相信社會中有一種階級鬥爭，一切經濟和政治的進步，都要受階級鬥爭的影響。在國際關係上說來，各國的勞動者都有一種基本的聯絡，他們對於國際主義的理想，都感覺最大的興趣，並努力促其實現，他們對於國際主義的實現與世界和平的維持，是一種重要的勢力，因為他們的經濟與社會方面的解放與這兩個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職工國際對於這種觀念，大略的修改了一過。牠認為國際勞動階級的團結，現在還沒有成爲實事，不過各國的工人正在互相聯絡，將來總有完成這種團結之一日，同時因爲民族、經濟、種族與文化上的差異，團結的工作進行也很慢。牠雖然承認階級鬥爭的原理，可是爲實現某種社會和經濟的計畫起見，牠也願意與雇主合作。牠承認勞動者是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勢力，不過同時也要求社會中其他維新份子與勞動界合作。牠對於現存政府的國際政策很不滿意，不過牠還是願意與他們盡力的提攜。換一句話說，職工國際的策略就是『國際契約』與『國際妥協』兩種。

這種方法的成績如何，我們看他過去十年中的歷史便可知道。一般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在過去的十年中，一點成績都沒有。同時他們又責備職工國際，說他阻礙了歐洲勞動運動，使後者不能完成一種社會革命。這樣看來，職工國際的確是歐洲的重要組織，在歐洲的和平與經濟狀況的穩定方面，牠都有很大的勞績。因此，歐洲各國政府很注意牠的活動，尊重牠的意見，使牠在國際聯盟裏面佔得現在這種重要地位。

第四節 職工國際的困難

職工國際現時的主要問題約有三種，第一是會員很少；第二是外界的壓力太大；第三是內部不能統一。一九二〇年以來，會員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並且範圍也很狹小。職工國際現時有一千三百萬男女會員，包括二十八國的勞動團體，可是其中有二十三國都是歐洲的國家；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的會員，是歐洲的工人。歐洲以外，加入職工國際者只有五個團體，即加拿大職工大會、阿根廷勞動聯合會、巴勒斯坦的猶太勞動聯合會、南非工業與商業勞動聯合會（註七）與非洲西南部的勞動組織。

（註七）這是非洲本地工人的組織，因為白人的工會不要他們加入，所以他們自己另外組織一個工會。

所以在實際上說來，職工國際只是一個歐洲工人的組織。不僅如此，而且就在歐洲方面，牠也不能將各國的勞動運動統一起來。俄國、芬蘭、挪威、葡萄牙與愛爾蘭的工會就不是牠的會員。復次，有幾個國家的工會只是在名義上是牠的會員，實際上並無什麼關係，意大利的工會便是如此，同時有些國家的總工會，

縱然加入了，可是這些總工會又只能代表各國一部份的工人。

會員有限，於是發生兩種困難。第一，是收入太少。(註八) 職工國際的一九二七年的預算只有六三、一一四元；一九二八年的預算只有六五、九二八元。第二，牠的目的在實現國際主義，牠的勢力範圍既然這樣狹小，工作上自然一天一天的感覺困難。

(註八) 有時一般弱小的總工會因為財力有限只得少繳會費，同時那些勢力強大的總工會又有時不繳會費。

職工國際會員人數一覽表

國別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一年
英國	三、八七四、八四二	四、三三五、六二九	四、三三八、三三五	六、五五九、九三三
法國	六〇五、二五〇	六〇五、二五〇	七五七、八四七	七五七、二四三
比利時	五三〇、五七五	五五二、〇九四	五九四、九九八	六九八、三八四
盧森堡	一四、一七九	一三、三九八	一一、一〇〇	二〇、九六六
西班牙	三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七	二二〇、六七	二四〇、一三三
意大利	(未詳)	三三四、五〇〇	三三四、五二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瑞士	一六五、六九二	一四九、九九七	一五一、四〇一	三三五、八三二

德國	總工會	四、四五、六八九	四、一八二、五五一	五、七四九、七六三	七、七七六、七八
	自由工會	三九四、八一〇	三九九、八五五	五四三、五九六	六四〇、四七二
奧國		七七三、七三二	八〇七、五二五	八六六、七三三	一、〇九、七三
捷哥斯拉夫		五四三、六三七	三五六、三八六	三四、一七九	八七、七六一
匈牙利		二七、四三三	二五、二〇四	一七六、四〇一	一五、五七七
荷蘭		二〇二、六九六	一八九、六六六	一九九、九二九	三三、七八
丹麥		一五六、四三五	二二九、七〇四	二二、二一六	二四、五四五
瑞典		四七七、九七四	三六四、六二七	三〇三、〇三三	三三、二〇八
意桑利亞		五、〇七一	未詳	未詳	未詳
勒特菲亞		一八、七三三	一六、八九九	二二、六五八	三、六〇七
利梭安利亞		一八、四八六	未詳	未詳	未詳
墨墨爾區域		一、〇三四	一、四〇一	一、九〇七	未詳
波蘭		二七、五八一	三三、四三三	三六九、八二一	三六五、一九〇
羅馬尼亞		二六、七六三	三三、〇九三	三三、二四六	未詳

猶哥斯拉夫	三三、二七	二七、一五	三四、八七	五〇、〇〇
保加利亞	二、四八五	一四、八〇三	一四、八〇三	一四、八〇三
希臘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七〇、〇〇〇
巴勒斯坦	二、八七三	一八、六三三	一〇、七三六	未詳
南非聯合國	六〇、六〇〇	未詳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非洲西南部	六〇〇	未詳	未詳	未詳
阿根廷	八二、五五四	八二、五五四	未詳	七四、九九
祕魯	未詳	未詳	未詳	二五、〇〇〇
加拿大	一四〇、一五九	一〇六、四三二	三三、六四二	一六四、八八三
總計	一三、一四五、三二五	一三、三六六、三六七	一五、三六、二七	三二、九九一、六二五

職工國際的外界也有許多的敵人，牠不獨不能隨意的擴充牠的勢力，就是想維持現有的地盤也不容易。各種法西斯主義的發展，使職工國際的會員逐漸減少，並且使牠在意大利、匈牙利、利梭安利亞失去了一部份的勢力。除了政治的法西斯主義以外，歐洲近來又產生了一種工業的法西斯主義。歐洲與美國的一些雇主，已經設法籠絡工人，在工廠中設立各種工廠委員會，工人俱樂部，工人入股與其他種種手段，

使工人漸漸的離開工會。(註九)

(註九) 這種工業的法西斯主義與美國勞動界所謂「工廠組合主義」的意義相同。

除了法西斯主義以外，共產主義與工團主義的運動也是職工國際的對頭。法國、捷哥斯拉夫與巴爾幹半島各國職工組合之分裂，是共產主義者活動的結果。挪威與芬蘭的工會沒有加入職工國際是因為牠們趨向共產主義。同時，葡萄牙與南美各國的工會因為與工團主義接近，所以始終不與職工國際合作。

第五節 職工國際的領袖

至於職工國際內部之不能統一，這一部份是因為各國的勞動界意見不一致，一部份是因為各領袖間的個人的衝突。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騷動和紊亂的時代中，雖然職工國際的會長阿柏登與多瑪斯是英國人，可是實際的權力却在兩個荷蘭籍的秘書手裏，他們——歐捷斯特與芬曼——之所以能操縱職工國際，是因為當時法國與比利時的勞動領袖約克思與墨頓斯在暗中給他們以消極的援助。一九二四年以後，德國與英國的工會在職工國際中的勢力都大大增加。德國總工會的會長萊勃當選為職工國際的副會長，沙羅巴赫得任德文秘書，同時英國的帕色爾當了職工國際的會長，布郎當選為英文秘書。這樣一來，三個主要的派別間——英國派、法比派與德國派——形成了一種勢力的均衡。

因為英國左派領袖的勢力之擴充，——即帕色爾、希克思與布郎等——這種勢力的均衡，時時有被推翻的危險。(註一〇)雖然帕色爾是會長，可是英國派在執行機關裏面却佔少數，因此，職工國際的實權仍然在法、比、荷、德一般右傾份子手裏，他們的領袖是約克思、墨頓斯、歐捷斯德、萊勃梯與沙葆巴赫等人。右派的主要代表是歐捷斯特，他是一個荷蘭人，很想在大戰後的勞動運動中把德國與協約國聯合起來。

(註一〇) 詳情見本書第十三章。

自一九二七年八月巴黎會議閉幕以後，德國派便想充當職工國際的主要領袖。此時德國職工組合的地位與戰前相同，在人數、組織、財力、社會民主主義的信仰方面，都可以在職工國際中坐第一把交椅。同時德國的國際發展也很迅速。在工業方面，牠是歐洲進步最快的國家。政治方面，自從加入國際聯盟以後，牠的國際勢力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就以這幾種理由而論，德國的職工組合也覺得自己足以領導國際勞動運動。復次，牠們認為德國在大戰中雖然受了損失，可是在智識方面，牠們還是有領導國際勞動界的資格。牠們認為德國的職工組合有一種光榮，因為後者始終保持了牠的國際主義的傳統思想。大戰以後，德國的職工組合對於他國的勞動運動還是十分注意，願意援助各國的罷工，加入各種的國際勞動組織。他們公開的聲明他們對於職工國際的政策，非常熱心，因為職工國際對於賠款問題、道威斯計畫與縮減軍備等等問題方面，很足以影響國際的輿論。

現時英國的職工組合漸漸衰弱，本身的問題非常複雜，一時不能恢復原有的勢力，採用新的方針。復次，英國勞動界對於國際行動的信仰與興趣都已減小。勞動領袖認爲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經驗，已經足以證明國際主義對於英國的勞動運動實在不能有多大的幫助。其結果，英國職工組合決定改變方針，想在國內打出一條新的道路，希望雇主幫助牠們，把英國工業改組一過，俾能擴充英國的國外貿易。同時這裏面還有一種心理作用，英國的勞動領袖始終保持着一種島國的特別心理，加以他們的語言、學識有限，總以爲英國勞動運動的資格最老，所以對於國際運動總不能有多大的興趣。

德國勞動界本可以獲得職工國際中的領袖資格，無奈其他各國的勞動界不大願意，都恐怕戰後的國際勞動運動又會被德國派操縱。牠們都認爲這是一種危險，不能不小心防備。如果德國真能獲得領袖資格，那麼英國的工會必會脫離職工國際，同時法國與比利時的勞動界也不能袖手旁觀。並且連奧大利與瑞士的職工組合也不歡迎德國人充當領袖，如果德國充當領袖，將來歐洲西部各國的工會必會攻擊德國，結果職工國際內部必會破裂。

其結果，職工國際現時的趨勢大致是如此，英國和德國必會同時成爲會中的領袖人物，而兩者均衡的勢力，則一方面操之於法國和比利時的工會，一方面則操之於奧大利、瑞士、荷蘭與斯廿第勒維亞各國的工會。現時勢力的均衡，大致已經成立，職工國際的會長是英國人，平時管理方面的權力，則在一個德籍

的秘書手裏，五個副會長是由法比捷哥斯拉夫德國與丹麥分別擔任，總會設在一個中立國家。

第六節 職工國際的未來

職工國際能不能變成全歐的勞動中心，那就要看牠與蘇俄的關係如何。大體上看來，牠內部的份子與新興的領袖們都不主張即時與第三國際聯絡。自從英俄委員會瓦解以後，兩方面的聯絡運動已經終止。以英國勞動界而論，牠暫時也不願再出來充當兩方面的調解人。並且德法比三國的勞動領袖，此時正在仇視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者。西歐的人民對於俄國所謂「公開外交」的手段非常厭棄，對於俄國的勞動界已經沒有信仰。所以職工國際暫時只能等待機會，等將來俄國共產主義發生改變，或俄國的工會改變牠的策略以後，再相機行事。

職工國際對於亞洲非洲與澳洲方面，很想擴充牠的勢力，這裏面有幾種原因。英國勞動界現在很想聯絡印度埃及南非洲與澳洲的勞動運動。荷蘭勞動界又很注意東印度羣島的勞動情形。歐洲的勞動組織認為爲抵制共產主義起見，牠們應當把歐洲內外的勞動界團結起來。

至於職工國際要拉攏美國勞動聯合會，其原因則更爲顯明。此事如果成功，牠的財政與精神上的勢力都可以大大擴充。同時墨西哥與南美各國的勞動界也會加入職工國際。如此，則職工國際的勢力必大擴充，更足以抵制共產主義的壓迫。並且職工國際在日內瓦國際勞動組織裏面的資格與聲勢也會大大

提高。德國的職工組合尤其是希望美國加入職工國際。德國勞動界認為德美兩國的勞動運動的出發點，雖然不同，可是二者此時都是向着同一方向進展。他們兩方面如果能够在職工國際中形成一個德美聯盟，那末，他們必定可以在牠的政策和策略方面操縱一切。

職工國際雖然想把牠的勢力擴充到歐洲以外去，可是這裏面也有種種的困難。亞洲的勞動運動的基礎還沒十分穩固，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的趨勢，一方面又為共產主義者所把持，對於職工國際不大信仰，認為牠只能代表歐洲的思想與利益。澳洲的勞動界也是一樣，因為牠在太平洋方面有特別的利害關係，所以見解與亞洲勞動界相同。牠不願意加入職工國際，主張組織一個統一的國際勞動機關。美國勞動聯合會暫時也不會改變牠對於職工國際的態度，因為牠現時並沒有一定的國際政策，只能跟着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走。

由此看來，在最近的未來，職工國際只能維持牠的現有狀況，以歐洲勞動組織為基礎，保持外國那幾個已經加入的會員。在政策方面，牠現時只專心解決工資、工作時間與工業立法及社會立法等問題，使職工組合成為世界法律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一份子。牠解決這種問題，只能用和平宣傳的方法，小心謹慎，以免浪費金錢，破壞本身組織，損失自己的聲望或使內部發生紀律的問題。同時牠更不能不與國際勞動組織作進一步的聯絡，與社會主義國際盡力合作，以期實現牠的目標。

第十七章 社會主義國際

一九二三年，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復活，職工國際對牠表示歡迎，願意與牠合作。(註一) 經過一度交涉之後，合作的計畫便告成功，連社會主義國際所附屬的一些機關也從此與職工國際合作，所謂附屬機關，即社會主義青年國際 (Socialist Youth International) 與國際工人體育會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for Sports and Physical Culture) 後者又名『盧色恩體育國際』 (Luceerne Sports International)。

(註一) 參看本書第十章第三節第三段。

二者的合作計畫成功後，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黨與勞動界的團結又加了一層保障。有幾個國家的職工國際分會現在已經直接的加入了本國的勞動黨或社會主義黨。英國、比利時、挪威與匈牙利的總工會便是如此。在比利時、丹麥、英國與羅馬尼亞等國，職工組合與勞動黨或社會主義黨互相交換代表，加入彼此的執行委員會。德國方面雖然沒有這種直接的聯絡，可是職工組合與社會主義黨的關係也很密切，因為兩方面的領袖與職員的私人關係很深。

社會主義國際中的領袖們大都有有一種認識，他們承認現時還沒有一種獨立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

義。(註二) 國際主義現時正在發展的時代中，他是現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三大學說的混合體。這三大學說在理論與實事上只是一九一四年前第二國際中那幾種舊有的學說，不過因為大戰以後各派的爭執與衝突的關係，內容較前更形複雜一些。

(註二) 勞動與社會主義國際，為便利起見，簡稱為社會主義國際。

第一節 社會主義國際的進步主義

以人數與政治上的勢力而論，三派學說中之最重要者為「右派」的學說。這派的代表有德國社會民主黨、英國勞動黨以及比利時、荷蘭、瑞典、丹麥、捷哥斯拉夫、波蘭、匈牙利、西班牙、巴爾幹半島與美國的社會主義黨。社會主義國際包括有三十六個政黨，七百五十多萬會員，這些政黨與會員中，多數是右派的社會主義份子。這一派的社會主義學說，其背景頗為複雜。以英國勞動黨與法國社會主義黨而論，牠們雖然大體上根據馬克思的主張，然而牠們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却受了國內狀況的很大的影響。德國也是一樣，有些所謂極端的右派社會主義者，簡直否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說馬克思沒有看到現代的重要的經濟與社會發達，他的學說不能幫助現代的人解決現代的問題。

然而在大體上說來，除了英法二國以外，其餘各國的右派社會主義者都是馬克思的信徒。不過他們對於馬克思幾個特殊的學說，有些拋棄不用，有些加以修正罷了。(註三) 他們還另外增添了幾種學理，注

重社會生活中的意識的原素，說明人類不獨應當促進生產力的發達，並且能够促進牠的發達；他們認為勞動組織的勢力，在國家與工業方面，正在一天一天的增加，各國的勞動者必須與中等階級聯合，使全國各種制度一律民主化、社會化。這種學說只是大戰以前的修正派的社會主義學說，大戰後，牠不過改變了一些，成了這種系統。

(註三)參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第一段。

社會主義國際會員一覽表（一九二八年）

國名	會員名稱	人數
英國	勞動黨	三、三八八、二八六
	獨立勞動黨	三〇、〇〇〇
	社會民主聯合會	二、〇〇〇
	費邊社	一、八九九
比利時	比利時勞動黨	五九七、九七一
	社會主義黨	九九、一〇六
法國	社會主義勞動黨	七、九六四
	社會主義黨	七、九六四
西班牙	社會主義勞動黨	七、九六四

葡萄牙	社會主義黨	二、五〇〇
意大利	統一社會主義黨	(未詳)
瑞士	社會主義黨	三六、二七二
德國	社會民主黨	八六七、六七一
奧大利	德國社會民主勞動黨	六六九、五八六
捷哥斯拉夫	捷哥斯拉夫社會民主勞動黨	二四、二〇〇
	捷哥斯拉夫社會民主勞動黨	一二二、五五九
	德國社會民主勞動黨	六五、一五一
	魯思恩社會民主勞動黨	五、一五〇
	波蘭社會主義勞動黨	二、一〇〇
匈牙利	社會民主黨	一三八、四七二
盧森堡	勞動黨	一、一五五
荷蘭	社會民主勞動黨	五二、九〇四
丹麥	社會民主黨	一四八、四九二

瑞典	社會民主勞動黨	二〇二、三八八
芬蘭	社會民主黨	三七、七二二
意桑利亞	社會民主勞動黨	四、五〇〇
勸特菲亞	社會民主勞動黨	五、〇〇〇
利梭安利亞	社會主義黨	二、〇〇〇
丹基格	社會主義黨	五、四一八
波蘭	波蘭社會主義黨	五五、〇〇〇
	獨立社會主義黨	(未詳)
	德國社會主義黨	八、四〇六
羅馬尼亞	社會民主黨	一三、〇〇〇
猶哥斯拉夫	社會主義黨	四、〇〇〇
保加利亞	社會民主勞動黨	三〇、一二六
希臘	社會主義勞動黨	二、八〇〇
巴勒斯坦	勞動黨	二二、五〇〇

中國	社會民主黨	三、五〇〇
阿根廷	社會主義黨	一〇、〇〇〇
英屬基亞拉	勞動聯合會	一、〇七三
美國	社會主義黨	一五、〇〇〇
總計		六、六三七、六二一

右派社會主義者看見蘇俄與法西斯蒂的意大利的情形以後，更深信社會主義只能用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方法來實現。他們認為政治自由、普及選舉、代議政治、多數統治都是勞動階級的理想，決不能與社會主義分開的。他們對於暴動與武力決不信仰，不過這兩種東西有時或者可以當作最後的手段，因為如果資本階級以武力破壞社會主義政府，則勞動階級為自衛計，不得不以武力來對付。

右派社會主義者雖然主張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方法，可是他們現在也信仰奪取政權、階級鬥爭與工業社會化三種政策。他們認為這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幾個階段。現時的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或「超資本主義」，牠與大戰前的資本主義不同，因為牠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牠的進展處處有計畫，有聯絡。戰後的資本主義採用了一些社會主義的理想，使經濟社會向着社會主義之路前進。這種進展非常迅速，我們這一代的人大約可以看見社會主義的實現時期。

新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的變化，社會統治與國家管理的範圍也一天一天的擴大。因為現代的國家是民主國家，所以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的變化方面，勢力也漸漸增加。因此階級鬥爭漸漸變為政治的鬥爭，成了一種奪取政府的鬥爭。同時階級鬥爭也漸漸的進展為社會的鬥爭，因為勞動階級為充實牠的政治權力起見，必須聯絡一般弱小農民與中等階級。復次，階級鬥爭的地位也漸漸抬高，漸漸成為智識能力與精神能力的鬥爭。所以民主主義與階級鬥爭漸漸聯絡起來，因為必須先得到一種民主主義社會，才能建立工業、政治與文化制度；才能實現一種知識的集團，在經濟與社會兩方面充當領袖。

社會一天一天的進化，社會主義者必能獲得多數人的擁護，獲得政權。等他們獲得政權以後，經濟制度的社會化自然實現。右派社會主義者認為那時的社會化還是要一步一步的進行，先從一般易於社會化的工業入手，以工業的全部代價或局部代價賠償他們的所有者，使一般人在社會化的進行中不至感受任何痛苦。

右派的見解雖然是如此，可是他們對於奪取政權，只把牠當作一種普通的目標，不大注意研究這個問題。他們目前最注意的，就是各國社會主義黨的現時的狀況；在歐洲幾個主要的國家裏面，有些社會主義黨已經成為最大的政黨，有些只是主要的反對黨。在這種狀況之下，社會主義黨不是獨立組織政府，便是參加別黨組織混合政府。右派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兩種方法都很贊成，要求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根據本

國的情形，自由擇定一種方法。他們認為混合政府也是一種必需的東西，因為社會主義可以藉此改善勞動狀況，使一般民衆漸漸認識社會主義的政治，並且可以利用經濟發展來促進各種主要工業的社會化。

(註四)

(註四)一九一八年以來，德國、奧國、比利時、捷哥斯拉夫、瑞典、丹麥、波蘭、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奧勒特非亞的社會主義黨都加入過混合政府。法國社會主義黨員已經成了政府中的多數派的一部份。同時英國與挪威的勞動黨因為其他政黨的擁護曾經組織過少數黨政府。

第二節 奧國派的馬克思主義

第二派的社會主義者與右派不同，他們是所謂中央派或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派。這派的主要代表是奧地利社會主義黨，因此又稱爲奧大利派的馬克思主義。奧大利以外，其餘如瑞士社會主義黨、挪威社會主義黨、意大利統一社會主義黨、捷哥斯拉夫的德國社會主義黨、波蘭獨立社會主義黨以及著名少數派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都是中央派的社會主義黨。在各國的社會主義黨中，如果右派黨員佔多數，他們便在黨內形成種種反對派。

中央派的出發點，大致是如此：自從馬克思公佈共產黨宣言以來，已經有了八十年的經過，這八十年中的經驗已經證明馬克思的學說的正確，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馬克思的分析完全相符。實事如此，我

們對於馬克思的學說當然只能服從，不能修改。社會主義者必須繼續承認：資本主義的擴大的集中，是經濟方面的必要條件，勞動階級的數目已經大大增多，同時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下一方面感受痛苦，而且生活又無保障，因此社會中產生了一種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天一天激烈起來，最後必會發生社會革命。

中央派與右派不同，他們注重階級鬥爭的學說，他們認為階級鬥爭是一種自然的進程，各種經濟進步都以牠為基礎。勞動者參加階級鬥爭是以職工組合、合作社與社會主義黨為武器，把社會分成兩個大階級，一方面是勞動階級，一方面是大資本家、中等資本家與地主的混合階級。除了兩個主要階級以外，社會中還有一個下中產階級，包括一般小企業中的雇主、農、民、商、人與各種職業民衆，他們的地位處於兩大階級之間，可以加入資本階級的戰線，也可以加入勞動階級的戰線。工業勞動者的勢力與聲望一天一天的增高，中產階級的份子必會跑到他們這方面來，那時勞動階級便成了民衆的領袖，打倒經濟與政治的壓迫。

階級鬥爭的範圍一方面而擴大，牠的內容也隨之而充實。牠不獨是經濟的鬥爭，而且是文化的鬥爭，兩種階級思想的鬥爭，在資本階級方面，他們主張維持現有社會制度，少數人有知識，大多數都是愚民，把勞心者與勞力者當作資本的奴隸；勞動階級所主張的社會制度不同，他們要把勞動者變成國家的服務人員，使全體民衆都成為知識份子。同時這種鬥爭也是極廣義的政治鬥爭，即奪取政權的鬥爭，因為民衆必

須獲得政權，才能實行經濟與文化的改造。

說到奪取政權一點，中央派顯然與右派不同。中央派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認大戰後的資本主義還是有相當發展的可能，然而他們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在最近未來便能實現，現時最重要的問題便是奪取政權。他們觀察的結果，認為資本主義內部有許多矛盾的現象，牠決不能盡量發達生產事業，也不能提高全體民衆的生活程度，資本主義者不久必會發現這種危機，那時社會必會改向社會主義前進。據中央派看來，右派的社會主義者，現時有一種危險，他們在精神上必會被資本主義的環境所克服，他們此時毫無準備，一旦革命發生，他們必無法應付。中央派為預防這種危險起見，極力喚醒社會主義者，要他們從事準備，俾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實現。他們雖然不完全反對混合政府，可是主張社會主義者參加混合政府時必須小心謹慎，最好是組織純粹的勞動政府或社會主義政府。

中央派與右派相同之點，就是二者都主張採用和平方法與合法的手段。中央派的領袖們都認為如果社會主義者以武力來奪取政權，那麼，他們不獨會引起國內戰爭而且會引起國外戰爭。以武力奪取政權，結果必發生流血慘劇、經濟破產，使勞動者受長期的犧牲，最後或者還會產生政治上的專制魔王，給勞動一種最大的壓迫。中央派認為民主主義的方法有很多的困難，然而只要他們能保持民主制度，社會主義者總有獲得多數人的擁護之一日。

社會主義者獲得政權之後，立刻就要從事準備，實行社會主義。中央派的領袖們說道：馬克思的基本觀念之一種就是：資本主義決不能直接進到社會主義，二者之間還有一個過渡時代。在這個過渡時代中，社會主義政府必須將城市與農村中的大規模土地、礦山、鐵路、大規模工廠、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收為國有。至於對於牠們的所有者賠償與否，須根據當時的情形來決定（註五）。但是，政府不得侵犯一般小商人、小企業家以及農民的財產（註六）。職是之故，過渡時代中，一方面有社會主義的企業，同時也有資本主義的企業，政府應當鼓勵前者，並喚醒勞動者盡力援助政府，使社會主義的企業日見擴充。

（註五）如果政府發行公債來賠償工業所有者，那麼，所有者死後，這種公債便失效力，換言之，其子孫決不能領取此種賠償金。

（註六）奧大利社會主義黨制定了一種特別的農民政策，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政府不得侵犯小農民的的土地所有權，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黨，凡是有派佔多數的黨，也制定了同類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的這種農民政策，在歐戰前就已發生，不過直到現時才正式成熟。

在政治方面，過渡時代中的勞動階級的權力自然是大大的擴充。可是勞動階級權力之擴充，並不是像現在俄國那種制度，據中央派所說，蘇俄的政治制度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布爾雪維主義只是一個政黨的恐怖主義的獨裁政治，是少數壓迫多數的政治。中央派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在過渡時代中，政府必須擴充人民的政治權與社會權，擴充這兩種權利的方法，就是擴充出版的自由與教育的機

會。

第三節 「現時的社會主義」

第三派的社會主義者是左派，左派與中央派有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些不同的地方。左派的種類很多，各國各不相同，他們有時與中央派聯合，在社會主義黨內形式一個反對派。現時勢力最大的純粹左派政黨，就是英國的獨立勞動黨（註七），牠的學理與政策，最能代表現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左派運動。

（註八）。

（註七）獨立勞動黨中有幾個領袖，如麥唐納與亨德森等，在勞動黨裏也很活動，他們只是右派的社會主義者。獨立社會主義黨中對於左派學說有過供獻的，首推布魯斯佛德（H. N. Brunsford）。

（註八）歐洲有一些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在思想上很有些地方與左派社會主義者相同，他們既不加入社會主義國際，也不加入第三國際。牠們中間的重要者，有挪威的勞動黨，意大利麥克基主義者（Maximalista）與波蘭的附太黨。牠們在巴黎設立了一個總部，不過沒有什麼活動。

英國的左派社會主義者與中央派有一點相同，也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實際政治的問題，是一個最近未來的問題。牠的口號是「現時的社會主義」。他們根據英國戰後的經濟狀況，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倒塌。他們——獨立勞動黨——根據馬克思的財政資本主義的學理，說道：在現今狀況之下，經濟上的競爭

已經停止，資本已經聯合，工業管理權完全在銀行家手裏，工業的主人翁漸漸成了銀行家的傀儡，銀行家一心只想謀利，不能用一種合理的信用政策來正式發展工業，防止商業恐慌，穩定貨物價格，提高全體人民的效能與生活程度。在政治方面，自從新資本主義發生以來，民主主義早已消滅，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少數的人有自由，他們的職務只是代表少數所有者的利益，替他們管理政府，經營工業。

獨立勞動黨要想推翻資本主義，建立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步武衛伯等的後塵，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與社會制度制定了一種大體的計畫。這種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有一個全國工業委員會管理經濟，一個全國銀行部管理貨幣、財政與銀行，此外還有幾個機關辦理政治自治與工業自治方面的事務。

『現時的社會主義』並不能立刻實現這種社會，不過牠是達到這種社會的一種階段。左派與中央派一樣，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有一個過渡時代，為社會主義建立基礎。他們要求歐洲的勞動黨政府，尤其是英國的勞動黨政府，一經成立之後，立刻就要解決貧窮問題，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驟。解決貧窮問題的第一方法，是在工業中制定一種『生活工資』，一方面使勞動者享受現代文明社會中應有的生活，同時也要顧及工業的狀況，不得使工業因增加工資而受損失。這種工資不獨使勞動者享受一種愉快的生活，並且可以免除『消費不足』的現象，增加一般人的購買力。除生活工資以外，政府再制定

一種合理的信用政策，使社會的財富不致儲蓄過度，從全國生產中多拿一部份出來作為民衆的消費，這不獨可以發達國內市場，增加全國生產，並且國計民生也會大大繁榮起來。

與生活工資並重的，就是工業的國有。左派的社會主義並不主張把一切的工業都完全收為國有。有些工業已經破產，有些工業的效能很低，這些工業決不能收為國有。牠們所需要的是合理化，而不是社會化。但是一般基本工業如煤礦、動力、運輸、主要原料與食物的入口，以及商業與銀行等等，則非收為國有不可；否則，不能平定價格，剷除中人，防止商業恐慌的發生。

左派社會主義者深信這種計畫能夠用議會手段完成，暴力的革命只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學說，現在已經不能應用了。尤其是在英國，如果用革命的手段，如果革命的發生把國內平時的信用制度與國外貿易停止幾個星期，縱然入口與出口貿易並不完全停止，英國的人民也會因饑餓而死去大半。他們也承認在英國實行社會主義，進行上決不能很順利，勞動黨政府開始採用社會主義的步驟時，必會引起激烈的反對。可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者最好是利用議會來實行政府的計畫。如有必要時，再請勞動者實行同盟罷工作政府的後援。

左派社會主義者與右派或中央派不同之點就是他們對待蘇俄與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右派對於布爾雪維克是絕對的仇視，中央派則主張暫時不與後者妥協，可是左派則認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

現時就可以調和，其他各國一般主張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左派團體，很贊同獨立勞動黨這種態度。(註九)

(註九)尤其是法國的左派團體。

第四節 社會主義國際與國際聯盟

三派的社會主義者不獨在內政方面意見不同，同時他們的國際政策也不一致。社會主義國際，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於一九二三年成立，所以牠爲保持牠本身的團結起見，暫時不取制定國際主義的政策。牠此時只有一種很空泛的會章，凡是加入社會主義國際的一切政黨，必須一致主張勞動者的經濟解放與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建立，應當在原則上信仰階級鬥爭的學理，促進勞動組織之獨立的工業運動與政治運動。牠在學理上沒有什麼獨立的主張，現時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資本主義裏而慢慢的制定一種社會主義政策，牠認爲民主主義與社會改良可以促進國際和平，互相謙讓的政策可以減少國與國間的衝突，只要社會主義者與勞動界在現存各種國際合作機關中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加，國際主義的精神總能進步。

社會主義國際對於現時各種主要國際問題所採的政策，卽以此種精神爲基礎。對於賠償問題，牠要求協約國決定一個總數，數目的大小務須以賠償物質的損失爲限。對於民族自決問題，牠主張歐洲各國的少數人種與多數人種得享受相等的獨立權與文化權，並給亞非兩洲的民族以自決權。牠主張將來各

國政府須完全廢除軍備，至於目前則主張限制軍備，實行強制仲裁。關於歐洲的和平計畫，牠主張將這幾個重要交界區域劃為中立區，完全廢除軍備，撤退德國境內的法國軍隊，同時用仲裁與總投票的方法將政治界限重行劃定一過。牠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干涉，不過同時又認為各殖民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獨立只能一步一步的完成。

牠的國際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關於國際聯盟的問題。社會主義者對於國際聯盟的現狀當然是不滿意。他們認為德國沒有加入以前，國際聯盟是協約國資本主義的工具；德國加入以後，牠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工具。可是他們也承認國際聯盟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有效力的國際機關，是未來的世界政治組織的一個基礎，社會主義者可以把牠當作一種工具，將現時的國際資本主義社會，變為未來的國際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國際在這種見解之下主張漸漸的改革國際聯盟，擴充牠的經濟勢力，並設法使社會主義者與勞動領袖多多加入。社會主義者要求把國際聯盟變成一個全世界的民主機關，所有的國家一律加入；國聯的立法院脫離行政院，並擴充其統治權力，立法院的各國代表由各國議會產生，不得由政府選派，代表人數採比例代表制。他們要求國聯設立一個國際經濟會議，管理貨幣政策，生產與消費，交通改良，原料分配，統一經濟立法等事項，並改革各國的商業政策。

第五節 社會主義國際的組織

政策的施行與組織很有關係，所以我們不能不知道社會主義國際的組織。社會主義國際每三年舉行一次國際大會，國際大會是牠最高的機關，(註一〇)不過在實際上，所有的政策却是由執行機關制訂。執行機關有執行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總部及秘書處四種。執行委員會由國際大會產生。現時約有委員四十人。德國與英國各有委員三人；美國、比利時、法國與其他幾個國家各有委員二人；其他國家一人。此外幾個歐洲東部的小國則聯合成爲幾組，每組得有委員一人。

(註一〇)大會中投票取多數制，每個政黨的票數的多少，以牠的黨員數目爲標準。

執行委員會每年開會四次。在閉會期中，會務由管理委員會負責。此外還有一個總部，總部部員九人，係執行委員會所推舉，日常會務均由總部辦理。秘書處的管理權也很重大。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五年間，秘書處有秘書兩人；一爲英人湯蕭 (Tomshaw)，一爲奧人亞德拉。總會原在倫敦。一九二五年以後，秘書只利亞德拉一人，總會也移到裘立克。裘立克的總會現時有五間民房，辦事人只有一個幫辦秘書，三個翻譯。每年的收入，約美金二萬五千元。(註一一)秘書處拿出一部份來辦了一種刊物，名「社會主義新聞」(Information)內容完全是報告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方面的重要事件；有時還發行一種「宣言與討論」(Documents and Discussions)專供各種社會主義者討論社會主義的政策與策略問題之用。

(註二)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社會主義國際共收到會費四一、〇五四元，一九二八年預收的會費不在此內，其中有四、〇四五元係英國勞動黨繳納的會費，七、五四〇元係德國社會主義黨繳納的會費。

會員要想當社會主義國際的領袖，這就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能力，他的國家有沒有勢力，這個問題與思想的派別沒有什麼關係。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社會主義國際中的領袖大都是英國勞動黨的黨員。一九二五年，總會遷往裴立克之後，奧國的中央派的勢力又大大擴充，尤以秘書亞德拉與奧國社會主義者領袖布爾 (Old Bruch) 的勢力為最大。現時會中左右中三派的意見已經調和，民族的差異漸漸消滅，其結果，社會主義國際的會長是英國勞動黨的亨德森，秘書是奧國中央派的亞德拉，同時右派人物如比利時的布羅克爾 (De Broekere)，德國的木勒與衛爾同等，在執行委員會中，都有相當的勢力。

雖然根據定章，會員應當服從牠的議決案，可是牠在維持紀律方面並沒有什麼權力。牠執行議決案時，往往是由會中領袖們與各國社會主義領袖作私人的接洽；會中的一切重要工作，都是用這種方法完成的。在過去的幾年中，歐洲曾經幾次發生國際恐慌，當亞爾巴利亞問題和波蘭與利梭安利亞二國的非爾納 (Vilna) 問題發生時，社會主義國際的秘書每次都曾把各關係國的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召集攏來，開一種特別會議，討論社會主義者應有的對付方針。在社會主義國際的指導之下，德、比、法、英等國的社會主義者，開過多次的會議，討論賠償問題、債務擔保問題，希望獲得一種共同的了解，制定一種共同的政策。

牠對於國聯中的各國社會主義黨的代表也時時加以監督。

社會主義國際現時之所以有相當的勢力，是因為社會主義黨在歐洲政治上的地位，已經抬高。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消極的反對運動，而且是現代政治上一個積極活動的份子。國際聯盟裏而已經有了正式的社會主義黨的代表，有的是立法院的委員，有的是行政院的委員。他們在國際聯盟中既然有了相當地位，同時在各國政治上又成了有力的政黨，當然在國際關係中是一種偉大的勢力。（註一二）

（註一二）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樊德爾與布羅克爾，瑞士社會主義者領袖山德勃（C. F. Sandberg）與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國聯行政院中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法國社會主義者邦科（Paul Boncour），不久以前，還是縮減軍備委員會中的重要委員之一。國聯舉行行政院會議時，參加者有法、比、德、丹麥、瑞典、芬蘭、挪威、芬蘭、特非亞、意、希臘、波蘭等國的社會主義者。

第六節 社會主義國際最近的趨勢

社會主義國際平時的活動中，有三種主要的趨勢。第一是民族主義的趨勢，歐戰的發生，凡爾賽和約與戰後之恐慌等等，每每使各國的社會主義黨傾向民族主義。有些國家受戰爭的影響太大，戰後的改造非常困難，社會主義者一方面要維持國民生活的最低條件，同時又要設立一種新的國民生活。中歐與東歐的社會主義者，好像一般破產的商人一樣，一天到晚都想維持和平，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救濟國內的金融，預防外人的侵略。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一樣，常常幫助政府解決本國的重要問題。

這種趨勢必定會繼續的延長。因為社會主義者既然要加入混合政府或獨立組織少數黨政府，他們必須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俾能調和各黨各派的利益。因為他們要獲得各階級的民衆的擁護，所以漸漸的注意民族的利益，趨向於民族主義的思想，其結果他們大約要由階級政黨變爲民衆政黨。

第二種趨勢是注重經濟問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特徵，就是希望建立一種社會化的世界經濟。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經濟幸福與經濟狀況的穩定漸漸注意，所以他們不大主張急進的經濟改造了。右派社會主義對於這一點已經公開的表示。中央派雖然還在討論社會化的問題，可是他們同時聲明一個國家決不能單獨的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計劃。英國的左派雖然堅決的擁護「現時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然而這只是一種宣傳的工具而不是實際的主張。因此，國有化與社會化的聲浪一天一天的減少，社會與經濟改革的勢力漸漸增加。

第三種趨勢是社會主義的歐洲化。大戰以前，第二國際雖然是歐洲的社會主義組織，可是美國、南美與澳洲，各處都有分會，並且牠還想擴充爲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總機關。可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際却完全是歐洲社會主義組織。亞爾門利亞 (Armenia)、中國與土耳其的社會主義團體只是在名義上當一個會員，同時美國與阿根廷的社會主義黨——前者有黨員一萬五千，後者一萬——在社會主義國際中也沒有什麼活動。牠既然是歐洲社會主義者的組織，而且大戰後歐洲又發生許多重大的問題，所以牠自成

立以來，完全是以解決歐洲問題爲其主要任務。

但是近來中國、印度與非洲北部發生了重大的運動，社會主義國際的工作似乎不能不擴充，歐洲以外的事件，也不能不注意了。牠對於殖民主義、移民問題以及國外投資等等已經開始研究。（註一三）然而牠的意見始終是以歐洲的利益爲根據。根據牠的大體的原理，社會主義者應當援助亞非兩洲的民族運動，使他們獲得政治與經濟的自決權。社會主義者認爲殖民地的解放只是新興民族的資本主義發生的第一步。不管這種運動最後的結果如何，然而在最近的未來，歐洲的工業主義必會遇見許多的競爭者，同時帝國主義的制度也會受種種打擊。

殖民地的解放給與歐洲各國的影響各有不同，所以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也不一致。斯甘第勒維亞、奧大利、捷哥斯拉夫與其他幾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者，極力主張採取一種嚴格的反帝國主義政策。不過英國的勞動黨、法國、荷蘭與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雖然不擁護帝國主義，然而也不願各殖民地脫離他們各國而獨立。（註一四）

（註一三）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一日，社會主義國際在布魯塞爾舉行第三屆大會，大會的主要議案就是這些問題。

（註一四）這兩派的社會主義者時常發生衝突，利夫戰爭（Lif War）發生後，社會主義國際決定以和平的手段解決這個問題，主

張利夫以獨立國的資格加入國際聯盟。但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始終擁護赫利歐內閣，不肯接受這種主張。社會主義國際同時又

主張埃及加入國際聯盟，然而一九二四年的英國勞動內閣與勞動黨全體黨員却不贊成印度與埃及的獨立，不肯承認社會主義國際的主張。荷蘭社會主義者對於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問題，也採取同樣的政策。

社會主義者對於裁軍問題，意見也有衝突。社會主義國際為避免內部的衝突起見，只得專門解決歐洲的問題，把殖民地方面的一切問題都交與國際聯盟解決，希望後者以外交手段慢慢的解決這些問題。

第七節 社會主義國際與職工國際的合作

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的大體上的政策相同。所以兩方面能够合作。社會主義國際願意合作，因為職工國際的勢力雄厚，有幾百萬的工人作後援。同時職工國際也很願意，因為社會主義國際在國際聯盟與各國國會中都有相當的勢力。

合作的方法是從實際工作入手。如果有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發生，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便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應付方針。會議以後，兩方面共同發表宣言，表示共同的主張。有時兩方面還舉行大規模的特別聯席會議。同時兩個國際的總部與秘書處也開會討論實行議決案的具體方法。簡而言之，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形成了一種普通的聯盟，二者的意見不一定完全一樣。

在這種合作的工作方面，職工國際總是處於一種領袖地位。（註一五）社會主義國際的內部團結既不堅固，能力也不如職工國際，自然不能有領袖的資格。屢屆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的聲望與勢力，還趕不

上戰前的第二國際總部的活動與執行委員會的工作都很平凡，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職工國際的勢力雖然不及從前，可是牠的會員還是很多，有一個健強的職工組合運動作牠的基礎，財力比較豐富，很可以採取一致的行動。

不過兩方面的現有關係已經有了改變的趨勢。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加，他們已經不願意屈居於職工組合之下。英國與德國的社會主義黨與勞動黨的野心更大，牠們認為一切的經濟問題漸漸變成了政治問題，所以政治行動比較職工組合行動重要得多。同時近來的大規模的工業行動，都是一個一個的失敗，職工組合在經濟與法律兩方面都感受種種困難，所以職工組合本身的意見也發生改變，似乎有點願意服從政黨的指揮。

（註一五）大戰前的情形與此不同，可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

其結果，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的關係有發生改變的趨向，將來的合作計劃大約是二者處於同等地位，實行分工的合作。德國的勞動領袖與社會主義者在兩個國際中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加，這種計畫不久便能實現。

第八節 社會主義青年國際

職工國際與兩個青年國際也有合作的關係。在組織上，這兩個青年國際都是獨立的機關，各自舉行

國際大會，各有各的執行委員會與財政機關。不過在原則上，他們是社會主義國際的附屬的團體，服從社會主義國際的指揮。在實際上，他們只是國際青年組織的聯合會，由各種青年工人團體體育社、兄弟會、球社、教育會等組織而成，這些青年團體在牠們本國也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部份。在歐洲各國中，以德國、奧大利、荷蘭、比利時以及斯甘第勒維亞等國為最發達。（註一六）

（註一六）社會主義國際還有一些其他的附屬機關，如社會主義學生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ist Students）、國際工人儉德會（Workers International of Total Abstinence）、勞動沙馬利亞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amaritan）等，後者的性質與勞動紅十字會相似。此外，德國、奧大利、比利時以及其他幾個國家，還有所謂勞動軍、勞動自衛團等等組織，牠們的目的是擁護民主制度與保障勞動者的權利。這都是社會主義國際的附屬團體。

職工國際之所以要與青年國際合作，其中有幾個重要的原因。第一，職工國際可以藉此吸收青年工人，使他們加入工會。職工國際有了青年的會員，便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到國際勞動局方面去要求保護青年工人的勞動法。青年工人與職工國際的教育工作也有重要關係。這兩個青年國際都很注重青年工人的體育與智育。同時「體育國際」不能把體育當作一種遊戲的工具，並且想利用體育來促進工人的社會精神，剷除他們的競爭的理想。「青年國際」的目的則在創造一種社會主義的人格，使他不愛資本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環境絲毫影響。所以這兩個國際組織都可以幫助職工國際，養成一種國際的眼光。牠

們每年都有『國際青年日』(International Youth Days) 勞工運動會。(註一七) 以運動爲工具把各國工人聯合起來，並且組織旅行團使各國工人有彼此聯絡的機會，此外還有種種的方法聯絡國際工人的感情，使全歐的勞動界養成一種偉大的歐洲精神。

(註一七) 一九二七年七月，青年國際在勃雷格 (Brno) 舉行勞工運動會，參加運動項目者爲羅色恩體育國際各分會派來的七萬個青年社會主義者，每日的觀衆都在十萬以上。

職工國際對於青年國際與體育國際最大希望，就是要牠們幫助牠促進和平運動。青年國際決定盡全力來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義。牠的分會會員都在本國進行實際反對戰爭的工作。挪威的青年社會主義者正在反對強迫軍事義務，甘願在民政機關服務來代替軍事服務。英國的青年基爾特也是同樣的團體，牠反對強迫軍事訓練，無論在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決不爲政府搬運軍火。

雖然這兩個青年國際願意幫助職工國際，可是這種幫助非常有限，因爲牠們本身有種種困難。因爲牠們的思想與方法有所不同，所以加入這兩種組織的，大都是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青年，窮苦的青年工人入會者很少。其結果，牠們與一般的勞動者沒有什麼聯絡，復次，一般青年工人入會以後，漸漸注重文化與教育方面的問題，對於政治與職工組合主義，已經沒有多大的興趣。同時這兩個國際裏面還有民族主義的團體、宗教團體與共產主義團體的競爭。在大體上說來，青年國際在德奧比荷蘭與斯甘第勒維亞的

勢力爲最大。所以他們活動的結果，就是使這些國家的領袖們在社會主義國際與職工國際裏面擴充他們的勢力。

第十八章 國際勞動書記部

職工國際的基本會員之一種，就是歐洲二十七個國際勞動書記部，牠們的總部分佈在七個國家的十二個都市裏。這些書記部裏而不獨有工業勞動者，並且還有農業勞動者、公司職員以及政府機關的雇員。

牠們都加了職工國際，以分工合作為基礎。職工國際的任務是促進國際勞動界的利益，勞動書記部的任務是保護各該業本身的勞動者的特殊利益。書記部雖然是職工國際的會員，可是職工國際不能干涉牠們的內政，不過牠們中間有共同的問題發生時，牠們必須與職工國際商量，俾能採取共同的政策。兩方面為聯絡起見，職工國際最高會議與各書記部每年開一次聯席會議，同時書記部的職員也能以顧問的資格，參加職工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與國際大會。

第一節 國際書記部的組織

這二十七個國際勞動書記部的組織規模與財政狀況，各不相同。一九一九以來，牠們有由職業書記部變成工業書記部的趨勢。（註一）這裏而有兩個原因，第一歐洲各國近來產生了一些工業組合；第二勞動界認為工業書記部的範圍較大，書記部的勢力可以擴充。

(註一)一九二〇年，麵包工人書記部、造酒工人與麵粉工人書記部以及屠宰工人書記部聯合組織了一個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

一九二一年，靴業與鞋業書記部、皮革業書記部與馬鞍業書記部也聯合組織了一個靴鞋皮革業國際勞動聯合會。一九二五年一月，木業工人書記部加入了建築工人國際聯合會，同時裘業工人書記部又加入了衣業工人國際聯合會。

不過現存的書記部中，還是有十個職業書記部，即漆工書記部、石工書記部、鑽石工人書記部、製帽工人書記部、印刷工人書記部、石印工人書記部、釘書工人書記部、玻璃工人書記部、磁業工人書記部與理髮工人書記部。(註二)因為書記部有這兩種組織，一種是工業書記部，一種是職業書記部，同時各國的生產技術不同，職工組合的構造也不同，所以各種書記部之間時常發生主權的爭論。復次，一般大一點的書記部在組織方面發現了一條『報酬漸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公律，即組織雖然擴大，所得的利益却不能隨之增加。因為一個書記部所包括的職業種類愈多，會員們的共同利益則漸次減少，採取共同行動，也漸漸困難。為解決這種困難問題起見，那些大一點的書記部只得把牠們的各種職業的會員劃分為幾個小國。(註三)

(註二)這些職業書記部可以照下面這種方法聯合起來。漆工書記部和石工書記部可以加入建築工人國際聯合會；製帽工人書記部可以加入衣業工人國際聯合會；印刷工人、石印工人與釘書工人的書記部可以合併成為印刷工人書記部；玻璃工人、磁業工人與普通的工廠工人可以共同組織一個機關，同時煙草工人可以加入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鑽石工人可以加入金屬工人聯合會。

會。

(註三)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已經分為鐵路工人組、海員組、碼頭工人組、汽車工人組、電車工人組、河航業組、國際商業店員、書記與工業雇員聯合會，也分成銀行行員組、旅行商人組等等；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分設了一個麵包工人組。各組常常舉行各組的特別會議，討論各該職業內的一切問題；同時書記部在日當工作方面也設法滿足他們各業的特殊需要。

國際勞動書記部一覽表（按書記部即聯合會之意）

工業類別	組織名稱	總會地址	戰後成立日期
農業	國際土地工人聯合會	柏林	一九二〇
礦業	國際礦工聯合會	布魯捨爾	一九二〇
木業	國際木業工人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一九
建築業	國際建築工人聯合會	漢堡	一九一九
	國際漆工書記部	漢堡	一九二〇
	國際石工書記部	裘立克	一九二一
五金機器造船業	國際金屬業工人聯合會	柏恩	一九二〇
	鑽石工人大同盟	安特威布	未詳

紡織皮革衣服業

國際靴鞋皮革工人聯合會

紐倫堡

一九二一

國際衣業工人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二〇

國際製帽工人聯合會

阿頓堡

一九二一

國際紡織工會聯合會

倫敦

一九二一

飲食煙草業

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

裘立克

一九二〇

國際煙草工人書記部

阿姆斯特登

一九一九

印刷業

國際印刷工人書記部

柏恩

一九二一

國際石印工人聯合會

布魯捨爾

一九二〇

國際釘書工人聯合會

柏恩

一九二〇

泥業石業玻璃業

國際玻璃工人聯合會

巴黎

一九二一

國際磁業工人聯合會

柏林

未詳

國際工廠工人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未詳

運輸與交通業

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一九

國際郵電工人聯合會

維也納

一九二〇

公共機關	國際公共機關雇員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一九
私人企業	國際理髮工人聯合會	柏林	一九二一
	國際旅館飯店工人聯合會	柏林	一九二〇
其他各業	國際商業雇員書記 工業雇用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二〇
	國際教員聯合會	阿姆斯特登	一九二七

國際勞動書記部會員一覽表

組織名稱	會員數目(一九二七年)	國家會員數目	
國際土地工人聯合會	三四四、一六六	十四國	(歐洲)
礦工國際聯合會	一、八七八、七〇六	十五國	(歐十四)(美一)
國際木業工人聯合會	九九九、六六八	二十二國	(歐十九)(美三)
國際建築工人聯合會	七六一、六〇六	二十一國	(歐十九)(美一)(亞一)
國際漆工書記部	一八一、三七五	十一國	(歐十)(美一)
國際石工書記部	一〇三、九九四	十二國	(歐洲)
國際金屬業工人聯合會	一、八五二、九三二	十九國	(歐十八)(美一)

鑽石工人大同盟	二二、六九九	七國	(歐六)(美一)
國際靴鞋皮革工人聯合會	二八三、三九九	十六國	(歐十五)(美一)
國際衣業工人聯合會	三〇六、八七七	十八國	(歐十七)(美一)
國際製帽工人聯合會	四八、五七六	十三國	(歐十一)(美二)
國際紡織工會聯合會	九四一、五五一	十二國	(歐十二)(美一)
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	七四五、〇〇一	十八國	(歐十七)(美一)
國際煙草業工人書記部	一〇六、四一八	十一國	(歐洲)
國際印刷工人書記部	一八〇、四六七	二十二國	(歐洲)
國際石印工人聯合會	四六、〇八一	二十一國	(歐二十)(美一)
國際釘書工人聯合會	七九、五〇九	十五國	(歐洲)
國際玻璃業工人聯合會	九四、八二七	九國	(歐洲)
國際磁業工人聯合會	一一九、四五七	六國	(歐洲)
國際工廠工人聯合會	五六二、一三六	十二國	(歐洲)
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	二、二三四、九五四	三十五國	(歐三十)(美二)(亞三)

國際郵電工人聯合會	四七五、三〇四	十九國	(歐十七)(美一)(亞一)
國際公共機關雇員聯合會	四九八、六七三	十四國	(歐洲)
國際理髮工人聯合會	九、一六九	九國	(歐洲)
國際旅館飯店工人聯合會	六二、六八三	十五國	(歐洲)
國際商店雇員書記 工業雇員聯合會	六九一、三七八	十八國	(歐洲)
總計	一三、三二二、〇六二		

會員最少者為國際理髮工人書記部，只九、一六〇人；最多者為國際運輸工人書記部，有二、二二四、〇〇〇人。職業書記部的會員照例是很少的。一個書記部的會員很少，不獨是因為牠是職業書記部，此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如工業的性質、工業的範圍、職工組合發達的程度、各國職工組合加入者的多少，這都是會員很少的重要原因。

有些職業書記部的會員很少，因為各國職工組合加入者不多。可是職工組合加入不多，不一定是說這個書記部的會員很少，二者並沒有因果的關係，因為有些國家的職工組合與牠的國際書記部距離很遠，牠們不願加入。復次，職工組合加入者多，也不是說加入的國家很多。一個國家也許有幾個職工組合加入同一國際書記部，書記部的性質愈複雜，則加入的職工組合也就愈多。

因為書記部的會員有時加入，有時又退出，所以牠們的會員數目時有增減，我們很不容易武斷的說那個書記部最大，那個書記部最小。在過去的幾年中，有時是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人數最多，有時又以國際金屬工人聯合會的人數為最多，同時其他各書記部的人數也時常改變。無論如何，牠們中間總以運輸工人、金屬業工人與礦工的書記部為最大；三個書記部的會員總合起來，要佔全書記部的會員總數百分之四十五。

第二節 國際書記部的管理

各書記部的工作，大體相同，其不同者只是一些小節目而已。所有的書記部都是直接向各國的職工組合徵收會費。有些書記部每兩年開一次大會，有些每三年開一次大會，有少數幾個書記部的大會沒有一定的時期，可以隨時召集，開大會時，各國公會——職工組合——都派代表參加。所有的書記部，投票時限定各分會的票數以會員的多少為標準；有些書記部並限定各分會的代表數目，也以會員的數目為標準。一般較小的職業書記部開大會時，到會的代表照例是很少。一九二四年，國際理髮工人書記部開大會時，只有九個代表到會；一九二五年，國際製帽工人書記部開大會時，只有十一個代表到會，同年國際漆工書記部開大會時，只有十三個代表到會。其他書記部的大會，少則二十個代表，多則一百二十五個代表，代表最多的，當然是金屬業工人、運輸工人與礦工三種。

此種大會，是書記部的最高機關。大會的任務是制定會章、細則、會費、會員入會與退會的規則，各種政策並選舉秘書以及各種常設委員會。會議時間，大都是二日或三日，有時也有延長到一星期的，不過這種事情很少。

在大會休會期中，一切議決案以及會中日常工作，都由委員會與秘書執行。書記部照例有大小兩個委員會。大委員會的名稱沒有一定，有時稱為執行委員會，有時稱為代表委員會，有時稱為國際總部，有時稱為最高會議，有時又稱為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大都有委員五人，有時也有六人或七人，竟或七人以上。據國際建築工人書記部的規定，每個國家會員應派代表一人參加這種委員會；礦工書記部的定章也是如此。金屬業工人書記部與運輸工人書記部則將各國分為幾組，每組得派代表一人，加入執行委員會。這種執行委員會有時半年開會一次，有時一年開會一次。

小委員會普通都是稱為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是由書記部的秘書與書記部總部所在國的職工組合的職員合組而成，這種職員少則兩個，多則三個。牠開會的次數，比執行委員會多些，任務是監督並指導秘書的工作，其中還有一個委員，專管財務方面的事。（註四）

（註四）管理委員會不是真正的代表機關，書記部之所以要組織這種機關，第一是為省錢，第二是為便利。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會平時在各國都擔負重要的職務，如果暫時常把他們召集攏來，不獨辦不到，並且費用也很大，書記部很難擔負。

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秘書。他的任務大都是日常瑣事，每天的工作無非批閱文件，答覆各方面信札，徵收會費，管理賬目，替執行委員會擬草報告與籌備國際大會一類的事。不過多數的秘書，除了這種日常工作以外，還得擔負其他比較重要的工作，如搜羅統計、出版刊物、私人接洽、參加各國職工組合會議，都是他份內的事情。各書記部的財政狀況各不相同，每年的預算少者幾千元，多者四萬元；牠們的辦事人員也多少之分，總部的組織也各不相同。現時最發達的書記部是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每年的開支約計四萬五千元。牠的總部設在阿姆斯特登，房屋非常宏麗，把各種翻譯、調查與書記等辦事人員總計起來，一共有十四人之多。總部有兩個專任秘書完全辦理會中的事務。除牠以外，有專任秘書的，只有五個書記部。不過牠們的辦公處很小，辦事員也只要一兩個人。其他所有的書記部的秘書，都是兼任秘書。

第三節 國際書記部的理論

國際勞動書記部既然是職工國際的會員，似乎應當遵守職工國際的思想與計畫。在實事上，牠們的確是如此，不過有些小的地方不能完全一致罷了。多數書記部的組織法中都有具體的表示，牠們反對戰爭、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主張工業民主主義與工業的社會化。有些書記部的組織法中沒有這種條文，可是牠們各屆的大會議決案裏面却有這種表示，有時又用其他方法來表示。（註五）職工國際的八小時工作運動、和平運動以及經濟改進計畫，都已獲得各書記部的贊助。不久以前職工國際的非戰委員會的委

員，都是運輸工人，金屬業工人與礦工等三個書記部的代表。

〔註五〕各書記部的大會閉幕時，會衆往往唱「國際歌」。

這些問題據書記部看來，還是次要的問題。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增進勞動者的經濟利益與道德利益，他們最注意的是工資、工作時間、衛生、安全與職業的穩固等項。因此，他們認為職工國際的大體政策還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自己不能不創造其他的學說，一方面作為他們本身的活動的基礎，一方面作為國際職工組合主義的基礎。

從大體上看來，他們的學說與各國職工組合主義相同，不過內容擴大了一些。〔註六〕他們根本的學說就是：國際勞動界的競爭是勞動界的一種阻礙。這種競爭現時有兩種趨勢。第一，國際交通一天一天的發達，勞動者的移動也漸漸容易，移居外國的勞動者漸漸增加，其結果，勞動市場有國際化的趨勢，使各國的勞動者發生直接的職業競爭。第二，各國的貨物，已經有一種公共的國際市場，有些國家的勞動狀況很壞，貨物的售價自然很低，這種貨物在國際市場中出售，對於勞動狀況很好的國家，有一種很壞的影響。

〔註六〕各書記部並沒有一種有系統的國際職工組合主義的學說，他們平時的出版物中的議論，只是一種學說的資料罷了。

他們認為如果不設法制止這兩種趨勢，勞動階級必會受很大的損失。他們的宣言中有這樣的一段：「在市場的競爭中，那個雇主能夠買得價格最低的原料、最好的機器、雇得最好的工人，那個雇主就有戰

勝其他競爭者的機會。競爭的勝利與失敗，常是以勞力的價格爲標準，如果工資很低，工作時間很長，換言之，如果職工組合沒有什麼勢力，雇主必能在競爭中獲得勝利。」（註七）用普通的話來說，牠們的意見是：「在這種國與國競爭，私人與私人競爭的商場中，最進步的國家必受害於進步很慢的國家。」（註八）現時中國、日本與印度的工業漸漸發達，同時勞動狀況遠不及歐洲各國，後者的勞動狀況，必定要受牠們的影響。

（註七）參看一九二五年國際靴鞋皮革業工人聯合會的大會紀錄第二頁。

（註八）參看一九二五年國際紡織工人聯合會大會紀錄第十六頁。

國際競爭不獨能腐化工業先進國的勞動狀況，並且減低價格，使剩餘貨物運往外國，此等趨勢足以影響工業的全體。因此，各國的商人都停止競爭，實行聯合，俾能在國際市場中採取聯合戰線。許多大公司以及私人企業家都跑到外國去設立工廠，一方面可以利用賤價的工人，同時又可以操縱貨物的供給。更重要者就是一般國際的托辣斯，牠們把資本聯合起來，操縱世界生產與貨物的價格。這種國際托辣斯，對於勞動界的影響更大，牠們有獨占和專賣的能力，操縱世界生產，如果某國的勞動價格很高，牠們就停辦該處的工廠，將資木用在勞動價格較低的地方去，這樣一來，勞動狀況本來很好的，也不得不因此腐化。

國際競爭與國際聯合，本來已經有很大的害處，加以雇主們的陰謀技倆，牠們的害處，便更增加。「有

時勞動者請求改良工作條件，資本家便表示反對，理由是其他各國的工作條件並不見得比較這裏的好些。」（註九）各國的雇主們是否採取一致行動，我們姑置不論，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似乎是在一致的抵抗勞動階級，徵諸他們一致反對八小時工作制度與現行工資的行動，（註一〇）就可以知道這是一種事實。

（註九）參看一九二五年國際紡織工人聯合會大會紀錄第十六頁。

（註一〇）參看一九二七年一月的國聯飲食工人聯合會會刊。

國際勞動書記部的責任之一種，就是要設法抵制國際競爭與國際資本聯合的這些不好的影響。牠們認為牠們不獨應當，而且可以提高各國的生活程度與工作條件；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一般民衆的購買力，促進全體社會的繁榮；有些國家的生活程度與工作條件已經很高，牠們必須盡力維持這種標準，使牠不至低降；同時，牠們也要促進勞動階級的團結，使勞動者知道一國勞動階級的勝利就是國際勞動階級的勝利，一國勞動階級的失敗就是國際勞動階級的失敗。

第四節 國際書記部的方法

國際勞動書記部既然存着這種見解，所以牠們的目的也與各國的職工組合相同，第一是要廢除勞動界的競爭，第二是要制定保護勞動者的最低標準。牠們與各國的職工組合一樣，也是把相互保險、保工法、團體契約（註一一）與勞動教育等當作牠們的主要工具。不過牠們的行動是一種國際的行動，所以牠

們的手續與方法當然與各國職工組合不同。

(註一一)關於前三種手段，可參看 Webb : *Industrial Democracy*

第一段 會員轉會的方法

第一：我們就要討論他們在國際上實行相互保險的方法，相互保險的目的是使勞動者不得因移居外國而發生國際勞動界的競爭。國際勞動書記部既然主張勞動者移居的最高自由，所以這種方法並不要限制勞動者的移居外國，祇想對於這種移居運動加以監督。(註一二)他們在這方面有種種的設備，辦理勞動者轉會的手續，津貼勞動者的旅費，預備國際證章，並辦理職工組合津貼的交換手續。所有的書記部都有一條章程，凡是某國的職工組合會員移居外國時，外國的職工組合必須許他入會，不得索取入會金。至於移居的勞動者應當在什麼時候加入外國的職工組合，各書記部的章程各不相同；根據多數的章程，勞動者入境後三星期或六星期以內必須加入該處的職工組合。勞動者到了外國，應當拿他本國職工組合的會證到外國的職工組合去請求入會。關於這個問題，有人主張制定一種國際旅行證，不過直到現在，各書記部還沒有採用這種制度。牠們不用這種證章，大約有兩種原因：第一，牠們恐怕勞動者會濫用這種證章，第二，加入國際書記部的工人漸漸增加，他們的語言也漸漸複雜，國際證章恐不易於實用。

(註一二)勞動者移居外國是勞動生活中一個重要問題；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中，歐洲有十八個國家的勞動者移居海外，總數

竟達三百五十萬人之多。這四年中，比利時、捷克斯拉夫、意大利、波蘭、羅馬尼亞與瑞典的工人移居歐洲其他各國者，總計一百萬人。歐戰以前外國勞動者入境的，以德國爲最多，歐戰以後，以法國爲最多，一九一八年以來，移居法國的勞動者，已達二百萬以上。除此以外，每年還有許多的季候工人來往於歐美各國之間，各工業區域中出境與入境的勞動者，總是絡繹不絕。

許多書記部，對於會員的移居，都有一種旅行津貼。書記部本身並沒有預備國際基金作旅行津貼之用，不過牠們要所屬各職工組合預備這種費用。勞動者到外國去找職業，如果不能根據職工組合的工作條件找得相當工作時，旅費由職工組合負責。勞動者未得旅費以前，必須報告該地的職工組合，如果他要工作，工作條件須先經過職工組合的認可。一般職業書記部，大都採用這種辦法，印刷工人書記部、製帽工人書記部、鑽石工人書記部，就是如此；有些工業書記部也採用這種辦法，如國際飲食業工人書記部是。

勞動者既然能够自由轉會，職工組合的津貼當然也可以互相交換。勞動者在國內時可以向職工組合領取疾病、失業與死亡等等津貼，他移居外國時，當然不願失掉這種權利。不過在他方面，如果職工組合取消出國勞動者的領受津貼的權利，牠一定可以保留牠的會員，使他們不會隨意的移居外國。

這種津貼的數目，發給津貼的日期，以及領受津貼的條件，各國各不相同。有些國家，津貼制度已經相當發達，職工組合對於新來的會員每多不願給與津貼。（註一三）因爲這裏面有這些困難，所以國際勞動書記部辦理此種手續時，莫不十分慎重。各書記部都一致的承認職工組合會員有轉會的權利，可是只有幾

個書記部承認轉會的會員有領受津貼的權利。其他所有的書記部都沒有承認這種權利，轉會會員也許能領津貼，也許不能領津貼。根據這些書記部的定章，職工組合應當先與書記部訂立某種特別的條約，然後才能實行津貼的交換。這種條約現時頗為盛行，他是現存國際勞動書記部中的重要制度之一，稱爲互惠條約。

(註一三)大戰以前，英國職工組合與國際勞動書記部，因爲津貼的交換與會員的自由轉會問題，曾經發生很大的糾紛。現時美國職工組合之所以不加入國際職工組合運動，一部份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相互保險還包括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有些國家的職工組合不甚發達，國際書記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工人組織工會。近年以來，書記部津貼巴爾幹半島、意大利與瑞士的組織費不在少數。有些書記部還雇用了特別的組織人員，到歐洲邊境去專門組織入境的工人。(註一四)

(註一四)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三年之間，國際建築工人聯合會曾經在法國北部那些被戰爭所蹂躪的區域中組織工會。年來各國移居法國的工人太多，法國的職工組合已經無暇顧及。因此建築工人書記部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建築工人的特別工會。這個工會的經常費用由書記部撥負，財政也由書記部管理。凡是加入這個工會的工人，還是可以保存他們本國的工會會員資格，只要能繳納一種特別捐款，他們還是可以領取各種津貼。後來法國軍隊佔據魯爾時，這種工會便瓦解了。

第二段 團體契約

團體契約的目的與相互保險不同，牠是維持最低工資，劃一工作條件與規定適當的工作時間的一種工具。在各國的職工組合方面，團體契約已經大大的發展，不過在國際職工組合的方面，牠是還在發軔時期。在現存的二十七個書記部中，只有幾個書記部想要制定一種國際工資的標準。一九二六年，國際工廠工人書記部舉行大會時有過這種表示：『紙張既然是國際商場中一種主要商品，各國的造紙工人的工資應當完全劃一。』國際書記部的劃一工資的政策，只有這種空泛的表示，實際上還沒有什麼積極的動作。

關於發給工資的方法，有些書記部想爲牠屬下的各種職業的工人制定一種劃一的標準。國際旅館工人書記部要牠的會員向雇主要求固定的工資，廢除小賬制度。國際鑽石工人書記部，也在要求雇主劃一計件工資。有些其他的書記部則主張將工業分爲幾部，每部的工資必須劃一。

在促進工人安全，工廠衛生與工作狀況之改良方面，國際勞動書記部的工作較之其他方面稍有進步，牠所主張的國際標準也比較有實現的可能。每個書記部都有特別的要求。漆工書記部要求工業當局禁止採用白鉛；製帽工人書記部對於水銀的毒害非常注意；玻璃業工人書記部因爲『工人吹氣太多易於發生肺病與消化不良症，』要求當局設法預防。麵包工人盡力要求廢止夜工與星期日工作；運輸工人與飲食業工人要求每人所擔載的貨物不得超過一百五十磅；紡織工人、工廠工人與煙草工人要求保護

女工鐵路工人要求採用安全的接車器具；海員書記部則要求改良待遇，俾能與其他工業中的工人享受相等的自由權利。除了各自的特殊要求以外，所有的書記部都一致擁護職工國際的「國際勞動法典」，其中最重要者即為八小時工作制度。

第三段 攻守同盟

所有的勞動書記部，對於國際勞動條約，暫時都還沒有想到。他們現時的計畫是以「攻守同盟」的運動來間接的實現國際勞動條約。他們現時對於所屬各職工組合最希望的，就是在他國的罷工時期中，嚴格的禁止本國工人從事破壞。他們認為這是國際團結的主要條件，各書記部必須嚴格的執行。從職工組合方面看來，這是一種國際罷工的監督。

雖然所有的勞動書記部都一致的主張國際罷工監督，可是他們並不一致的贊成國際罷工或國際「杯葛」政策。僅僅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組織法中有幾條規則是：「促進並援助同情罷工、消極抵抗與杯葛政策。」國際礦工聯合會沒有這種規則，不過在過去的幾次罷工中，他討論過禁運煤斤的問題。同時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也實行過幾次國際杯葛政策。（註一六）

（註一六）一九二八年三月，國際飲食業工人聯合會的秘書發出通告，要求各國同業工人一致實行杯葛政策，抵抗比利時二十個糖果工廠與糖果出口公司。他所持的理由是：這種工業中的工資太低，不獨趕不上其他各國的工資，就是在比利時本國也最算是最

低的工資。

各書記部有一種共同的政策。援助罷工的工人。以援助罷工的章程而論，這二十七個書記部可以分爲四組。第一組只規定對於罷工給以普通的援助，至於如何的援助，則完全由執行委會隨時決定，章程中沒有特殊的規定。這一組總計有十個書記部，即玻璃業工人、磁業工人、鑽石工人、漆工、理髮工人、木工、商業雇員、衣業工人與郵電工人書記部等。

第二組書記部對於經濟的援助有一定的規則，不過這種款項完全以自由捐助爲基礎。這一組有土地工人、工廠工人、石印工人、煙草工人、建築工人、旅店工人、公共機關雇員與運輸工人等九個書記部。第三組書記部援助罷工的方法是實行特別強迫捐助；印刷工人、靴鞋工人、金屬業工人、石工與飲食業工人等書記部都屬於這組。第四組以紡織工人書記部爲代表，平時備有一種國際罷工基金。在實際上，這種章程方面的區域，並不什麼重要。一九一九年以來，各書記部每次給與各國的罷工津貼大半都是從會員中捐來的。

各書記部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關於促進攻守同盟的工作，就是將國際大事與各職業方面的重要消息時常報告牠們的會員。各書記部都盡力的擴大這種工作，不過所獲得的成績各有不同。有四個書記部簡直就沒有刊物，還有四個書記部只有一種不定期的刊物。刊物中，編輯得最好的是木工、金屬工人、印

刷工人、飲食業工人與運輸工人書記部的會刊。牠們載有各該職業中的技術的進步，各國職工組合主義與一般的經濟生活的情形。牠們報告各國的罷工、工資狀況、技術與工業的改變，並登載各種工資的比較表。除了這種定期會刊以外，有些書記部對於各種工業的狀況常常還有特別報告書。

第五節 國際書記部的種類

如果以實際上的工作為標準，這二十七個書記部也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是那些狹義的職業書記部，牠們的職工組合沒有發達，所以書記部本身也是有名無實的組織，例如石工、製帽工人、旅館與飯店工人、土地工人與理髮工人等的書記部，都是屬於這一類，在實際上，牠們只是德國職工組合的附屬品。

第二類的書記部是由一般近乎家庭工業的職工組織而成，這種職工組合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已相當的發達，同時受移民運動的影響也很深。建築工人、印刷工人、石印工人與鑽石工人的書記部就是屬於這一類。牠們之所以要促進國際行動，目的就在限制移居的勞動者。牠們在相互保險與罷工援助上，要算是各書記部中最發達的，不過除了相互援助一點外，牠們沒有其他的活動。

第三類書記部是紡織工人、衣業工人、靴鞋工人、金屬業工人、玻璃業工人與食品業工人的書記部，這幾種工人，很注重國際商場的發展。牠們中間有些是會員最多的書記部，同時也是力量最小的書記部；如金屬工人與礦工，他們的會費很低，辦事人員很少，會中的秘書也是兼任的職員；又如紡織工人書記部，牠

只有一個固定的秘書，沒有其他的辦事人員，財力也不充足。

這類的書記部現時之所以不大活動，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這些工業在歐戰期中過於發達，戰後的財政極其困難，同時新興國家的工業已經發達。第二，牠們的職工組合主義，本來就不十分發達，因為工業中的女工與不熟練工人太多，近來又因經濟困難，所以勢力更是減小。第三，這一類的工業，歷來都賴保護稅則維持，所以工人有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對於國際活動，當然是不大熱心。

據現時的狀況而論，這些書記部只是一些傳達消息的機關與討論問題的地點。不過裏面有幾個書記部，如礦工與金屬業工人書記部，近來似乎很想擴充牠們的國際活動。礦工書記部主張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來管理各國的礦業，同時金屬業工人書記部因鑒於國際托辣斯的發展，主張在國際聯盟下面設立一個國際托辣斯總局。

第四類的書記部是運輸工人——海員碼頭工人與其他運輸工人——的書記部。他們實行國際行動比較容易，而且影響也較為重大。所以在所有的書記部中，國際行動最發達，工作最活躍者，就是這個書記部。

第六節 國際書記部的發展問題

第一段 範圍的擴大

在內部的發展方面，各書記部現時約有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把牠們本身變成全世界的組織。在大體上說來，書記部的範圍較之職工國際是要擴大一點。牠們中間，有十四個書記部，有歐洲以外的會員，後者的總數已達一、四一二、〇〇〇之多，包括美國、古巴、巴西、印度、荷屬東印度羣島與澳洲的職工組合（註一七）。

（註一七）參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的職工國際報告。美國職工組合中之已加入國際勞動書記部者有礦工聯合會、國際機器師聯合會、木工聯合會、漆工聯合會、國際婦女成衣工人聯合會、麵包與糖果業工人聯合會、靴鞋工人聯合會、全國郵務工人聯合會、國際漁業工人聯合會、成衣工人聯合會，此外還有幾個其他的職工組合，把所有的會員總計起來，一共有一、二八三、七六三人之多。

不過以國際眼光看來，書記部的會員還是不能算是很多，全世界的工會會員總計四千萬，可是二十七個書記部的會員總數只有一千三百萬，只佔全數三分之一，而且大半都是歐洲的工人。歐洲以外的工會，其加入書記部的，不是小規模的工會，便是一些有名無實的工會。美國的職工組合，就不大注意國際書記部。美國、南美與澳洲的大多數的職工組合，都沒有加入牠們的國際書記部，有些是因為距離太遠，有些是因為主張不合，有些是因為種族偏見，有些是因為加入書記部以後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以歐洲本身而論，俄國的職工組合因為信仰共產主義的關係就沒有加入國際書記部。直到現在俄國職工組合之

加入國際書記部者只有飲食業的職工組合。其他的二十六個書記部都認為在職工國際與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沒有成立妥協以前，不便請求俄國工會加入。

第二段 領袖人選與工作方法

第二個主要問題是關於書記部的職員人選與工作方法的問題。書記部的成功與否，與秘書的人選很有關係。現時各書記部的秘書，在人格、性情與辦事能力方面，各不相同。有些秘書只能做些日常的工作。只有少數幾個秘書具有國際領袖的資格，他們不獨能懂幾國文字，並且對於工業知識與國際知識也很豐富，所以他們善於言論而且能夠解決國際上的一切糾紛。

在現時這種狀況之下，國際書記部想要有相當的領袖人才，不是容易的事。職工組合會員中有這種才幹的很少。(註一八)一般有資格、有經驗的人，有的不願意作這種工作，有的又只能兼任這種職務。大致的說來，這般領袖們在他們本國都有重要的位置，有的是重要的工會職員，有的是國會議員，有的是兼任這兩種職務。他們不願意犧牲這種重要的位置，因為國際勞動書記部的前途，似乎沒有多大的希望。

(註一八)現時各國都有訓練勞動領袖的勞動專門學校，不過缺少一個國際勞動大學，所以國際勞動領袖非常缺乏。

除此以外，民族區別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歐戰以後，許多書記部的總部，都遷到瑞士與荷蘭去了，因此部中負責人員都是瑞士與荷蘭的職工組合領袖。其他的書記部的秘書都是由各該工業最發達的國

家的勞動領袖擔任。英國的紡織工業最發達，紡織工人書記部的秘書就是英國人；同時靴鞋工人書記部的秘書與其他幾個書記部的秘書是德國人。這兩種方法都不大好，不見得能夠選得相當的人才。

現時書記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編譯工作，可是大多數的書記部裏面都沒有這種人才。做這種工作的人有些是會中聘用的助理，有些是會外的翻譯員，不過他們的報酬不大優厚，所以學識也不大高明，翻譯時完全依靠字典。至於統計人才更是缺乏。雖然多數的書記部比較重視統計學家，雖然牠們所用的統計人員有些很有經驗，然而他們的工作總不很實在。

有人提議把所有的書記部的總部，都設在一個都市。這種提議如果實現，書記部的印刷、翻譯與其他的工作都要方便得多。可是這種計畫目前不易實行，因為每個書記部都認為獨立工作是最好的方法，同時因為牠們各自的重要會員並不在同一國家，而且遷移以後，總部的職員距離各人的家庭太遠，很不方便，所以都不願意遷移。

第三段 國際書記部與各國總工會之爭

第三個主要問題是關於書記部與職工國際的關係的問題。有幾個書記部的領袖——如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會長芬曼——主張職工國際以各書記部為基礎，不應以各國總工會為基礎。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我們已經進到一種國際化的時代，各國的勞動運動必須以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為領袖，不必再以各

國總工會爲領袖。芬曼也承認現時的勞動書記部還在發軔時期，工作還不完備，不過他認爲只要幾年的工夫，牠們就可以脫離現在這種幼稚時代，一躍而成勞動運動的理論上與實事上的領袖。

然而勞動書記部中多數領袖的意見，完全與他相反，(註一九)他們認爲：資本雖然已經在國際化，可是國際的進步還是很慢，各國的資本家雖然有聯合的趨勢，然而他們的競爭還是非常厲害。他們同時認爲現時的勞動界還沒有國際的情感，各書記部內部還有民族的差異與職業的區分。根據這幾種理由，他們相信工業的鬥爭暫時還不能打破國家的界限，國際勞動書記部還是居於一種次要的地位，各國的勞動運動還是要以各國總工會爲領袖機關，職工國際還是必須以總工會爲基礎。

(註一九)主張最力的人，有國際木工聯合會會長塔爾圖 (Erik Larsson) 與國際金屬業工人聯合會秘書伊爾格 (Conrad Irg)

還有一派的人，主張一種折中的辦法，他們要求把三方面的關係改革一過，使國際勞動書記部與各國總工會在職工國際中以平等的地位實行合作。

第十九章 日內瓦國際勞動組織

一九一九年，職工國際的領袖曾經主張組織一個國際勞動議會，各國政府對於該議會所制定的一切勞動法，須一律遵守；不幸凡爾賽和會沒有採納這種主張，勞動議會迄未實現。（註一）因為依照當時各勢力派的主張，凡爾賽和平委員會組織了一個屬於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動組織，這個國際勞動組織與職工國際所主張的勞動議會不同，牠一半是議會性質，一半是顧問性質，目的在調和各國政府、資本家與職工組合的各種不同意見。

（註一）參看本書第八章第五節。

牠雖然是一個勞資妥協的機關，職工國際還是承認了牠，把牠當作凡爾賽和會對於勞動界的一種讓步看待，同時也把牠當做勞動運動的一種附屬機關。（註二）直到現在勞動界還是這樣的看待牠，因此，職工國際也願意與牠合作。

第一節 國際勞動組織的構造

在研究二者的合作方法以前，我們應當先看看國際勞動組織的構造及其工作。根據凡爾賽會議的議決案，國際勞動組織是國際聯盟下的一個比較獨立的機關，牠的構造與工作，完全以凡爾賽和約為基

礎。國際聯盟的會員都是牠的當然會員。但是國際勞動組織自從成立以來，會員中有幾個——如德奧兩國——並沒有加入國際聯盟。有些會員——如西班牙，阿根廷與巴西——有時加入國際聯盟，有時又退出國際聯盟。所以牠的會員有時多於國際聯盟的會員。現在牠的會員有五十五國，國際聯盟只有五十四國。

(註1)國際勞動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簡稱為I. L. O., 同時牠的行政機關國際勞動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也簡稱為I. L. O.

第一段 國際勞動大會

國際勞動組織的會員可以參加牠的三個主要機關，這三個機關就是：(1)會員代表大會，(2)國際勞動局；(2)管理部。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各「國家會員」選派，每年在日內瓦開會一次。每個國家會員可以派選四個代表。有兩個代表是政府的代表，完全無條件的由政府指派，一切行動都根據政府的命令。其餘兩個代表，一個是代表全國的雇主，一個是代表全國的勞工，兩方面各提出幾個候選人，再由政府在此名單中各圈定一個。這兩個代表在大會中稱為雇主代表與勞工代表。除了各國的代表以外，大會中還有一些專家顧問，討論每種議案時，每個代表可以有兩個顧問。

歷年的大會中，每次總有缺席的代表。有些政府簡直就沒有派代表，有時縱然有代表出席，可是代表

又不完全。(註三)這裏而有各種原因。有些國家還沒有工會；有些國家縱然有工會，然而政府又不承認；還有些國家——如挪威——根本就反對國際聯盟，當然不願參加國際勞動組織。

(註三)一九二八年五月，國際勞動組織舉行第十一屆大會，參加者共四十二國，出席代表一百三十九人，專家顧問一百五十八人。其中有中國、智利、秘魯、巴拉圭、沙爾法多、加迪馬拉與巴加拉瓜等七國只有政府代表，到會的勞工代表僅三十四人，隨來的專家顧問有五十六人，政府代表七十三人，顧問七十八人，雇主代表三十二人，顧問五十一人。

根據國際勞動組織的定章，投票方法以每個代表為單位，除非有特殊問題發生，一切議案只要多數通過便能發生效力。有許多的議案都是由全體代表通過。不過雇主與勞工代表的意見時常相反，他們兩方面在沒有投票以前，各自已經預先決定。(註四)政府的代表投票時，意見往往不能一致，有的幫助雇主，有的幫助勞工，因為他們佔全體代表之半數，所以他們能夠操縱一切。

(註四)有時勞工代表的意見也不一致，例如澳洲勞工代表，他們便反對禁用白鉛的議案，因為禁用白鉛以後，澳洲的礦業必受損失。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草案。所謂草案就是關於勞動問題與社會問題的國際條約的擬稿。這種草案如果經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那麼，十二個月或十八個月以內，各國政府就得將牠交給各國的立法機關制成勞動法或社會法。各國的立法機關也許承認，也許否認。如果立法機關承認這種草案，牠就得將牠編入法律，使牠成為正式的法律。如果立法機關否認這種草案，也就完了。

其次是建議案，建議案只是勞動法與社會法的一種建議。牠與草案相同，也必須由大會的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通過以後，由各國政府交給立法機關，由後者討論。不過牠與草案有一點根本上的差異，政府將牠交給立法機關，並不是要後者給與承認，只是希望後者草擬勞動法或社會法時，把牠當做一種參考而已。(註五) 建議案是一種「預備」的性質，目的在訓練各國的勞動立法或社會立法機關。

(註五) 所有的聯邦國，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不足使各聯邦的政府承認某種章程，那麼，中央政府可以把草案當做建議案看待，以免發生衝突，美國就是如是。

國際勞動組織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世界勞動者的地位，牠實現這種目的的主要工具，就是勞動法與社會法的草案，其次便是建議案。不過凡爾賽和約對於這一點，並沒有十分明瞭的規定。和約裏面有時表明國際勞動立法只是維持世界和平的一種附帶的工具；有時又表明牠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種東西。

不管凡爾賽和約的意見如何，牠的大體的意見却認為以國際條約來為全世界的勞動者制定一種共同的最低標準，總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地位。國際勞動組織的目的是如此，國際職工組合主義的目的也是一樣。(註六) 不過國際勞動組織之所以異於國際職工組合者，即在牠所用的方法這一點，牠所用的方法是一種立法的手段，使各國政府承認牠的各種草案。如果各國政府都承認了牠的草案，那麼，各國的勞

動法必是一律相同，其結果，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地位必定可以慢慢的提高，使勞動者不至於永久的處於一種商品的地位，在國際商場中互相競爭。

(註六)參看本書第十八章第三節。

第二段 國際勞動局

國際勞動組織的主要機關是擬定草案的代表大會（中國出版界譯為國際勞工大會。）國際勞動局是牠的次要機關，性質有些像是一個祕書處。但是代表大會有時開會，有時閉會，所以牠的永久的行政機關還是國際勞動局。國際勞動局在日內瓦湖邊的公園裏面，離國際聯盟的祕書處很近，會所也很高大，去日內瓦城不遠。從牠的會址與組織方面看來，國際勞動運動在過去的百年中的確有很大的進步。我們走進國際勞動局的大門，經過各處的大廳，就可以看見牠內部陳設着各國政府饋送的各种贈品，特別的威覺得這裏真有一種國際的氣象。會中的職員，男女兩性都有，在所有的國際勞動機關中，職員最多的，便是國際勞動局。會中全體職員總計三百五十人，代表三十四個國家，他們的思想、經驗與教育各不相同。一九二八年，國際勞動局及其分局的用費，達一、五六三、〇〇〇元之多。（註七）

(註七)國際勞動局在羅馬、柏林、巴黎、倫敦、華盛頓、德爾理 (Dahm) 與東京設有各國辦事處；此外如瓦沙、布達佩斯、維也納、勒雷格、

布魯特爾、馬德里 (Madrid) 與歐茅堅尼羅 (Rio de Janeiro) 等處，則有特約通訊員。

國際勞動局是國際勞動組織的秘書處或民政處，其主要工作約有四種。第一種工作是召集國際代表大會，準備議程，預備翻譯員和秘書，報告每日的大會紀錄，以及其他關於大會方面的必要工作。第二是外交工作，在大會休會期中，與各國政府與勞資方面維持一種正式的聯絡。第三是一種半正式的工作，聯絡各國輿論界中有勢力的社會團體或工業組織。第四種工作是調查與報告。

國際勞動局為執行這四種工作起見，將內部分為三組。第一是外交組，擔負與各國政府及勞資機關正式交涉之責。牠的工作是與各國政府互通消息，探訪各國政府對於草案的態度；如果國際勞動局要研究某種問題，牠就得把各種問題表冊寄與各國。牠是大會中的秘書處，草擬大會各種宣言，並負大會記錄之責。

第二是知識聯絡組，亦稱關係組，這組的工作是聯絡各國的勞資組織。牠裏面有四個職員，負責聯絡職工國際，其中有三個從前都是職工國際所屬的工會中的職員；一個職員負責聯絡基督教職工組合，兩個職員專與各國的雇主接洽；此外還有一個小組，負責聯絡各國的合作運動。

第三是研究組，牠的責任是替代表大會、各國政府以及勞資機關搜羅並編輯各種新聞及其他材料。牠研究社會保險、失業問題、工業衛生與工作時間各種問題，以及大會議程中種種重要問題。（註八）

（註八）國際勞動局的定期刊物有工業與勞動新聞週刊（Industrial and Labour Information）、國際勞動月刊（Internat-

National Labour Review）移民問題月刊（Record of migration）工業安全測驗二月刊（Industrial Safety Survey）
與工業衛生圖書目錄（季刊）（Bibliography of Industrial Hygiene）此外還有一種勞動立法叢書，每年出版一次，搜集全
世界的勞動法與勞動管理規則，近來還另開一欄，專載各國勞動法的法庭判詞。

國際勞動局中最高的職員稱為理事（Director）理事下面有一個副理事。自從成立以後，理事就是由法國的多瑪（Albert Thomas）擔任，副理事由英國的布特勒（H. E. Butler）擔任。三組的組長都對理事負責，全局的局員都是由理事任命。

第三段 管理部

國際勞動組織的執行機關，稱為管理部，部員二十四人，每三年由大會選舉一次。管理部係由各國政府及勞資雙方代表組織而成，三方面的代表數目與大會中的代表數目完全一樣；政府十二人，勞工代表六人，雇主代表六人。政府代表中，有八個代表是由八個工業先進國家推定。（註九）其餘四個代表，則由其餘的國家選舉。勞工代表由各國勞工代表團選舉，雇主代表由各國雇主代表團選舉。

（註九）所謂工業先進國即英、法、德、比、意、印度、日本與加拿大八國。

管理部既然是執行機關，所以國際勞動局也是由牠管理。國際勞動局的理事是由牠任命，一切主要行動也以牠的命令為依歸。大會的議程，先得經過牠的研究，才能定規。大會在草案與建議案方面，如果需

要任何參考，或各國政府與勞資機關需要任何參考的資料，他們都得向管理部提出請求，然後由管理部供給他們需要的各種參考資料。

第四段 國際勞動組織與國際聯盟的關係

國際勞動組織，在牠的活動方面，是一個獨立的機關。不過從其他方面看來，牠還是在國際聯盟的統治之下。牠的預算是由國聯的立法院規定，一切的經費都是由國聯供給，關於局中的賬目，理事得對國聯的立法院負責。（註一〇）關於管理部中的各國代表人數之分配，國聯行政院有決定某國為工業先進國，某國為工業後進國的權利。

（註一〇）除代表大會中的代表與顧問的旅費以及管理部部員的旅費外，國際勞動組織的一切費用，完全由國聯撥在。

各國政府沒有承認國際勞動組織的草案以前，國際聯盟有一種介紹的權利。大會通過某種草案以後，必須預備一份交給國聯的秘書長，然後由後者分交各國政府。各國政府承認該草案以後，必須通知國聯秘書長，以便登記。

在草案的實施方面，國聯與國際勞動組織也有密切的關係。各國政府承認了某種草案以後，每年要將牠們實施該草案的方法向國際勞動局報告一次。至於這種報告的內容，應當包括一些什麼東西，此事完全由國際勞動組織的管理部決定。

如果某國的勞工團體、雇主團體或他國政府，向國際勞動組織報告，說某國政府沒有施行某種勞動法，那麼，國際聯盟的秘書長就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件事情，這種調查委員會，普通有三個委員。(註一二)調查委員會將實際情形考查一過，然後向國聯報告，那時那個關係國的政府便可以訴諸國聯的國際法庭，由後者給與最後的判斷。調查委員會的權力很大，牠可以向國際勞動組織的各國會員建議，要求牠們一致以經濟的手段來懲戒那個關係國政府，不過委員會的建議，必須經國聯的國際法庭認可以後，纔能實行。

(註一二)此事必須首先由管理部解決，如果管理部無法解決，秘書長纔能組織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的人選先由各國政府提名，然後由國聯商定。不過管理部如果不滿意提名單中的人選，牠可以拒絕。

根據這種規則，國際勞動局似乎有強制實行勞動法的權力，不過在實事上，牠平時只用和平勸導的方法，而不以強迫手段執行。自從牠成立至今，雖然有些國家有時不大用力執行勞動法，可是國際勞動組織從來沒有用強迫手段應付。(註一二)

(註一二)一九二五年，日本海員工會的代表向國際勞動組織的大會報告，說日本政府沒有施行日本國會通過的勞動法草案，沒有建設官辦海員職業介紹所，取消私立海員職業介紹機關。大會於是將這個問題交與國際勞動組織的管理部辦理。管理部的日本代表便說明日本政府沒有實行這種計畫的原因，並聲明年來官辦的海員職業介紹事業也有很大的進步。次年，海員代表雖然承

讓政府的進步，可是又向國際勞動組織報告，說政府的進步過於遲緩，於是日本政府的代表又向管理部長聲明日本政府已經盡力在擴充官辦海員職業介紹所，要想立刻將私立的海員職業介紹所完全取消，實際上不能辦到。一九二七年又舊事重提，不過日本海員代表向大會聲明，他們對於國際勞動局的行動已經滿意。

第二節 國際勞動組織的工作

國際勞動組織成立於一九一九年，迄今已經過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新機關剛剛成立，一般人都很熱心，此時全世界的勞動界都在一種騷動的時代中，國際勞動組織的主要工作是想制定各種勞動法草案，並希望職工國際的各國會員給他種種援助。這三年的三次大會的結果，擬定了十六種勞動法草案，有些草案在大會的眼光中都是勞動法的基本原則。制定這些草案的人，主要者便是勞工代表，不過政府的代表也會加以贊助，因為他們認為如果要免避社會革命的危險，政府必須向勞動者讓步。

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此時世界經濟恐慌剛剛結束，各國的勞動界對於第一個時期中國際勞動法的草案，不大十分滿意，因為其中有幾種草案都是倉猝擬成，因此，這三年的國際勞動組織的大會沒有制定什麼新的草案。此時的主要工作是與各國政府交涉，希望牠們將以前的那些草案給與承認，此外如宣傳與研究，也是重要的工作。同時國際勞動局的行政工作大加改良，辦事人稍有增

加，工作方法也改革一過。此時除職工國際以外，其他國際勞動機關，如基督教職工國際等也擁護國際勞動組織。(註一三)國際勞動局還組織了幾種委員會，聘請外界的勞動問題專家，襄助局中辦事人員改良他的工作。

(註一三)一九二三年基督教職工國際第一次的參加國際勞動組織代表大會，同年，荷蘭的三個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起來，選舉一個代表參加國際大會，他們三個團體的會員比較職工國際的荷蘭會員還要多些，所以他們認為他們的代表是真正荷蘭工人的代表。其結果，職工國際的荷蘭會員極力反對，後來經海牙國際法庭裁判，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獲得勝利。

一九二四年以後，是國際勞動組織的第三個時期。牠此時又恢復了制定勞動法草案的工作，不過沒有第一個時期那樣快罷了。(註一四)牠此時制定草案的方法，是根據一種新的制度，即所謂『雙層討論』的制度。(註一五)牠對於研究與報告兩種工作，也比較從前更加注重。(註一六)同時牠在社會立法方面也很注意各階級的社會團結一點。所以牠雖然一方面要使勞動界擁護牠，可是在牠本身的進步方面，却比較注重各種黨派的、政府的善意與合作，希望雇主們訂定國際競爭的章程，牠希望國際聯盟極力幫助，牠並不十分希望勞動界的聲援。牠雖然希望各種職工組合的援助，然而牠同時也盡力聯絡各國的合作運動、教會機關、資本案、慈善團體、婦女組織、國際聯盟的機關、退職人員的機關與社會進步國際聯合會，使外界的人都知道牠的工作情形。

(註一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年的四次大會，總共制定了九種草案，牠們都是關於勞動撫恤、麵包、工廠、夜工、移民問題、海員條約、健康保險與最低工資法方面的東西。

(註一五)雙層討論法的內容是如此。在沒有制定草案以前，大會先將草案中的內容討論一遍，把牠編成一種問題表。問題表的材料係國際勞動局所預備。問題表製成以後，國際勞動局就把牠分發給各國政府，希望後者能解答覆。等各國政府的答覆寄來以後，國際勞動局就根據這些答覆制定一種暫時的草案，留交下次大會討論。根據這種制度，草案沒有制定以前，必須經過兩次大會的討論，所以稱為雙層討論法。

(註一六)如果我們要知道這種工作擴大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看看下面這幾種實事。一九二六年，國際勞動局接到許多探聽消息的信件，從各國政府方面寄來者，共一百三十六封；雇主方面寄來者，四十二封；勞動組織方面寄來者，一百二十五封；合作社方面寄來者，二十五封；殘廢人員聯合會寄來者，十六封；此外各機關寄來者，還有四百六十八封。這些信件的內容，大約可以分為三十五種；大部份是關於工作時間、工資問題與工作狀況方面的。一九二六年，國際勞動局總共收到信件三萬三千封，發出的信件共四萬封。與牠通信的國家總計四十有七，其中有三十七個國家各寄來信件一百封。信件中的文字共二十三種。同年牠的圖書館所收到的書籍與小冊計二萬部。

第三節 職工國際的態度

從職工國際方面看來，與國際勞動組織合作，實在是有許多利益。職工國際如果與國際勞動合作，一

般人都可以知道職工國際是國際勞動界的代表，雖然基督教職工組合與法西斯蒂工會也加入了國際勞動組織，可是在後者每年的代表大會中，職工國際還是有操縱勞動界代表的能力，而且國際勞動組織的管理部裏面的勞動界代表，也是由職工國際的會員擔任的。（註一七）

（註一七）試以一九二八年的大會爲證：是年赴會的勞工代表與顧問計九十人，其中有五十四個代表都是代表職工國際所屬工會；基督教職工組合只有代表七人，法西斯蒂工會只有代表五人，其餘的二十個代表也是同情於職工國際的。

基督教職工組合雖然在主張上有所不同，然而在一切重要問題方面，還是與職工國際採取一致行動。所以國際勞動組織中雖然有基督教職工組合的代表，職工國際也並不反對。不過牠極端反對法西斯蒂工會加入國際勞動組織。（註一八）

（註一八）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意大利法西斯蒂工會的代表羅梭利（Russo）每年都出席國際勞動組織的代表大會，職工國際的代表每次都反對他，要求大會將他驅逐。羅梭利雖然爲勞動界投票，可是職工國際却始終的排擠他。

職工國際在國際勞動組織中的活動與牠在國際聯盟方面的活動一樣。因爲牠在國際勞動組織中有這種地位，所以牠能參加國聯的各種委員會與國聯的經濟會議所組織的各種委員會。

復次，職工國際在研究工作方面，也可以利用國際勞動組織。尤其是那些國際勞動書記部，牠們都把國際勞動局當作一種研究機關，靠牠供給各種消息與各種研究資料，因爲牠們自己的設備不完全，非利

用牠不可。

復次，在組織方面，國際勞動組織也可以間接的援助職工國際。在每年的大會中，職工國際可以聯絡南美、亞洲、南非洲與其他各處的勞動領袖，除了這種機會以外，牠想聯絡這些地方的勞動界，那真是不大容易。國際勞動組織在其他的工作上也可以在勞動界宣傳職工組合主義。因為國際勞動組織在間接關係上給與職工國際這樣的幫助，所以一般不滿意於職工國際的人，對於國際勞動組織也不滿意，說牠是職工國際的一個支部。

從另一方面看來，牠們二者的合作也有種種阻礙。國際勞動組織對於所有的職工組合都一律的平等待遇，職工國際對於這種政策就不贊成，因為牠不主張給法西斯蒂工會以平等待遇。牠對於國際勞動組織的某種研究工作也很懷疑，因為後者沒有滿足職工組合的需要。(註一九) 牠認為國際勞動組織有點過於注重階級合作，因為牠本身的主張是一方面注重階級合作，同時也一樣的注重階級鬥爭。牠對於國際勞動組織還有一種失望的地方，那就是直到現在，後者還沒有使各國的雇主與政府無條件的承認職工組合主義。(註二〇)

(註一九) 一般急進的勞動領袖與共產主義者，認為國際勞動局的出版物受了「反俄」偏見的影響。

(註二〇) 一九二七年，大會討論職工組合權利的問題表時，就有這種表示。大會中的政府與雇主代表對於職工組合的權利加以修

正與以限制對於職工組合的基本權利都不十分贊同，因此，勞工代表甘願犧牲職工組合的權利，投票反對這種問題表。

不獨如此，職工國際對於國際勞動組織的方法與職務也漸漸發現許多弱點。國際勞動組織已經成立了十年，可是牠制定草案的工作與各國政府承認草案的手續，都進行得太慢。一九一九年以來，牠制定的草案計二十六種，各國政府已經承認的計三百〇四條。在職工國際眼光中，各國政府能够承認的少則有一千條，多則有一千二百條，可是現時已經承認的只有此數的三分之一。國際勞動組織的會員中，有二十五個國家一條都沒有承認，其餘的會員中，多數國家都只承認了二十六種草案的半數。由此看來，各國本身的勞動立法進行得很慢，同時國際勞動立法的進行也是同等的慢，或許更要慢些。

國際勞動立法不獨進行很慢，並且牠能不能有什麼結果，還是一個問題。八小時勞動法的草案就是一個好的例證。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國際勞動組織認為這個草案是牠最大的成績，而且也是牠未來的成功的一種象徵。可是現時已經無條件的承認這個草案的，還只有比利時、保加利亞、智利、捷哥斯拉夫、希臘、印度與羅馬尼亞等七國，而且根據該草案的規定，這七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每日十小時並非八小時；此外如法意、奧與勒特菲亞等國都抱着一種觀望態度，如果其他各國承認，牠們才肯承認。現在英國政府又在請求修改這個草案，減少幾種保護勞工的條文。（註二）

（註二）參看本書第十五章。

勞動法草案的實際效力也有種種疑問。直到現在，承認草案最多的，只是歐洲與東方各新興國政府。在波蘭、捷哥斯拉夫與蘇俄邊境各國，草案的批准，進行得很快，這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各新興國政府希望輿論界承認牠們是進步的國家，第二，牠們藉此保護勞工利益，免避急進運動與革命運動。至於東方各國，勞動狀況很壞，對於這種勞動法也很需要。（註二三）不過牠們雖然承認了種種草案，可是牠們執行勞動法的方法不周，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效力。（註二三）

（註二二）國際勞動組織最滿意的事就是印度政府承認了華盛頓大會的草案，取消婦女夜工，限制雇用童工，成年男工每日工作十小時，牠認為這是牠最大的成績。日本政府也批准了一些，不過趕不上印度。南美各國迄今沒有批准任何草案，國際勞動組織認為這是因為南美勞動組織不發達的緣故。至於各附庸國與殖民地方面，迄今一點成績都沒有。

（註二三）一九二五年，英國向國際勞動組織訴苦，他說有些國家雖然批准了許多勞動法草案，可是牠們的勞動法並沒有增加，而且在執行上也不努力，其結果，牠們國內的勞動狀況還是很壞，牠們在國際商場中與其他各國競爭，後者要受很壞的影響。於是國際勞動組織指派的一個委員會，要牠仔細的考查各會員國家的報告，看牠們各國的勞動法進步如何，執行上努力不努力。據近來國際勞動組織的報告，這種方法已經有相當的成績，此後各工業先進國可以放心大膽的批准勞動法草案，不至再受那些國家的連累。

職工國際與國際勞動組織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一種人很希望職工國際的勢力漸漸

減少，使勞動者不大依靠職工組合主義，使國際勞動組織能得勞動界的擁戴，用勞動立法的手段來促進社會利益與勞動利益，成爲國際運動中的主要領袖。同時又有一種人希望國際勞動組織放棄勞動法的工作，改成一種研究的機關。他們主張國際勞動組織進一步的研究社會生活、工業管理與一般的經濟問題，因爲勞動問題決不能與其他經濟及社會問題分開。復次，勞動界中又有一班人不主張職工國際與國際勞動組織合作。

不過在實際上，國際勞動組織與職工國際的團結，却很堅固。如果政府與雇主不改變現有的態度，國際勞動組織非有勞動界的擁護不可。同時職工國際也不能不與國際勞動組織合作。二者的合作與職工國際的政策很有關係，如果職工國際要利用國際聯盟，牠非與國際勞動組織合作不可。在最近的未來，職工國際與國際勞動組織的關係不會有什麼變更，牠一方面批評後者，同時也會盡力的擴充牠的勢力，希望更能操縱國際勞動組織。

第二十章 共產主義的勃興

八十年前，馬克思與恩格爾公佈他們的共產黨宣言，他們說一種惡魔已經在歐洲橫行，這個惡魔就是共產主義，他們在共產主義旗幟之下，攻擊當時一切的社會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團體。近年以來，共產主義已經橫行全世界，向着社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與職工組合主義者進攻，只想打倒職工國際及其一切的合作者，取得國際勞動運動的領袖資格。

共產主義給與國際勞動運動的影響如何，這就要看牠的組織是怎樣。共產主義運動與其他各種勞動運動相同，如果我們要研究牠的組織，那就不能不研究牠的主張。不管共產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牠的運動總是以牠的學理為根據；我們如果要研究共產主義運動在現今社會運動中的地位與意義以及各種共產主義組織的行動，我們就得首先研究牠的學理。

第一節 馬克思與列寧

共產主義者進攻職工國際與社會主義者時，聲明他們完全是以馬克思——社會革命的偉大的理論家——的學理為根據。據共產主義者的意見，一九一四年以來，社會主義者沒有一天不在那裏修改馬克思的主張，私造馬克思學說，只想新重馬克思主義來維持「階級和平」與「民主主義」。與意大利派的

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的受共產主義者的攻擊，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滲假者」，只想用馬克思的言論來遮掩他們的反革命的行為。共產主義者自謂與社會主義者完全不同，他們要向一切的資產階級哲學進攻，他們要宣傳並應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

共產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武斷的學理，只是分析階級鬥爭的方法，我們用不着修改他的主張，只要把他的方法與根本思想正確的應用到現代社會方面。列寧的意見就是如此，經過他這種解釋，馬克思的學說又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貢獻，第一點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分析，第二點是階級關係的理論，第三點是工業國革命運動與殖民地民族運動的關係的解釋。把共產主義當作列寧派的馬克思主義來看待，我們可以說牠是一種宇宙的社會革命的學理與策略，這種宇宙的社會革命，現時正在進行之中。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的學說，牠的內容是解釋革命運動的目的及其定理。

第二節 共產主義學說

廣義的說來，社會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簡言之，共產主義的社會有三個特點，即共同意志、全體幸福與個人自由。共產主義社會中絕對沒有現時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那時人類決不再做分工制度的奴隸；勞心與勞力的區別已經完全剷除；勞力不僅是維持生活的一種工具，而且

也是生活的需要之一種；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聯合起來，爲一個單純的世界社會實行工作；生產制度已經系統化，社會化，貨物不斷的產生出來；國家再也不是武力的工具；剝削的行爲完全廢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社會中的主要口號；經濟衝突與社會衝突一律停止；人類的共同文化完全以科學與理智爲基礎。（註一）

（註一）這一段話完全根據馬克思親寫的那著名哥沙宜書（Gotha Letter），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完全承認了這一段話，而且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宣言也是以他爲基礎。共產主義者的普通宣傳文字都是以他爲根據。

共產主義者本身也不知道這種社會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列寧說道：「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還不能建立這種社會，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子或孫子們能夠實現牠。」（註二）在另外一個地方，列寧又說：這種社會革命永遠也不會發生。（註三）姑無論這種理想能不能實現，姑無論牠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共產主義者總得把牠當作最後的目標，社會革命的趨向與他們活動的根據。

（註一）參看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XVI, P. 398 (in Russian) 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出版的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曾經引用這句話。

（註三）參看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P. 102

社會沒有達到這個「高層階段」以前，必須經過共產主義的「低層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在共

產主義的社會中，人類關係的基礎是「富裕」與「自由」。在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力與效能都已提高，「富裕的經濟」總可以辦到，然而國家還是要實行嚴格的經濟管理，在收入與支出兩方面，都得有澈底的計畫。因為舊習慣與舊態度一時不能完全剷除，所以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必定還有許多不平等的地方，社會關係中必定還有用武力的時候，同時國家必定還要保持幾種職能和權力。當人類漸漸服從自然界的勢力，漸漸養成共產主義精神以後，這一切的不平等的東西自然會歸於消滅。可是社會主義同時也可以促進這種改變，牠可以實行社會化制度，富裕的經濟生活，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工業化的農業，合作主義的商業，國有信用制度，公平分配制度等，社會主義的政府可以使人民養成這類習慣，作實現共產主義的準備。

不過，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有意識、有系統，這種建設工作必定是長期的辛苦工作。所以在實現社會主義以前，我們還得經過一種過渡時期，即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改變時期。這種過渡時期的重要工作，是用武力將經濟制度化為國有，漸漸的建設社會主義制度，這時的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牠的形式與蘇俄現時的情形相同，不過因為各國的環境不同，牠們的情形自然不能與蘇俄一樣。（註四）

（註四）關於俄國的經濟狀況可參看本書十四章第一節第一段。

第二節 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主義的實現既然是一種漸進的有意識的程序，那麼，實現牠的方法，自然成了一個重要問題。所謂重要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才能使這種過渡時期的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時期？共產主義者答覆這個問題時，完全根據他們的國家觀、階級鬥爭、階級專政、黨的指導等等學說，這些學說，就是共產主義的主要學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理。

共產主義者遵守馬克思的學說，認為國家這個東西，只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和表示。（註五）國家只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一種工具，一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國都是如此，因為牠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東西。政府的官吏本是人民的公僕，可是在事實上他們却成了人民的統治者，他們只知道利用政府來促進勢力階級與他們本身的利益——這就是國家的基本的特徵。所謂自由國家或平民國家，這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名詞，世界上絕對不會有這種東西。民主國家也是如此，牠只承認多數統治少數的權力，牠只會利用武力來促進某一階級的利益。所謂全民政治，也是自由主義者欺騙勞動階級的一種名詞。在事實上，民主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一種非常有限的偽善的制度，牠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註五）參看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P. 7. 共產主義者認為這本書是資本論出版以後的最重要的著作。

社會主義成立以後，國家漸漸和平的消滅。不過當社會主義沒有實現以前，無產階級必須利用國家，

利用牠的集權組織，利用牠的勢力和暴力，將工業收爲國有，剷平剝削者的反抗，實行經濟改造，以便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

但是，無產階級決不能利用資本主義的國家，無論民主主義是怎樣的發達，他們總不能利用牠來完成他們的目的。革命的要義是一個新的階級決不能利用舊的政府組織來統治社會，牠必須推翻舊的政府，另外建立新的政府來實行牠的統治權。無產階級必須打倒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代之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蘇俄的制度就是一個榜樣。各處的無產蘇維埃國家不能完全一樣，不過牠們必須有下面幾個共同的地方：第一，只有勞動民衆與被剝削的民衆有選舉權，資產階級不能有選舉權，第二，政府官吏不能支取優厚的薪俸，並且無論何時都能由民罷免，第三，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不能分開，第四，資產階級必須完全解除武裝，無產階級必須武裝起來；最重要者，工業無產階級必須是執行國家權力的一種領袖人物。照這樣組織起來，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換言之，國家的權力完全在無產階級手裏，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必須以革命的政策爲其根據。

工業勞動者雖然是社會革命的先導者，可是他們並不能獨立的完成這種計畫，因爲各國的工業勞動者多半是全人口中的一小部份。因爲這種原因，所以工業勞動者與農民的關係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農民雖然佔全世界人口之多數，可是他們在歷史上總不能成爲獨立的領袖人物。農民本身本來分爲

富農、中農與貧農三等，他們內部根本就不能有強固的團結，他們不與資產階級聯合，便與工業勞動者聯合。

從前的農民，大都是跟着大資產階級走。現在的農民組織與農民社會，在心身兩方面還是在地主與資本家的統治之下。工業勞動者要想富農擁護他們，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現時一切政治與經濟的改變，如農業恐慌、軍國主義給與農民的負擔、新戰爭的危險等等，已經使農業人口漸漸的改變他們的觀念。無產階級此時必須——而且可能——一方面使中農維持中立，一方面以利益來引誘貧農，使他們參加無產階級的戰線。中農、貧農與無產階級的聯盟，不獨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基礎。

爲實行階級專政起見，無產階級不獨需要他們自己的階級政府並且還得要有一個無產政黨來作指導。這個政黨就是共產黨，他是無產階級的導師，在實現社會革命的計畫時期中，無產階級必須無條件的承認牠的領袖資格。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總離不了共產黨專政。我們如果要知道這裏面的原因，我們必須先知道一個社會階級與獨裁政治的關係。無論什麼階級——無產階級也在其內——牠的成份總是複雜的，各個份子的思想有新舊的不同，性情也不一樣。可是如果一個階級要實行專政，牠必須有統一的意志與統一的行動。因此，任何階級爲實行階級專政起見，牠必須把最高的權力交給一個政黨，不過這

個政黨必須有一定的計畫，與一種堅強的紀律，牠的行動決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

階級專政一定要用暴力，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要用暴力。奪取政權必須採用暴力的革命。政權奪來以後，無產階級還得用暴力來剷除那些仇視社會主義的地主與資本家，解除中農與貧農的武裝，使他們擁護勞動階級的思想。革命與戰爭相同，對於個人給以殺戮，對於羣衆加以恫嚇。爲實行階級專政起見，如果勞動者反對革命的計畫，共產黨也得用武力來對待他們。一直要等勞動者的實力已經穩固，社會主義的敵人已經剷除，那時無產階級專政才慢慢的放棄暴力這個工具。

第四節 帝國主義的分析

共產主義者根據馬克思的遺教，認爲社會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革命的細菌的發源地，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會產生革命，因爲牠裏面有許多的矛盾的現象；商品的生產一方面是爲謀利，同時又想滿足社會的需要；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的生產品價值不相符合；生產是一種社會的程序，而生產工具又是私人所有，這都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相矛盾的地方。自從資本主義發生以來，牠的矛盾現象已經產生了階級仇隙與階級鬥爭，使資本主義的基礎受了重大的打擊。自一九〇〇年以來，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形式都發生改變。從二十世紀起，資本主義變成了財政資本主義，牠的主要特徵是：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混和，獨占事業的發達，資本出口的增加，全世界的經濟

命運完全操在於少數幾個財政家手裏。其結果，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政策，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發達的一種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財政與獨占事業統治一切。一九〇〇年與一九一四年之間，財政資本主義產生一種空前的經濟發展，不過結果却引起了歐戰與俄國革命。歐戰發生，資本主義發生了普遍的恐慌，開始衰頹；同時俄國的革命又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一個基礎。

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一七年之間，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生死鬥爭已經開始，這種生死鬥爭必會繼續延長下去。——歐戰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也是無可救藥，因為獨占主義的財政資本主義的範圍仍然在一天一天的擴大，內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其結果，財政資本主義雖然廢止了小資本家的競爭，可是又引起了更激烈的大資本家的競爭；他雖然引起了生產力的發達，可是物價的增高與商場的獨占，始終會阻止生產力的發達；他雖然組織了國際的托辣斯，可是他同時又促進了各國的經濟競爭與保護稅則；他雖然運用資本開闢世界各國的新工業，可是他同時又在政治上壓迫各殖民地；他雖把世界各國聯結起來使牠們一天一天的接近，可是他同時又促進軍國主義的發展，激起新的戰爭；他雖然改良了生產方法，可是他對於勞動者的剝削却一天一天的增加；他雖然把勞動社會化，為社會主義建立基礎，可是他同時又增加寄生者的數目，促進資本主義的傾頹；他雖然把全世界的經濟權交給幾百

個大的資本家手裏，可是牠同時又促進了勞動者的組織，增加他們對於社會不平等的仇視心理，使他們更加努力於實現新社會制度的運動。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一天一天的增加，所以一九二四年以來的經濟狀況的穩定，只是一種局部的、暫時的與衰頹的穩定。永久的穩定，決不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的性質本來就是如此，牠決不能從贏利中提出一大部份來增加工資，擴大國內的商場。雖然資本家能夠利用新機器、電力、標準化、富特化（Fordization）合理化（註六）科學管理、托辣斯等等工具來改進生產事業，然而各國工人的收入——在全國收入中看來——却是一天一天的減少，而且他們生活程度也漸漸的低落，被剝削的程度一天一天的增高。德國的工人，在道威斯計畫之下，擔負了賠款的責任；法國的工人擔負金融緊縮的損失；英國的工人，因資本主義衰頹，痛苦正在增加；其他歐洲國家的工人，有些感受失業的痛苦，有些受了其他的損失，不能不犧牲從前獲得的利益；就以美國而論，工人的真正工資已經停止增加，工作時間也不能再有減少，同時他們在生產程序中，生活上一天一天的痛苦起來。

（註六）共產主義者認為合理化是間接增加剩餘價值的一種工具。

如果我們將國際情形整個的觀察一過，我們更能知道現時的經濟狀況的穩定是一種暫時的局部的現象。因為現時的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中已經有了五種主要的衝突。第一是蘇俄與其他各國的衝突，

無產階級專政與帝國主義的衝突。這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的衝突，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第二是美國——金錢共和國——與歐洲的衝突，尤以英美兩個帝國主義的衝突為最烈。第三，德國的勢力漸漸恢復，牠已經開始與英法兩國競爭。第四是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衝突。第五是亞洲、非洲與南美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的衝突。

資本主義社會中既然有這些衝突，所以牠不能不設法來調和牠們。牠利用國際聯盟來促進全世界的合作。牠要把全世界各國聯合起來進攻蘇俄，只想剷除世界革命的象徵。牠還想實現一種烏托邦的計畫，組織一個單純的全世界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托辣斯，把世界工業造成一個單一的系統。

不過資本主義這些方法決不能消滅國際間的種種衝突。第二次世界戰爭不久就會發生，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更會激烈。我們只要看看現時軍國主義的進展——尤其是航空事業與化學的進步——就可以知道各國政府正在準備這個戰爭，雖然牠們只想用國際聯盟來遮掩，雖然牠們一天到晚討論和平，雖然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大聲疾呼的主張和平與裁減軍備，可是牠們的戰爭準備却是一種顯明的事實。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雖然漸漸要歸於消滅，可是世界革命却一天一天成熟起來。以暫時的情形而論，經濟社會的局部的穩定中已經有了一種革命的醞釀。不過這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新革命運動的開

始。第一次的世界革命已經在俄國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未來的革命發展必會使其他各國的勞動階級奪得政權，建設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第五節 世界革命時代

世界革命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程序。不久以前一般人都以為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一種單純的無產階級的運動，以為那時各種不同的份子都會一致的聯合起來，一致的參加這種運動。可是事實却與此相反，國際社會革命是一種極端複雜與極端不平坦的程序，牠決不能不複雜，也不能平坦，因為牠是資本主義發達的一種結果，而資本主義的發達的程度，各國又有不同。各國的資本主義決不會同時發展，也不會同一方向發展，發展的程度也不相同。各國的資本主義的進步有些很快，有些很慢，因此牠們的形式各不相同，成熟的程度也有高低之分。

職是之故，世界革命只是各種不同的程序的結合，在時間上與性質上都不一樣。世界革命既不能在各國同時發生，也不能有同樣的進展，牠所走的是一種曲折的道路。今天，資本主義已經成熟的國家發生了革命；明天，殖民地國家又發生革命，後天，比較不開化的國家也發生革命。復次，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其中有爭取自由的戰爭，有殖民地的叛變，也有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革命誠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成份，然而其他的革命——尤其是殖民地的革命也很重要，因為牠

們可以搖動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促進牠的傾頹。

所以我們必須把世界革命當作一種長期的革命，在實事上，牠真是一個全體的、偉大的、歷史的時代。這種革命要若干年才能完成，我們此時不能決定。換言之，在未來的時期中，社會中必有許多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經濟制度，互相衝突。當勞動階級在各國取得政權以後，牠們必會建設種種不同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其結果，那時世界上必有各種各類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牠們中間必會發生戰爭與爭鬥。一直要等到各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獲得勝利以後，牠們才能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全世界的獨裁政府——即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世界結合——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世界經濟。那時，世界革命才算完成。

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由種種複雜與不同的革命組合而成，可是牠們現時已經有了一種基本的團結，因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S.S.R.——的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府已經成立。（註七）U.S.S.R.正在鼓勵各國的勞動者，要他們奪取政權；牠援助各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領導牠們向着社會主義前進；牠指示一切被壓迫階級必須走的道路，使他們建設一種以馬克思主義與勞動價值為基礎的新社會。

（註七）U.S.S.R.係一九二四年俄國制定的國名。

因爲這種種原因，所以U. S. S. R.現在已經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國際無產階級的祖國。各國的勞動者必須援助蘇俄，使牠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抵抗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資本主義國家現時一方面想對俄恢復貿易，同時又恐怕俄國富強起來，增加世界革命的勢力。從現在這種局面觀察起來，各資本主義國家隨時都可以聯合向蘇俄進攻，第二次的世界戰爭也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攻擊蘇俄的戰爭。那時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就是在他們本國利用宣傳，使軍士脫離軍隊，實行團結，用同盟罷工等等手段來傷害本國的軍隊，使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獲得勝利。這種反軍國主義的手段是防止戰爭的唯一有效的武器，縱然戰爭不幸發生，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也能獲得勝利。

第六節 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共產主義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理論與實際上造成一種鬥爭，俾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使無產階級用武力奪取政權。他們這種工作不獨與一切改良主義者不同，並且與社會主義者也不一樣。不過革命是一種曲折的程序，僅僅英、德、法、美等等工業先進國的勞動者才能實行直接的鬥爭。在那些「中等資本主義」的國家方面，此時的必要工作，只是奪取民主權利，激起農民革命。至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此時所需要者則爲民族獨立與打倒封建主義。復次，有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已經有最高的發展，可是國內還沒有發生革命的潮流，在此種狀況之下，共產主義者就得在資本主義之下設法滿足勞動者的日常需要，

改良勞動狀況不過共產主義者同時也要用種種方法來激起勞動者的革命精神。

資本家爲剷除革命的潮流起見，有時採用所謂『分離與統治』的辦法。各主要工業國家的資本家，每每籠絡一般熟練工人，由贏利中提出一部份來，增加他們的工資，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領導這般腐化勞動份子的人，就是改良主義派的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後者是社會革命的最大的仇敵。他們受了資本家的運動，於是對勞動者作種種宣傳，說資本主義在未來還有興隆的希望，資本主義的外交上雖然有點衝突，可是只要國際聯盟的勢力增加以後，這種衝突自然能夠消滅。因爲勞動者對於這種學說已經有了相當的信仰，所以共產主義者必須以攻擊資本家的手段，同樣的攻擊社會民主黨員與改良派的工會領袖，俾能操縱無產階級的民衆組織，使勞動民衆準備起來，好應付未來的革命戰爭。

第二十一章 第三國際

一九一九年，共產主義者開始活動，他們的計畫，要將一切政黨、職工組合與其他的勞動團體聯絡起來，共同組織第三國際。後來他們發現這種計畫不能實現，只好在第三國際下面分設各種機關，分別進行各種不同的工作。所以現時共產主義運動下面有許多的國際團體，他們的團結極其堅固，工作雖然是由各種團體分別擔任，可是牠們的意志都是統一。這種運動的中心便是第三國際，牠一方面分配各團體所應作的工作，一方面聯合各種團體，使牠們有一種共同的目標。

第一節 共產主義政治

在組織與工作上看來，第三國際是一種國際的政治結合。（註一）牠的會員總計有五十個國家的共產黨，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共產黨，有的是合法的政黨，有的是不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的黨員是一般信仰共產主義的原則與計畫的男男女女，他們立志為共產主義工作，甘願服從黨紀；黨員每年都得繳納一定的黨費，不過黨費的數目，各國有所不同。

有些國家的法律禁止共產黨的組織，所以這些地方的共產黨只能秘密工作。其餘各國的共產黨，雖然有時作些不合法的工作，然而牠們却是合法的政黨，牠們可以辦機關報，舉行公開會議，參加政治運動，

加入各地各省與各國的立法機關，公開的宣傳社會革命。

(註一)共產黨本身大部稱第三國際爲 Comintern 即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之簡稱。

第一段 細胞組織與集權主義

根據「布爾雪維化的」的原則，(註二)共產黨的組織是以每個工作場所爲單位。這個工作場所也許是工廠、礦山、公司、商店、農場，也許是其他地方。每個工作場所的人員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細胞，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員都得加入這種細胞。除了「工業的細胞」以外，還有「街市的細胞」同居在一個地方的黨員組織起來，就稱爲「街市的細胞」。細胞是討論問題的場所，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問題，都在這裏討論。細胞組織的發達的程度，各國不同，有些國家的共產黨的組織，仍然是以居住的區域爲單位。

(註二)參看本書第十三章第二節。

工業細胞與街市細胞聯合起來，組織地方黨部；地方黨部聯合起來，組織全國黨部。除了幾種小小的區別以外，所有的共產黨的統治機關都是稱爲中央執行委員會。該會會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不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每年只開幾次會議，所以在閉會期中，黨的權力還是在另外一個小的團體手裏，這種小團體稱爲政治部 (Political Bureau)，部員少則五人，多則七人。

共產黨的內部組織完全以民主集權主義爲基本原理。每個黨的機關對於上級機關的命令必須即

刻執行，嚴格的執行，每個黨員必須服從「鐵的黨紀。」在每個問題沒有決定以前，黨員可以在細胞會議或其他黨的機關自由討論。可是一經黨的上級機關決定某種辦法以後，每個黨員都得無條件的服從。黨員決不能以個人資格或團體資格反對黨的全體，黨內如果分「派」，那就是違背了列寧主義的原則。共產黨訂立這種規則，目的就在將黨的決議權與執行權集中於每個共產黨的政治部。

民主集權主義不獨是共產黨的主要原則，牠之所以主張這種制度，還有其他實際上的理由。共產黨的行動——如煽惑軍隊等事——有時非常秘密，只能讓少數幾個領袖知道。有時某國發生重大的政治改變，共產黨不得不改為秘密的政黨，在這種狀況之下，民主集權主義非常方便，所以牠平時也不能不採用這種制度。

第二段 執行委員會與常務委員會

各國的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在支部與總部的關係上看來，第三國際與社會主義國際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國際是一種聯邦式的組織，而第三國際却是統一的集權的政治結合。第三國際是「一塊石頭刻成的一根石柱」，牠是一個世界黨，牠所屬的各國共產黨，不是獨立的黨員，乃是牠的附屬黨員，各國黨部之服從第三國際的命令與各國黨員之服從各國黨部一樣。

所以第三國際的組織完全與各國共產黨的組織是一樣的，都是以民主集權為原則。第三國際的最

高機關是『世界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如有必要時，也得召集特別大會。（註三）世界大會有三種主要任務：第一是審查理論、政策與組織方面的一切問題，統一共產主義的學理與策略；第二是選舉第三國際的執行機關；第三是裁判黨內的一切糾紛。

世界大會係由各國共產黨與其他附屬機關的代表組織而成。各團體的代表與票數完全一律。各國共產黨的代表數目係由第三國際執行委員規定，票數的多少以各黨的黨員數目及在國內的政治勢力為轉移，由大會當場決定。各國代表投票時，決不能受國內共產黨員之秘密委任，否則所投之票一律無效。這種大會非常秘密，討論與爭辯有時非常激烈，平時共產黨機關報所發表的記錄，都是經過檢查與修正的。（註四）

（註三）第一屆大會舉行於一九一九年；第二屆大會一九二〇年；第三屆大會一九二二年；第四屆大會一九二二年；第五屆大會一九二四年；第六屆大會一九二八年。

（註四）參加一九二八年大會者有五百十五個代表，代表五十八個支部。

在大會閉會期中，第三國際的統治機關為執行委員會，簡稱爲E. C. I.（註五）大會將所有的支部分為若干組，每組得選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代表組織執行委員會。各國黨部或各組黨部只能提出候選人，候選人是否當選，全由大會決定。

(註五) E. C. C. I 即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之簡稱。一九二八年之執行委員共五十八人，候

補委員四十二人。

根據民主集權的原則，E. C. C. I 有頒布緊急命令、管理各國共產黨的行動的權力。牠可以取消或修改各國共產黨的議決案；牠可以懲戒牠的黨員，如黨員中有違背共產主義原理或政策的行動時，無論是個人黨員或整個的共產黨，都能由 E. C. C. I. 將牠革除。

反之，各國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必須對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負責。牠們必須按時將牠們的工作詳細的報告 E. C. C. I. 牠們必須繳納一定的黨費；牠們在本國召集全國大會時必須預先獲得 E. C. C. I. 之許可。各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沒有得到 E. C. C. I. 之同意以前，決不能自動辭職。第三國際內部的一切正式位置，完全屬於第三國際全體，並不屬於暫時佔領該種位置的人員；凡是自動離棄職務的人，都是違背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是一種犯罪行為。

E. C. C. I. 每六個月開會一次；此外，每年還有兩次所謂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參加擴大執行委員會的人，除執行委員以外，還有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其數目則由執行委員會規定。在過去的各屆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參加的代表少則一百人，多有二百人。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決不能享有『世界大會』的任何權力，牠的議決案只能作第三國際與各國共產黨的參攷而已。

E. C. C. I. 閉會期中，第三國際的事務係由 E. C. C. I. 所產生的常務委員會 (Praesidium) 處理。常務委員會有三十個委員，九個候補委員，每兩星期在第三國際的莫斯科總部開會一次。(註六) 常務委員會本身再選舉一個政治祕書處，常川駐會，辦理第三國際日常工作，祕書處總計祕書十一人，候補祕書三人。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又分爲若干部。會中有十一個各國祕書處，一個國際婦女祕書處，一個組織部，一個新聞與統計部，一個宣傳與煽惑部，一個東方部，此外還有其他各部。(註七)

第三段 第三國際的支部

在現時狀況之下，第三國際的大本營就是俄國，牠的黨員總計一、七〇七、七九六人，其中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都在俄國，差不多要佔全數四分之三。(註八) 俄國共產黨現在是統治俄國的政黨，俄國的天然財源本來豐富，加以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完備，經濟也很充足，所以牠對於全世界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響。

(註六)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常務委員會本有一個會長，這個會長同時也是第三國際的主席。一九二六年，會長爲齊羅維夫，因爲他不久便被第三國際開除，所以會長一席，也隨之而取消了。參看本書第十四章第一節第一段(D)。

(註七) 第三國際的祕書處與辦公處都在莫斯科。

(註八) 這是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統計。一九二八年九月，第三國際舉行大會時，到會者有六十六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組織，代表黨員

四、〇二四、一五九人，其中有一、七九八、八五九人是共產黨員與一般同情於共產黨的團體中的會員；此外有二、二三五、三〇〇人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

除了俄國以外，共產黨黨員最多的便是德國、捷哥斯拉夫與法國。俄國以外，共產黨黨員總計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即三〇〇、〇〇〇黨員，都在這三個國家。（註九）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勢力很大，牠們辦公處都是自己建築的，除了黨的辦公處以外，還有大規模的出版部，辦有日刊、週刊與月刊種種刊物，銷路很廣，黨內的職員也很多，分別擔任各種職務。

（註九）一九二八年，德國共產黨所得票數計三、二三一、〇〇〇張；法國共產黨所得票數計一、〇六〇、〇〇〇張。

其他各國的共產黨沒有多大的勢力。從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起直到巴爾幹半島、波蘭以及波羅的海各國止，共產黨都是非法的政黨與半合法的政黨。除了波蘭共產黨以外，其餘各國的共產黨都是小規模的革命黨，一九二三年以後，因為政治的壓迫，牠們差不多完全解散了。中歐邊境各國的共產黨雖然曾經盡力攻擊各國的社會主義團體，可是沒有成功。奧大利、瑞士、荷蘭、丹麥與比利時的共產黨大都是些宣傳與煽惑的機關，黨員只有幾百個人。瑞典與挪威的共產黨也是少數黨，黨員只有幾千人。英國也是一樣，共產黨員只是九千人。歐洲以外最大的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不過現在牠是一種不合法的政黨，其次就是美國的勞工黨，黨員約有一萬二千人。

各國共產黨的勢力有大小之不同，同時經濟與政治狀況又不一樣，所以牠們的性質與工作也不能一律。丹麥、奧大利、荷蘭與比利時的共產黨的工作只是口頭的宣傳與煽惑。德國、法國與捷哥斯拉夫的共產黨則努力於議會行動。英國與法國的共產黨同時在軍隊方面從事秘密工作，作種種反軍國主義的宣傳。波蘭、意大利、波羅的海以及巴爾幹半島各國的共產黨的工作與帝俄時代的俄國共產黨相同；牠們組織秘密會社，設立秘密印刷所，發行非法刊物，暗中與工廠中的工人從事聯絡，準備民衆運動與革命運動。在亞洲、非洲與南美各國，共產黨都在參加民族運動，農民運動與反帝國主義運動。

第四段 黨紀與財政

第三國際爲聯合各國共產黨，造成一個世界黨起見，對於宣傳、紀律與財政三點非常注意。牠聯合各國共產黨的方法就是宣傳社會革命。在社會革命旗幟之下，牠要求各國共產黨拋棄民族的觀念，把各國當作全世界系統的一個份子看待，各國共產黨作國際觀察時，必須把全世界分爲兩個對峙的部份，一方而是資本階級的世界，一方而是無產階級的世界。第三國際的出版物中，時常刊載國際政治與經濟問題，各國共產黨員必須研究這種刊物，第三國際所有的支部，都得留心第三國際整個的發展，各支部也得互相批評彼此的工作。蘇俄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各國的共產黨必須參看牠的情形，俾能在各國建立同樣的組織。

宣傳以外，還有一種私人的接洽。莫斯科是一個集會的中心，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革命家、反帝國主義者、革命的職工組合主義者以及政治上與社會上的急進份子，都在這裏聚會。各國的共產黨領袖絡繹不絕的到莫斯科去，有的是開會去的，有的是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去的，有的是與第三國際的領袖接洽去的。

共產黨員遵守紀律的精神，真是獨一無二。他們決不會因私人的感情而洩露共產黨秘密會議的內容，無論大小事件，一律保守秘密。他們之所以能够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把非共產黨員一律看作外人，同時也相信外界的人都在四圍向他們進攻。

不過有時共產黨員也有違反這種紀律的行爲，那時第三國際必立刻加以懲罰。我們只看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共產黨維持紀律的手段是如何嚴厲：杜羅斯基、齊羅維夫、克明勒夫、勒德克、勒科菲斯基、列菲、菲雪爾、梭菲林等都是共產黨的重要領袖，可是他們都曾經先後被共產黨開除。各國的共產黨員與共產主義團體，時時有受懲戒的事，有的受譴責，有的撤除重要職務，有的停止黨權，有的開除黨籍。凡是有違背黨紀嫌疑的黨員，都有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忠實信徒監視着，只要他有違背黨紀的行動發生，立刻就受懲罰。（註一〇）

（註一〇）當俄國反對派運動高漲時，俄國共產黨曾經利用蘇俄的秘密巡警偵探反對派的行動。同時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還派了

許多暗探到國外去探聽各國反對派的消息。

第三國際對於財政問題也很注意，希望藉財政上的援助，鞏固各國共產黨的團結。一九二七年，據第三國際的報告，牠津貼十七個支部的款項總計三四五、〇〇〇元，佔去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有出版物方面的津貼，有組織工作方面的津貼，也有文化事業方面的津貼。(註一一)

(註一一)這是第三國際第一次的財政報告。參看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各國共產黨黨員數目一覽表(註A)

國名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四年
蘇俄	一、二一〇、九五四	一、〇七八、一八五	四四六、〇八九
德國	一二四、七二九	一三四、二四八	一一一、三四九
捷哥斯拉夫	一五〇、〇〇〇	九二、八一八	一三八、九九六
法國	五二、三七六	七五、〇〇〇	六八、一八七
美國	一二、〇〇〇	一一、九九〇	一七、〇〇〇
瑞典	一五、四七九	一〇、八四九	七、〇一一
英國	九、〇〇〇	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

總計

未詳(註B)

未詳(註B) 一、二二二、〇三五

(註A)此表係第三國際第六屆大會所公佈內容並不完全。完全的統計表外人不易覺得。

(註B)無從考查。

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收入一覽表(註C)

收入項目

數目(以盧布爲單位)

舊有存款

一六、八一九·六二

黨費(四十四國、黨員一、七〇七、七六九人) 一、〇二九、三六七·一八

捐贈

一七六、六七九·八〇

出版部電報處與新聞部收入

一五二、一二八·〇〇

總計

一、三七四、九九四·六〇(註D)

(註C)參看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註D)約合美金七〇一、二四七元。

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支出一覽表

支出項目

數目

行政費（薪水與辦公費等項）

五九五、〇五九・〇四

郵電費

三三、七五〇・〇〇

旅費

五一、二八六・七五

十七個支部津貼（出版與文化事業）

六九〇、二〇六・八五

總計

一、三七〇、三〇二・四六

收入兩抵實存（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四、六九一・九六

第二節 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主義

共產主義者認為政治組織是最重要的東西。他們認為政治是「集中的經濟」階級鬥爭是政治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政治的程序；政黨是社會革命的工具。所以共產主義者的責任是幫助各國組織健強的共產黨，為第三國際樹立一種堅固的基礎。

可是一個政黨的黨員，總是有限。尤其是共產黨，凡是入黨的人，首先必須經過選擇，入黨以後，他們必須擔負工作，謹守紀律，還要冒危險，受痛苦，所以共產黨的黨員必定不多。但是為實現社會革命起見，共產黨必須獲得多數工人的擁護；雖然不能獲得全世界工人的多數的擁護，至少也要使「願意從事團體行動的工會會員中的」多數來擁護牠才行。

在現存一切的民衆組織中，共產黨最注意的就是職工組合，牠認爲後者是社會革命中的最重要的工具。職工組合可以使工人發生階級意識；在革命的鬥爭中，牠們可以供給大批的戰鬥隊，奪取生產工具，『剝削一般的剝削者』等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中，牠們又可以幫助政府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

第一段 赤色職工國際的組織

因爲這種原因，所以從一九二一年起，共產主義者就開始在職工組合方面活動。他的目的是要充當職工組合的領袖，指導牠們，把牠們變成共產主義活動的機關，階級鬥爭的工具，使全世界幾千萬不懂共產主義的工人都認識共產主義。赤色職工國際的組織，就是要根據這種計畫聯絡各國的職工組合行動，使牠們成爲一種國際的勢力。（註一二）

（註一二）赤色職工國際前稱爲 Proletariat。

根據當時的計畫，共產主義者必須衝入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即職工國際——打倒非共產主義的工會領袖，使他們自己當選爲職工組合的職員。他們奪得這些職工組合以後，然後把後者與赤色職工國際中的工團主義以及其他革命的職工組合聯合起來，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形成一種革命的國際勞動機關。

但是，他們這種計畫不久就受了種種的打擊。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將共產主義的領袖一律逐出職工組合之外。同時各國總工會與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對於一般被共產黨所操縱的職工組合一律不准入會。工團主義者也反對共產主義者，不願受後者的指揮。其結果，共產主義者便不能在改良派的職工組合方面活動，只好一方面自己聲明多數的工人已經在共產主義指導之下，一方面設法來分化改良派的職工組合。

現時的赤色職工國際，其成份非常複雜，牠裏面的會員，有些是各國的總工會，有些是各國的地方工會，有些是工業組合，有些是政治組合，有些是各國的少數派組織，如英國的少數派運動與美國的職工教育聯合會。此外牠還有十五個國際宣傳委員會，專在各國國際勞動書記部中作種種煽惑工作，同時汎太平洋勞動書記部與南美職工組合書記部一類的團體也是牠的會員。

赤色職工國際是共產主義職工組合的中央機關，在組織方面，牠有國際大會、中央會議、執行委員會與秘書處等等名稱。國際大會不獨制定國際勞動運動的大體計畫，並且各國職工組合的重要行動也是由牠指點。大會在閉會期中，一切事務由大會產生的中央會議負責，中央會議也有閉會時期，所以牠又選舉一個執行委員會與秘書處辦理赤色職工國際的一切事務。（註一三）從一九二〇年起，秘書長一席即由羅梭菲斯基擔任，秘書處設在莫斯科的勞工廳裏面。（註一四）內部的工作有組織、情報、統計、翻譯與圖書管

理各項，此外還發行赤色職工國際刊物，保管各項公文，並擔負國際交涉之責。十五個國際宣傳委員會的秘書，都是住在莫斯科的俄國人，執行委員會開會時，他們都得參加，他們在會議中不僅討論各該工業的問題，並且也討論國際勞動運動方面一切的問題。

(註一三)赤色職工國際第四屆大會所產生的中央會議，共有委員九十四人，他們代表二十八個國家，殖民地，南美洲以及其他各處的共產主義工會，執行委員會有二十一個委員。

(註一四)勞動廳是一個宏大的建築物，俄國職工組合的中央委員會的辦公處，就在這裏。

第二段 鬥爭的策略

赤色職工國際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這是一種顯然的事實。羅梭菲斯基曾經說過：「赤色職工國際的目的大致與第三國際相同，不過牠是國際的勞動組織，所以在方法上與第三國際不同罷了。」

(註一五)職工組合的目的是要隨時改進工人的生活，赤色職工國際裏面的共產主義者與其他的信徒們也是一樣，他們必須參加日常的鬥爭，那怕是一種最小的鬥爭——只要牠的目的是改進工人的生活——他們都得參加。他們鬥爭時必須利用職工組合主義的通常的手段，即罷工、杯葛、團體契約等等。

(註一五)一九二八年以前，第三國際的大會閉幕以後，赤色職工國際總是隨着閉會。第三國際每次舉行大會時，會中總有一個職工組合委員會，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職工組合問題並向大會提出一種建議案。等第三國際大會通過這個建議案以後，赤色職工國

際開會時就把牠當作討論各種議案的基礎。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九屆擴大執行委員會閉會後，赤色職工國際大會就接着開幕，會中的討論還是根據歷來的那種手續。牠的秘書長是羅梭非斯基，他同時也是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之一。

赤色職工國際的政策雖然是如此，然而牠與改良主義派的職工國際却有一種根本的差異，因為牠是革命的職工組合。二者的根本分別就是：赤色職工國際與共產主義者把日常的鬥爭與他們的最後的目的聯合起來，因為見解上之不同，所以策略上也不一樣。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只用和平的手段來增進勞動者的利益；共產主義者便告訴勞動者：無論那種利益都要用爭鬥的方法才能得到。改良主義者把團體契約視為最高的手段，共產主義者則認為工資契約只是暫時的和平工具，牠的目的就是給勞動一種培植勢力的機會，俾能作進一步的鬥爭。共產主義者決不主張與雇主訂立長期契約，因為長期契約可以軟化勞動的戰鬥精神。因此他們也反對強制仲裁、勞資合股以及其他促進工業和平與階級聯合的一切計畫，極力主張實行階級仇視的原理，從事階級鬥爭。根據這種原理，共產主義者每每在職工組合中主張激烈的行動。他們時時都要提出激烈的要求，增進勞動者的鬥爭的能力。

事實既然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不免要與改良主義派的領袖發生衝突，尤其是在罷工的時期中。共產主義者認為改良主義派漸漸要取消一切的爭鬥政策，公開的破壞罷工，所以赤色職工國際的會員必須剷除這班破壞罷工的份子，把這班資本家的暗探與夥伴，趕到工會以外去。共產主義的信徒，切不能過

於重視一切禮節，或官僚派的權利。他們必須利用每次罷工，奪取職工組合的領袖資格。罷工發生後，他們就得要求選舉一種特別的罷工委員會、行動委員會或統一委員會，或者單獨的主持罷工，或者與改良主義派共同主持罷工。

第三段 細胞組織與重複工會

因為第三國際從前主張聯合戰線與國際職工團結的策略，所以牠時時的囑咐牠的會員，要他們不必破壞改良主義派的工會。(註一六)牠要牠的會員加入這種工會，組織各種細胞，或職工組合小組，俾能暗中實現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政策。

(註一六)參看本書第十章與第十三章。

自一九二八年春季以來，共產主義者已經不大注重聯合戰線的策略，他們現時最注重的就是在改良主義派的職工組合中擴充共產主義者的統治力。(註一七)他們還是要繼續維持職工組合中的細胞與派別，對於英國與德國的職工組合，尤其是要如此，因為這兩國的改良主義派在工會中的勢力最爲雄厚。至於法國與捷哥斯拉夫方面，共產主義者早就組織了所謂重複工會 (Dual Unions)。美國方面，一般舊式的工會已經在瓦解的程序中，還有其他幾國的工人，根本就沒有工會組織，共產黨在這些地方現時正在組織他們自己的工會，俾能抵抗改良主義派的工會。

(註一七)參看本書第十五章。

第四段 赤色職工國際的勢力

赤色職工國際現時到底有多少會員，我們無法調查。牠歷年發表的統計表，都不大確實。現時牠自稱代表五十個國家，一千七百萬工人；這一千七百萬會員中，又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正式會員；第二種是一般與牠表示同情的工會，不過牠們沒有正式加入，因爲政治上有種種困難；第三種是其他勞動組織中的革命少數派。(註一八)根據這種統計，牠認爲牠的會員比職工國際多些，而且範圍與勢力也要大些。

(註一八)其中有一〇、二四八、〇〇〇是俄國工人；五二五、〇〇〇是法國的工人；一九六、〇〇〇是捷哥斯拉夫的工人；二、二八〇、〇〇〇是中國的工人。據牠自己說，會員中有二、八七五、〇〇〇人是三十個國家的「革命少數派」的工人；此外還有三六八、〇〇〇工人與牠表示同情，因爲政治上的壓迫，不能正式加入。參看一九二八年三月的 *Internationale*。

diocle Bouge

在實際上，除了俄國以外，牠的會員大約都分散在法國、捷哥斯拉夫與中國三處。就以這三個國家而論，牠的會員也沒有好大的勢力。牠的大本營就是全俄職工組合聯合會，現時約有會員一千一百萬人。

(註一九)

(註一九)這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統計。赤色職工國際從來沒有發表過財政報告。一般人都相信牠的經費完全是由俄國的職工

組合供給俄國的職工組合對於外國的工會也時常給以經濟上的援助，有時直接寄與各國，有時交與赤色職工國際，由後者轉寄。從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止，俄國職工組合津貼其他二十二國的工會的款項，總計三二一、六〇〇元（一九二六年寄與英國礦工的津貼包括在內），其中寄往中國工會者在八九、七三三元以上。參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 *La Vie ouvrière*。

第三節 第三國際的附屬機關

第一段 國際農民聯合會與國際婦女部

第三國際的附屬機關，有一個國際農民聯合會（*International Peasants Council*），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十月。牠的目的是指導各國的農民，使他們加入社會革命。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加入各處的農民運動；鼓吹重行分配土地的農民運動，鼓吹反對苛重土地稅則的農民運動，培植殖民地地的革命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行爲。共產主義者必須在農民組合中組織細胞，以期奪取農民組合的統治權。只要有機會，共產主義者就得使貧苦的農民脫離富農與中農，組織獨立的政黨。無論在什麼地方，共產主義者的責任就是要使農民組織加入國際農民聯合會。

在現存狀況之下，國際農民聯合會是農民運動的中央機關，牠的職務是指導各國農村中的共產主義細胞與幾個國家的小規模的農民黨。牠與第三國際的大會聯絡，時常舉行各種會議。牠有一個中央執

行委員會，也有一個常務委員會，總會設在莫斯科，牠同時還在莫斯科辦了一個農民學院，研究各種農民問題。

農民與工人，與其他的人一樣，也有妻女姊妹。根據共產黨的革命計畫，這班女國民也有一定的職務。列寧說道：「除非幾百萬的女工加入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決不能成功。」革命成功以後，如果沒有婦女的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從着手。所以共產主義者必須使婦女擁護他們，使婦女們變成社會革命中的有意識的鬥爭者。

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一切的共產主義細胞、工廠中的細胞、職工組合中的細胞、勞動黨內的細胞、父母聯合會中的細胞、農民聯合會中的細胞或老年兵士聯合會中的細胞，都得指定一個男性或女性的職員，專在婦女方面活動。各國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總得設立一個婦女部，至少要有一個秘書擔負部內的一切責任。莫斯科有一個國際婦女書記部，專以促進國際婦女運動爲職責，牠每年開兩次大會，發行種種刊物，聯絡各國共產黨的婦女部的秘書。牠還特別組織了一個東方婦女組，援助東方的婦女們，打破東方各國的宗教與道德偏見。每年三月十八日是共產主義的國際婦女節，全世界的共產黨在這天都有種種特別的宣傳工作。

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農民團體與婦女組織中間有一種聯合的機關，此即各處的合作社。共產主義

者必須將改良派的份子驅出合作社，使合作社完全由共產主義者統治。凡是共產黨的黨員都得加入合作社，在裏面組織細胞。他們時常召集國際合作社員大會，指導各國合作社中的細胞工作。他們目前的工作，是要使國際合作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漸漸脫離社會主義國際，使前者變成共產主義者的機關。

第二段 共產主義青年國際

與第三國際有密切關係的，還有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國際（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會員都是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共產主義青年國際係由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組織而成，共產主義青年團各處都有支部，支部的團員就是工廠細胞、職工組合細胞與街市細胞。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的組織也是根據民主集權主義，最低的機關為地方委員會，其次是省委員會，其次是全國委員會，全國委員會上面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執行部，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都是由共產黨指揮，共產主義青年國際又是第三國際的一份子，故與第三國際其他份子一樣，都得服從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

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的任務是將勞動界中的青年男女組織起來，為共產黨擔負種種工作。他希望青年工人入會以後，可以明瞭普通的共產主義原理，從事共產主義式的煽惑、宣傳與政治活動等工作。

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都有一定的職務。所有的團員必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受特別的軍事訓練，作未來革命之準備。他們必須在資產階級的軍隊裏面，組織細胞，與赤色職工組合實行合作，破壞軍隊中的紀律。他們必須向各國的青年作反宗教的宣傳。他們必須盡力破壞其他黨派的青年組織，如法西斯蒂、社會主義與宗教性質的青年團體等等，因為他們都是共產主義青年的仇敵。如有必要時，他們必須將共產主義青年團改組為秘密的機關，從事秘密的工作。

共產主義青年團國際還附設了一個國際童子部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ureau)，牠的任務是監督各國的童子團 (Children's League)，後者的團員都是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各國的童子團，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指導之下，必須在各國組織共產主義兒童組合，俾能在各地的小學校中形成細胞，反對童工，反對學校當局在兒童的身體上加以刑罰，並作反對戰爭的宣傳。牠每年有一個所謂國際兒童週，在兒童方面作各種宣傳。

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國際是一種很大的組織，會員有二百萬人，牠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原素。俄國以外，牠的勢力很小，會員也不多。(註二〇)

(註二〇)俄國以外，其他各國的共產青年團的數目很難調查，根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只有十個國家的共產青年團還有相當可靠
的統計，他們的會員總計六九、二五二人，其中德國有二〇、一八三人，瑞典有一四、五〇〇人，捷克斯拉夫有一二、七八九人。

法國有一〇、五〇〇人，美國有二、四八〇人，英國有一、四〇〇人。參看 *Four Year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

(In Russian) Moscow 1928, P. 120

除了共產主義青年國際以外，還有一個所謂赤色體育國際 (Red Sports International) 牠的工作與前者大致相同。根據共產主義者的意見，工人的體育是革命爭鬥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體育可以訓練一般青年，使他們成爲無產階級國家的良好公民；赤色體育國際的組織，就是以這種原則爲根據。牠現時的主要工作是要使青年工人與農民脫離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者的體育組織。各國的赤色體育會必須與各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合作，在資本主義者的軍隊中，擴充革命的勢力，並組織無產階級自衛團與德國的赤色自衛軍一類的東西。牠採用的策略，與其他共產主義團體的策略完全一樣。共產主義者必須在資產階級的體育會中組織反對團體，在工人的體育會中組織細胞。赤色體育國際的組織與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相同，主持會務者爲執行委員會與常務委員會，總會也在莫斯科。

第三段 國際工人救濟會與國際赤色救濟會

共產主義者的組織中，還有一個國際工人救濟會 (International Workers Relief) 一個國際赤色救濟會 (International Red Aid)。國際工人救濟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原來的目的只是救濟俄國饑荒中的工人。牠現時已經是一個永久的機關，以救濟各國的工人爲主要任務。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二六

年止，牠捐助各國的救濟金，總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二一年，牠救濟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一九二三年，牠救濟德國的工人；一九二五年，牠救濟中國的工人；一九二六年，牠救濟英國的礦工，此外還有其他的工人，都得過牠的援助。（註二）國際赤色救濟會則專在無產階級的軍隊的後方從事工作，牠的主要任務是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法律上援助各國監禁中的革命黨員以及他們的家庭；凡是因革命而死的人，他們的家庭也由牠給以援助。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六年之間，牠在各方面用去的款項總計二、六九五、〇〇〇元。（註三）

（註二）參看 *Arbeiter-Hilfe*, September, 1926

（註三）參看 *Pravda*, March 18, 1927

這兩個機關都聲明牠們本身不屬於任何黨派。（註三）牠們的會員，其成份頗為複雜，大都是各處的職工組合、工廠委員會與其他類似機關。牠們也舉行國際大會，牠們的執行委員會與執行部也是由大會選舉。國際工人救濟會設在柏林，國際赤色救濟會則在莫斯科。

（註三）社會主義者決不承認這一點，認為這兩個機關一定是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參看一九二六年比利時勞動黨發行的

Quelques Documents sur Le Socours Ouvrier International

牠們兩個機關，都是由共產主義者支持，因為牠們不獨援助各國工人，並且共產主義者還可以藉重

牠們，擴充共產主義的勢力。國際工人救濟會很得一般人的贊許，不獨各國的工人與牠表示同情，並且有二部份的中產階級也是一樣；同時贊助國際赤色救濟會的人也很不少，有些中產階級的人，對於他們的專制政府的暴虐行爲很不滿意，所以對牠非常表示同情。一切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這兩個機關都盡力的援助，爲牠們在各國組織支部，要求牠們的會員按期繳納會費，或給牠們以其他援助。每年三月十八日是共產主義者的國際赤色救濟節。

第四節 第三國際的內部問題

第一段 共產黨的責任

第三國際的目的，就是把牠本身造成一種世界革命黨，不過牠在工作、組織、民族的差異以及牠本身的地位方面也有種種的困難。在大體上說來，共產黨給與牠的黨員的擔負未免過重，黨員的能力太小，時實在是不能負擔這種重大的責任。牠希望每個共產黨員都是黨的細胞中的一份子，職工組合的會員、合作社的社員、工廠委員會的委員、體育會的會員、勞工自衛團的團員、工人救濟會的會員、赤色救濟會的會員等，如果共產主義者還要在其他的組織中擴充勢力，則共產黨員也得充當牠們的會員。共產黨員在每種機關裏面都得活動，都得研究該機關中的一切問題，盡全力擴充共產主義的勢力。

誠然，共產黨員的工作用不着什麼思想，因爲他只須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共產黨只須服從第三國際

的命令。雖然不用思想，有時共產黨員在工作方面還是感覺種種困難，因為他們工作時，決不能有什麼自由的主張。第三國際及其各附屬機關每次開大會時，對於這種工作方面的困難時常有長久的討論。

共產黨員有這種困難，共產黨本身也是一樣。如果各國的共產黨的工作只是向第三國際作報告，只是慎重的選舉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只是參加第三國際解決種種國際問題，那麼，這種工作當然很容易辦到，不過牠們除了這幾種工作以外，還有許多的其他工作，要牠們件件事都辦得很好，自然事實上有可能。其結果，牠們雖然盡力的工作，然而有時因為能力之不及，忽略了許多重要的事情。牠們不是疏忽了職工組合方面的工作，便是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應付失宜；不是誤解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便是沒有完成工廠細胞的組織。

即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本身而論，牠的工作也不容易，牠不是缺少智識便是缺少財力。牠的領袖中，只有幾個人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義，認識國際的潮流。他們制定學說與政策時，缺乏相當的材料，牠們所用的人材也不是頭等人材。其結果，牠們對於各國的情形時常有錯誤的見解，因此牠所發出去的訓令，也是一些不合實際情形的東西。

第二段 共產黨的策略

現時有許多的共產主義組織都有搖動的趨勢，因為牠們宣傳的性質與方法都有缺點。在歐洲各國

的議會中，共產黨大都採用批評與破壞的政策，牠們有時反對各種保護勞工的議案，說後者沒有用處；同時對於本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總是拚命的攻擊。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每當政治情形緊張時，牠們的勢力還可維持，因為牠們可以乘機吸收一般失意的社會主義者、職工組合主義者與其他的激進份子。可是等政局一定，這般擁護牠們的人，又跑回本黨去了。除了俄國以外，各國的共產黨的黨員都有很大的移動性，有時有人加入，不久又退出，所以黨的勢力也不穩固。

在職工組合方面，共產主義者的工作尤為困難。許多共產主義者因見解之不同，對於職工組合本來就沒有多大的興趣。（註二四）有時黨要他們加入職工組合，有時又要他們退出職工組合，他們的行動完全是被動，自然有時不免有疏忽的地方。

（註二四）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開大會時，到會代表總計五百十五人，其中只有七十三人是職工組合會員，印信委員會的代表向大

會抱怨，他說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員，其百分之二十都不是職工組合的會員；有些國家，百分之四十都不是職工組合的會員。參看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November 21, 1928

共產黨員縱然能够在職工組合中大肆活動，可是他只想奪得工會的領袖權，使工會革命化，而不大注意工會的目前需要。所以他們對於他們的要求是否能够实现，他們的計畫是否能够成功等問題，都不大注意研究。他們只知提出要求，不管工業當局能不能擔任他們要求的條件，他們只知延長罷工，不管工

人能不能得到勝利。自從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舉行第九屆擴大執行委員會議以來，第三國際時時叮囑牠的黨員：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並不一定要時時主張罷工，共產黨員切不可濫用同盟罷工的口號，共產主義者在民衆方面雖然不要落伍，可是也不要跑得太遠，把民衆拋在頂後面。可是這種警告有時也沒有什麼效力。其結果，縱然把職工組合的統治權奪了過來，仍然是沒有辦法，因為工人不信仰他們。

有時共產主義者也改變他們的職工組合的政策，不過這種改變，對於共產主義本身又是一種損失。因為職工組合的目的是要滿足工人的日常需要，而滿足工人需要的手段已經是包括在職工組合的組織裏面。共產主義縱然獲得了職工組合的統治權，可是他們並不能另行創造共產主義職工組合的手段。其結果，他們的職工組合還是與改良主義派職工組合的性質一樣，現時法國、捷哥斯拉夫與美國的共產主義職工組合，就是如此。

第三段 黨權的集中

第三國際在民族的差異方面，也發現種種困難。各國的共產黨雖然在學理上信仰國際主義，可是實際上却不能免除民族界限的觀念，第三國際雖然盡力把各國共產黨完全聯合起來，可是牠們本身並十分願意。因為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各有不同，所以各國的共產黨不免過於注意本國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牠們的民族觀念很深，對於世界革命有點疏忽之處。

加以第三國際完全由俄國共產黨把持，因此各國的共產黨不大滿意，同時民族的觀念也更增加。俄國共產黨在理論上雖然尊崇馬克思（註二五），可是他們對於列寧的信仰也一天一天的堅固，大有捨馬克思而代以列寧的趨勢。他們平常討論問題時，往往以列寧與列寧主義爲根據。在組織方面，列寧的地位尤是重要，他們把布爾雪維克黨當作一種模範，各國的共產黨都得研究牠，模倣牠。第三國際的政策方略，完全由俄國共產黨包辦。在歷屆的國際大會中，重要的委員會的主席是俄國人，作重要報告的是俄國人，制定學理的是俄國人，頒發口號的也是俄國人。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也是由俄國共產黨把持。第三國際雖然通過了許多議案，要他國的共產黨當牠的領袖，可是實際上並沒發生效力。每次大會閉幕以後，他國的共產黨領袖却一個一個的回到本國，去研究本國的問題，僅僅俄國共產黨領袖留在莫斯科照料第三國際的一切事務。最後，以財力援助各國社會戰爭的，也是俄國共產黨。（註二六）

（註二五）俄國共產黨組織了一個馬克思恩格爾斯學會，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爲宗旨。他們用俄文刊行馬克思恩格爾斯的著作，並且在各國幫助出版界刊行各種文字的馬克思恩格爾斯的作品，價格非常低廉，使一般民衆都能研究馬克思的學說。

（註二六）第三國際的財政完全由俄國共產黨把持，一般批評第三國際的，對於此事非常注意。不過各國的共產主義者不注意這件事。他們高興時，便說共產主義的財政與基督教教會、教世軍以及各國政府在外國建立的情報處的財政，是完全一樣。他們如果不高興時，便反駁這種批評，說這是資產階級與反革命派的宣傳，這般批評第三國際的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團結的精神與方法完

全不備。

第三國際的勢力太大，各國共產黨不能不承認這件事情。所以各國有一些野心的共產黨員，竟把此事當作一種機會，甘願在本國替第三國際作眼線，取悅於第三國際，俾能提高自己的地位。第三國際對於各國的共產黨希望過奢，有些國家的共產黨本來是一種很小的團體，可是因為第三國際的催促不能不在表面上造成擴大的共產主義的運動，這種運動對於共產主義不獨無補而且有害。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固然已經是一種比較有點勢力的政黨，可是因為牠們可以隨時請求第三國際援助，所以失去了牠們的獨立精神，漸漸歸於腐化。

所以現在各國的共產黨，對於「莫斯科的命令」似乎已經有一種反抗的趨勢。牠們對於第三國際不大滿意，因為第三國際完全根據俄國的經驗與俄國的立足點來觀察其他各國的情形。牠們最大的攻擊就是說俄國共產黨簡直是把第三國際當作一種工具，利用牠來促進俄國的外交政策。牠們還引用許多實事作這種攻擊的根據：無論那國的共產黨的工作都是替蘇俄宣傳，對於本國的問題，決沒有時間研究，這種工作對於各國有很大的害處；第三國際的國際政策完全根據一種假定的事實，牠說是俄國已經被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各國共產黨不能不共同援助俄國，牠之所以要製造這種空氣，目的就要使俄國外交部暢所欲言，還有一種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各國共產黨的工作，都得向着同一方面前進，使俄國與各

國交涉時，能在政治經濟和財政方面佔種種便宜。這樣看來，第三國際的政策已經失去了牠的本意，牠已經被俄國共產黨利用，成了蘇俄政府的一種工具，以促進後者的利益爲目的。

第四段 黨內的衝突

第三國際內部本來有了這些衝突，加以共產黨的組織非常特別，這些衝突便越來越大了。我在前面說過：第三國際的目的是把牠自己造成最高的統一機關，內部決不能有任何反對的派別。可是牠這種目的迄今仍未完成，因爲內部總是有各種反對派別。這裏面有三種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各國的共產黨的職員執行『鐵的黨紀』時，過於嚴厲。各國的共產黨內部時常要發生紀律問題，因爲黨的高壓手段常常引起一般黨員的反抗。第二是思想太不自由，一般活動的共產黨員對於這一點非常的不滿意，因爲黨的思想與黨的政策完全由第三國際包辦，黨員不能參加一辭。在所謂民主集權制度之下，一般的黨員在各級黨部之內，當然有自由討論的權利。可是事實却大不然，各國共產黨的一切問題與口號完全由中央政治部決定，黨員決無參預的機會。

第三是各國共產黨中有許多男女黨員對於黨的理論與行動都有不滿意的地方。各國的共產黨其成份本來就很複雜。共產黨員中有工人，有農民，有各種職業民衆，有年老的人，有年輕的人，他們的經驗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心理上與道德上的習慣也不同。黨員的成份既然不同，每當黨內有重大的問題發生時，

自然全體的黨員不能有一致的意見，自然得分爲各種派別。(註二七)

(註二七)現時第三國際又發生了一種衝突，因爲內部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右派。德國、法國、美國與其他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中有一部份的黨員，正在反對赤色職工國際的戰略，他們認爲這種策略的唯一結果，就是使各國的職工組合分離瓦解。德國的右派的搗亂行爲，尤其是厲害，他們且擊資本主義一天一天的穩定起來，主張共產黨與一般急進的社會主義者實行合作。

俄國也出現了一個右派，他們反對政府將農業收爲國有，反對政府壓迫富有的農民，反對俄國的工業化，因爲工業化進行得太快，使俄國的經濟發生種種困難。所以現時俄國共產黨已經是兩方面受敵，一方面是杜羅斯基主義者的秘密活動，一方面是右派的公開運動。

第五段 第三國際的未來

第三國際內部雖然有種種的暗潮，可是牠的團結還是堅固，牠在國際政治上還是一個重要的勢力。德國與法國的共產黨都是重要的政黨，一般失意的工人，都在牠們的指導之下。捷哥斯拉夫這一類國家的共產黨，雖然不能直接的統治政治與經濟生活，可是牠們也能間接的影響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因爲牠們可以分裂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可以團結社會上一般失意的民衆，實行一種消極的抵抗。在意大利、波蘭與巴爾幹半島各國方面共產黨的潛勢力，頗爲雄厚，牠們的暗中活動，可以使社會上時時發生各種騷動。在印度、中國與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國家方面，共產黨的秘密活動非常厲害，牠們可以增加民族

運動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勢力。在南北美洲，共產黨在職工組合運動裏面很能活動。無論在什麼地方，共產黨總是促進失意者的運動，有些是工業運動，有些是農業運動，有些是政治運動，有些是民族運動。

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够這樣活動，是因為俄國共產黨盡力的援助，因為俄國共產黨援助牠，所以蘇俄政府也援助牠。如果不是俄國共產黨盡力維持，一九二三年內部發生衝突時，牠早就已經倒塌，縱然一九二三年不倒塌，牠無論如何也不能打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那個難關。至於第三國際的未來命運如何，那就要看俄國共產黨與共產黨的政策將來有沒有什麼改變。

自從一九二三年以後，俄國共產黨對於新經濟政策完全是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既不左傾，也不右傾。只要內部不發生重大的恐慌或突然的革命，那麼共產黨的政策大約總不會發生什麼變更。牠現時的政策是發展大規模的國有工業，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同時也要擴充國有農場，發達農村經濟，一方面供給工業所需要的原料，一方面把剩餘原料運往國外，擴大國際市場。為達到這種目的起見，俄國很需要外國資本，因為國內的儲蓄能力很小，不能供給工業所需要的資本。

無論俄國共產黨需要多少外國資本，無論他們要求外國資本時對於外國資本家甘願如何的讓步，然而他們總不能立刻拋棄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的中樞，而世界革命的觀念又是俄國共產黨的精神能力的發源地。有了世界革命的目標，共產黨員工作時才有興趣，才有力量，同時勞動階級從事階

級鬥爭時，才有奮鬥的精神。

在外交的政策上，第三國際也是一種重要的工具。俄國共產黨認為歐戰以後，國際政治中產生了一種新的勢力，即各國的民衆運動，他們可以利用這種勢力來擁護某種政策，也可以用牠來反對某種政策。一九一九年以來，他們曾經多次利用過這種勢力，他們相信在未來的國際政治中，他們還是可以利用這種勢力。他們認為現時的國際形勢並不穩固，十年以內，必有一次國際大戰發生，大戰的結果如何，大都是以世界革命爲轉移。

如果俄國共產黨放棄第三國際，那麼，牠就不能不走下面這兩條路。第一是放棄世界革命的理想；這樣一來，牠不獨失去了牠的正義上的根據，並且從此以後，再不能誇耀牠的歷史上的使命，把牠過去的行爲都要一筆勾銷，第二，俄國以外幾百萬的工人，再也不會擁護牠，從前他們都把牠當作人類的救星看待，此後再也不會給牠以絲毫援助了；不僅如此，牠歷年以來的工作結果已經在國際上形成一種戰線，如果牠放棄第三國際，這條國際的戰線，立刻就會瓦解。

現時的俄國共產黨雖然不會立刻拋棄第三國際，可是在實際上牠漸漸的有點不大注意牠了。只要俄國與其他各國的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一天一天的密切起來，俄國共產黨便會漸漸的離開第三國際。等俄國對於社會穩定與世界和平漸漸的發生興趣以後，俄國共產黨必會實行經濟的民族主義與外交上

的妥協主義，那時想要宣傳世界革命，實際上很困難。

此外還有一件顯明的事：俄國如果要想促進經濟的發展，牠必須保留私人企業。一九二三年以後，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並沒有使集產主義的經濟戰勝私人經濟。俄國社會中之所以有一部份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完全是用非常手段得來的，如強徵穀物等強迫手段，都是非常手段。不過這種非常手段，在過去已經發生過很大的恐慌，所以俄國共產黨，此後大約也不敢再用非常手段了。其結果，私有企業必會順利的自由的發展起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俄國的階級區分，將來必會越分越厲害。等社會分成一些階級以後，各階級的人民——如農民、工人與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必會加增牠們的政治與經濟鬥爭。那時俄國共產黨為調和各階級的利益起見，必會把牠本身改為一種全民的政黨，如同現時各國社會主義黨的變化一樣。

經濟上雖然劃分成許多階級，共產黨暫時還是可以維持牠的專政的地位。不過等國內的新經濟組織穩定以後，共產黨必不能不改變牠的專政的政策，那時國內必有其他的政黨與反對黨發生。經過一個長期的和平以後，人們必會獲得一種經驗，他們必會承認國際問題的解決，可以藉重理智而不必採用武力，這樣一來，世界戰爭或許可以免避。那時第三國際必會失去牠的根據，基礎也會發生動搖。

換言之，只要有一個長期的和平，第三國際不是停止活動，便會與一般的社會主義運動聯合。如果真

有這種事情，俄國共產黨必會漸漸的放棄第三國際。那時牠必能允許俄國職工組合加入職工國際，取消赤色職工國際。從那時起，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便可以漸漸調和，兩方面互相讓步。社會主義國際裏面的左派份子必會贊成這種主張。

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妥協成功以後，革命運動並不會因此終止。等他們二者共同組織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聯合國際以後，勞動運動與社會運動中那些革命的份子，不是在這個國際裏而形成一種反對的派別，便會脫離這個國際另外組織一個新的國際。那時國際社會主義界的情形必會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第二國際的情形一樣。只要國際上能够維持和平，這般革命人物便只能作口頭上的宣傳，可是一旦有戰事發生，他們便會大大活動起來。

第二十二章 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

工團主義者的國際組織，稱為國際工人聯合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總會設在柏林勞工區域的一個書店裏。工團主義者一方面反對職工國際，一方面反對赤色職工國際，他們之所以把他們的國際組織定名為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的名稱——就是要表示他們是『真正承繼勞動者的革命傳說的人』，不過他們採用第一國際的名稱，目的在尊崇巴古寧，而不是尊崇馬克思。

(註一)

(註一)參看本書第二章第七節。

我在前而已經提過：歐戰以前，工團主義本來可以變成一種國際運動，不料歐戰剛剛發生，這種運動便告停頓。(註二)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全世界發生勞動騷動，於是工團主義又復活起來。法國與其他幾個國家，戰前本就有工團主義的工會，大戰以後，各種工會都大大發展，工團主義工會的會員，也較前增多。

(註二)參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第二段。

歐戰以後，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荷蘭、瑞典、美國與其他幾個國家都有工團主義的工會。

國共產黨組織赤色職工國際時，很注意這般工會。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中，俄國共產黨曾經盡力拉攏工團主義的領袖。他們這種企圖，也有一部份的成績。如英國的曼多瑪、法國的那斯墨、蒙拉迪與蒙模梭（Monmousseau）、西班牙的尼恩（N.E.）、美國的赫烏德等工團主義領袖，與俄國共產黨都發生相當的關係，使他們的工會會員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法國一般信仰赤色職工國際的工會領袖，把他們所領導的工會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統一勞動大同盟（United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蒙模梭即該會的祕書。

同時有許多的工團主義者，因為不滿意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尤其不滿意於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的種種情形，於是發起一種運動，反對第三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共產主義者雖竭盡力量，向他們解釋，可是始終不能拉攏他們。共產主義者在這樣狀況之下，除了設法分化工團主義者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不過有一部份的工團主義者還是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這般共產主義的工團主義者，對於共產主義有一種特別的解釋，他們認為工團主義的主要學理，如國家觀、職工組合的社會職能學說等等，都已由共產黨採納；至於共產黨的學理，如民主集權主義一類的學理，雖然與工團主義學理不符，然而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工具，至於無產階級專政，這簡直是『實際上的工團主義』，所以工團主義者，應當與共產主義者合作。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一般反對共產主義的工團主義者在柏林舉行會議，組織了他們的國際工人聯合會，該會簡稱為I. W. M. A.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們在阿姆斯特登開第二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他們在比利時的利基（Lige）開第三次大會，兩次會議的結果，他們的計畫與組織都稍有擴充。（註三）

（註三）所謂工團主義的工會會員，大約可以分為五種；第一種是純粹的工團主義工會會員，他們反對蘇俄；第二種是無政府主義的工會會員，他們擁護蘇俄；第三種也是純粹的工團主義工會會員，不過他們不獨反對社會主義，並且也反對無政府主義；第四種是布爾雪維克的工團主義者；第五種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

第一節 工團主義的學說

現今的工團主義的根本原理，雖然與戰前一樣，可是他的學理有些也是歐戰以後才發生的。現時的工團主義中心，不是法國，而是德國；他的思想上的貢獻者，是德國、瑞典與荷蘭的工會領袖。（註四）

（註四）工團主義者的主要領袖是德國的羅克爾（Rudolf Rocker）、加特爾（Christ Kautz）與梭基（A. Souchy），他們是I. W. M. A. 的秘書。

大體上說來，工團主義的主張是以革命的行動來改造社會，革命的手段與基礎就是職工組合。牠認為職工組合有無限的職能，牠們與社會是一種並存的制度，牠們否認現今的經濟制度，主張把後者推翻，

另行設立一種新的制度。

第一段 獨占與統治

根據工團主義者的分析，現今的社會有兩種主要的特徵：第一是所存權的獨占，此事可以用私產制度為代表；第二是統治權的獨占，此事可以用國家作代表。現今社會中的經濟病，完全是由土地私有與其他生產工具私有發生出來的。因這些東西的所有權在私人手裏，所以少數幾個人能統治全社會的工業，他們辦理工業，並不是要滿足民衆的需要，而是要圖謀私人的贏利，他們剝削勞心與勞力的工人，因為後者為生活計，不能不將自己勞力賣給他們；科學的進步，完全由他們獨占，使大多數的人，感受經濟上的不安定與社會上的痛苦。私有財產制度的結果，使社會分成幾個階級，發生階級的鬥爭，人類本來有一種互助的美德，可是因為有了階級鬥爭，這種美德便無形消滅了。在國際方面，資本主義使各國的獨占者互相競爭，其結果，造成種種的恐慌與戰爭，使一般民衆吃苦。

國家的發生，完全是私有財產與階級區分的結果。國家的職能是維持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使大多數的人都處於社會與經濟的奴隸地位。國家的形式雖有不同，其原理却是一樣；無論是君主國或共和國、專制國或民主國，他只是有產階級的組織。無論什麼國家，他總要統治人類的活動，把人民當作他的奴隸。所以他總要促進集權政治，用一種人造的機關來管理人類生活，限制人類的動作，使他們變成機器一樣。

的東西。因為國家要犧牲全體社會的利益，維持少數者的特權，所以牠要人民都做牠的馴良的國民；要人民拋棄個人的創造力，服從牠的命令，人民的思想要歸於統一，不得各有各的思想；只須遵守國家的紀律，不必想到內心的責任；只須一律服從國家，不必要有個人的發展。這樣看來，我們就知道國家是文化進步的最大阻礙，只知擁護有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決不讓工人獲得解放。

第二段 自由與平等

自從歐戰告終以後，資本主義已經放棄自由競爭，各國資本家都已團結起來，牠此時的計畫是要根據一種劃一的方針，實行剝削全世界，所以牠一方面組織國際托辣斯，一方面實行生產的合理化。但是這種新資本主義並非向着社會主義前進的，這只是社會民主黨的宣傳，我們切不可被他們欺騙，牠的目的只是實現國家資本主義，使工人變成工業的奴隸。

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決不能產生社會主義，因為牠的目的是實行經濟的獨裁，牠的原則是『集中』與『專業』。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經濟的自由與分權制度，工業與農業平行發展，並促進人類本能的各方面的發達。僅僅增加生產能力，決不能完成這種社會主義，如果要實現社會主義，我們第一必須了解社會的狀況，第二必須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第三必須有一種奮鬥的能力，為個人自由奮鬥，為社會正義奮鬥。工團主義者的目的，是使勞動者準備起來，俾能建設自由平等的社會。他們的理想是一種自由的社

會主義，這個社會裏面絕對沒有國家，一切的財富都是人民公有，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中的組織完全是工人與農民的自由組織，社會組織的目的是「從事工作」，不是「管理人民」，一切的社會關係，都以個人自由與地方自治為基礎。

在這種理想社會中，經濟與社會生活完全是由兩個平行的機關來管理。第一是工業機關：每個工業中的全體工人都加入一種工業組合，工業中的生產工具與所有的原料，都由這個工業組合管理。工業組合管理工業時，得設立兩種機關，第一是每個工廠中的工廠委員會，第二是一個地方工廠委員會的聯合會。全國的工業組合再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全國工業組合聯合會，管理全國的工業。第二是消費機關：每個地方——無論是都市或是鄉村或是其他區域——的全體工人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勞動組合或勞動交易所，管理本地的消費事業與社會事業。每個勞動交易所必須搜集各該區域的消費統計，管理住宅情形，研究本地的社會需要與財源的大小，為管理全國的事務起見，所有的地方勞動交易所，必須聯合組織一個全國勞動交易所聯合會，管理全國的消費事宜。全國的一切經濟與社會生活都由這兩種機關管理，即全國工業組合聯合會與全國勞動交易所聯合會。全國的生產量數完全由全國勞動交易所計算，計算清楚以後，便通知全國工業組合，然後由後者用自由契約的方法，與各工業組合接洽，從事生產，來供給全國的需要。根據工團主義者的術語，他們的社會組織，可以用下面幾句話來包括：工廠委員會管理各種工廠

工業與農業組合管理全國生產事業；勞動交易所管理全國消費事業。

第三段 區域主義與聯邦主義

工團主義認為各國的工業組合與勞動交易所，可以聯合起來組織一個世界聯合會，至於怎樣的組織，他們並沒有加以說明。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宗教」就是民族主義，因為牠只是代表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恐怕一般民衆攻擊牠們，不得不用民族主義來號召敷衍。工團主義者不僅主張國際主義，並且主張『區際主義』（Inter-regionalism），不僅各國的人民必須管理各國的事情，並且各區的人民也必須管理各區的事情，一方面與其他各區聯合，一方面發展本區的文化。

第四段 全世界同盟罷工

工團主義者認為工人們實現這種社會改造時，決不能利用國家，無論是什麼形式的國家都不實用；共產主義者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是一樣的不行，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是國家之一種，牠與其他國家一樣也是以服從巡警與政治壓迫為基礎。在實際上，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藉口，一個政黨想實行『鐵的統治權力』，只好用這種名詞來遮掩牠的醜惡。牠是一切國家中最壞的國家，結果只能產生政治上的凱撒主義（Caesarism）完全消滅個人的自由。

工團主義者也不要任何政黨，一切的政黨，連社會主義黨與共產黨都包括在內，都說是要利用國家

來改良經濟與社會狀況。可是等牠們獲得政權以後，牠們便改變原有的主張，於是利用國家來促進牠們本身的利益。無論什麼政黨，那怕是共產黨，總不是解放勞動者的工具。

勞動者要得解放，不能利用政治的獨裁，只能利用他們的經濟組織，即「他們以社會價值的生產者與創造者的資格所組織的」機關。這種機關就是職工組合。社會革命的工具已經包括在職工組合之中。將來有一天，等勞動者準備完竣或是受了某種恐慌的激刺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實行一種社會的同盟罷工，那就是社會革命的發生的信號。那時勞動者有了職工組合與工廠委員會的援助，還必有什麼政黨，立刻就可以沒收一切生產工具，將牠們收為公有。等這種手續完成以後，工業組合與勞動交易所便可以開始建設工作，重行組織生產與消費制度。

工團主義者也承認有產階級，那時必會用武力來保護他們的財產與特權，所以勞動者的革命必會變成武力的革命。不過他們不必用什麼軍事組織或政治組織來保護他們的革命，只要把勞動者武裝起來，他們當然能夠擔負一切的革命工作。

一個國家發生同盟罷工，就可以引起社會革命，不過如果要使革命成功，那就非實行國際同盟罷工不可，各國的勞動者都得加入這種同盟罷工，打倒資本主義，立刻改造社會的組織。

第五段 六小時工作制

勞動者一方面作革命的準備，同時也要在資本主義下盡量的改善他們的狀況。各國的工團主義者的計畫各有不同，不過國際工人聯合會的主張是要各國的工人實行六小時工作制度，並與資本家共同管理工業。他們主張六小時工作，主要的目的是減少失業者的人數。

第二節 直接行動

工團主義者既然否認一切的政治，他們當然不贊成勞動者參加政治運動。他們仇視議會選舉，仇視立法制度，仇視一切的法庭。他們認為代議民主制度只有一種目的：現時的社會是一種無真理、無正義的社會，統治階級為敷衍人民起見，只好用代議制度來作招牌。社會立法也是欺騙勞動者的工具。因此，工團主義者要求勞動者從議會中召回他們的代表，並攻擊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動局，說他們不獨不能幫助勞動者，而且還是欺騙勞動者的機關。

工團主義者認為職工組合可以用直接行動來改進勞動者的物質狀況與精神狀況，使他們準備起來，應付未來的革命。直接行動的方法很多，宣傳、示威、罷工、杯葛——消費者對資本家的杯葛也在其內——與怠工等，都包括在內；所謂怠工，就是有意的破壞雇主的財產。怠工有兩種，第一種是小怠工，工人故意不好好的作工，或故意破壞生產工具；第二種是大怠工，根據一定的計畫與系統，破壞機器，破壞交通。勞動者在日常的鬥爭中可採用小怠工，如果有重要問題發生時，他們為保護本身利益起見，可以用大怠工。

直接行動之一種就是「社會責任的行動」，那就是說：如果雇主在生產中採用不良的原料，或將一種不良的貨物賣與消費者時，勞動者可以直接的告訴消費者，要他們不要買這個雇主的貨物。這種手段有一種益處，勞動者可以藉此改變生產方法與生產目的。直接行動的最高手段是同盟罷工，全體職業的工人，或全體工業的工人，或許多相連的工業的全體工人，同時停止工作。這種罷工，雖然是以增進勞動者的狀況為目的，可是因為他把勞動階級的潛勢力團結起來實行互助，所以也是一種最有力量、的革命教育。當社會發生恐慌或革命運動時，勞動者如果實行同盟罷工，也許可以造成社會的同盟罷工，其結果也許可以引起社會革命，亦未可知。

因為勞動者不只要打倒資本主義，並且也要打倒國家，所以職工組合除了直接經濟行動以外，還要用直接行動來破壞國家。最重要的反國家行動，便是反軍國主義行動。每個工人切不要到軍隊裏面服務，職工組合不得為政府運輸武器與軍用品。

近年以來，資本主義有了一種新的發展，各國資本家已經聯合組織國際的托辣斯，所以直接行動的範圍也要擴充，使牠變為國際的直接行動。勞動者為應付雇主起見，必須組織國際工會，俾能利用國際罷工與國際杯葛等手段來保障國際勞動者的利益。

工團主義者對於直接行動有很大的信仰，他們認為直接行動可以把黑暗的社會改造為光明的社

會。職工組合理時是應用直接行動的革命組織，將來牠們就是社會的組織的基礎；直接行動的目的是促進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本身又是一種「創造力」，牠可以把黑暗變為光明。所以工團主義者的任務是促進階級鬥爭，擴充職工組合的工作，使牠們完成牠們的歷史的使命。工團主義者要求職工組合辦理勞工教育，傳授勞動者以管理生產與組織生產的技能。他們要求職工組合監督工廠委員會與其他類似機關，使牠們不得成為雇主的工具，替雇主們增多贏利，減少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他們要求職工組合設法操縱合作社，俾使後者變成革命的機關。他們同時也主張婦女組織與青年組織，不過牠們須由職工組合管理，不得由政黨指揮。

第三節 國際工人聯合會

國際工人聯合會就是以這種學理為其基礎。牠的任務是研究各處的勞動運動；使牠的會員認識各國勞動情形；在大規模的工業衝突中實行互助；促進各國的階級鬥爭；保護職工組合，使牠們不至被政府利用；並援助各國的革命黨，反對政府的壓迫。各國的總工會，只要沒有加入任何其他國際組織，都可以加入；又各國國際組織中的少數派團體也可以加入，各國的獨立工會與宣傳機關，只要是信仰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也可以加入。

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組織以聯邦主義為原則，除非會員自動請求，牠決不會干涉牠們的內政。牠兩年

舉行一次國際大會，開會時，每個團體會員選舉一個代表，組織一個國際總部。大會全體再公舉三個代表，組織一個國際祕書處，後者即國際工人聯合會的行政機關，再選舉三個代表，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管理會中的財政。所有的團體會員，每年都得繳納一定的會費，每個會員每年應繳的會費約合美金十分。

牠的團體會員中有兩個國際勞動書記部，後者的會員是建築業與金屬工業中的一些工團主義的職工組合，牠與海牙的反軍國主義聯合會 (Antimilitarist Bureau) 共同組織了一個國際反軍國主義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ntimilitarist Commission)，專作反對軍國主義的宣傳。此外牠還組織了一個國際、團結會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Union)。該會的任务是募捐款項，救濟各國監禁中的工團主義者。國際工人聯合會與各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也有相當聯絡，後者迄今還沒有任何國際組織。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與其他幾個國家都有無政府青年組織，牠們對於國際工人聯合會一律給以援助。德國的工團主義工會的中心機關為自由勞動組合 (Free Labour Union)，每個工會都有婦女支會，會員有的是女工，有的是工人的妻女。

歐洲有九個國家有工團主義的工會，美洲有七個國家有工團主義的工會。其他各國的職工組合中，也有一些小規模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團體，牠們只能在裏面祕密的工作。不久以前，工團主義工會在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與巴西等國可以算是主要的勞動組織。至於其他各國，工團主義工會在勞動運動

中只能算是一種少數派的組織。

工團主義運動的領袖大約有兩種人物。第一種領袖是智識階級的份子，他們的性情，近乎無政府主義，習慣則近乎個人主義，不過因為受了社會同情的驅使，同時又酷愛一種抽象的自由，所以變成了工團主義者。第二種領袖是一般有知識的工人，他們的知識比較普通，一般工人都要高些，因為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政客並反對一般勞動界的領袖，所以不能參加一般的職工組合運動，只好領導工團主義運動。這兩種領袖，各國都有，不過人數有多少之分。第一種領袖大都是工團主義的理論家，第二種領袖大都是工團主義工會的組織家。

各國之所以有工團主義的工會，這裏而有許多的原因。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工會發生於一八六九年與一八七二年之中，發起組織工會的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巴拿馬的信徒，因為歷史上的傳統勢力，所以這兩個國家迄今仍然保存了巴拿馬的遺教。南美各國也是一樣，最初的工會都是一般西班牙與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所組織。法國與德國，則因一般工人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感覺失望，所以轉向信仰工團主義。有些國家的工人加入工團主義運動，因為後者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教會，他們對此很表同情。美國、加拿大與瑞典的工人有一部份很反對工資較高的熟練工人與工會職員，所以他們加入工團主義的運動。這些國家的熟練工人，有點鄙視非熟練工人，所以非熟練工人大都沒有加入工會，工團主義者得了

這種機會，於是將那些沒有組織的非熟練工人組織起來。例如瑞典的工團主義者就已經把北冰洋區域的森林工人中的木業工人組織起來，同時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也將美國西北部的礦工、木工等等非熟練的外國工人組織成爲工會。

一九二一年以來，各國工團主義工會會員大見減少，意大利、西班牙、智利與其他幾個國家的工團主義者，有些被政府遣送出境，有些被政府監禁，有些受了他種處罰都不能繼續活動了。法國、荷蘭、阿根廷與美國的工團主義運動也大不如前此勢力之雄厚，一方面是因爲牠內部發生分裂，一方面是因爲共產主義者極力破壞。德國與斯甘第勒維亞各國，則因經濟狀況惡劣，工團主義運動也受了很大的打擊。這幾個國家的工團主義工會之所以失去勢力，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爲受了改良主義派的壓迫；牠們如果採用改良主義派的工會政策，工人又不滿意，如果不採用改良主義派的工會政策，牠們又不能爲會員獲得什麼利益，因此會員便漸漸減少了。（註五）

（註五）試以瑞典爲例：瑞典的工團主義工會，以前總是反對與雇主訂定團體契約。如果工廠中的工人的多數都是工團主義者，那麼，勞資兩方的團體契約完全是由改良主義派的工會與雇主訂立。其結果，工團主義者現時已經在改變他們的策略。現時荷蘭的工團主義工會，在日常活動方面，簡直差不多與改良主義派的工會相同。

其結果，現時的國際工人聯合會乃是名存而實不存。從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起，到一九二八年四月

三十日止，牠收到的會費僅有九、二三五元，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瑞典的會費，三分之一是德國的會費。(註六)牠每兩星期發行一個半月刊，此外如勞動節反軍國主義宣傳週等等日期，牠發表宣言，有時還替俄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等國的政治犯請願，牠的工作便是如此而已。

牠對於國際勞動運動，採取一種批評的態度。牠攻擊職工國際，因為後者是改良主義者與民族帝國主義者的組織。牠攻擊赤色職工國際，說後者是職工國際的堂兄弟，一方面作政治活動，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妥協。工團主義者是第三國際的最大的仇敵之一。他們說俄國的制度是布爾雪維克資本主義；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殘酷的野蠻主義；共產主義的職工組合策略是破壞的策略；第三國際的主張是欺人的謊語；赤色職工國際的政策只是欺騙工人。

由此看來，國際工人聯合會現時是共產主義者與赤色職工國際的一種眼中釘。所以共產主義者說工團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的敗類，時常取笑國際工人聯合會，說牠是一種古怪的東西，誰都不知道牠是一種什麼組織。

(註六)其他的會員，有的完全不交會費，有的只交一部份的會費。

國際工人聯合會會員一覽表(註A)

會員名稱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四年

葡萄牙勞動聯合會	已解散	四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西班牙全國勞動聯合會	已解散	已解散	二〇〇、〇〇〇
法國革命工團主義勞動大同盟	七、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	未詳
意大利意大利工團主義組合(註B)	已解散	已解散	已解散
德國自由勞動組合	二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荷蘭荷蘭工團主義聯合會	四、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五〇〇
丹麥革命勞動組合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挪威挪威工團主義聯合會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瑞典瑞典總工會	三〇、〇〇〇	二三、五〇〇	三七、〇〇〇
墨西哥勞動聯合會	五〇、〇〇〇	九八、〇〇〇	未詳
阿根廷勞動聯合會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烏拉圭烏拉圭勞動聯合會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智利世界工人聯合會	已解散	已解散	二、〇〇〇
總計	一六〇、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	三九三、〇〇〇

(註A)這是由國際工人聯合會秘書處得來的統計表。此外如科倫比亞、波利非亞與巴西等國，也有工團主義工會，不過人數無從調查。其他各國還有一些宣傳工團主義的小團體。墨西哥與阿根廷的研究勞動運動的人，不肯承認這個表中的他們兩個的會員數目。

(註B)一九二二年意大利工團主義組合有一萬會員。

第二十三章 基督教國際職工組合運動

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國際與工團主義國際的主張雖然不同，可是牠們三者都受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的攻擊，不過牠們受攻擊的程度各有不同便了。基督教的國際理想，在西方早就已經發生，可是自從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此後簡稱基督教職工國際）成立以後，這種國際理想便擴充到工業問題與勞動問題方面來了。

歐戰剛要結束時，全世界發生勞動騷動，基督教職工組合也受了很大的影響。（註一）牠們的會員增多，活動較大，組織也較前堅固。當時荷蘭的基督教職工組合領袖很想在戰後的勞動界實行活動，他們經過許多的困難，（註二）最後在海牙召集了一次國際會議，到會代表共九十八人，他們代表十個國家，三百多萬工人。代表們開會非常小心，深恐惹起民族界限的爭執。牠們為革新他們的運動起見，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九日組織了一個基督教職工國際，聲明這個組織並不是戰前的基督教職工國際書記部，而是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註一）關於戰前基督教職工國際書記部的事情，請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第二段。

（註二）一九一九年，因為各國戰後的感情，仍然十分激昂，基督教職工組合分裂成爲兩派，各派有各派的國際大會。第一派的基督教

職工國際大會在羅色恩舉行，領袖爲德國基督教工會；第二派的國際大會在巴黎舉行，領袖爲英、法各國的工會。

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二年之中，基督教職工國際幫助各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組織了十五個國際勞動書記部，後者現在都是牠的會員。一九二二年六月，牠在奧國的英斯布拉克城（Innsbruck）舉行第二屆國際大會，並且制定一種『國際經濟計畫』。牠的第三屆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地點在羅色恩；第四屆大會舉行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地點在德國的門利克（Munich），兩次大會的工作都是修改牠的計畫與組織法。

第一節 基督教職工國際的原則

根據基督教職工國際的組織法，牠是各國基督教職工組合的聯合機關，凡是以基督教教義爲根據的職工組合，都可以加入。無論是基督教工會也好，或天主教工會也好，都可以加入這個國際組織。德國的基督教工會是基督教工人與天主教工人的共同組織，荷蘭的基督教工會有些是天主教的工會，有些是基督教的工會，可是牠們都是基督教職工國際的會員。不過牠裏面的基督教工人只佔少數，會中的領袖——如組織家職員及其他工人代表——大都是天主教徒。（註三）

（註三）中央執行委員會總計委員十五人，其中只有三個是基督教徒。

組織的成份既是如此，所以牠的原則與社會經濟方面的計畫都是以天主教的教義爲根據，牠的一

切的主張，大都是根據教皇利歐十三世 (Leo XIII) 及其繼任者的學說；或根據其他天主教中的主教的學說，領袖們的思想總離不了天主教的哲學，不過他們擬定政策時，見解必須放寬大一點，否則基督教工會不能承認。

第一段 人類的命運

他們的出發點就是「人」的概念，認為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生來便有一定的命運。人是上帝的兒子，地球上的主宰，他必須克服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可是社會也必須給與人類以相當的物質的幸福，使他完成他的最後的命運。

第二段 個人主義的失敗

一百多年以來，社會狀況與經濟狀況都不安定，因此人類的工作也受了很大的阻礙。資本主義的社會不是以「人」為基礎，而是以「財富」為基礎。牠的目的是增加生產，永遠的增加生產，可是牠增加生產並不是要滿足真正的需要，而是要滿足資本家的謀利的欲望。現代資本主義既然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所以不惜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大多數人的物質與精神幸福。這樣一來，勞動者只是生產的工具，人類本是地球的主宰，此時却變成了生產程序的奴隸。

現代資本主義在性質與目的上都是反基督教的；牠所主張的經濟的自由主義，根本就是一種錯誤

的政策。經濟的自由主義，以擁護個人的無限制的自由爲目的，可是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社會不獨沒有獲得什麼利益，並且多數的人都受犧牲，社會秩序也異常紊亂。人類的本性異常複雜，他們不僅需要自治的能力，並且還需要一種威權來指導他們的經濟。社會與個人的行動，所以經濟自由主義所包括的財富、自由、個人創造力、結社權與國家等等學理，對於人類簡直是沒有什麼用處。

第三段 社會主義的錯誤

資本主義是人類的一種大害，然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對於人類——尤其是工人——也沒有益處。這一類的勞動運動的學說，與自由主義有一點相同，牠們都是根據唯物論的理想，而忽視了人類的精神需要。牠們都允許替勞動階級建設一種極樂世界，殊不知這種極樂世界在地球上決不能有實現的希望。牠們一致的反對宗教，反對教會，這件事情，就可以證明牠們並沒有了解人類最高的命運。牠們主張廢除私產，可是私產制度乃是經濟進步、自由與和平的主要條件。牠們激起階級鬥爭，破壞人類社會中的同情與團結；主張武力，否認人類最真的情感。

第四段 基督教的人類社會觀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工團主義都有一種共同的錯誤，牠們都認爲社會問題完全是經濟問題與社會鬥爭的問題。基督教學說對於世界的貢獻則以十字架上的犧牲精神爲根據，牠認爲社會問

題只是『人類永遠犧牲以求大同社會之實現』的問題。(註四)因為基督教職工組合有了這種精神上的根據，所以牠們既不主張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也不主張社會主義，牠們要另外開闢一種新的園地，使一切的人類——尤其是工人——都獲得物質的享樂與精神的幸福。

(註四)參看 Franz Wieber: *Unsere Christliche Grundeinstellung in Rufundgewerliche Jahre Christliche Gewerliche Schafshevernung*, Berlin 1924, P. 48.

基督教的社會必須以正義、慈善與社會利益三種基督教的精神為基礎。我們如果要使人類不濫用個人自由，我們必須給個人自由以限制，限制個人自由的方法就是使個人服從正義；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團體及社會間的一切關係，都必須以正義為基礎。如果正義有時失敗時，我們便用慈善來幫助社會上的弱者。我們把社會利益當作一切人類活動的指南針，因為要等社會健強以後，個人才能有發達的可能。

要在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裏面實現這些原理，我們並用不着破壞，只要將現存社會改革一過就行。現時所需要的工作只是肅清主要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一切弊病，使社會與經濟制度履行牠們應有的任務，把牠們相互的關係改正一過。現有的家庭、私產制度、私人職業、社會階級、民族、國家與教會都得繼續保存。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牠也是社會情感與道德習慣的泉源。私產制度是社會的必要條件，牠是維持個人獨立與家庭幸福的一種工具。不過私有財產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權利，牠必須受社會利益的限制。

第五段 職業階級國家與教會

職業是上帝給與人類的一種工作。人們有了職業，才能爲社會工作，有了工作，他們才是社會中有用的人，他們才能滿足物質需要，物質需要滿足以後，他們才能完成精神上的工作。一個人決不應當把職業當作一種負擔，必須把牠當作一種愉快，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工人對於他的職業應當很親近，很忠實。工人選擇職業時，必須有科學來指導他，使他選擇一種適當的職業，使他盡量發展他的本能。

工人得了職業以後，自然是他本階級的一個份子。一種工業或商業中的全體工人，自然會形成一種階級，這個階級有牠自己的獨立地位，牠與中等階級、農民階級或其他獨立階級，自然是相聯的東西。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有許多缺點，其中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認清勞動階級的特殊性質。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工團主義也是不對，因爲牠們誤解了階級的意義。社會中有階級區分，可是不一定就有階級鬥爭。社會主義者不明白階級的意義，他們以爲社會中有兩個對峙的階級，牠永久的互相鬥爭，直到階級區分完全剷除以後，這種鬥爭才會停止。過去的社會中已經有階級區分，而且未來的社會也會有階級區分，因爲階級區分是個人與經濟差異的結果，這種差異永遠也不會消滅。我們的任務，決不是激起階級的鬥爭，只是使各階級的差異調和起來，使各階級和平合作，共同促進全體社會的利益。

民族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各團體與各階級都是牠的組合員。所謂民族，牠的成份都是一樣，利益相

同命運也相同。民族與階級決不是互相衝突的東西。許多的個人組成一個階級；每個階級有牠自己的正當利益，民族對於各階級的正當利益，都得一律承認；可是一切階級也得受民族利益的限制，不得侵犯民族的共同利益。基督教的工人自然是有民族觀念，他們自然愛護他們的祖國，不過他們也要反對排外主義，反對民族間的鬥爭。

國家與階級，和民族一樣，牠也是社會的物質與精神上的一種需要。從基督教的立足點看來，凡是與共同利益有關的經濟與社會職能，都應當由國家執行；國家應當保護弱者，使強者不至過強，各階級或各團體的勢力不平衡時，國家應當使牠們的勢力平衡。國家尤其是應當保護勞動階級，因為勞動者的經濟勢力太小，易於被強者剝削。但是國家的權利不能太大，勢力不能太強，不能採取過度的集權主義，也不得阻礙各種民衆組織的工作與任務，因為民衆組織是各階級、各團體的代表，牠們的目的在促進民衆的利益，國家不得侵害牠們。

階級、民族、國家與其他一切團體，都是個人的社會組織；除了社會組織以外，個人還得有一種教會來幫助他，滿足他的靈魂的需要，救濟人類的全體。國家與其他社會組織必須給教會以自由，以機會，使牠能把上帝的旨意傳給人民，在社會中創造一種精神的環境，有了這種精神的環境，人類的經濟與社會工作才能有好的結果。（註五）

(註五)這一段關於教會的學說，是基督教職工國際特別擬定的學說，目的在使天主教與非天主教的工人都能承認，如果沒有一點關係，天主教的色彩，還要更濃厚些。我們可以舉一個例證來說明，天主教的職工領袖阿倫特 (A. Arent) 在他所著的「基督教職工組織與政策」(La Naïve, L'organisation et le Programme des Syndicats Ouvrier Chrétiens) 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教會的權力高於其他一切的權力，牠決不能受制於民政機關。」不過基督教職工組合平時決不敢說這種武斷的話。

第二節 資本與勞力

基督教職工組合所主張的工業制度完全以這種原理為根據。牠們認為工業不應以謀利為目的，應當以滿足社會需要為目的。生產程序中的三種原素——資本、組織與勞力——都應當在這種目的之下實行合作。在實際上，資本家與組織家不是同樣的人，便是很有關係的人，所以他們都是資本的代表。勞力的代表，便是工人。所謂工業中的合作，當然是指勞資合作而言。

如果要勞資合作，那麼，牠們必須認清牠們本身的義務與權利。在私產制度之下，資本家應當擔負工業的危險，所以這種責任與他的組織工作應當有相當的報酬。資本家還有一種權利，他們應當自由的以正當的方法來組織工業、管理工業。不過他們不得誤會，不得以為他們的能力高於勞工的能力，同時也要知道，工業管理也是一種工作，不得完全把牠當作一種所有權看待。他們應當知道一切的資本都是勞力

的生產，資本的生命是從勞力而來，他們決不能獨自的管理生產，也不能獨占生產物，勞工在這兩方面都有參與的權利。

反之，勞動者也要把工作當作一種義務，必須盡力工作，使工業能完成牠的經濟與社會目的。他們的工作應當有相當的報酬，使他們在文明社會中過一種「人的生活。」我們決不應當把勞動者當作一種商品，這種商品的價格完全由供求律決定，反之，我們應當把他們當作「人」看待。我們必須保護勞動者，不能使工業損害他們的健康，阻礙他們的個人的發展，或妨害他們的精神生活，使他們能對上帝、對家庭、對社會，執行他們的義務。

基督教職工組合主義者，認為只要組織一種工業委員會，便可以根據這種原則來改造工業。他們的主張，以工業委員會來指導工業，委員人選，勞資雙方各佔半數，他們的任務是研究工業問題，制定僱傭條件，定立各種規則來管理工業。再由各種工業的工業委員會聯合起來，組織一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以保護消費者為職責，藉免某種工業團體剝削消費者。這種中央委員會好像一種經濟議會一樣，可以管理全國的工業。牠可以請求國家的援助，使牠能執行牠管理工業的任務，不過牠得盡力限制國家的權力，不得過於干涉。這是一種理想的工業制度，只能一步一步的進行。（註六）

（註六）這種理想可稱為基督教工團主義，內容有許多地方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及工團主義相同。

至於目前的計畫，基督教職工組合主義者也有一種經濟與社會政策，他們的政策就是人道化與基督教化的工業關係。這種政策的內容，有些地方與改良主義派和社會主義派的計畫相同。他們主張自由結社，主張法律承認工會，主張監視工廠，主張限制家庭工作，主張用法律保護女工與童工，主張八小時工作制度，主張澈底實行社會保險，主張職業指導，主張普及職業教育，主張青年工人應受高等教育。關於工資問題，他們主張一種『公平的工資』。所謂『公平的工資』是一種最低工資與生活工資，每個工人的工資不能低過這種最低工資，必須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這裏面還包括一種『家庭工資』。如果工人的家庭很大，工資也要隨之而增加，以能維持生活為最低限度。一般能力較好的工人，他們的工資必須高過這種最低工資，至於高出多少，那就應當以他們的特別技術、能力與職業的性質為斷。

基督教職工組合所採的手段，只是和平交涉，他們與雇主交涉時，最注重團體契約。他們反對罷工，除非不得已時，決不採用這種手段。反之，他們最贊成以調解、仲裁、工業法庭，來解決勞資衝突，以工廠委員會來解除勞資雙方的誤會，或其他糾葛。

在大體上，他們主張國家援助他們。他們要求國家設立工資部，工資部的任務是制定血汗工業中的工資。搜集生活費用的統計，制定家庭津貼並援助工人建築工人住宅。關於監視工廠與實行社會保險兩項，他們主張立法務須寬大，司法務須嚴厲。在這種種的工作方面，國家應當與職工組合合作，使後者漸漸

的變成工業制度的一份子，使牠們從事建設的準備，俾能在未來擔負改造工業的責任。

第三節 基督教職工組合主義

歐洲有十五個國家有基督教職工組合，美洲有三個國家有基督教職工組合。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的統計，牠們的會員總計三百餘萬人，其百分之五十在德國，還有百分之二五在比利時與荷蘭兩國。此外僅僅法國、捷哥斯拉夫與波蘭的基督教職工組合還有相當的會員，其他各國便很少了。

在組織方面，牠們與普通一般的職工組合相同，組織的單位為地方工會、地方工會聯合會、全國工會與全國工會聯合會。許多國家的基督教職工組合都是基督教徒與天主教徒的混合組織。不過荷蘭與瑞士不同，基督與天主教各有各的單獨工會。

至於會員的成份，各國彼此不同。例如法國，法國的基督教工人聯合會包括五十三個地方工會，七個全國工會，其中勢力最大的，是各機關的服務人員與書記等的工會。德國的基督教工人聯合會中有十八個全國工會，代表全國十八種主要工業，會員多半是礦工、金屬業工人、萊茵河流域與威斯菲利亞省的紡織工人及農業工人。（註七）比利時的基督教工人聯合會中的重要會員是佛蘭德斯（Flanders）礦工與紡織工人。歐洲其他各國的基督教工會，除了紡織工人與一般工廠工人以外，其餘的會員大都是鐵路工人、郵務工人與各機關的書記或其他服務人員。

(註七)德國還有一個獨立的基督教商業雇員聯合會，會員總計三十萬人，牠是德國最大，最有勢力的獨立基督教職工組合。

② 各國基督教職工組合的管理與政策，也各不相同。德國、荷蘭、奧大利與比利時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大都採取中央集權制度，法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就要差一點。會員的入會金與常年會費也各不相同。所有的基督教職工組合都主張籌集一種大規模的基金，作為津貼會員之用，工會津貼，分為疾病、死亡、殘廢與失業津貼等項。津貼的多少，以會員繳納的會費多少為標準。除了政府職員的工會以外，一切的基督教職工組合都有罷工基金與罷工津貼。

歐戰以後，基督教職工組合已經在各國勞動運動中獲得了相當的地位。牠們參加工廠委員會與工業委員會的選舉，出席勞資調解會議與勞資仲裁委員會議，其他正式的勞動機關，也承認牠們為正式的工會。有些工業中，牠們的勢力很大，所以這些工業中的自由工會與雇主交涉時或與雇主簽訂團體契約時，也和牠們合作。

不過從大體上說來，各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與自由工會的關係，總是不大融洽。自由工會的領袖們，總認為基督教工人決無單獨組織工會的理，同時他們多半不願罷工，所以勞動運動的勢力也受了他們的影響。反之，一般基督教工會，則以為在某種經濟問題方面，他們願意與其他工會合作，不過對於自由工會，則不易與之提攜，因為自由工會大都是社會主義派與反宗教的工會，這種精神，對於勞動者的思想，

是一種很大的障礙；同時因爲一般的工會，對於宗教都取一種不聞不問的態度，其結果，反宗教的學說，在勞動界中已經有很大的勢力，所以基督教職工組合是一種絕對的需要。

因此，基督教職工組合爲抵抗自由工會的理論與政治勢力起見，特別的注重宗教方面的工作。如果工會中只有一種宗教的信徒——或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工會舉行會議時，總得禱告上帝。基督教職工組合的辦事處有時預備一個禮拜堂，每天都有一定的禮拜。辦公室裏面有時還掛着耶穌的肖像，或其他宗教方面的圖畫。牠們的工人教育，很注意宗教教育，上課時，每每討論基督教的學說與工業生活的關係等等題目。

復次，各國基督教職工組合與各種宗教團體或信仰宗教的政黨，也有密切的聯絡。牠們希望會員都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勞工聯盟。^(註八)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的主要領袖，都是中央黨的黨員，所以牠們都一致擁護這個政黨。比利時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擁護基督教民主黨；奧大利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擁護基督教社會黨；荷蘭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擁護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政黨；意大利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擁護民衆黨。^(註九)

(註八)有些國家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時常與基督教勞工聯盟發生衝突。

(註九)比利時、荷蘭與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是勢力最大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牠們一方面擁護某種政黨，一方面又聲明牠們是非

政治的組織。比利時與法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的職員，如果當選為政府官吏，他們就得辭去職工組合的職務。

說到基督教職工組合與教會的關係，基督教職工組合大約可以分為三種。在荷蘭的天主教職工組合裏面，教會很有勢力。天主教的神父有些是職工組合中的顧問，還有一些特別的神父，專在職工組合裏面作教會的代表，他們的任務，是監督職工組合的工作。這完全是天主教的一種主張，牠認為職工組合本不是宗教的機關，牠們當然是由職工組合的職員管理，不過牠們同時也得由教會指導，因為僅有教會，能够使工人有純潔的信仰；僅有教會，能够使一般民衆有基督教的精神。比利時尤為特別，教會中專設了一種委員會，會中有六個宗教委員，他們代表教會中的神父，監督基督教職工組合的工作。（註一〇）

（註一〇）參看 Arendt : *La Nature L'organisation et le Programme des Syndicats Ouvriers Chrétiens* P. 122

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却與此相反。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中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教徒；歷來的工會與教會，就沒有什麼關係，而且牠們的雇主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牠們是一種獨立的組織，教會不能干涉牠們。牠們雖然擁護天主教派的中央黨，可是不願受制於教會的統治。最後就是歐洲其他各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牠們與教會雖然關係很深，可是決不受教會的監督。

第四節 基督教職工組合的國際地位

基督教職工組合的國際活動，完全根據牠們的基本原則。基督教職工國際認為一種國際勞動機關

的性質，必須和緩，不能過急。國際勞動機關決不應當是職工國際所主張的那種「超國家」的組織，牠也不應當指揮各國的勞動運動。牠應當是傳播消息、發表宣言與充當顧問的一個機關，如果各國的會員願意合作，牠才能指揮各國的勞動運動，採取一致的行動。

基督教職工國際的主張，既然如此的緩和，所以牠的組織，也很簡單。牠每三年舉行一次國際大會，大會的工作是討論各種特別的報告，制定各種法案。各國的團體會員可以隨意派遣代表，數目多少，完全自由決定。投票以比例代表制為根據，票數的多少以會員人數為標準。每個國家的總工會選舉一個代表，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國際委員會再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只有五個人，其中還有一個是秘書。

一九二〇年以來，執行委員會的秘書歷年都是由色拉連斯 (P. J. S. Schreiner) 擔任，他從前本是荷蘭的一個小學教員。他的辦公處只有三個房間，附設在尤特利特 (Utrecht) 城的荷蘭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裏面，尤特利特是一個古城，在荷蘭的一個運河旁邊。秘書處的職員，除秘書長以外，還有一個幫辦秘書，一個書記，一個翻譯，他們的職務是擔任日常通信，籌備國際委員會會議，編輯月刊。(註一) 每年的開支，約合美金一萬元。(註二)

(註一) 月刊中的文字有德、法與荷蘭文三種。

(註二) 一九二七年，基督教職工國際收入的會費約計美金八、五二四元；德國交來四、八九〇元；荷蘭交來一、六六七元；比利

時交來七八五元。

國際委員會與秘書長的工作約有四種。第一種工作是在工人方面宣傳牠的基督教學說。牠在宣傳方面，時常與國際間幾個宗教團體合作，因為有些國際宗教團體的社會思想與牠的主張相同。（註一三）

（註一三）一九二八年四月，德國、荷蘭、波蘭、波西利西亞與瑞士的基督教勞工團體，在杜斯羅夫舉行會議，組織了一個國際宗教工人團體聯合會，目的在宣傳聖經裏面的社會學說。同年七月，有幾個國家的天主教勞工聯盟，又在柯崙會議，組織了一個天主教勞動國際。這兩個國際宗教機關，都允許贊助基督教職工國際。

第二種工作是傳播消息，使各國基督教職工組合彼此知道彼此的情形。秘書處為傳播消息起見，發行一種小本的月刊，此外，各國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的秘書，也有種種的私人接洽。第三種工作是實行互助，即宣傳與組織方面的互助。一九二三年，基督教職工國際在會員方面募捐了一筆款項，援助德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不過這種活動非常有限。

第四種工作是在使外界明瞭牠的國際政策。牠的國際主張是用勞動階級的合作來使世界經濟恢復原狀，牠認為基督教職工組合在這方面，很可幫忙。牠主張取消國際間的一切債務，漸進的實行自由貿易，減少不生產的費用；牠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後者的社會壓迫；至於俄國方面，牠主張俄國承認戰前的一切債務，要求蘇俄政府承認私產制度，作為恢復國際關係的一個條件。牠認為一國的工資與僱傭條件，並

不僅僅由國內的經濟能力與商業狀況決定，牠們同時也受國際競爭的影響，所以牠承認了凡爾賽和約第八章與國際勞動局的政策。

基督教職工國際決不承認勞動者的國際組織可以左右各國政府的主張，也不相信勞動者可以用罷工、杯葛與禁運貨物等手段來實現他們的國際理想。牠取笑職工國際說：職工國際的呼聲很高，可是結果很少，牠自己非常自量，只藉重各國總工會的力量來感動各國的政府。牠對於國際政府的一致行動，決不大抱樂觀。牠最崇拜的國際機關就是國際勞動組織，牠認為這是全世界勞動階級的最重要的組織。然而牠認為就以國際勞動組織而論，牠也沒有什麼好的成績，因為各國政府雖然批准了一些勞動法案，可是沒有把這些草案認真的執行，所以基督教職工國際主張援助各種非正式的國際機關，如社會進步國際聯合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cial Progress) 一類的組織，牠相信這種機關如果有其他機關的幫助，也許能够影響國際輿論，促進國際勞動立法的進展。(註一四)

(註一四) 社會進步國際聯合會係勞動立法國際聯合會、預防失業國際聯合會與社會保險國際聯合會三個機關合併而成，成立於一九二五年。

不過基督教職工國際也主張承認各種正式的國際勞動機關。現時國際勞動組織每年的大會中都有牠的代表，(註一五)自從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國際經濟大會閉幕以後，國際聯盟就組織了一個經濟顧問

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中，也有牠的代表；前此的國際勞動界完全由社會主義者代表，這幾年來，社會主義者的獨占行爲，已經被基督教職工國際打破。牠現在正在要求國際勞動組織，允許牠參加後者的管理部。

基督教職工國際曾經幫助各國的基督教職工組合組織了十五個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書記部，所以牠在工作方面，很受這十五個書記部的援助。這些書記部在實際上却是牠的會員，牠們有重要問題發生時，往往與牠的國際委員會商議。牠們的組織與職工國際下面的那些國際勞動書記部沒有多少分別。（註一六）不過牠們現時沒有什麼活動，只是些傳達消息的機關罷了。

（註一五）參看本書第十九章第二節。

（註一六）參看本書第十八章。

一九二〇年以後，基督教職工國際與基督教職工組合國際書記部的會員都漸漸減少。牠們的會員減少的原因，與職工國際的會員減少的原因，完全相同。基督教職工組合會員減少得最快的，就是意大利與德國。

基督教職工國際並不想向英國與美國方面擴充牠的勢力。牠認爲這兩國的職工組合，雖然沒有基督教的名稱，可是有基督教的精神。至於英國的職工組合加入職工國際，牠認爲這是英國職工組合有了歐洲大陸的職工組合主義的真正內容。只要英國的職工組合能保持牠們歷來的態度，只要美國的職

工組合不干涉美國工人的宗教自由，並繼續反對社會主義，那麼，基督教職工國際決不會攻擊牠們，牠對於亞洲與非洲新興的勞動運動，也沒有什麼野心。牠所注意的，只是歐洲大陸與南北美洲（美國除外）的勞動運動。

由此看來，無論基督教職工國際的成績如何，牠在國際勞動運動中總是一種少數者的運動。牠既不能在國際勞動運動中有很大的作爲，也不能左右國際政策。牠的理論與政策，雖然與職工國際大不相同，可是牠在經濟工作方面，尤其是在國際勞動組織的工作方面，很能促進職工國際的勢力。

基督教職工國際會員一覽表（註A）

國別及會員名稱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二年
德國：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	七一七、六三一	六二八、二四一	一、一四二、九五六
奧地利：基督教職工組合中央委員會	七六、〇〇〇	八〇、一二八	七八、五六一
瑞士：基督教職工組合聯合會	一八、〇九三	一〇、二一一	一四、九五九
基督教勞動聯合會	六、二三三		
盧森堡：基督教工團聯合會	一、三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荷蘭：天主教勞動聯合會	一二四、八五〇	九四、七二九	一五一、六四四

基督教全國勞動聯合會	五三、六三六	五〇、六八七	七三、五四九
比利時：基督教工團聯合會	一五五、〇七九	一四九、八四一	二〇〇、二〇二
法國：基督教勞動聯合會	一〇一、五六五	一〇一、二七六	一二九、〇〇〇
西班牙：天主教勞動聯合會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四二、三一九
意大利：勞動聯合會	(未詳)	四一三、六三三	一、〇五二、六九四
捷哥斯拉夫：基督教勞動聯合會	四四、六七三	八〇、〇〇〇	(未詳)
基督教職工聯合會	二五、一二九	一八、五四三	一三、二五〇
匈牙利：基督教社會主義職工聯合會	五二、一一〇	一一五、三五九	一一三、八五五
猶哥斯拉夫：職工組合聯合會	五、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二、〇〇〇
總計	一、四二一、七八九	一、七八五、六九七	三、〇三五、九八九

(註A)此表係根據基督教職工國際歷屆大會中的報告。

第二十四章 國際勞動運動的未來

我們把前幾章讀過以後，就可以知道國際勞動運動在最近未來將要如何的發展。簡單的說一句話，現時的一切國際勞動組織都沒有從前那樣的活動。因為過去十年中的失敗，與大戰以後民族主義的日見發展，一般人對於國際合作已經失去了一部份的信仰，所以現時國際勞動界的團結，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堅固，各國的勞動運動都有民族主義化的趨勢。換言之，各國的勞動組織都在盡力的設法混入本國的經濟制度，俾能增加國內的生產效能，擴充本國的國際市場，增加國際勢力。

雖然有這種困難的情形，可是如果各國國際勞動組織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採取一致的方針，牠們還是可以擴充牠們的勢力。然而這種團結却是不容易辦到。反之，職工國際、社會主義國際、第三國際、工團主義者的國際、基督教職工國際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等，在國際勞動界中，還是有一些互相爭鬥的趨勢，而且各方面內部的衝突與各處勞動界的孤立主義也會繼續延長下去。

同時我們也得知：雖然國際勞動界現時沒有多大的勢力，可是牠在國際經濟界與政治界中却還是一種重要的勢力。以職工國際而論，牠在國際合作方面的宣傳與實際工作，與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很可以在國際關係上促進自由主義的進展。同時各種國際勞動書記部與國聯下的國際勞動組織的工作，

很可以建立一些有價值的國際組織。復次，第三國際對於國際關係也有很大的勢力，如果國際領袖們不能解決未來的國際問題時，牠決不會袖手旁觀。

除了這種種的可能的發展以外，國際勞動界在最近未來能不能有其他重要的行爲，那就得看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的發達如何，同時也要看各國國際勞動的組織能不能有一定的計畫，一定的目的。無疑的，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一定可以在思想與方法上促進勞動界的國際主義。(註一)現時工業方面的種種改革，很有打破民族界限的趨勢，國際托辣斯一天一天的發達，牠不僅可以左右各國的物價，並且也可以劃一各國的工資與工作條件，同時印度與中國等已經漸漸的工業化，歐美等國在遠東與南美等國的投資事業漸漸發展，一定可以激起這些國家的勞動運動。不獨如此，現時的國際運動還有一些大規模的發展，一般人都想促進世界經濟的實現，都想使一切國家的政治關係一天一天密切起來，都想調解列強與各殖民地的衝突，保持世界和平。

(註一)所謂國際思想就是把世界作一個整個的觀察，以整個世界眼光來觀察各國的情形，這種思想，與互助主義及現時利益的觀念都有密切的關係。所謂國際團結，就是一種共同的感覺，全世界的人民都覺得他們有一種共同的社會命運，社會主義的宣傳很能促進這種團結的發展。

這種客觀的發展，可以促進各國勞動界的國際觀念，使牠們認識現時的國際問題，解決國際問題；不

過同時各國勞動運動中又有種種趨勢使牠們向着『勞動者的民族主義』前進。因為各國的勞動界也許會採用牠們從前所採用的方法，用民族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牠們本身的問題。比如移民問題，勞動界也許會請求政府用法律的手段，限制移民之入境，取消各國勞動者之移居的自由。再如商業競爭一事，他們也許反對國際管理的政策，主張減少工資，增加工作時間，提高本國的生產能力，俾能在商業競爭中戰勝他國。他們為增進本國勞工狀況起見，也許會要求取消自由貿易的政策，與雇主聯合起來，一致主張實行保護關稅制度。

這種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很不容易免除，因為現代工業中的勞動者，本來就有兩種利害關係，一種是國際上的利害關係，一種是民族本身的利害關係。勞動者在本身的職業以內，他當然只想穩固他的地位，促進他的職業的發展。從社會方面看來，他又覺得他同是一個人類，同是一個公民，他當然要想獲得解放，因此不知不覺的信仰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前種情形之下，勞動者的利己主義很發達，他的職業的利害的觀念非常狹小，所以每每採用獨占主義的方法。在後種情形之下，他的思想便離開了職業的範圍，發生種種的經濟與社會觀念，很願意採取種種擴大政治與社會的手段。

這種雙層的地位，結果產生了種種衝突。第一是團體與社會的衝突。各國的勞動運動中有許多的職業和工業團體，彼此的技術、地位、謀生的能力、教育與文化程度，都各不相同。勞動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把這

些不同的團體聯合起來，使牠們成爲一個統一的勢力。各國的勞動界的團結力，雖有大小之分，可是無論那一國的勞動界，總不容易完全的團結起來。工業時時發生改變，工人團體時時隨之而變更，有些勞動界本來已經統一，忽然又告分裂，致其內部發生新的衝突。

第二種衝突，是目前利益與最後利益的衝突。關於目前利益，各種勞動團體的見解大致相同。牠們對於工作時間、最低工資、工作標準、勞動保護、組織自由、行動自由、青年工人的保護與職業教育等等問題，意見大都一致。不過牠們在方法方面，意見稍有不同。這種意見的不同也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只要職工組合的活動一天一天發達，這種意見上的差異漸漸可以消除。因爲這些要求都是從勞動者的地位上發生出來的，他們的地位不同，意見自然不能一致。

可是說到最後的利益，他們的意見便大大的不同了。這只是一種當然的事實；因爲他們研究重大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思想的時候，他們的思想已經由工業方面移到社會文化的全體上而來了。所以一提到社會主義與政治學說方面，一個國家的勞動界便馬上分裂成種種衝突的團體。

第三種衝突是思想的衝突或團體的衝突。勞動界因社會思想與見解之不同，每每形成各種不同的團體；牠們對於職工組合主義、政治行動、社會立法、勞資合作與階級鬥爭等等行動和見解，總不一致。各國的勞動界，其成份都很複雜，各種勞動團體的經濟地位不同，各團體的勢力也有大小之分，有時礦工的勢

力很大，有時建築工人的勢力很大，有時金屬業工人的勢力很大，有時是半熟練工人的勢力很大，有時非熟練工人的勢力很大，因此勞動運動的形式也不一定。

同時工業的性質也與勞動運動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國內的工業發達，進步很快，那麼，勞動者最注意的就是穩固他的地位，促進他的經濟發展，這樣一來，他自然趨向於保守的職工組合主義。如果一國的工業漸漸衰頹，那麼，勞動者便知道他的地位不大穩固，自然想用激烈的手段來維持他的地位。工業剛剛發達的國家，也是如此，勞動者對於社會懷抱着一些野心，自然很注重團體的行動；反之，如果工業情形非常穩固，工業處於一種「靜的狀態」之中，那麼，勞動者就不大想到職業方面的事情，而會注意公民資格與人類價值一類的問題。工業性質發生改變，勞動運動也會隨之而發生改變，或趨緩和，或趨激烈，都以工業情形為轉移，可是各國的勞動運動總不能劃一牠們的形式。

因為勞動運動中有這種雙層的發展，所以國際勞動運動也有分裂的趨勢。第一，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一天到晚所注意的就是他的職業方面的利益，在這種狀況之下，他當然不容易想到國際問題。他所要求的，都是一些有限的東西，如勞資契約、工資問題與職業問題等等，都是本地的問題，至多也只是本國的問題。他有時縱然想到他國的勞動者，而這種想像也很空虛，他對於他國的經濟狀況，不大了解，他國的勞動者是一種什麼樣子，也不大十分明白。

他們遇見國際問題時，每每覺得他們是國內經濟制度的份子，與國際問題沒有多大的關係。尤其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勞動者總認為他們最好是與雇主聯合起來，促進他們目前的利益，因為他們與雇主聯合以後，可以戰勝其他各國的工商業，可以平分戰勝者的利益。西方各工業先進國的勞動者每每認為他們與本國雇主的關係，比較他們與工業後進國的勞動界的關係，要密切得多。

同時工業後進國的勞動者，因為工業不如其他國家，也覺得實行國際勞動標準是一種很困難的事。只要資本的來源不發生什麼改變，他們很難提高他們的地位，因為他們把工資提高，工作時間減少，那麼外國資本再也不會源源而來，工業也會停滯，商業也會失敗，結果，勞動者本身也要吃苦。所以各國的經濟鬥爭也是國際勞動運動內部發生衝突的一個原因。

國際勞動運動內部發生衝突還有一個原因，即國際勞動行動，尤其是勞資衝突最激烈時的國際勞動行動。一個國家發生大的罷工，他的商業就有被其他各國奪佔之可能，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罷工時，就發生過這種事實。因為一個國家罷工，其他各國的勞動者就有一種好的機會，可以乘機改良勞動狀況，增加勞動者的數目。換言之，到一個最需要國際勞動行動的時機，國際勞動行動的阻礙反而增大。有人說：一國發生罷工，最好是讓他的勞動者繼續工作，因為這樣一來，罷工國的雇主便恐怕他的資本家會奪取他們的商場，於是不能不對罷工工人讓步，使工業早日恢復原狀，其結果，罷工工人便可獲得勝利。不管

這種理由充足與否，在罷工期中，要使他國的勞動者也同時罷工，很不容易，因為勞動者總不願為最後的利益犧牲他們目前的利益。

文化方面也有種種阻礙；因為各國民族傳說之不同與種族偏見之作祟，國際勞動運動往往遇見一些困難。各國勞動者的環境不同，思想也不一致。民主主義與自由教育之發展，各種階級的聯合，漸漸容易；全國的傳說與思想也漸漸有統一之可能。一國有一國的思想，一國有一國的傳說，勞動運動受了這種影響，自然趨向於民族主義。

勞動領袖的勢力也很大。各國的勞動領袖的生活，本來與一般普通的勞動者不同，不過因為某種原因，他們總不加入其他階級。因為他們是勞動組織的職員和代表，所以時時與雇主階級與中產階級接近，因此他們漸漸對於種種民族制度發生興趣，發生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進而將這種民族主義思想散佈到勞動者的腦海中去。

因為民族利益與民族習慣之不同，各國勞動運動形式之不同，於是國際勞動運動中又產生一種阻礙，即國際勞動機關與各國勞動機關的權力的衝突。各國的總工會都要保持自己的權力，都不肯把一部份權力讓與國際勞動機關。復次，各工業先進國的勞動領袖，每每在國際勞動界互相競爭，如同列強政府在國際政治上互相爭鬥一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那國的勞動領袖在國際勞動機關中佔勢力，國際勞動

機關便變成那國勞動界的工具，其結果「勞動帝國主義」便產生出來。

總而言之，國際勞動運動與其他國際團體相同，目的也在建設國際合作的政治與經濟機關，可是牠的能力往往有限，工作時，往往遇見種種阻礙。牠的環境非常不好，因為現時國際方面有各國的經濟競爭與民族利益的競爭。復次，牠本身也承繼了一些民族主義的組織、民族傳說與民族觀念。牠的志願雖然偉大，可是牠的工作又不十分努力，一方面想實現國際理想，一方面又受民族主義的箝制，所以總不能有美滿的結果。

因為這種種的原因，國際勞動運動在最近未來很不容易有重大的發展，牠只能暫時作為各國勞動運動的一種附帶的運動。可是勞動者的經濟與政治環境必會發生許多的國際勞動問題，加以各國的移民運動、大規模罷工運動、世界的商業競爭與工產民主主義的運動、戰爭和平等等問題之發生，國際勞動的組織必會繼續擴充。然而國際勞動界解決這些問題時，內部的意見總不易統一，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總不易消除。

不過如果勞動界能够養成一種有意識的國際概念，改良國際合作的方法，那麼，國際勞動運動內部的衝突必能漸漸消除，勢力可以漸漸統一。這種統一的趨勢現時已經有了相當的力量，徵諸歷年來勞動國際主義的發展，我們就可以知道。一百年以來，牠的思想、目的與發展的程序，都是一貫的。現存各種國際

勞動組織雖然在主義與方法上各不相同，可是牠們的目的却是一致，而且彼此的關係也很密切。因為牠們的思想很複雜，主張不一致，方法各不相同，有時這個團體的勢力最大，有時那個團體的勢力最大，有時被這國的工會所操縱，有時又被那國的工會所操縱，所以牠們的團結不大堅固，發展也沒有一定的秩序，可是無論如何，牠們的團結却是一天一天的堅固，都有一種共同的目標。

因為國際勞動運動的發展是一貫的，是進步的，所以勞動者的國際主義在未來的國際關係方面的勢力，必能繼續擴充。無論現時的某種國際勞動組織能否繼續存在，這都沒有什麼關係。過去的勞動組織時有消長，未來的勞動組織也必會一樣，縱然現時的國際勞動機關不能繼續存在，可是牠們消滅以後，又會有新的機關產生出來，雖然有些是主張國際職工組合主義，有些是主張國際勞動立法，有些是主張國際社會改良，有些是主張國際社會革命，然而牠們的目的與方法，總不會有什麼變更。復次，國際勞動運動一天一天的發展，將來必會產生一種勞動外交家的特殊階級，換言之，一般勞動領袖必會認識他們在國際關係上的應有的任務，聯合起來與國際勞動界互相攜提，促進勞動者的國際主義的發展。

在過去的時代中，國際勞動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勞動者的國際主義，到底是主張建設，還是主張革命，這個問題在未來的國際勞動運動裏面，也是一種重要的問題。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要看未來的社會能不能剷除社會革命的原因。從以往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社會革命的理想完全是由工業

主義產生的。一個國家的工業發達以後，社會上就有一些工人與智識階級的份子倡導社會革命，因為他們發現社會之不平等，同時又受「權力慾」的驅使，所以主張用革命手段來實現經濟平等與社會正義。

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也知道：這班少數的革命家並不能隨意的製造革命，革命與戰爭相同，必定要等經濟團體、社會階級與各國的勢力平衡打破以後，才能發生。這種勢力平衡打破以後，有時政治與經濟制度必會隨之而改變，有時各國的疆域發生變化，有時世界財源的分配也稍有改變，因為各國政府的能力不足，不能和平的適應這種變化，所以才有戰爭和革命發生。一個國家發生革命以後，牠就想使革命的範圍擴大，變成一種國際的革命，其結果，各國的革命團體受了這種激刺，也一個一個的產生出來。國際勞動運動本來可以阻止革命的，可是如果各國政府不能設法指導革命的潮流，使革命變成建設的革命，那麼，國際勞動運動隨時都可以激起暴力的革命。

歐戰以後，民族主義異常發達，長此以往，不久恐怕又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發生，因為現時的國際關係中，暗含着這種危險性，所以國際勞動運動很有一種革命化的趨勢。同時我們也知道如果有這種危險發生，無論國際勞動界團結如何堅固，牠也不能阻止。誠然，歐戰以後，歐洲的勞動界反對戰爭的態度較前更加堅決，可是牠決不能阻止戰事的發生。凡爾賽和約的成立，使各國保存了民族主義的根基，如果發生某種激刺，勞動階級也許和其他階級一樣，也變成民族主義的信徒。此外如南美與亞洲民族主義的勃興

也是一些危險的原素。復次，各國的有組織的勞動者只是勞動階級的少數，多數的勞動者迄今都沒有組織起來，他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一種流動體，如果戰爭發生，他們難免不受擁護派的操縱。

即以社會主義派的工會而論，他們的意見也很難統一，因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衝突總不易免除。關於這個問題，共產主義者很有左右時局的可能。第三國際目前的工作就是要把俄國造成社會主義的永久根據地，如果戰事不幸發生，第三國際必能使國際勞動界分裂。勞動界分裂以後，各國的勞動者不獨不能阻止戰爭，並且各國政府更不能統治勞動界，那時一般急進份子必會乘機倡導革命。

這就是過去的經驗給與我們的一種教訓。為維持勞動界的利益起見，為維持全世界的幸福起見，現時各國國際勞動組織的最要任務，就是消滅戰爭的可能性。牠們為預防戰爭計，必須在國內、國外要求經濟的正義，要求世界經濟財源的公平分配，要求以和平方法來解決各民族與各階級的一切要求。牠們必須指導現存的國際機關，宣傳並促進國際合作的進展。在這種旗幟之下，勞動者的國際主義的基礎，才能堅固，勞動者的國際主義，才能領導國際運動，實現世界大同。



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

上海勞資糾紛統計 (民國十九年)

精裝一冊
五元

勞資間相互關係的真相，決不是報紙所能完全顯示的。上海市社會局是處理勞資糾紛的主管機關，和勞資雙方都有深切的接觸，事實數字，自必準確可靠。本書所列民國十九年勞資糾紛案件計三七六起，大都為一般人所難注意到的。

上海工人生活費指數

精裝一冊
二元五角

本書把上海的一般勞工們的生活費變遷，作一整個的研究，根據三零五家工人家庭的家庭生計調查，按消費量加權而編製，包括六十項物品的零售物價，計分五類，自民國十五年一月起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止。關於度量衡制，已改用新公布的市用制。歷年來分類指數和總指數的趨勢，亦依次分析，對於升降的原因事實，說明尤詳。

中華書局出版

社會調查大綱

一冊 一元二角

言 心 哲 著

全書共分兩編：第一編爲總論，敘述社會調查的原理及方法，於社會調查之性質，社會調查之歷史，社會調查之步驟，社會調查之組織，調查談話，圖表編製，以及各種實地調查方法，均詳爲論列。第二編爲分論，關於人口調查，教育調查，犯罪調查，失業調查，農村調查等，皆有專章論及。書中收集關於我國社會調查之材料甚多，書末並附有參考書目，搜羅宏富，內容完備，甚合於學校教本及專家參考之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發行

社會科
叢書
國際勞動運動史(全一册)

◎定價銀二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著者 勞文 (Lorwin)

譯者 黃卓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